

大春秋

OUTIU.COM

东风文艺出版社出版

(西安北大街109号)

西安市书刊出版业营业许可证出字第004号

西安新华印刷厂印刷 陕西省新华书店发行

\*

开本：850×1168毫米 1/32·印张 $10\frac{1}{2}$ ·插页8·213,840字

1962年12月第1版 1962年12月第1次印刷

印数：1—14,800册（内精装800册）

统一书号：10147·190

定价：(6) 精装一元七角  
平装一元二角五分

# 《烽火春秋》序

胡采

## 一

現在，擺在我們面前的这本书，名叫「烽火春秋」。內容寫的是陝西省醴泉縣烽火人民公社廣大群眾在黨的領導下面大鬧翻身的生活變遷史。

提起烽火人民公社，已經是眾所周知了。這個社，以堅決走社會主義道路的頑強意志，以結合生產開展科學研究工作的創新精神，以在農業戰線上經常不斷地傳出令人鼓舞的勝利喜訊，博得了遠村近鄰和廣大農民兄弟的愛戴與關心。

人們往往以夸耀的心情，稱贊烽火人民公社不愧是“人杰地靈”。

什么是“人杰”？這是說烽火人民公社英雄多，模範多，能人多，干家子多；是英雄窩子。他們不但有王保京，而且有王正海，有王德生，有王金壽，有馬書秀和郭堯通，有杜元賢，有不服老的四老婆，有王玉愛和劉淑芳，有敢于頂住困難，終於做出了出色成績的十五女。還有其他許許多多的英雄人物。

什么是“地靈”？這是說烽火社的山好，水好，土地好，

庄稼长得好。

在《烽火春秋》这本书的开宗明义第一章《太阳照进白灵宫》中，对于烽火社的山川、气象、景色和风貌，曾经作了这样的描写：

你站在南塬头上一看，在南塬和北山之间，是一片宽阔的田地，平坦坦的，就跟梳子梳过一样。渭河、泾河从中流过，亮闪闪的，像两条银带子。在平川里，到处是树木、庄稼、红花、绿果，真好像是一个聚宝盆。

看了这样的描述，人们也许会情不自禁地说：这是一个多么好的地方啊！生活在这儿的人民，世世代代都将是幸福的。其实不然。在解放前的黑暗年月里，即使生活在这样土地上的人民，也不能不经历受许多磨折和苦难。正像这一篇文章中所介绍的：

这样好的地，这样好的水，可是，在从前那个人吃人的社会里，百姓们有谁过过一天好日子呢？一年一年过去了，一代一代过去了，人们领受的只是穷困和恓惶！

这儿的人民，只是在解放以后，当阳光普照在八百里秦川，普照在渭河、泾河两岸，人民自己作了自己命运的主人以后，特别是当他们按照自己的意志，在党的领导下面，实行组织起来，走上社会主义合作化道路以后，他们这儿的山，这儿的水，这儿的土地，这儿的一草一木，首先是这儿的主人，才真正发生了空前的变化。

农民诗人王老九，是这样形容这种变化的：

八百里秦川一缝平，

山青水秀有名声。  
一声春雷天地动，  
风吹云散太阳紅。  
多少鯉魚变活龍，  
能人賽过滿天星。

——王老九：《王保京》

王老九描写山川、气象的变化，他举了王保京的家乡白灵宮为代表。他写道：

涇阳西，醴泉东，  
涇河灣有个白灵宮。  
楊柳罩天一片青，  
水澆田地綠英英。

——同上

在多少鯉魚变活龍的年代，在賽过滿天星的能人中間，王老九举出了王保京作为例証。他写道：

新庄村，一貧农，  
大号名叫王保京。  
玉米丰产出了名，  
披紅戴花进北京。

——同上

为什么水澆田地綠英英？为什么玉米丰产出了名？为什么能人賽过滿天星？为什么鯉魚变活龍？为什么过去不变而今天能变？为什么只有今天能人才这样多？……一切的一切，都是因为全国的解放，都是因为有了共产党和毛主席的領導。共产党和

毛主席的領導，使得一貫埋藏在土里的珍珠，都发出光彩来了。

一颗珍珠土内埋，  
满身光彩难出来。  
一声炸雷天地动，  
挤出土来把花开。

——王老九：《七一歌頌毛主席、共产党》

我們借用王老九这首詩，来形容我国劳动人民的翻身，來比喻烽火人民公社的斗争和发展。《烽火春秋》是一本切切实实地描写劳动人民如何出土和开花的书，如何焕发出巨大光彩的书。讀了《烽火春秋》，使你不能不深深思索一个問題：从解放到現在，時間才不过短短十年多些，而我們的生活，我們的人民，我們人民的整个思想和精神面貌，已經发生了多么显著的变化！我們已經向我們的前进道路上，迈出了多么巨大而富有历史意义的步子。

## 二

烽火人民公社所走过的道路，并不是一帆风順的。它经历了一系列的艰苦复杂的斗争。当它还处于互助組时期，还处于农村的社会主义萌芽时期，斗争就已经开始了。而且，斗争的情况和性质也是相当复杂的。地主、富农、反革命分子和坏分子想尽各种各样的办法破坏它；某些富裕农民看不起它；在一般的农民中间，也有人因受旧的傳統思想和資本主义自发势力的影响，开始时表现出某种观望和动摇。总之，这里既包括兩条道路之間的斗争，也包括先进和落后思想的斗争，既包括敌我矛

盾，也包括人民內部矛盾；广大农民一方面热烈地欢迎新制度，一方面对新制度又还感到不大习惯。所有这一切，就給它的前进道路上，增加了不少阻碍和困难，增加了斗争的复杂性和艰苦性。这种斗争，在整个过程中，由于党的正确领导，由于先进分子和积极分子的带头作用，也由于广大农民群众的积极拥护与支持，终于取得了一次又一次的胜利。烽火人民公社的成就，証明了社会主义在农村的强大优越性。而《烽火春秋》就是記录烽火人民公社如何取得一次又一次胜利的书，記录社会主义如何在农村占领阵地并显示它的强大优越性的书。

这本书，有許多突出的特点，写出了許多好东西，值得人們好好閱讀。要問这究竟是一本什么样的书？我以为：它首先是一本描写创业的书。创什么业？创社会主义之业，创集体主义之业，创劳动人民大家庭之业。这种创业，和过去历史上任何一种个人的或集团的、任何一种类型的创业，都絕然不同。这是一种名符其实的真正的劳动人民的创业史。柳青同志用小說的形式，以梁生宝、高增福等人为代表，描写了这样的创业史。《烽火春秋》用真人真事的記述形式，通过烽火人民公社的生活斗争和发展道路，描写了这样的创业史。两者从不同的角度，以不同的方式方法，描绘了和歌頌了一个共同的伟大时代主题。

要创业，就得有创业的大軍。在今天人民当家作主的时代，在社会主义时代，在共产党和毛主席领导下面，六亿五千万中国人民中的絕大多数，都参加了这个创业的工作。广大的工农群众和革命知識分子，一切坚决走社会主义道路的人們，

是这个创业大军的主力部队，是可以依靠的主要力量。烽火人民公社所依靠的主要力量，是党的优秀儿女和优秀干部們，是劳动人民的好子弟們，是和他們站在一条战線上的所有一心一意跟着共产党走社会主义道路的人們。他們不愧是一代新人。他們是群众力量、群众意志和群众智慧的代表。在互助組、初級社、高級社、人民公社发展的途中，在大生产运动中，在向科学文化进军中，在和自然灾害作斗争中，他們表現了高度的革命英雄主义和革命乐观主义的精神，表现了斗志昂揚和冲天干劲，表现了在各种各样困难面前的无所畏惧的英雄气概。这种精神、气概是党和毛主席领导教育的結果，是蒸蒸日上的社会主义事业鼓舞的結果，是远大的共产主义理想光辉照耀的結果。《烽火春秋》生动地和真实地描写了这种精神和气概，描写了新时代新人在战斗中的成长。这就使得《烽火春秋》名符其实地成为一本描写一代新人的书，一本歌頌新英雄主义的书，一本宣扬不屈不撓的革命精神的书。

《烽火春秋》在以主要力量和主要篇幅描写新时代的新生活，描写新人們以发愤图强的精神创建社会主义大业的同时，也写了新生活的某些对立面，写了前进浪潮中的某些逆流，写了反动富农王利吉和敌对分子王彪等人的破坏活动。还写了以郑守业、王存財等为代表的某些富裕农民輕視和藐視社会主义合作化的錯誤思想。郑守业和王存財們，瞧不起社会主义，瞧不起合作化，瞧不起貧苦农民。他們身上染有較浓厚的旧的傳統思想和习惯势力。他們倚仗自己有好牲口、好車再加上好地，因此曾极力嘲笑和奚落合作化运动及其积极分子，他們裝腔作

勢地說：“办社是好事，就是有些穷光蛋，光想拿着干擔子蘸別人的油。哼，心里想得怪詭！”所有这一切，是絲毫沒有什么奇怪的。社会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設，农业上的集体化和合作化道路，不仅是在一般經濟意义上，由穷变富的必經之路，而且是劳苦人民大众在政治上、經濟上和整个物質与精神生活上彻底解放与翻身的必經之路。而要这样做，就不能不引起大大小小、形形色色、各种各样資产阶级和具有資产阶级思想偏見的人們的抵触情緒，就不能不引起先进思想同傳統的資产阶级、小資产阶级习惯势力之間的矛盾和冲突。社会主义革命斗争的烈火，将逼使反动分子王利吉們，王彪們，不得不低头认罪。至于郑守业和王存財們，在同社会主义合作化事业的較量当中，也終于不能不认輸，也終于不能不被社会主义建設事业的巨大成就所折服。他們当中的某些人物，也将有可能在現實生活的教訓面前，在先进分子的帮助、爭取和推动面前，轉变思想觀点，而成为社会主义建設行列中的积极分子和优秀分子。烽火人民公社的技术股长馬书秀就是这样的。

以王保京、王正海、姚生枝、王金寿等为代表的貧苦农民們，旧社会只給了他們以血泪，給了他們以苦难的回忆，他們对旧社会沒有任何幻想。只有解放，只有新社会，只有在共产党和毛主席領導下面，只有在合作化以后，他們才过起真正像样的生活来，才过起真正的人的生活来。党不仅領導他們开始了新的生活，而且給了他們以新的生命，給了他們以远大的理想，喚起了他們开拓新生活的无限信心与勇气。所以当党在土地改革以后，在互助組的基础上，提出建立农业合作社的号召时，

他們是一百個贊成，認為黨的這一號召，正好提在了他們的心眼上。他們驕傲地把自己看成是黨在農村中的“老基本”。他們說：“咱們這些‘老基本’不入社，誰入？”在這一點上，姚生枝老漢對王金壽老漢所說的一番話，是最有代表性的。姚生枝說：“四哥，你的咧心我知道，咱老弟兄倆，在舊社會都是人家的牛馬，新社會咱成了共產黨最貼心的人。咱要聽毛主席的話，咱是互助組里的‘老基本’，也是辦社的柱子，咱要一個勁地往前奔哩。人說咱倆是‘老來紅’，咱們可就是紅沙瓤西瓜，生在社會主義的根上，長在社會主義的蔓上，誰也把咱們分不開，拆不散，要越老越紅，紅得透透的哩！”姚生枝老漢的這些話，流露出勞動人民對黨和社會主義的無限深情。他們稱自己是“老基本”，並且念念不忘這個“老基本”。不忘“老基本”，也就是不忘革命的好處，不忘黨和毛主席的教導，不忘勞苦人民的階級立場和階級使命的意思。這是多麼寶貴的和光輝鑑人的思想啊！姚生枝老漢曾熱烈囑咐就要出發上北京的王保京說：“……見了毛主席把二哥也提一句，就說咱貧農絕不給他老人家丟臉，咱就是踏破鐵鞋，也要走社會主義！”當我們聽了這樣一番語重心長的話時，就不難理解：為什麼只有像姚生枝老漢這樣的人，以及他所代表的人，和他生活戰鬥在一起的人們，才真正是社會主義新农村所依靠的當之無愧的力量。

《烽火春秋》對姚生枝老漢們的描寫，對姚生枝老漢戰友們和伙伴們的描寫，對王金壽等人堅決走社會主義道路的描寫，對以依靠貧農和下中農，巩固地聯合其他中農，團結一切不反對走社會主義道路的人們的描寫，對曾經自發的幻想走資

本主义道路的人們所作的批判性的描写和对反动分子所作的揭露性的描写，使《烽火春秋》成为一本有着明确的阶级观点、阶级感情和反映了明确的阶级路线的书。

现实生活給社会主义的创业者們，不但提出了进行两条道路斗争的任务，而且也提出了向生产落后，向自然灾害，向农业科学技术进军的战斗任务。进行两条道路的斗争，是一种社会主义和无产阶级革命精神的表现，向生产落后，向自然灾害作斗争，向农业科学技术进军，也是一种社会主义和无产阶级革命精神的表现。

以王保京为代表的烽火人民公社，結合生产从事科学研究、改进农业生产技术、争取农业丰产的大胆試驗，就是这样一种革命精神的表现和产物。應該看到：如果没有党的领导和支持，没有这种革命精神的鼓舞，即使进行科学的研究和改进农业生产技术的工作，也是很困难的。农民从事科学的研究，改进生产技术，这是一种崭新的事物。是新事物，就不会不經受任何阻碍与磨难。王保京們在农业生产上的创新精神和革新尝试，除了因自身經驗不足、知識不足，因而免不了走些弯路、碰些钉子、犯些錯誤外，同时，并遭受到反动分子們的多方造謠与中伤，甚至还受到农民內部某些有落后保守思想人們的怀疑。有些农民，他們一方面佩服王保京这些小伙子們的朝气勃勃的干劲，另一方面又不同意他們所进行的事情，不同意他們所搞的什么农业新技术。王金福老汉对农业技术員老楊所講的一番話，就是最有代表性的。王金福老汉說：

“老楊，說句实話，你这人啥都对着哩，我打心眼里喜欢。”

可你干的事我不喜欢。你和保京多玉米硬使喎新技术，庄稼能做好嗎？”

怀疑者中有人甚至把王保京叫“王瘋子”，把他們所从事的科学試驗叫“瞎胡鬧”。这种气氛也无例外地傳染到王保京的家里，影响到他父亲王书田老汉和他媳妇刘桂貞对王保京的看法。父子之間，夫妻之間所引起的思想和情緒的冲突，反映出新思想和新事物同旧的傳統思想和傳統事物之間的矛盾斗争的复杂性与深刻性。

但是，旧事物終于敌不过新事物，旧思想終于要被活生生的客觀实际所征服。当王保京們的丰产試驗、科学的研究和技术革新工作，在党的領導和支持下面，在农业科学工作者的帮助和指导下，用亩产一千五百斤玉米丰产的有力事实，証明了科学的研究和丰产試驗，对于农业生产是大有作用的时候，一切怀疑論者，一切持保留态度的人，就都开始改变看法了；一切曾經发出嘲笑的声音和撇过凉腔的人，也不能不开始認輸了。馬书秀就是被事实所征服的人們中間的一个。他曾对王保京这样說：

“我实服了，社好，新技术好！这‘一千五’和社里的庄稼，就算把我这榆木脑瓜敲开了。我原先怕大伙的穷捻子，把我的油薰干了。今天我明白了：不是大伙薰我的油，我倒薰了大伙的油。保京，二叔今天紅口白牙地給你說：今后，你說朝哪搭走，我扑上走，沒二話！”

由于王保京和大多数积极分子的主觀努力和不屈不撓的精神，由于党的大力扶持，由于农业科学部門和农业科学工作者們的具体帮助和具体指导，也由于王保京等人向当地有經驗的老

农們的虛心學習和所取得的認真的協助與支持，烽火人民公社的科學研究和科學試驗的工作，在近几年中，已經有了很大發展，做出了很大成績。他們由不會到會，由不懂到懂；由不可避免的曾走過某些彎路，到不走彎路或少走彎路；研究範圍和研究隊伍，也由小到大，由少到多。在工作中，他們既發揮了敢想、敢干的革命干勁，又發揮了實事求是的科學精神。他們所走過的道路和做出的成績，從基本方面和主要方面說，是經得起事實的考驗和歷史的考驗的。顯而易見，由於科學研究工作對農業生產所起的實際作用，已經引起了廣大群眾對科學研究的普遍興趣與關心，並開始出現了群眾性的從事豐產試驗和革新農業作務技術的局面。這種成就和這種作法的重要意義，還不僅在於它對發展生產所起的直接作用，而且還在於通過烽火人民公社已經做出的榜樣，通過群眾性的科學實踐，有力地顯示出在社會主義制度下面，勞動和知識逐步相結合的過程，勞動人民逐漸學習掌握科學技術知識的過程。即使所有這些只不過是一種萌芽狀態的事物，其意義也是很重大的，從這裡，也能看出和反映出社會主義制度所具有的強大的優越性來。《烽火春秋》突出地描寫了這個過程和在這方面所反映出來的優越性。它以烽火人民群眾在繼承當地的農業生產經驗的基礎上，結合生產開展科學研究、改進農業技術為主線，從各个方面，通過多種多樣的生活題材，描寫了王保京們在農業生產上的繼承和革新精神，描寫了勞動人民學習科學技術的普遍熱情，從而，使《烽火春秋》成為一本歌頌生產勞動與科學知識相結合的書，成為一本歌頌勞動人民熱烈追求知識化的

书。

### 三

《烽火春秋》在取材上，在題材处理和表現方法上，也是有一些較好的特点，值得提出来談談的。

《烽火春秋》是属于一种史书。不是一般的史书，而是属于文艺性的史书，属于以文艺笔法所描绘出来的生括紀实性的史书。因此，与其把它叫史书，或者倒不如說是描述了实在生活內容和实在生活事件的有連貫性的文艺特写或文艺报告，会更接近实际些。虽然如此，但它仍然是属于某一类型的史书，因为它事实上是以描述和記載烽火人民公社的真实的历史发展道路和生活斗争为基本任务的。既然是一本史书，当然就不能完全避开它所要描述的烽火社的历史性的发展过程。从这方面考虑，《烽火春秋》从解放写起，从《太阳照进白灵宮》写起，然后写到土地改革，写到互助組、初級社和高級社，以后又写到大跃进，写到人民公社等等，这不但是必要的，而且是合理的。它所选择的这样一条描写线索，符合于烽火人民公社所走过的真实的历史道路。看了《烽火春秋》，就能够基本上了解到这个社是怎样发展起来的？它走过了一些什么样的道路？在这条道路上，遇到了一些什么困难和进行了一些什么样的艰苦斗争，然后才取得了今天这样新的成就。仅仅从这方面着眼，也可以说：《烽火春秋》的編寫者們，完成了他們最基本的任务。当然，事实上决不止于此。《烽火春秋》在真实地記述历史发展过程的同时，更重要的，是它通过这些历史性的发展，

較為突出地描写了人的活動，較為突出地描写了生活鬥爭的激流。人們看了《烽火春秋》，能明確地意識到和強烈地感受到：是人在創造歷史，是新時代的人在創造新時代的歷史，是烽火社的主人們在創造烽火社的歷史。這種歷史，不是在任何其它情況下創造出來的，而是在艱苦鬥爭中創造出來的，是在生活的激流中創造出來的。因此，完全可以這樣說：《烽火春秋》雖然寫了烽火人民公社的發展過程，但它主要的不是在那裏平鋪直敍地交代過程，而是通過對過程的必要的敍述，通過歷史性的发展背景，着重寫了人，寫了人的活動，寫了人在創業中所進行的不屈不撓的鬥爭。人的活動一增多，人一站到前排來，過程的描述就自然而然地顯得退到後面去了。而且，可以看出，即使是在主要為了記述歷史發展過程的地方，它也尽可能通過寫人，寫人的活動，通過人的思想情緒的矛盾衝突來完成。在《更上一層樓》中所表現的從初級社到高級社的發展過程，就是這樣的。全篇文章圍繞土地分紅某些不合理現象所引起的糾紛和瓜葛，描寫了高級合作化前夕，在廣大人民群眾中間已經自然地醞釀着和熱烈議論着的迫切心情。這樣的描寫，給了我們以異常鮮明和深刻的印象。

既然是一個公社的發展史，當然就不能不著眼於如何描寫發展過程中的那些較為重大的事件，那些有代表性的事件。在這一點上，《烽火春秋》也是做得比較好的。但它沒有把反映重大事件絕對化。它所選擇的許多事件和題材，對烽火人民公社來說，既是有代表性的，又是較為廣泛的，較為多種多樣的，是比較能够從多方面來反映全社人民的生活大動脈的。

当然，人們在这方面，还可以对《烽火春秋》提出更好的愿望和更高的要求，要求它所反映的生活面，还可以再广阔一些，內容也可以再丰富多彩一些。这样，《烽火春秋》会变得更加完整，更满人意。应当承认，这样的要求，并不是沒有理由的。

在写作方面的許多成就中，最突出最显著的成就之一，是在《烽火春秋》中，真实生动地写出了一些活生生的人，一些富有新时代风格特点的人，一些新型性格的人。这些人，在造型上，在性格描写上，当然不像著名优秀艺术作品中在创造人物方面那样細致，那样精雕細刻。比起那些經過反复鍊炼和精雕細刻的艺术形象来，《烽火春秋》中写出来的人物，虽然不可避免地会显得粗线条些，簡括些，朴素些，但是，就在这种朴素的，有时是一笔两笔，一段两段，文字不长的簡要的描写中，却显示出生活的朴素的美，体现出某个真实人物的最突出的特点，体现出他的性格中最光輝动人的部分，而且能从那些并不复杂的描绘中，流露出沁入肺腑的真情。《抗旱線上》的袁書記形象是感人很深的。在《紅花遍地开》和《十五女》中，通过对王玉爱和刘淑芳这些姑娘的描写，我們看到了在我們新一代年輕人的身上，已經发生了多么巨大的变化！而在《不服老》中，当我们讀到刘桂梅老婆虽然腿跌伤了，但她还念念不忘她們組的丰产棉花，硬逼着她老汉用架子車拉她到棉花地里的情景，实在不能不令人为之心动。在《我們的农技校》一文中，所写到的郭書記，虽然只是順手几笔插叙，但是請你看看这是何等人物！表現了何等气势！这段文字不多，

讓我們摘引如下：

我們正說得熱火，忽然村東大路上有几个人，拉着架子車趕來了。車上放滿了行李、農具，為首那个人，個子不高，行動利落，我一眼就認出來，是興隆大隊的郭書記。他老遠就喊：“保京！老任！給你們送學生來了。”他走到跟前，發現有的學員的行李還沒處放的時候，就笑了，帶勁地說：“房子不夠住，那就叫我們這幾個小伙子，馬上搭個草棚子，也作為給學校的獻禮吧。”然後他對他們那幾個小伙子說：“不要怕困難，啥不是人創造出來的。”

應當說，這裡所寫到的郭書記的性格，不過是点滴火花，但從這点滴火花也不難看出，人物所達到的精神境界，竟是多么光耀照人。

在《留學取經》中，有一段文字寫到王保京和全國勞模、植棉能手張秋香、劉述賢等相會的場面，寫得好。那種聲勢，那種口氣，真正是聞其聲如見其人。沒有用了多少筆墨，就把社會主義新人們相互間那種惺惺惜惺惺，好漢識好漢的英雄氣概和謙虛品質，給描繪出來了。請看：

……保京笑着對秋香說：“我們給你當學生來了。”秋香也笑着說：“恐怕還要當老師哩。”接着，她喜洋洋地向人們介紹說：“認得嗎？這就是咱們的王保京。”她的口氣那麼親切，就像說自己家里的人一樣。……劉述賢一見我們，就興沖沖地說：“這一次，是下棉花挑戰書來的吧。”保京說：“那里的話，是學習來了……”可是，劉述賢大笑着說：“哈，你的心啊，我早摸透了——搬梯子為了上梯子嘛。”他又看看張秋

香，說：“咋办呀？人家上門挑战來了，应不应？”張秋香笑着回答：“那好么，赶的人越多，我們越要加勁跑。像保京这样的干家子，迟早会超过我們的。咱们互相学习，共同进步，咋不敢应战。”

在全部人物当中，用在保京身上的笔墨是較多的。用在王德生、王正海、郭亮通、姚生枝、王金寿、杜元賢、王万鈞等人身上的笔墨也不少。《烽火春秋》所描绘的是英雄的群像。编写者們从正面或者侧面，从生活的各个方面为保京这个年輕的闖将画了像。在許多写到的人物中間，虽然沒有用專文介紹姚生枝老汉，但凡是写到姚生枝的地方，却都給人們留下了难忘的印象。杜元賢老媽媽的动人形象和动人事迹，也是感人很深的。在《靠社》中，写出了一个新社会的多么动人的故事。而在《抗旱线上》一文中，所写到的一路一路大軍汇集的場面，那些动人的情景，令人久久难忘。……

《烽火春秋》中所要批判的、鞭打的人物和思想，对于那些反面人物和反面事件，所作的揭露性的描写，也是异常深刻、异常生动的。讀着《此路不通》，使人感到好像是在讀一篇构思得很完整的短篇艺术作品。

最后，我以为《烽火春秋》中的語言，也是很有特色的。通俗，流暢，口语化，而又动人。它吸收了群众語言风格韻味的美，而又作了文学上的提炼与加工。当我从《上大学》中讀到“……那个姑娘一面在林蔭道上慢慢走着，一面叽哩哇啦地念着，念得是那样的流暢，就象涇河里的流水一样。”这样的描写时，我不禁想說：这語言是多么美啊，多么生动形象而富有生

命力啊！

## 四

《烽火春秋》虽然是多人口述的，是多人整理和編寫的，但从最后表現出来的成品看，却基本上做到了內容和形式的協調与統一，基本上做到了文章的題材、体裁、风格、样式等的協調与統一。

多人口述，多人提供材料，多人記錄、整理和編寫，有什么好处？这可以集中大多数人的力量和智慧，可以从多方面发现好东西，好材料，发现各种各样的問題，可以达到从多方面反映生活的目的。

《烽火春秋》中所达到的內容的丰富性和多样性，是在挖掘生活和搜集材料方面，走群众路綫的結果，是广大基层干部、农民群众、大学助教、学生和报刊文艺編輯、記者共同參加这一工作的結果。烽火人民公社党委书记之一、作家李若冰同志亲自参加并負責主持了这一工作。多人参加，多人提供材料，多人整理編寫，而终于又能基本上做到全书的形式和內容，題材、体裁和文章风格等的協調与統一，这是共同切磋研究、反复加工、反复修改的結果，是發揮了集体智慧和專人負責相結合的创造性劳动的結果。

《烽火春秋》的編寫过程，証明了編寫者同志們必須首先要过生活关、集蓄材料关、密切联系群众和广泛发动群众关。不熟悉生活，不密切联系群众，不充分掌握材料，仅仅依靠少数几次簡略訪問，就开始編寫，往往是徒劳无功或事倍功半，

往往是不得不重新走回头路。

《烽火春秋》是一本名符其实的走群众路线、用集体力量编写成的书，是知识分子和劳动群众相结合编成的书。这种编书方式，虽然不是唯一的，但根据具体编写内容和具体编写者来看，也终于不失为一种行之有效的方式。采用这种方式，不但能编出好书，而且能广泛培养编写人材，有助于开展群众性的文艺写作运动。《烽火春秋》的编写工作，和一切公社史、工厂史的编写一起，和一切革命回忆录的编写一起，构成了我们文艺创作运动的新的一翼，扩大了文艺写作队伍，繁荣了文艺创作事业，在琳琅满目的新文艺画廊中，增添了具有强大生命力的光彩焕发的新品种。不能不说：所有这些，都是我们认真贯彻执行党和毛主席文艺路线的结果，是具体实践了工农兵文艺方针的结果，是毛泽东文艺思想光辉照耀的结果。

《烽火春秋》是我省所出现的第一部社史。对于它的编写和出版，除了表示衷心的祝贺外，并殷切希望今后能够有第二部、第三部……陆续问世。

1962.9.1.于西安丹园

统一书号：10147·190  
平装 一元二角五分  
定价：精装 一元七角

## 目 次

《烽火春秋》序 ..... 胡采 (1)

### 第一輯

太阳照进白灵宫	(3)
父子恨	(10)
打倒“忠恕堂”	(17)
组织起来	(26)
开端	(35)

### 第二輯

烽火初現	(47)
前进路上	(57)
第一次見到毛主席	(68)
更上一层楼	(74)
此路不通	(81)
一場斗争	(93)

### 第三輯

荒灘巨變.....	(103)
探索.....	(112)
“一五〇六”的故事.....	(121)
不服老.....	(128)
十五女.....	(134)
嫁出去的姑娘.....	(143)

### 第四輯

紅日東升.....	(153)
我們的農技校.....	(159)
抗旱線上.....	(167)
留学取經.....	(176)
亲如兄弟.....	(183)
上大學.....	(195)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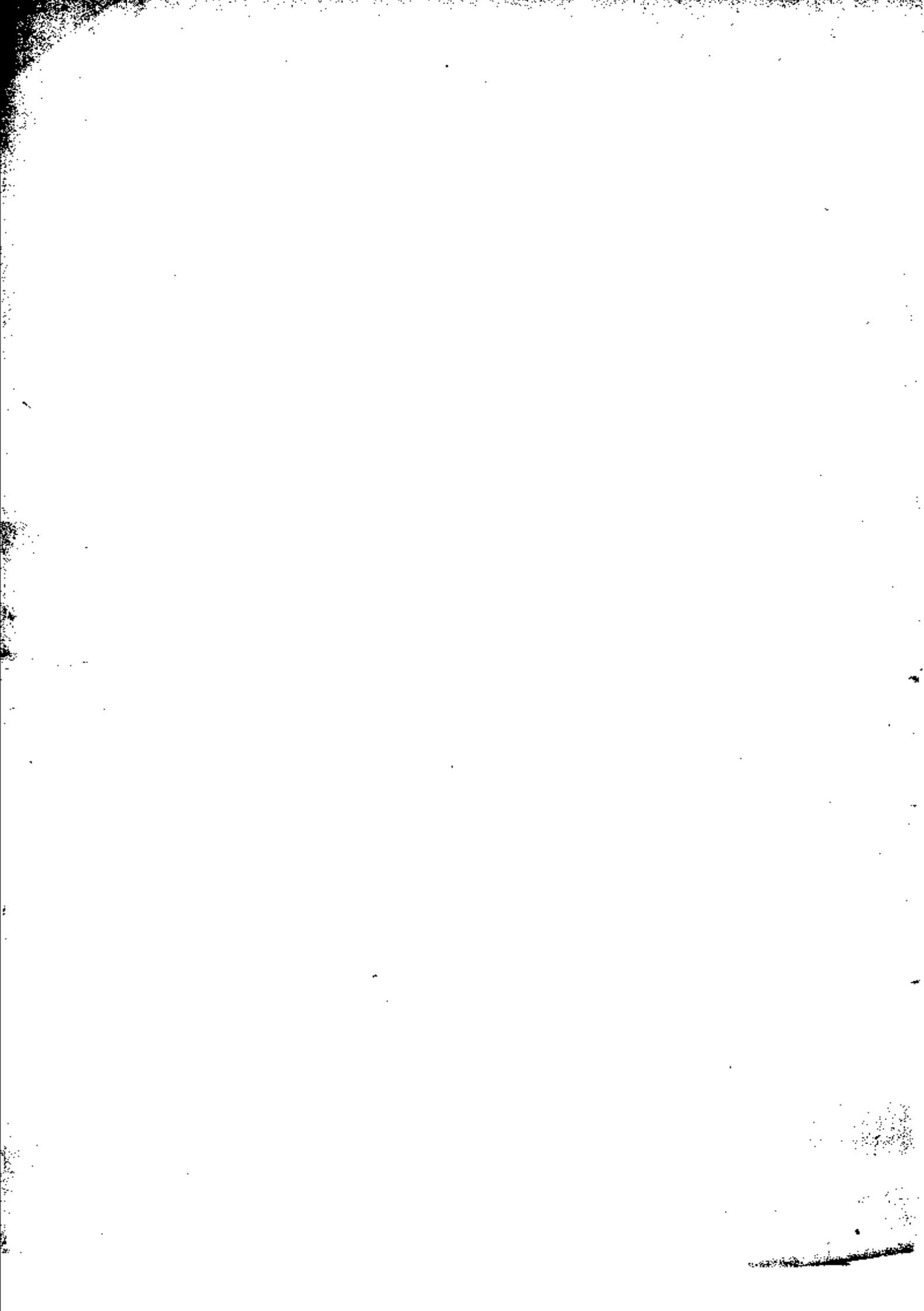
### 第五輯

別人叫我土專家.....	(209)
鐵水紅心.....	(216)
水來了.....	(226)
在淮河工地上.....	(236)
諸葛山林場.....	(245)

## 第六輯

- |              |         |
|--------------|---------|
| 庄稼的保健員.....  | ( 257 ) |
| 活到老，学到老..... | ( 267 ) |
| “老來紅” .....  | ( 275 ) |
| 在我們托兒所.....  | ( 284 ) |
| 我这一家子.....   | ( 290 ) |
| 欢乐的晚年.....   | ( 295 ) |
| 靠 社.....     | ( 303 ) |
| 編寫後記.....    | ( 309 ) |

第一輯



## 太阳照进白灵宮

我們祖祖輩輩生在白靈宮，長在白靈宮，在這裡受過舊社會的苦難，也在这里敲鑼打鼓鬧過翻身。所以，一談起白靈宮，我們的話就長了。

你站在南塬头上一看，在南塬和北山之間，是一片寬闊的田地，平坦坦的，就跟梳子梳過一樣。渭河、涇河從中流過，亮閃閃的，像兩條銀帶子。在平川里，到處是樹木、庄稼、紅花、綠果，真好像一個聚寶盆。

這樣好的地，這樣好的水，可是，在從前那个人吃人的社會里，百姓們有誰過過一天好日子呢？一年一年過去了，一代一代過去了，人們領受的只是窮困和恓惶！

白靈宮，全村六十多戶人，就有三十多戶，窮得要啥沒啥。他們有的靠熬長工、打短工糊口；有的靠兩條腿和兩個肩膀，擔菜賣瓜，當小販混日子。好多人為了多賺幾個錢，多給鍋裏下幾粒米，在給河東石灰廠送炭、運石灰的時候，就不顧腰干子地干，結果走着，走着，就昏倒了。像貧農王存祿、王保利和王保京他爸王書田老漢，都是吃過這号苦頭的人。

王存祿，在十冬腊月天，渾身挂的烂布絮絮，把兩條精腿

干冻得跟紅萝卜一样。尽管这样，还得提个破篮子，拿上打狗棍要饭，养活他妈。

王保利，尽管穷得锅里没米下，靠着沿门乞讨过日子，可是地主还紧紧跟着他的屁股要账，最后连家里那口锅也被人家拔走了。

日子一天一天地过去了，富人的门楼越来越高大，穷人越来越多。到解放前四、五年，我们全村十家就有七、八家都被债压得透不过气来。王建元就是揭账最多的一个。地主的狗腿子成天跟着他的屁股要账，几乎踢断了他家的门槛，吓得他成天避账，坐卧不宁。有时看見狗腿子的影子，把草帽沿拉下来把脸一遮，赶紧躲开。有一次，建元在自己家的小茅楼上取东西，地主领着狗腿子气势汹汹地冲进了门，建元听见了，吓得没敢下来。他在上面连身也不敢动，一动就怕弄出响声来，在上面站不起来，又坐不下去，就那样不立不坐地挺着，连气也不敢出。直挺得腰里像断了骨头，两腿麻木，浑身打颤。

在那时候，人们穷还穷得不安宁啊！有多少天灾横祸，时时刻刻都会落到你的头上。

一天，保长带着几个狗腿子，拥到王高修家里，指着老汉的大娃彈坤說：“走，跟我走！”彈坤知道，这是抓壮丁的，连忙向外跑，狗腿子一哄扑上去，把他五花大绑起来。老汉一見，心如刀搅，扑上去和保长拼，被狗腿子连踢带打地拖开。保长临走时还回过头說：“少张狂，要看我这小小保长，叫你死，你就不要想活！”

彈坤被拉走后，在国民党的军队里不是挨打，就是受气。

連條狗也不如。他几次想逃跑，結果都沒成功。他被拉到藍田以后，偷偷給家里捎話說：他豁出命也要跑出来，叫他爸接他。老汉听到音訊后，连夜赶去。在約定的地点，老汉等啊，等啊，只等等不到。后来一打听，唉，原来娃沒跑脫，被人家逮住了。逮回去以后，拿杠子把人打得稀烂，最后拉出去給了几枪。老汉听了这消息，滿腔的怒火一直冲上天灵盖，馬上就要向匪軍的連部冲去，拼个死活！可是哪怎么行呢？經人們好說硬劝，他才忍着气回过头来。老汉一步一行眼泪，把娃的尸首从藍田搬回来。到了家，好几天，老汉昏昏顛顛的，口里哼哼唧唧，好像在哭，却流不出眼泪——眼泪早流干了啊！

彈坤一死，媳妇改嫁了，把小娃給老汉留着。不久，小娃也死了。就这样，一家五口人，一連少了三口。

事已經够慘了，路已經够絕了。但是，保长还不甘心，又带着狗腿子来拉高修的二娃亨吉。老汉早就恨气难消，怒火三丈，从門后拿了把鐵頭，冲着保长的鼻子：“今日有我沒你，有你沒我，我豁出这条老命，跟你血里撈骨头！”亨吉也提了把翻地的鉄鋤冲出来：“你害死了我哥，还要害我。好狠心喲！”保长一看来势不好，就夹着尾巴溜走了。但在那样的社会里，咋能惹下人家呢？后来，老汉只得压着滿腔的怒火，給保长弄了些錢，才算把壯丁頂了。

解放前一两年，国民党的大官、小官、地主、狗腿子、土皇上，都好像知道自己的命不长了，对百姓更凶残了，想尽方法，从百姓骨头里榨油水。派粮、保甲丁款、草料款、驟馬款、房捐、地捐、牲口捐、壯丁費……那些数不清的鬼名堂，稍微一

算，就是上石的麦子，几十斤的棉花！那些催粮要款的、收租逼债的恶棍，每天都像野猪一样，一群一群地涌到村里来，闹得鸡飞狗跳。见谁不顺眼，就给带上个通共产党的“红帽子”，说你有共产党的嫌疑，就把你押起来。

穷人谁没有血性，谁没有骨头！那时有个催粮的，人叫他郭魔王，那家伙身上背个长枪，腰里挎个短枪，手里还提个三尺多长的藤条马鞭，一见人就立眉瞪眼，马鞭乱抡。穷人没有一个不恨他。有一次，那家伙刚一进村，只听一声锣响，穷人们从家里齐冲出来，一个个手里拿着镢头、铁锨和明晃晃的切菜刀，又喊又骂，朝他扑过去。那家伙见风头不对，像掉了魂似地跑了。好多天，他再没敢进我们村子来。

就在那时候，人们悄悄传说：“解放军快要打过来了！”

提起解放军，很多人都知道就是以前的红军。还是在一九三六年，西安事变的时候，红军在我们附近的寨子高家、王家驻扎过。那时，他们经常三三两两到我们村子来，宣传抗日救国和穷人翻身的道理。句句话说在穷人的心上。搭红军走后，我们就盼红军回来，谁知一盼就是十几年！

到底把苦日子熬到头了，到底把亲人们盼来了！一九四九年五月的一天，解放军开到了白灵宫。

前一天，这消息一传开，全村都沸腾起来。人们忙着准备这，准备那，欢欢喜喜，要迎接自己的亲人。

解放军来的时候，得从村东过泾河。这河水平常不大，偏不偏，那几天水涨了，浪像野牛一样翻滚。要搭桥嘛，实在不是容易的事情。但是，谁管这些呢！反正桥非搭不可，人们连

夜修理工具，准备繩索……第二天，天刚一明，全村的男女老少都动手了。有的掮着椽，有的抬着板，有的連自家的門扇也卸下来扛上，向河边跑去。那时王保京正是个十七八岁的小伙子，也掮着两根椽，跑的頂欢。大个子王万鈞和腿上有些毛病的王正海，也掮着两根粗椽，走得飞快。

霎时，河滩里有的搬石头，有的鋸木板，有的砸釘子，有的裁木樁，忙成一片。人們的喊声、笑声、鐵器跟石头的撞击声，把河水的吼声都压住了。

五六十岁的老汉，也忙得手脚不閑。王高修老汉，給村口的墙上写了五个斗大的紅字：“欢迎解放軍”。刘兴成、王树林老汉，把紅紅綠綠的标語，貼滿了村里村外的大树和墙壁。媳妇們、姑娘們都忙着燒开水，給大路两边設滿了开水缸。

桥搭好了，第二天解放軍的大队人馬就开到了。那时，正是晌午端，河滩里热的好像在蒸籠里一样。但誰都顧不得擦汗，只顧向解放軍揚手、打招呼；有的还跑过桥去，接解放軍的背包。人們真比和娘老子久別重逢还高兴呢！解放軍有的騎馬，有的步行，一队一队地从桥上开过来。战士們踏在平展展的木桥上，个个都笑嘻嘻地說：“謝謝乡亲們，我們一定要早日消灭敌人，解放全中国！”

男女老少都围上去，有的递水，有的递烟，也有的和战士又是拉手、又是搂抱。队伍被攬散了，和乡亲們汇合在一起。連那些往常一見穿軍衣的人就吓得哭叫的小娃，那会儿也在战士們的怀里笑呢！

大家正在說着笑着，王高修老汉和他二娃亨吉，抬着一大

筐黃瓜赶来。父子两个激动地把黃瓜給战士們手里递。战士們只是笑着向他父子俩問話。有的战士是外地口音，起初他俩还没有听懂，經旁人一說，才明白是問：“一斤多少錢。”

这可把高修老汉急坏了，生气地說：“自家人嘛，咋說外氣話！这点黃瓜能值几个錢，可你們带来的恩情，我一辈子也報答不完啊！先不說旁的，要是你們迟来几个月，我这娃，也难得在我跟前……”老汉說着，眼眶湿润了。誰都明白，他是想起了过去那些伤心的事情。一会，老汉好像知道，在这高兴的时刻不該难受，馬上又笑着，硬給战士們递黃瓜。

保京急得在战士們中間穿来穿去，和他們一个个握手問好。战士們紛紛說：“你們辛苦啦！”保京笑着說：“辛苦个啥！我們盼星星，盼月亮，盼了多少年才盼到今天！要說搭一个桥，再搭一千一万个桥也高兴！”

解放軍在村里沒有多停，他們要去追趕胡、馬匪帮。白天，他們大队大队地向西开去。晚上，有些部队还住在村里。解放軍在村里，无论借誰家的东西，大家都是滿心高兴。尤其是那些受尽苦难的人，就更是热心。战士們走的時候，給家家戶戶把地扫得干干淨淨；用过的东西，也都点清，还給主家。村道里到处都听见战士們和气地說：“老大爷，缺东西不？”“大娘，再見啦！”

就这样，战士們一批一批地开来又开走。我們也在欢乐和忙碌里，过了一天又一天。人們像飞出籠的鳥儿，整天高兴地狂呼着：“解放了！解放了！”

从此，我們白灵宮就見了太阳啦。今日扭秧歌，明日开大

会，建立农会呀，减租减息呀，防匪防特呀，成立互助組呀，发展生产呀，真是轰轰烈烈，热气腾腾。咱农民都喜笑颜开地說：“有了共产党，有了解放軍，日子就有奔头了！”

姚生枝 王作賢 口述  
姜繼業 吳學恭 整理

## 父 子 恨

在我們村子的东北角上，有我家二亩地，离我家近的就像站在脚地看院子哩。人常說：村心的院落，村边的地，是穷到骨头里也不卖的家业。我家这二亩地正是这样。尽管人老几辈，穷得要啥沒啥，可誰也沒有起过卖它的心意。我們不卖这二亩地，不光是因为它近、它好；是因为它养活了我家几輩人，它埋葬着我家几代祖先；我們活着靠它养活，死后靠它掩身。它是我們全家人的命根子啊！

这块地位置不好，正座落在大地主“忠恕堂”的庄外，和地主的地連着畔子。这真像在狼的窝口上，放了一块肥肉，日夜叫人替它担心啊！

果然，事情沒出所料，地主的霸权傳到张日旭手里，就对这二亩地呲牙了。起初，他仗着自己有钱，企图大肚子胁人，想用钱把地从我家手里搶擄走。結果，他沒弄成。

用钱买不行，张日旭就一連串使了許多歪法子欺侮我們。有一年，张日旭給他先人篋墓，拉磚瓦的大車哪儿不能走，偏偏在我家二亩地里輾了一道轍，还故意砸在我老祖母的坟上。我二爸几乎气疯了，手指着张日旭，非要和他白刀子入，紅刀子

出不可。又有一年，我家地里的麦子都快熟了，地主把他家的牲口放进去，糟蹋了一大片。地主心里盘算：他这样糟蹋，弄得我有地难种，我自然就会把地契送上他的四合院大门里。

但是，狗地主把梦又错做了。就在他放牲口糟蹋我家麦子的当儿，我二爸站在地眸子上，指着张日旭大声立誓说：“姓张的，你把事吃摸清白，只要我张二绝不了后，这地就到不了你‘忠恕堂’手里！”

就这样，我的父辈们和地主相持了好多年。张日旭仍像饿狼一样，对着我家二亩地发眼红。

在地主的欺压下，在苦日子的煎熬下，我爸跟我叔父，一个接着一个早早地离开了人世。就在我哭鼻子流眼泪，一次又一次埋葬父亲、叔父的当儿，张日旭一次又一次地笑歪了嘴巴，认为把地弄到手的日子一步一步地接近了。

后来，我二爸也病了。他在病危中，三番五次地把独生子明玉叫到床前，叮咛：“儿呀，咱咧二亩地，可是咱的命根子。我要有个三长两短，你可千万要给咱先人争一口气。就是咱再穷，就是他‘忠恕堂’的金子把地铺满，咱的地也不能卖给他！”

不久，我二爸就含着这口怨气离开了人世，丢下我个十八岁的弟弟张明玉。从此，我便遵照我二爸的遗嘱，和弟弟相依为命地生活在一起了。

第二年春上，家里穷得没法过活，一天两头揭不开锅，没办法，明玉给“忠恕堂”拉长工去了。明玉进地主家是有顾虑的。但是，他转念一想：我一不欠他的粮，二没揭他的债，我

到他家是凭自己力气吃饭的，他敢把我怎样。去！要是不去做活，挣点钱回来，葬埋父亲时借的债，指望啥给人家还呢？明玉是个有心计的人，这么一想之下，便咬着牙跟说话的人进了地主家门。

到地主家以后，张日旭像招待客人似的招待明玉。每顿饭都和明玉一块吃，还顿顿不离肉，明玉一连几天要活干，他却说：“才来嘛，歇几天！”后来，一连几天仍是如此，明玉心里犯了疑。这么一想，许多事情都联在一起了。譬如：张日旭经常问他：“家里日子过得去吗？要有作难处，就先把工钱使了，咱们家可不在乎这点钱。”又常常劝他：“做人要放活些，不要像你父亲那样固执。那样于事无益，于人有损……”想到这里，明玉暗地里出了一身冷汗，知道张日旭是笑里藏刀，要谋算那二亩地，便打定主意辞了工。

“哼！这小子和他老子一样可憎。走着瞧吧，真是软的不吃，爱吃硬的。”张日旭像恨我二爸一样，恨透了明玉。

就在明玉向张日旭辞工的时候，从地主的账房里来了两个人。一个麻秆个子，瘦猴脸，留两撇稀落落的黄胡子；一个麻嘴鼻子，黄眼珠，年岁比那个轻些。第一个就是我二爸病危时，借给明玉买棺木钱的人。明玉一见他进来，连忙上去问候，致谢，但是还没等明玉的话说完，那人就指着张日旭向明玉说：

“明玉，不用谢我。那钱是六东家借给你的，你应该感谢他。”

这时，六东家张日旭反背着手，在屋子里踱着方步。他用

狠毒的目光，瞪了明玉一眼，鼻子里“哼哼”了两声。

“啊！”明玉看着张日旭，吃惊地叫了一声。他知道自己上了人家的圈套，又马上镇静下来：“那我管不着。我在你手里借的钱，就只认你作债主。”

“好嘛，那六东家今天向我要钱，我也只好向你要了。快！拿钱来！”说着，他向明玉伸出了魔爪似的手。

明玉双眼冒火，说不出话。鹰嘴鼻子说话了：

“明玉，你这娃怎么这样死心眼？你有的是办法呀，为什么不想？你家那二亩地不是可以卖上大价吗？”

“啥？你们，你们简直是硬逼人哩！”明玉气得浑身打颤。

“你说啥？你给我再说一遍，不识好歹的东西！别人替你成全好事，你反……”瘦猴脸生气了。他从太师椅上站起来，把水烟袋往桌上狠劲一撒，怪声怪气地叫起来。他正叫着，鹰嘴鼻子递了个眼色插上来：

“唉，这娃，光急顶啥用？活人总不能让尿憋死。”

“办法可以想，但地坚决不卖，我爸临死……”

“唉！明玉，父亲的嘱咐是要记住的，祖宗的气也是要争的。但是你得想想，咋样才算是给祖宗争气：是没钱还债，让人吊打一顿，然后交官法办，算是给祖宗争气呢？还是卖地还债，落个虽然贫寒，但却清白，是给祖宗争气呢？明玉，你家人老几辈可是清白人啊。再说，你的债是葬埋父亲时借下的，这是正经事嘛，并不是吃、喝、嫖、赌胡花了的。就是你父亲地下有灵，他也绝不会怪你的。”说到这里，鹰嘴鼻子停顿了一下，用眼睛打量着明玉。他认为这是最能打动明玉心的话。

明玉一面听鷹嘴鼻子說着，一面怀恨地望着张日旭，回想着父亲临死时說的話：“儿呀，你要給先人爭口气，‘忠恕堂’的金子把地鋪滿，咱的地也不能卖給他！”明玉想到这里，心里越发沉重了。

鷹嘴鼻子以为明玉經他那么一說，心里活动了，就趁机更逼一步：

“你把地卖給六东家，既清了債，又得了錢，可以另在別的地方买地。这是一举儿得的好事嘛。”說到这里，他又停下来，把一个邪意的笑脸給明玉。

明玉越听越生气，觉得不能再在这里呆下去了。他想出了“緩兵之計”，有意把話說的和气了点。

果然，鷹嘴鼻子順竿爬上来：“至于你家的祖坟，請你放心，六东家絕不会动你一块土圪塔，这有我們作保。”

张日旭也說話了：

“这还用得着說嗎？我和明玉同姓一个‘張’字，明玉的先人就是我的先人。这不用說，不用說……”他搖着头把“不用說”三个字，一連說了好几遍。

“既然把話能說到这，卖地不卖地可以商量。只是，你們也知道，地虽然归我种，但与我堂兄还有些抽扯，我得先給他招呼一声呀！”明玉說毕，轉身就要走。

“哎，得限定个時間呀。”鷹嘴鼻子还不放心。

“好，那就給明玉三天期限吧。”张日旭假裝寬容地說。在他看来，要說三天，就是五天，他个穷鬼也想不出个啥办法来。他跑嘛，地可是跑不了的。

.....

明玉回来后，给我把上边的事說了以后，我知道事不宜迟，得赶快想办法給地主还債。我就和明玉一面变卖穷家当，一面求朋友、告鄰居……想尽一切办法湊錢。

穷人都是一条心。我和明玉张罗了還沒一天，本家爷爷、叔叔、哥哥、弟弟就把錢湊的差不多了。

张日旭听到这个风声，气得不得了，就和保甲长們串通一起，在一天晚上把明玉拉去了。

地主的大厅房里，比閻羅殿还阴森可怕。地主、保长、甲长，还有上次逼明玉卖地的鷹嘴鼻子和瘦猴脸……坐了一大摊，一个个满脸凶煞气。

张日旭一見明玉，就恶声恶气地叫起来：

“张明玉，把你这小杂种还没看出，竟有这么大的本領！”接着，保长說話了：

“张明玉，你答应了卖地还債，为什么又反悔？”

“我欠的是錢，不是地！你……”明玉恨不得打他两巴掌。

“放屁！娃子，你放明白些！今个給也得給，不給也得給！”瘦猴脸咆哮着，从椅子上跳起来。

“哎，张明玉，你是三岁娃不懂事，还是百二、八十老糊涂了？你算不算一个人？你有沒有脑袋？”鷹嘴鼻子走到明玉跟前，一句連一句地追問。

“和这不懂王法的东西說啥哩？去，把张明玉的地契給我抽了！”随着保长的喊叫，两个“跑保的”跨出大厅，向明玉家里跑来了。接着，保长冷笑了一声，說道：

“張明玉，今天給你把話說清，以后再这样胡鬧，小心你的狗命！”說毕，他“啪”地一声，把一枝手枪摔在桌上。

一会，两个“跑保的”把地契取来了。接着，几个人活拉硬扯地把明玉右手大拇指，塞进印泥里，又按在地主早已写好的卖地文約上……

就这样，埋葬着我們几代祖先的二亩地，轉到了張日旭的名下。

第二天，我們全家人像送葬似的，哭着給祖坟里燒了最后一張紙。看着祖坟，想起往事，想起我二爸臨終时的遺囑……无限的悲痛冲着我們的心。我們的眼泪像雨点一样洒在祖坟上，洒在心爱的地里，这不共戴天的仇恨，也深深地埋在我弟兄的心里。就从这时候起，我和明玉都得了一种叫不上名来的病：吃不下，睡不稳，身体一天天瘦下去……

不久，我那苦命的弟弟就和他可怜的父亲一样，含恨死去了。临終时，他嘱咐我：

“哥，咱这仇要报啊！”

“报仇，一定要报仇！”

.....

直到全国解放，共产党来了，打倒了“忠恕堂”，斗倒了地主，我們人老几輩的冤仇才报了！

張明顯 口述

王施林 整理

## 打倒“忠恕堂”

一九五〇年冬天，土地改革的革命风暴起来了。

有一天早晨，我們新城乡接到区里通知，說土改工作組中午下来。嘿！这消息比刮风还快，一忽儿功夫，各村都知道了，大伙都高兴地說：“这是毛主席派来的工作組，帮助咱们斗地主，鬧翻身，分土地，咱可要热热闹闹地欢迎一下哩！”年輕人高兴得直跳，老年人激动得掉下了眼泪。

土改工作組共五个人。他們都穿戴朴素，語言和气。一來，就和穷人心貼心了。窮人們都喜欢和他們接近，向他們反映情況，听他們讲解政策。說到伤心处，大家流眼泪，說到高兴处，大伙的笑聲合在一起。真正是亲如一家，骨肉相连啊！

很快，乡农协成立了。貧农張孝儒當了主任。民兵也組織起来了，張貞泉當了排長，王保京當了个組長。在乡党支部的領導下，練兵呀，学习呀，宣傳呀，把个新城乡搞得更熱火了。

随着土改政策深入人心，群众的觉悟提高了，眼睛明亮了，誰是敌人，誰是自己人，咱农民心里都有了底。新城乡的大地主“忠恕堂”，就是大家老早就准了的。

## “忠 懨 堂”

“忠恕堂”，是大地主张日旭家的堂名，周围几十里，沒人不知，沒人不曉。平常，张日旭料理家务，他弟弟张日知思謀定策，两个咬在一起，把咱穷人可害扎了。

这张家原来住在北圪塔村，現在的这个大独庄院是后来扎下的。其实不光扎了这一处，在咸陽、涇陽都有人家的庄基，另外，还經營商业，在咸陽开了个大酱园“祥盛永”；在阡東鎮开了个杂貨店兼藥鋪“祥盛公”。“忠恕堂”共占着六百多亩土地，几百間房屋，喂着四、五十条牲口，雇着十几名长工。其它財产，那就多的沒法細說了。

这里說說北圪塔村南的大独庄。这个庄子，周围的形势，恶煞得怕人：阴森森的树林中，丈八高的寨墙傲然矗立；四面設着枪眼和了望台；两扇黑漆庄門足足有半尺来厚，上面釘着密密麻麻的圓泡大鐵釘，一大群恶狗，守在門的两侧，一見生人就狂咬着迎面扑来，真像一群餓狼。庄西那条直通咸陽的大路，被狗咬得路断人稀，成了地主一家的私路。

庄內，高大的瓦房連成一片，所謂“一正院，两偏院，南窑院，北窑院，东西两头是花园。”地主家里的人往来其間，男的长袍短褂，礼服呢薄皮底鞋；女的穿綢挂綬，滿头金玉首飾，过着不劳而食的荒淫生活。住在两个花园里的张日知和张日旭，整天盤算的就是如何剥削农民，空下的時間不是訓斥、打罵长工、佣人，便是手托白銅水烟袋，喝令小伙計們給他修剪花木。那股封建地主的臭架子就十足啦。

一提起“忠恕堂”的奢侈生活，把人肚皮都能气破。記得一年冬天，窮人們早就沒啥吃了。一天不出外打短工、跑小販，這天的日子就打發不過去。白靈宮新庄有个王老五，全家人已經几天揭不开鍋，他領着大兒子丙金，一人背一捆“河落柴”到阡東鎮趕集，剛爬上南塬，迎面碰上了地主張日旭。

“你們上阡東鎮賣柴嗎？不要跑那麼遠了，咱們家要，就放下吧。”

父子倆把柴担進了地主的莊院。他們出來的時候，看見地主的莊門道里放了好幾個大木盆，里邊都盛着稠糊糊的小米飯，并且泡着大塊大塊的白蒸饃，盆沿上還挂着許多雪白的面条。一只大黑狗懶洋洋地走到木盆跟前，用牙挂了几根面条，嘴巴動了幾下又全都吐了出来。這時，丙金肚子餓得咕咕叫，看見這種情景不由自主地停住脚步，一股惡火在肚子里上下翻滾。

張日旭站在莊門上，歪着肥腦袋對着丙金狞笑。王老五一一把把兒子拉出來，肺都快氣炸了：“他媽的，什麼世道！一年到頭出力賣命，還不如他們養的狗！”

在解放前那人吃人的社會里，有錢就有勢。“忠恕堂”為了想給自己找靠山，培養爪牙，還設了一個“文學”，專門吸收有錢有勢人家的子弟。像國民黨的鄉長、保長，好多都是從這個學校出來的。每逢過年過節，或有什么婚喪事情，地主就把這樣“達官貴人”請來作客，給“忠恕堂”抖風壯氣。

## 剝 削

“忠恕堂”的財產，沾滿了長工、僕人和窮苦農民的血和

汗。長工張貞泉的遭遇就是鉄証。

貞泉家人老几輩子都給“忠恕堂”扛長工。到貞泉手里，仍然是地无一分，房无半間，全家人寄居在叔父的一孔破窑里。

貞泉还是十一岁的时候，就被騙进了地主家。进門前，地主紅口白牙答应：“不給身价，管吃管穿，不让孩子做重活。”但是一踏进門檻，事情就翻了板。貞泉少翻一鍬土，也要遭一頓毒打；什么管吃管穿，一年四季沒有穿过地主家一根綫头头。头一年，已經到了腊月二十九，地主家都作好了过年的准备，可貞泉还没有鞋穿，一双脚冻得皮青肉肿，連褲子都脫不下来。就这，还得照常干活。

一天，貞泉正扫院，忽听大門外一陣陣猪叫，天真、稚气的貞泉提起扫把，躡手躡脚地朝門外走，想看看怎么杀猪。可是，刚跨过門檻，头就被一只大手揪住了，接着手里的扫帚也被抢了去。貞泉一看是張日旭，就吓的哭起来。张日旭那管这些，拿起扫帚把，朝貞泉的身上打下来，罵道：“我叫你小杂种給我看！……”

到第三个年头上，貞泉十三岁，得了一場霍乱病，一連多天上吐下泻，瘦的失了人形。狠心的地主不但不給他看病，反而硬逼他干活。一天，地主扔給他一把鎌刀，一条繩，要他出去割草。在地主面前，他哪里敢說半个不字。貞泉拾起繩，拿起鎌，蹣跚跚地朝地里走去。可是，一把草沒割完，就昏倒在田野里了。幸好，一个长工伯伯看見了，才把他背了回来，伤心地說：“不睜眼的天呀！孩子也这样的受折磨……”說着，

眼泪掉在貞泉發燒的臉上。

貞泉在血和淚里，生和死中，白白地給地主扛了五、六年活，指甲蓋大的麻錢沒有見到一個。

一九四五年，貞泉長大了，才算有了身價。這年開始和地主議定身價是一石多麥。但是，地主遲遲不給身價錢，一家人吃糠嚥菜，熬天天，混頓頓，盼望着這一石多麥。

到了十月，一天，張日旭把貞泉叫到帳房里，他皮笑肉不笑地說：“貞泉，我佔你這陣要用錢了。給，這是給你麥子折合的錢，一次付清。嘿！嘿！”

第二天，阡東鎮逢集。貞泉就拿上錢，帶上全家人的希望趕集去了。

到了阡東鎮，他興沖沖地走進一家成衣店——他計劃拿這錢給爸買件過冬的棉衣。不料一問價，貞泉的臉唰地全白了。他不敢相信眼前的事實，抱着一種微弱的希望，又走進第二家、第三家……最後，終於瘫瘓在一家衣店的門口，站不起來了，他眼前直冒火星，牙咬得“咯咯”响：“天哪，原來可以籴一石多麥的錢，這陣連一件棉衣也買不到了……”

貞泉的遭遇是悲慘的，“忠恕堂”的長工里，像他這樣的人還不知道有多少！

對待周圍村子的窮人，“忠恕堂”同樣是刻薄、狠毒的。有一年，在青黃不接的二三月里，一個窮人家的婦女，因為家里連一把野菜都沒了，就跑到“忠恕堂”放牲口的苜蓿地里，想掐點苜蓿充飢。不料被張日旭看見了，一脚踢翻了菜籃，張口便罵：“去你媽的！你掐了菜，叫我家牲口餓死呀！”最後

还唆使他的恶狗去咬那个妇女，直咬的她鲜血淋淋，昏了过去……

“忠恕堂”做尽了伤天害理的事，穷人恨之入骨。长工們除日常用各种方式向地主进行反抗外，他們还私下里寻找着活路。

在一个伸手不見五指的夜里，貞泉悄悄地离开了这座人間地獄，投奔紅軍去了……

### 翻 身

革命的火焰终于燃遍了全中国，打倒了国民党反动派的黑暗統治。全国解放了，新城乡人民和全国人民一样，获得了溫暖和光明，土改，更給咱們穷人带来了无限的欢乐！

要斗争“忠恕堂”了！

一九五一年正月，一个大好晴天。天刚麻麻亮，远远近近村子的农民，都从四面八方，向这个封建老巢穴涌来了，白灵宮的农民扶老携幼，持枪荷矛上来了。这里边有长工出身的王保利，这个强壮有力的汉子，扛着三股鐵杈，領头走着。这里边还有常年在涇河渡口上，依靠摆渡养活全家人的王元凱，手里提着两件什么东西。一声不吭的貧农姚生枝和孤老汉王金寿，神采奕奕，容光煥发地和青年走在一起。他們在心窝里庆幸自己在年过半百以后，逢到了好世道：要亲眼看着欺侮他們、压迫他們的“忠恕堂”倒塌下去。

地主庄外的大場上，布置得隆重、严肃。这是一場激烈的阶级斗争的戰場。参加斗争会的农民，有的拿着大刀，有的扛

着长矛，密密麻麻地蹲了一大场。

斗争大会开始了。民兵把张日旭押进了会场。

人们一见地主，个个义愤填膺，肝火直冒。主席台下响起了震天动地的口号声：“打倒封建地主！”“打倒‘忠恕堂’！”“打倒喝穷人血的张日旭！”

口号声经久不息，农协会主任张孝儒摆了摆手，开始讲话：“乡亲们，今天是我们新城乡人民在共产党、毛主席的领导下，斗争地主张日旭的大会！大家有冤的伸冤，有苦的诉苦。现在，先叫张日旭给大家交代。”

张日旭一见这场面，早吓得浑身打颤，可还装出一副善良的奸相，说：“乡亲们——”

“张日旭，放老实些！现在是我们穷人的天下了！”

台下，人们愤怒地喊着。

“对，对……对对，我老实，我……老实……”张日旭颤抖地說：“我家的地……房……”

“你家的地、房是哪里来的？”

张日旭低着头狡猾地说：“我家有……有一点剥削……”

“哼！你家的财产全是剥削来的！”解放后，从部队转业回来的张贞泉一个箭步抢到地主面前，指着张日旭喊道。

“我家老……老八，参……参加劳……”张日旭还想狡辩。

台下怒吼了，口号声像暴发的山洪：

“打倒‘忠恕堂’！”

“不要张日旭这样交代！让大家揭发！让大家控诉！”

大会主席团接受了大家的意见。

接着，张贞泉有头有尾地控诉了“忠恕堂”剥削穷人的发家史。张日旭听着，听着，头越发搭拉得低了。

贞泉还没说完，白灵宫王元凯就跳上了主席台。他手里提了一件被撕的絮絮串串的烂棉褲子和一条烂成了布条条的破口袋。这两件东西记载着深仇大恨：元凯一家是在涇河渡口上靠摆渡为生的。解放前，车馬过河就数“忠恕堂”的次数最多。可是，他一年到头一文船钱也不给。一次，元凯的日子实在过不下去了，就拿了条口袋去寻地主，谁知不要还罢，一要反倒遭了殃。张日旭气势汹汹地冲出門来，开口便骂元凯有意糟蹋他，辱贱了他的高門大戶。没给一个船钱不说，反而唆使他的恶狗把元凯往外撵。一群恶狗像饿狼一样朝元凯扑上来，口袋撕破了，棉褲咬扯了……

“张日旭，吃穷入肉，喝穷人血的张日旭！你认不认得这两件东西？”元凯说着往事，牙齿咬得“咯咯”响，不由得抡起了拳头要砸张日旭……

“狠毒的张日旭！我可等到今天了啊！”一位白发苍苍的老大娘，跌跌撞撞哭着朝主席台走来。两个民兵连忙赶过去扶住她。这就是十几年前掐苜蓿菜时，被张日旭一脚踢翻了菜籃的那位妇女。她一上台就哭诉起十几年前的事情来，头摇手颤，眼泪横流。訴說到最后，老人家火了，举起拐杖狠狠地朝张日旭打去……

正在这时，新城村张明显扑到台上来了。他是个不满五十岁的人，但是从外表上看，黄瘦的面孔，突出的双颊，深陷而

发暗的眼睛……一切都說明他是个病人。是啊！他是个病人。他的病和他已死的弟弟张明玉一样，都是从地主霸占他家二亩地的事上得下的。人老几輩的血海深仇，到清算的时候了啊！张明显一到台上，就一把鼻涕，一把泪地說起张日旭强夺他家那二亩地的事来：张日旭如何买通保长，从他弟弟手里夺了地；他弟弟如何抑郁成疾，含恨而死……説着，説着，他哭得説不下去了，停了一会，他走到毛主席像前說：

“毛主席啊，多亏你老人家來救我們，要不，我們哪会有今天！……”

这时，台下又沸腾了。“毛主席万岁！”“共产党万岁！”

斗争会从清晨一直开到日头偏西。群众的情緒越来越激憤，斗志越来越高昂。地主的債卷、契約和高悬在油漆大門上的“忠恕堂”橫匾一起燃燒了起来，火光跳动，黑烟冲天。

不几天，新城乡召开了“土改胜利果实分配大会”。在锣鼓声中，人們兴高采烈地領到了自己应分的东西。张貞泉、王元凱等十一戶貧雇农，欢天喜地地住进了地主的庄院。从此，千百年来的封建地主的堡垒，变成了人民当家作主的庄园。为了感謝党和毛主席的恩情，大伙就把这个庄园改名叫“解放村”。人們笑盈盈地把毛主席像貼在自己的屋里，写上了紅通通的对联，貼在大門两边。各家的对联虽说的字句不同，却共同道出了一个心声：

“翻身不忘共产党，救命多亏毛主席。”

張 貞 泉 王 建 昌 口述

王施林 郭士宏 巨俊峯 整理

## 組織起來

### 一

谷穗儿黃了，玉米叶叶干了，离秋收頂多不过十来天了。我站在地头，看着一片黃燦燦、香噴噴的庄稼，我的嘴心喫，就像吃了四两蜂蜜糖，甜絲絲的；但是，只要看見天空飘过几块烏云，或山斑子叫上几声，心里就立刻火燒毛燎的，不由得想起夏收中那些叫人头疼的事情来。

一九五一年农历五月的一天，麦子正割到紧处，忽然一陣热风卷来了滿天烏云，人家車牛齐全、入手得力的富裕戶，前头割，后头运，地里收完了，場里的麦子也垛了起来。咱这些才分到地的貧雇农，这会儿可就着急啦！我看看天，看看滿地的麦捆子，連忙放下手中的鎌刀，赶回村里去借車。大忙天借农具可真难呀！我东头跑到西头，西头跑到东头，借了車，沒牛，借了牛，沒繩……借那样都是求爷爷告奶奶的。郑守业看着自己槽上的牛，出进唱着：“有牛莫借无牛汉，一晌就是两晌半。”怕咱貪活，硬是不肯借。这样，等車套好了，天就洒起雨星来了。家里老的老，小的小，我一个人，顧了吆牛，顧

不得裝車，顧了車上，顧不得車下，要不是正海兄弟丟下活帮了一手，我那几亩麦子不到涇河里喂魚虾才怪哩！

到了碾場的時候，借了个小牛，借不下个小碌碡。真是走一步，三为难，一个夏收，可把難場受扎了，不管怎样，麦子总算收回来了。

可眼下这一地的谷子、玉米又到收割的時候了，該咋办嘛？我本想找保京、正海他們幫忙，又一思量，人家和咱一样，也为难么！就这样，天天心里火燎燎的。

一天下午，我从地里回来，忽然，誰拍了一下我的肩膀，我抬头一看，是正海，見他笑嘻嘻的那个样子，就問：“兄弟，有啥事儿？”正海不作声，只是咧着嘴笑，拉着我的胳膊，跑了好长一节子路才說：“区委張書記來啦，在保京家里找咱貧雇农商量事哩。”我一听，霎时腿肚子也有了劲，跟着正海急步跨进了保京的家。

張書記高兴地迎了上来，亲热地說：“老姚，日子过的怎样？秋收打算怎搞？”我心里热呼呼的，就把自己的難处，一五一十地講了出来。張書記用心地听着，不时地点着头。毕了，他扭头向保京和正海問道：“你們覺着怎样？”保京說：“張書記，姚二哥講的全是实情，土改虽然分到了土地，可一家一戶过日子，滿沒个靠头么！”正海也一个劲地跟着帮腔：“对着哩！对着哩！”張書記笑了，他看着我們三個說：“沒个靠头，那咱們就互相靠么！毛主席給我們指出了一条互助合作的道路，寬得很哩！”

我們三個一听毛主席給咱指出了路，六只眼睛一个劲地看

着張書記的臉，真恨不得馬上從張書記的口中把話掏出來。張書記也來了精神，他滔滔不絕地給我們講起毛主席組織起來的伟大号召來，他說什麼“獨木不成林，單絲不成線”呀，“眾人拾柴火燭高，組織起來力量大”呀，把我們聽得簡直出了神。最後，他還從口袋里掏出一張登着張明亮互助組事儿的《群眾日報》給我們看。我們三個人圍在一起看個不丟手。保京越讀越高兴，他猛地把拳头在空中一揮說：“干！都歸毛主席領導，張明亮能干的，咱也能干！”我看他那個勁兒，忙拉了一下他的衣角，暗示他沉住氣。哪知坐在一旁的張書記立即接住話頭：“小伙子說的對，聽黨和毛主席的話，你們不僅能干，而且會干得更好！”

當晚，我們分頭傳人，召開群眾大會。保京是農會組長，他把張書記的話，向大家一講，根據自願互利原則，我們就成立起互助組來。保京為人正直，辦事熱心，我們互助組就選他當組長。保京說：“大家既然信任我，這副擔子，擰斷腰子也要擔起來。”第二天，他就領着大家下地了。

互助組人多，干起活來，利火的很。一起手，就收拾我壠上那五亩玉米。人常說：“早種一晌，早收十晌。”為了爭時間，搶墒，我們來了个突击大戰：“弱勞、女勞前邊扳，強勞後頭砍秆秆，轆牛大車紅纓鞭，一拉就是一架山。”

半月天氣，我們全組的秋收就收拾得地淨場光，再過半月，我們組里種的一百多亩回茬麥都顯了溝。大家都說：“人多好做活，還是組織起來好。”

## 二

秋粮刚一入仓，郑守业就对组长说：“保京，我看互助在一起活难做，咱们还是各讨方便吧！”

保京一听，诚恳地对他他说：“互助组是个新事儿，只要咱们心劲齐，就会慢慢地摸出条路路来……”

郑守业没等保京说完就开了口：“组再好，咱不眼红，咱没这本事，谁能搞就叫人家去搞，咱是烂车不挡路。”说完，一扭身，头也不回地走了。

郑守业是个富裕中农，他的地好、牛大、家具齐全，是我们组里唯一有车有牛的人家。如今，他一退组，有些人就动摇了。

当天下午，保京、正海和我三个人，正琢磨下一步棋该怎么走，王保民气呼呼地跑了过来：“组长，我也退组，人家大牛大车的都退组啦！咱还……”

我连忙劝他说：“兄弟，怕啥哩？咱不能叫他一家搅散么！”

“你說大話不擰人么，我婆娘、娃子一大摊都要吃哩，你们能贴贍起油，我还贴贍不起捨子呢。”他头摇得货郎鼓似的，说啥也要退组。保民走时，保京沉痛地对他他说：“保民哥，往后日子还长哩，退了组有啥困难就来吧。”

第二天，保京召集剩下的几户组员开会，可会上谁也不发言，屋子里静悄悄的，保京踟蹰在那儿低着头发呆。

忽然，门咣的一声，张书记走进来：“听说你们组里出了

問題，我就估計有人……”

“張書記！”保京話一出口，就收不住眼泪，像受了委屈似的哭了。

張書記看着保京說：“怎麼，這一點風波就怕啦，就泄氣啦？少個牛，少個車的怕啥？一把菜刀還不鬧革命咧！只要你們不失去信心，干下去，總有一天他們會尋上門來的。”

張書記的話穩住了大家的心。保京又重新變得堅強起來了，大聲地說：“張書記，我們聽黨的話，一定干下去，天大的困難也要頂住！”

這一下，大家都來了勁，正海望了大家一眼，說：“有黨領導咱，是天，咱們也要上，是刀山，咱們也要鑽！”

我心裏一陣高興，說：“對對對！我們這些貧雇農，就是踏破鐵鞋，也要走社會主義的路！”

張書記笑了，向我們說：“有你們這伙干將還怕啥！”

保京說：“張書記放心吧！我們一定爭這口氣，拿出貧雇農的骨氣干下去！”

### 三

第二天，鷄叫頭遍，我們一伙人說着笑着，到村外去積肥。路上碰上鄭守業，他一見我們就干笑了兩聲，自言自語地說：“別看這陣兒歡樂，往後可有好戲看哩！”看就看，我們拉土、拾糞、漚肥，干得更凶了。不幾天就攢起幾個楞大的土堆和糞堆來。

可是問題又來了。一天我去叫正海開會，正海不在，他家

里人說：“还开会哩，我家盆淨瓮空的，眼看就要把鍋当鐘敲了。”正海家沒吃的，我就去找保京，保京說他家的粮食也吃不下半个月了。我們又摸了一下底，各家的粮食都吃不到过年去，互助組能不能巩固，这口粮就是一个关。

我們开会一研究，大家都說要自力更生，絕不能向政府伸手。于是有人提議进山砍柴，有人提議进城做工，你一句，我一句，真是人多主意多，最后商量出一个榨油的办法来。

要榨油，首先碰到的是沒有本钱。榨一副油得一千二百斤棉籽儿，哪里来这么多的錢买棉籽呢？咱互助組人多，大家把棉籽往一起湊么，就这样，你一百，我八十，沒出一晌午，就湊了八百斤棉籽，可是还不够做一次呀！其余的四百斤哪儿来呢？这一下，可把大家給难住了。保京来回走着，不停地搔着头，走着走着，猛然把大腿一拍，喊了声：“有了！”就一股风似的跑回家去。不一会，他提着一籃子鷄蛋，笑嘻嘻地走來說：“看！这一卖不是錢么！”他把籃子举得高高的。大伙恍然大悟，一个个都跑回家去，不一会，这个提来一籃子鷄蛋，那个提来一籃子鷄蛋。杰英把卖餡餉的本錢也拿出来了。我干着沒法，跑回去拿了二丈粗布。就这样，湊合够了买棉籽的錢。

买棉籽要到几十里路外的涇阳去，可是既沒干糧，又沒路費。正着急哩，县上聽說我們口糧困难，差人送来了大米和錢。党和政府對我們这样的关怀，我們感动得不知說啥好，保京和正海覺也不睡了，連夜就借了牛和車，趕着上涇阳去了。

第三天，他們拉着滿滿的一大車棉籽回來了，可是帶的路費一个也沒花。事后才知道他們舍不得花錢，兩個人在大車底

下睡了两夜。

他俩的这种精神，感动了全体組員，于是大家的决心更大啦，沒有鐵絲籬，就用竹絲自个儿編；牲畜乏了，几个人推着磨子飞跑。终于，把第一副油榨了出来，送到阡东鎮供銷社一卖，除換回一副半油的棉籽儿外，給各戶都买了点儿粮食、油、盐。当我们把一袋子粮食送到正海家的时候，正海他伯感动得哭了，抹着眼泪說：“互助好，互助好！”

吃的有了，大家干得更起劲了。油榨得又快又好，除解决了各家的口粮、种子、飼料外，还积蓄了好多油渣，这下肥料也有了。

保民退了組也沒做成个啥，交上腊月，就沒啥吃了。整天唉声叹气，想借又张不开口。后来实在混不下去了，就向我吐露了借錢的意思。我給保京一說，保京滿口答应，連夜就給保民借了錢。其实我們互助組帮助的远不止保民一家，村里还有几个互助組，在我們的帮助下也榨了油，度过了春荒。

#### 四

我們互助組度过了一九五二年的春荒，更加巩固起来。

这年我們搞了块玉米丰产試驗田，郑守业一看，也搞了块玉米丰产試驗田。要和我們較量一番。

一天，保京从区上开会回来，对我们說：“咱们的試驗田，只能贏，不能輸。张书记說来，这是关系着互助合作的巩固和发展……”还没等保京說完，正海就把拳头狠狠地在空中一揮，說：“你給张书记說，叫他放心，咱们就是掙断三根筋

骨也不能輸！”一場對台戲就这样開了鑼。

對台戲的第一折是送糞。鄭守業仗着轆牛大車，拿得可穩；我們來了他個“先下手為強”。我們一天起鶴叫，熬半夜，拆舊牆，換舊炕，夜裏踏着月光送糞，一個個渾身是勁，推着糞車楞跑哩！有時，干的高興了，還唱個歌兒！“東方紅，太陽升……”一遍一遍地唱着，越唱越高興。

太陽半竿子高了，有時我們把一個大糞堆都搬到田地了，鄭守業才趕着大車送頭一回糞。他手執紅纓長鞭，坐在車轆上，悠然自得，唱着亂彈，每當和我們一打照面，就立刻神氣起來，故意打兩個响鞭，把車趕过去了。正海氣得罵道：“臭架子！咱們出水再看兩腿泥！”

我們的玉米種子是經過藥劑拌過的，苗苗一出土，鄭守業歪着個腦袋，從這頭看到那頭，又從那頭看到這頭，不斷噴噴地笑着：“洋辦法，也沒啥了不起！”我們誰也懶得跟他磨牙，心想：秋后再見高低吧！

轉眼秋收就來到了。我們豐產試驗田的玉米長得多好啊！房檐高的玉米杆上，雙雙對對的玉米棒子，又粗又長，過路的人沒有一個不停下腳來，翹起大拇指稱贊幾聲。從此，再聽不見鄭守業的噴噴聲了。

這年，由於我們互助組鬧的好，丰收了，省上還獎給了我們一头大紅犍牛。一個雨後初晴的日子，阡東鎮舉行頒獎大會。解放後，頒獎大會我見過不少，可獎牛還是頭一次。方圓几十里路的人都趕來了，人山人海，到處都議論着我們互助組丰收的事兒。

当保京从县委书记手中接过牛缰绳的时候，会场像一锅烧开了的水，溢啦！喧闹声、掌声响成了一片。

我不眨眼地望着毛主席奖给我们的牛，这是一头多好的大犍牛！毛色鲜艳，滚瓜流油，长长的尾巴甩来甩去，弯弯的犄角上系的红绸子飘来荡去，比郑守业那牛还虎势的多哩，我看着看着，想起了“有牛莫借无牛汉……”的话来，不知是高兴，还是难受，鼻子竟有点儿发酸。正海他们这会儿高兴极了，一忽儿跑到我跟前，小声地说：“二哥，明年碾场，不用你再借小碌碡了，这牛拉那个家伙才美！”一忽儿又跑到保京跟前，逗趣地说：“保京，啥时候上北京，不坐飞机，不坐火车，把咱的牛骑上……”

下午，我们拉着牛一进村，就像花轿到了门上，一村的人哄地一下涌来了。七十多岁的王大成老汉挤上前，摸着牛背问：“这牛是政府奖给你的？”

“奖给我们互助组的。”保京大声回答。

“没看出互助组还有这样大的神通。”许多人一边赞许着，一边连声问道：“你们互助组啥时候还收人哩？”

保京满脸红光，兴奋地对大家说：“毛主席给咱们农民指出了互助合作的道路，互助组可要大发展哪！”

不久，我们组就扩大了。其他的组还提出要超过我们组哩！

姚生枝口述

段维沛 楊志高 整理

## 开 端

一九五二年，春节过后，白灵官村一年一度的春耕生产又开始了。

这时候，从县上傳来一个惊人的消息：王保京提出一亩丰产玉米要打一千二百斤，向西北劳动模范张明亮应战了。

这一下，“一千二”就在村里的角角落落議論开啦。有些人說：

“保京瘋了！”

“这娃是立在‘唐王陵’上摸天哩，不知高低！”

当时，很多人不相信玉米能打一千二，不是沒有道理的。你想嘛，咱这里的土地，在八百里秦川來說，就算不錯的哩。地平展展的。土質肥沃沃的，大半子又能澆上水，有雨沒雨都能收。可是就这，人老几輩子，頂好的年景，一亩地打足也不过三、四百斤啊！就說上一年吧，互助組几个小伙子，費了那么大的力气搞試驗，一亩地打了六百五十九斤，人都看成奇事，还能再上去嗎？

虽有不少的人們都暗暗瞅着保京，看他能成个啥精。但更多的人却一个勁儿支持和鼓励保京大胆試試。

这天，保京开罢互助組長会，从县上往回走。一路上想着搞玉米丰产的事，心里喜的像麻雀蹦。快走到村子，在地里鋤麦的男男女女，个个把鋤把一撂，像看新媳妇一样跑来了，把保京圈在当中。保京正想趁这个机会，向大伙講縣上开会的事，沒料到，村里最爱說俏皮話的王俊英，却大声吆喝道：

“还不走开，咧瘋娃失道的，小心挨半截磚！”接着，人們一陣轟笑，就散开了。

保京默默地回到家里。进门一看，天哪！一家老小都撅着个嘴，誰也不招認他。停了一会，他爸扛着鋤进来了，保京叫了声“爸”，連忙过去接鋤；他爸把保京的手一豁，看都沒看，一到院子里，刚巧他家的那头小牛在院子里乱跳，就掄起鋤把，沒头沒腦地打开啦，还边打边罵：“老子打死你，看你還瘋魔不瘋魔！”

保京他爸王书田老汉，是一个受了多半輩子穷的人。从旧社会到如今，小日月过慣了，拿不穩的事，从来不沾手。保京在县上提了个“一千二”，老汉覺得娃太冒失了，做事沒掂量。因此，他今天一見保京，就給了个“下馬威”。

保京知道，他爸打的是小牛，罵的是他，心里难受极了。这一晚，保京躺在炕上，翻来复去睡不着。像誰給炕上鋪了一层刺藜圪塔。媳妇連一句話也不跟他說。保京心里盘算：搞啥哩，八字還沒見一撇，家里人不爱，村子也有些人反对，这往后的日子长哩，路該咋走呢？可又一想：不行，要搞！互助組長会上，县长說过：“搞丰产試驗是件新事情，是一場革命。”革命嘛，还会不遇到一点困难。見了困难就低头，还算个啥青

年团员！

保京想到最后，仍然下了决心：对，对！为了取得增产经验，一定要搞丰产试验，一定要搞下去！

第二天清早，保京就和互助组员姚生枝、王正海一商量，从村里走出来，打算找一块合适的地，搞玉米丰产试验。保京知道，眼下他们互助组里，只有这两个人最支持他。姚生枝，贫农，在组织互助组时节，和互助组成立以后，一直跟他是一个心眼，一股劲。王正海嘛，是个青年团员，年纪和他差不多，脾气也差不多，敢说，敢干，遇事常肯说：“整！怕怎的！”

他们一早上，挑过来比过去，一共瞅下两块地。一块是保京家的，一块是上中农郑守业的。保京想：如果拿自己的地搞，一来地不好，二来恐怕落闲话。将来地里玉米长得好了，人家会说你组长自私，光晓得给自己多打粮食。商量结果，决定在郑守业那块地里搞。

郑守业虽说也是互助组的组员，可是，为了叫他把那块地让出来，真象是吆着碌碡上坡哩，费劲扎啦。第一次，他们把郑守业找来商量，压根儿搭不上茬。人家说，“就这事？”屁股一拧，走了。第二次，他们又把郑守业找来，人家把脖子伸得老长说：“咱是烂车不挡路，有利不吃，有害不受。地嘛，另打你们的主意吧！”说罢，屁股一拧，又走了。

保京把胸膛一拍，说：“算咧！我不信离了他的地就不搞丰产试验了。”正海也气了：“真是榆木疙瘩难解。”生枝看到这两个年轻人气得不行，上前劝解道：“疙瘩宜解不宜结，

慢慢解嘛。”

生枝和郑守业他爸相好，八八九九好話說了一河滩，才算証出了一亩七分地。郑守业見他爸应承了，也不好再阻挡，只冷冷地对生枝說：“我就豁出这块地，秋里，丰产玉米試驗瞎了，人家一亩地打多少，你們得給我赔多少。”

保京他爸听说娃把地找下了，更着了急。

晌午，保京回来吃饭。书田老汉气呼呼地說道：“你還知道吃饭，知道要家？你赶快把人家的地退了，安安生生地做自个的庄稼；要不，你干脆把媳妇引上走，咱各管各，省得麻纏。”进了屋，媽又疼爱又担心地說：“娃，啥事千万别冒冒失失，媽就怕你鬧不好，担心。”媳妇坐在一旁，只是眼泪一把鼻涕一把地哭着。軟的、硬的一齐上，一时把保京弄得也不知道說啥好了。但他的心里却亮着：說啥都行，丰产試驗非搞不可。

乡上知道了保京的处境，党支部書記从塬上跑下来，問道：

“保京，事情搞得不順乎？”

“嗯。”

“不要紧，你們只管搞下去，你爸那里，我去劝說劝說。”

文书临走的时候，問保京还有啥困难。保京說：“别的沒啥，就是缺点肥料。”文书笑着說：“这好办，明天你到乡上来。”

第二天，保京从乡上开来了一張买化肥的条子。可是，他們互助組里，一沒車，二沒轍牛，該拿啥去拉呢？保京作难起

來。正海在脚地轉了个圈圈，猛地說：“誰說沒牛！”他指着保京和生枝說：“我、你、他，不是三个牛！”

沒等得保京說話，生枝就接了腔：“对，对，咱过去給有錢人當了多少年牛馬，如今給自己當牛，沒說的。”

保京把胸膛一拍，笑哈哈地說：“这才是一言提醒夢中人，咱借上三個推車，一人一把車，大伙往回推！”

第二天，太陽剛冒出東山頭，天空一片彩霞。他們三個人推着小車“吱吱扭扭”地爬上了白靈宮的塬頭，到阡東鎮去了。

地有了，肥料也有了，眼看着就要下種了。就在这節骨眼上，上級黨和政府派縣農業技術站技術員楊建武同志，幫助保京互助組搞玉米豐產試驗來了。

楊建武也是一個年輕人。個兒不高，中等身材，方盤臉上長着一对大眼睛。性情和善，見人不笑不言傳。他一來，就對保京說：“要叫地里多打糧食，不但要運用好的經驗，而且還得采用新技術。”保京從來也沒聽過“新技術”都是些啥，約摸“新”一定比“舊”好，就說：“老楊，你是黨派來的干部，我們相信你，你領上，我們跟上，咱們一块鬧。”

从此，保京他們就成天跟着老楊學選種呀，合理密植呀，分期施肥等許多科學道理。老楊說的就是在理。有好幾回，保京聽得高興了，拉着生枝和正海說：“這里邊學問深的很，咱就按老楊說的新技術辦。保準！”

保京互助組采用新技術耕作，自然有些人想不通，特別有些愛說二話的人，又大喊大叫起來。

人家选种——

他們說：“母壯儿肥，哪倒不見得，村里有些胖老婆的娃，怎么还是瘦猴？”

人家搞合理密植——

他們說：“啥合理密植？不合理密植也一样打粮食哩！”

……

保京他們那块丰产試驗玉米，一冒出地皮，就和别的玉米两样，苗出的整齐、茁壮，格外惹眼。

保京和老楊他們自然高兴。那时候，他們几个人，一天都說不上要往那块丰产試驗地里跑几回。保京更入了迷，好像把魂丢到丰产地里了。晚上刮点风，天明爬起来，先到地里看看玉米吃了虧沒有；前晌下点雨，后晌又跑去看看玉米喝够了沒有……在保京的心坎里，好像这块地才是世上最美的地，这块地里长的玉米才是最貴重的东西。

丰产試驗玉米长到一尺多高的时候，生了鑽心虫。保京、老楊和組員們，正忙着用农药杀虫，王金福老汉走过来，指手划脚地说：“药鋪开烂咧，怪方方蛮多。試問，这虫治得了嗎？咧是天意！”

保京和老楊知道，要讓这些人相信新技术，不是一句話、兩句話就能办到的，得拿出事实来叫他們看。因此，当金福老汉撇凉腔的时候，他們就沒理睬，防治得越勁大了。

过了三伏天，落了一場透雨，玉米真像澆上了油，一天长一截子。过路的人，沒有一个不站在地头，惊叹几句：“哎喲！这娃娃把玉米务得这样好，沒見过，实实在在沒見过。”

为了防止玉米倒伏，保京和老楊商量，准备給玉米施上一次草木灰，一商量定，第二天就出馬了。

你看保京那个虎勁儿，担子不离肩，不吸烟，不打岔，像走馬灯似地担了一回又一回，多威武啊！

別看老楊的身板不怎么結实，可干起活来，抵得住个彪形大汉。你看他，头戴草帽，脚登草鞋，上身白汗衫，下身灰短褲，黑油发亮的胳膊，一前一后，两支輕捷的脚板，一起一落，輕快得簡直像一只飞燕，一步也沒有离开过保京的脚后跟。

人們喝采着：

“啧啧，这小伙子真能干！”

“真是毛主席的好干部！”

其实，老楊自到我們村子后，除实心帮助保京互助組搞玉米丰产試驗外，他对誰家都脚勤手快，不是帮着担土垫圈，就是帮着担水磨面。大伙儿觉得人家老楊是县上来的干部，常劝他多歇息点。可老楊总是說：“党把我派来，我就要完成党交给我的任务。再說，我还像一圪塔生鐵，不經經劳动的炉火燒打燒打，咋能成鋼？比起你們，我还差的远着哩！”你听這話說得多有志气。我們就打心眼里喜欢这个和庄稼人同吃、同住、同劳动的小伙子。我們不叫他“技术員”，都亲切地称他“老楊”。許多年輕人和他交了知心朋友，有的把自己的婚姻問題給他談；有的小俩口吵了嘴，还請他給合密哩……

一天傍黑，保京和老楊从地里收工回来。当他俩路过街道时，坐在树下乘凉的王金福等几个老汉，招手把保京、老楊叫过去了。金福老汉搔了搔头，說：“老楊，說句實話，你这

人啥都对着哩。我打心眼里喜欢。可你干的事我不喜欢。你和保京务玉米硬使咧新技术，庄稼能做好嗎？”

老楊喜欢这位天真、坦率而又常常和自己为难的老人。他和保京听完了金福老汉的話，兩个人都哈哈大笑。老楊問：

“你老人家到西兰公路上去看过嗎？”

“去过。”

“公路上一輛汽車能拉多重？”

“咱摸的不太清，听人說能拉个几千斤。”

“为啥能拉那么多？”

“因为用机器嘛。”

“机器是誰造的？”

“看你說的，我还不知是人造的嘛？”

“对呀！人都能想出多拉东西的机器，就想不出多打粮食的办法？只要多想办法，一定能多打粮食。”

保京看看在座的几个老汉，眼直楞楞地瞅着老楊，接着也开了腔：

“咱这里的地，在沒有修灌惠渠以前，一亩地打多少？”

“二百多斤。”

“有了灌惠渠以后打多少斤？”

“三、四百斤。”

“看看！只是有了一个‘水’字，就多打了一百多斤。你們年老人，多給咱出些好点子，再設法把水澆得合时些，加上深翻地，分期施好各种肥料，用农药防治病虫害……就不能再多打它个几百斤？”

几个老汉听了老楊和保京的話，只是“嘿嘿”地笑。

事情常常不照人們想的來。立罢秋不几天，老天爺好像故意和保京他們過不去，下起連陰雨，就沒個停點。這時豐產試驗田里的玉米被雨打風吹，大半都倒伏了。保京心里急的滾油煎。他想：豐產玉米搞瞎了，對我自己沒啥，那怕誰把鼓背到門上敲着罵我，我都受得；就是怕黨的威信在群眾中受到不好的影響，也關係着互助組能不能鞏固和发展。他常披風戴雨地和老楊、正海他們鑽在地里扶玉米，給玉米培土。

互助組里的整個生產和各样工作，保京就够熬煎了，加之淋了這場大雨，一下子就病倒了。整天睡在炕上，昏迷不醒，發高燒，說胡話，夢中都念叨着玉米的事。老楊、正海和生枝，那兩天又操心地里，又照顧保京，忙得手腳不停。保京也多么想他們每天到自己身邊多來幾次。他自己不能下地了，但他總想從老楊他們的表情上，揣摸出玉米吃虧的大小。

有一天，老楊高興地跑到保京家，叫道：“保京！”一只腳剛跨進門檻，就被正海拉手擋住了：

“嘘——”

“睡覺了？”

“嗯。”

其實，保京哪能睡得着？聽到老楊的聲音，一骨碌爬起來，驚問道：“出了啥事？”

老楊走進屋子，笑着說：“啥事？你心头上的事。玉米全扶起來啦！保准丰收！”

保京一聽，黃瘦的臉上露出了笑容。他抓住老楊的手搖搖

楞楞，感动得满眶热泪，一句话也说不出来。

秋收一毕，保京他们心上的一块石头落了地。

尽管后来霪雨作了些孽，保京他们的那块丰产试验玉米，还是丰收了，平均一亩地打到八百五十九斤，比当地产量高出两倍，创造了白灵宫村历史上从来没有过的奇迹！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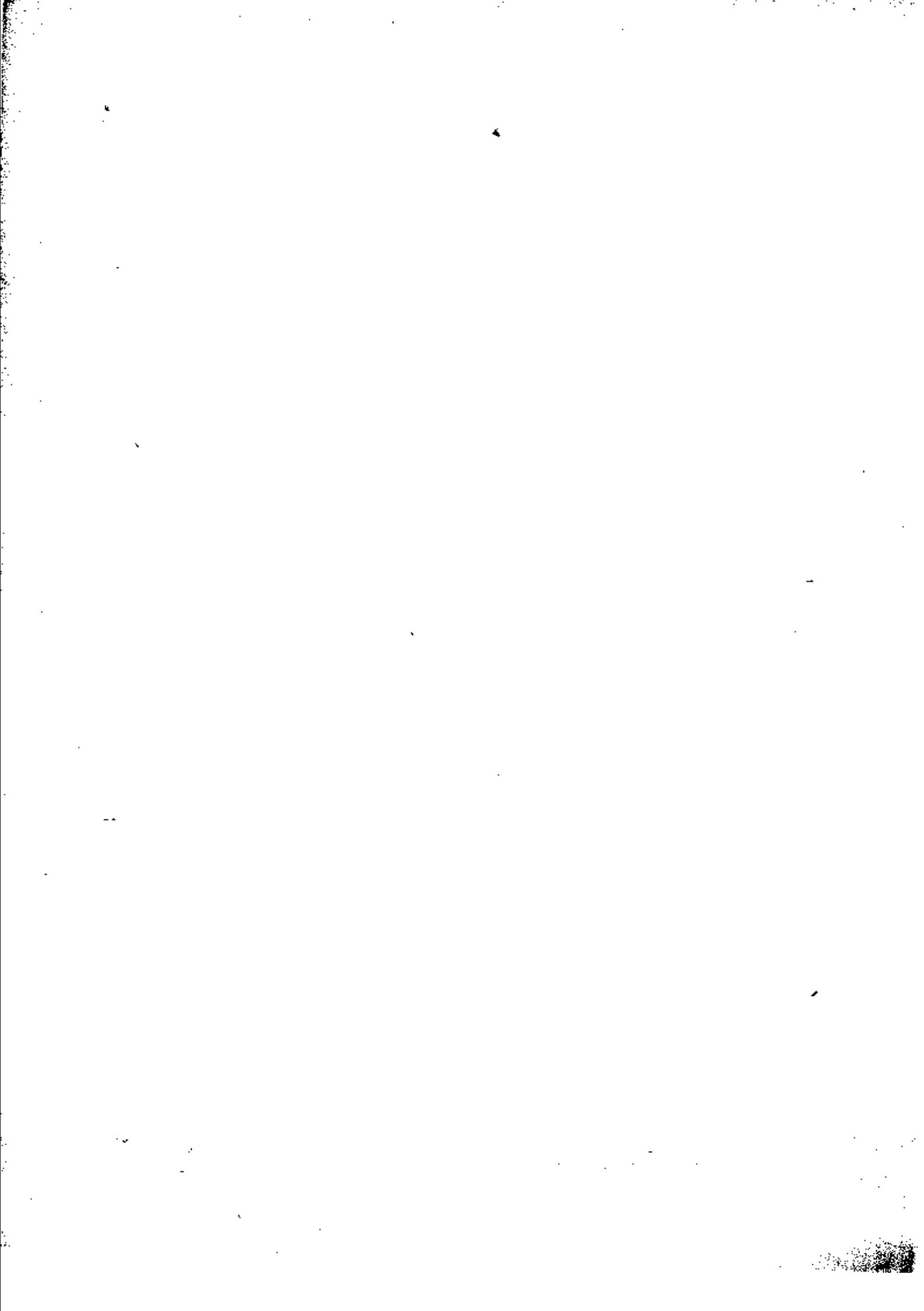
丰产试验的事实，被群众千百只眼睛亲眼看到了，用手掂过了；人人兴高采烈，到处是赞美声。

这一年，玉米丰产试验虽说没有打到一千二，但这八百多斤的产量，却给后来继续开展丰产试验，创下了良好的开端！

王 万 钧 口述

李语词 陈策贤 整理

第二輯



## 烽火初現

一九五四年二、三月，春耕正緊張，我們村子的互助組，都搶明摸黑地犁地。可是就在這個節骨眼上，我們組里的王存財又扭腰了。

王存財是個比較落后的富裕中農，這人平時嘴裏話少，心裏路數可多哩，人都叫他“暗算盤”。一九五一年，他有病，莊稼務得不好，牛喂得脊背像刀背。他看見互助組，人多好做活，就要求入了我們的互助組。入組後，大伙幫他把二十亩河灘地改成了水澆田，一头瘦牛喂成了滾膘溜圓的爬山虎。誰知，他的病一好，覺得自個人強馬壯，和窮娃混在一起，怕沾了自己的油水，又打起“暗算盤”，想退組了。大伙一再勸說，他不但不聽，還要脾氣。

前晌，鋤麥競賽中，他不遵守組里的“先遠地，後近地”的鋤地辦法，大伙給他把遠地剛鋤完了，旁人的遠地還沒搭鋤，他只把自個的近地一鋤，屁股一拧跑生意去了，氣得大伙憋了一肚子氣。

這回，春耕開始，可他又不按“先沙土，後壟土”的辦法來，吆上牛先去犁自個的壟土地。大伙氣得實在忍不住了，王保

利便說：“算了，強扭的瓜兒不甜，干脆同意他退出互助組。”我說：“叫他退組，才趕他心上來了。”王存祿老漢咬着旱煙鍋，狠聲狠氣地對我說：“哪麼就由他這樣成天胡鬧騰嗎？”我問：“你看他憑啥胡鬧？”保利猛地把地一指說：“就憑他地多、牲口強、農具多、錢多嘛。”我笑着說：“你倒是說對了。只要咱們這些窮家戶，聯合起來，扭成一股繩，齊心往前奔，大家都有地、有牲口、有錢，共同富裕了，那會子，就再沒有人向王存財賣地、賣工、揭債了。他走的那條瞎路也就行了……”

還沒等我說完，存祿就拔出嘴里的旱煙鍋，搶着說：“這話對着哩，可就是只見保京嘴上說辦社，不見腳動彈，怕是站在‘唐王陵’上看涇河——遠水解不了近渴。”

我說：“你才是捉着耳朵擗鼻涕——冒揣哩。保京比咱急得多，他領着咱們學習、參觀，都不是為了辦社？”

保利這會子，眉喜眼笑地喳喳開了：“我早說過八十回了，只要社架子搭起來，那怕把肩膀磨烂，腿筋跑轉，都要把莊稼務好哩。”

建元也乐哈哈地說：“嗨，要說是出力做活，就是上天捉玉皇，入海擒龍王，咱都敢來。快給保京說，叫他早些請示上頭，給咱們來辦社。”

這天晚上，我向保京匯報了這些情況。那陣，保京是互助聯組組長。他高興地說：“不光你們組，各組都急着要求辦社哩。咱們馬上就向鄉上申請，鄉上一定批准咱們辦社。”

巧得很，過了不幾天，縣委通知我們村派兩個互助組長到

县上参加办社训练班。这可把大家高兴死了，是組長的也要求去，不是組長的也要去，都把保京围住了。保京說：“好事，我向县上請示一下，咱們多參加几个去。”

县上同意了我們多參加几个人的要求。当保京和我們一伙八个人临出村时，村里的老老少少围了一大堆。姚生枝和王金寿两个老汉，拉住保京的手說：“京娃，你們这次是八大員进县，可要給咱白灵宮把办社的事安置好哩。”

后来，我們从县上学习回来，县委也緊跟着派建社工作組来了。

工作組一來，就向群众宣傳办社政策。我們村里的“老基本”——貧雇农，个个听得心里像开了花，亲串亲，鄰串鄰，商量着寫入社申請書，爭着报头名。我父亲六十多岁了，那几天出出进进，乐哈哈的。他見了人就商量开今后社里的地咋种？油房咋开？听说誰心里还有一点点疙瘩，就去給解說解說。晚上回来，他总要到牛槽上看看，还再三再四地給我叮嚀：“咱这头小牛，一定要喂得圓圓实实的，再拉去入社，要給咱貧雇农丢脸。”他老人家乐得走起路来，把地跺得通通响。

保利越干越爭了，他整天提个粪籠拾粪，他說他要把粪拾得多多的，上到社里地里，保险庄稼长好。可是，有天晚上，他却翻过来倒过去睡不着。老婆問他：“你不是整天念叨着办社，眼看社就办成了，还有啥事叫你睡不着？”保利說：“社办起来，嫽扎啦！人高兴得很！一高兴，就想起过去的苦日子。”他翻了个身对老婆說：“咱爷手里穷得揭不开鍋；咱大做活，一个能頂两个，可是，还是个穷，老来还要出外給人打

短工；到咱手里，我样样活路不避，拼死忘命地干，倒越发穷得不像样子了。全家十一口人，守着二亩地，实在穷到了底，苦到了头！多亏毛主席、共产党来了，咱才活成了人。解放给了咱一条活路，土改给了咱一层家底，合作化又给咱指出了一条光明大道。这回社一办起，咱祖祖辈辈手里没牛没车的日子就到了尽头。从今向后，咱娃咱孙子就再也不受咱那号子罪了！”老婆听着听着，高兴了，说：“那以后咱走亲戚去，怕也能坐上个牛车啦！”

第二天早晨，保利起来绞了两担水，就出去串连去了，他要串连大伙都入社，走社会主义的路。他正想去找他四叔王金寿，却老远里看见老汉急急呼呼地进保京家去了。他也跟了进去。他走进院子一看，只見金寿老汉拉着保京問：“你給四叔說个定点，社里到底要不要我这孤老汉？”

保京笑着說：“四叔，要哩，一定要哩！”

金寿老汉从腰里掏出个白紙卷卷，递给保京說：“給！”

保京問：“啥？”

金寿老汉双手向前一伸，眼窝里泪花子早扑闪扑闪地流出来了，說：“这是四叔的家当——土地証，你收下，从今往后，你就給四叔把家当上。十八年年馑手里，我全家子餓死的只留下我这条老命了。旧社会，我沿門討过飯，給人拉过长工、打过短工，脊梁干子都擰弯了，差点沒餓死。这会儿，一入社，就算跌到福窝里了，这把老骨头死也要死在社里。”

沒等得保京言傳，姚生枝老汉猛从保京背后走到金寿面前，把胸膛一拍說：“四哥，你的真心我知道，咱老弟兄俩，

在旧社会都是人家的牛馬，新社会咱成了共产党最贴心的人。咱要听毛主席的話，咱是互助組里的‘老基本’，也是办社的柱子，咱要一个劲地往前扑奔哩。人說咱俩是‘老来紅’，咱們可就是紅沙瓤西瓜，生在社会主义的根上，长在社会主义的蔓上，誰也把咱們分不开，拆不散，要越老越紅，紅得透透的哩！”

正說着，保利赶到面前，一手抓住生枝，一手抓住金寿，說：“二叔，四叔，保京給咱領头，你們給咱好好指点，我們这伙子年輕人出力干，来它个连年丰产，过幸福日子。”

保京攢勁地說：“有党的領導，有咱們这帮人手，保險能把社办好！”

大伙說着說着，又扳起指头算，在咱这些“老基本”里头，誰還沒报名，算来算去，只剩下存祿老汉，他为啥還沒报名呢？

大家疑惑地互相猜着。生枝說：“工作組一來，存祿高兴得不得了，今个怎么还不見来？”

原来，鬼又出在王存財身上了。

有一天，王存財和郑守业并肩走着，見王存祿过来了，王存財故意提高嗓門給郑守业說：“办社是好事，就是有些穷光蛋，光想拿着干捻子蘸別人的油。哼，心里想得怪詭！”

存祿是个憨厚人，听了这话，又难受，又气憤，心想：咱人穷可要穷得有志气呀！你王存財油水再大，我不眼紅，只要我勤劳动，在共产党领导下，总餓不死的。

以后，我們又宣傳了党的依靠貧雇农办社和自愿互利政策，消除了少数人的疑虑，都很快地报了名。存祿也跟着报了名，說：“咱們这些‘老基本’不入社，誰入？就是他王存財的

話，真咽不下去。”

五月四日那天，是我們社成立的日子。報名入社的十八戶，都忙着刷牲口，收拾農具，有的給牛頭上挽紅繩子，有的請人寫入社清單，怕把啥遺漏了，保利前幾天買的一張新鐵鍬，也扛到會場來了。

開會了，保京說：“經過一月來的醞釀、學習、討論，咱們農業社今天正式成立了。县委為了鼓勵咱們，永遠高舉革命的火炬，把咱們社命為‘烽火初級農業社’，我們一定要聽黨的話，使這把火越燒越旺，越旺越亮。”

保京的話一落點，掌聲、鑼鼓聲和口號聲，響成一片，人們高興得不知怎麼好了。

這天，王存財也參加了會，臨散會的時候，他和保利一塊兒走着，還帶着不服氣的口氣，自言自語地說：“走着看，我還要和社里比個水漲河場哩。”

社一成立，就大鬧生產。

一天，社員們正在突击施肥，保京看了看干得正歡的王振吉一眼，對大伙說：“咱們商量個事。”大伙問：“啥事？”保京又朝振吉擠了擠眼，笑了一下說：“咱們給振吉娃辦個好事吧！”振吉瞇縫起眼睛，只是個笑。保京接着說：“振吉他媽早想給振吉娶媳妇啦，就是房子不方便。寡妇娃娃的修不起，咱們幫他把南邊的那兩間廈子修好，這樣，給振吉辦了喜事，還給社里積了肥。大伙看咋樣？”大伙哈哈大笑，齊拍手說：“成！一百個沒意見！”

給振吉修房子，大伙的勁頭可大了。保利說：“我給咱們

打头炮。”他“噗”“噗”往手心里唾了两下，把手一搓，掄起镢头，像搨风一样，“吼”“吼”两家伙，就把一堵烂墙放倒了。大伙拥上去，破墙的破墙，担土的担土，男的曳开嗓子唱秦腔，女的甩着双辫子哼郿郿。振吉他妈送开水来了，見了这个热闹场面，高兴地说：“社就是好，要不是社，我这心事啥时候才解了哩。”

这年，我們社里的玉米，苗留得匀，土拥得起，粪上得足，水灌得饱，齐茬茬的像一片青竹林。秋后，玉米平均亩产五百五十六斤。打了响响一炮！

决分的日子到了，社員們一个个喜上眉梢，保利笑着說：“这一下，可真要看咱社里的‘水涨’，王存財的‘河塌’了。”

分配的結果，全体社員的收入都比过去增加了許多。解放前四处討飯的王連，一家五口人，竟分下了一千多斤小麦，二千斤玉米，几百块錢。王連他婆高兴得跑进跑出，落不下脚，拉着隔壁七嬌子，說：“七嬌，你还看不起社，你看这玉米，墙上挂的，房上架的，树上吊的，囤里裝的，地下倒的，兩間房前前后后，里里外外，都是玉米，顏色黃燦燦的像金子，顆顆肥騰騰的像鈕子，誰家見過这么好的收成？”她越說越兴奋，回头又問七嬌： “你看农业社多好，你家为啥不入社？”七老婆听得耳热，忙回去拉住七老汉說：“你看！人家入了社多好，咱是紅头繩拴鞭子哩，比不上人家个稍稍子。”

秋收以后，王存財总是躲着不見人，見了社里的玉米堆堆，老是繞着走。一天，他和保利碰了个对面，保利故意問

他：“存財，咱們什么时候开評比会？”把存財問得一句話也沒說，低着头就往回走。他到了家里，就拿自己媳妇出氣：“都怪你不給我出个好主意，不劝我入社。原来咱總覺得自己的牛大、地好，庄稼种到咱地里，粮食打到咱囤里，积攢上几年，买地、买牛、买大車，过它个全村数一数二的日子。誰知道咱的产量比人家社里低了一大半。唉唉。”媳妇不耐煩地說：“你是当家的，咋能怪我？”过了一会，存財又問媳妇：“你說咱今年咋办？”媳妇狠声狠气地說：“入社么！”存財想了半天，搖了摇头說：“哼！入社看保利拿眼窝把你夾不出来才怪。”媳妇湊過來說：“人家才不象你。前几天，保京在場里給一伙人說，秋后要扩社，他見我在跟前，还問：‘你家里准备咋办？’我沒見你的話，沒言傳。当时，保利也在跟前，說：‘你回去給存財說，一族一姓的，結什么仇？我們欢迎他入社。’你听，人家是按政策走哩，还能不要咱。”存財像笑不像笑地說：“那好，入組是我說話，这次入社由你給咱出头。你把牛拉上去尋保京，他不要咱，你就不回来；他答应了，你就把牛先拴到社里。”

后来，保京和社管会一商量，接收王存財入了社。

再說，存財这人实在难說。他先一年冬刚入社，还順乎着哩。可是，到了第二年春上，就象草发芽一样，瞎瞎思想又起来了。他站在拉糞車上一看，牛又喂肥了，麦子又长得綠汪汪，保险又是一个好收成。他心里又打“暗算盤”了；他那十亩麦子，今年抓到手，至少能打三千斤呀！他想到这里，鬼又迷了心窍，一回家，就給女儿說：“秀蓮！快去，到二队拉咱的牛

去，就說咱家要磨面。”秀蓮去了多時，空着手回來，對她爹說：“飼養員說來，咱的磨面牲口分到三隊去了，叫咱到三隊去拉。”存財這可有了借口了，他大聲喊着：“業不由主了，連磨面都不給牲口了，這樣欺侮新社員還能行，干脆各走各的路，好來好散。”這天晚上，存財跑到飼養室，大吵大鬧，硬把牛拉回家去了。

保京正和我們開會，保利、正海幾個火性子，一聽見存財拉牛，就要沖去和存財算賬，保京攔住他們，商量了一下，和幾個社干部先去了。我們進了存財的家門，見牛拴在院子里，存財却蒙頭大睡。他見我們來了，故意唉聲叹氣地裝洋蒜。我們把他叫起來，保京問：“你又要退社了？”

存財狠声狠氣地“噢”了一聲。

保京又問：“你為啥要退社？”

“不給我牲口磨面，我就要退。”

我插上去說：“互助組時的皇歷，現在使不上了，牛折價入社，就是社里的牛了。你家磨面的牲口分到三隊，你為啥要在二隊拉牲口？”

這一問，王存財不言傳了。

保京和氣地解釋說：“存財，你想錯了。從前，你在互助組里得到了多大好处，去年你沒入社，又作了多少難場。今年麥子長得好，是社員們黑黑明明拿汗水換來的；牛肥了，是飼養員一把草，一把料，辛辛苦苦喂起來的。你怎么光想自己，不想別人，光看眼前就不想今后。存財，社會主義往後還大着哩。你好好想一想，還是跟上大伙一起走吧，這條路越走越寬，日

子越过越甜。”

存財还是不吭声，一会抽烟，一会叹气，一会又把头抱住，显得挺不自在。他媳妇忍不住了，說：“你再退了社，活做不好，吃亏作难，可不要怪我。”

存財听了立也不是，坐也不是。一陣，他脸色一变，似笑非笑地說：“咧是我說了一句气話，誰还真的能退社。”他又对媳妇說：“快把烟給大家拿來。为了我，把大家費心担事的。”

我們临走时，存財又叫女儿：“秀蓮，把牛快拉到社里去。給飼養員你二爷爷說，就說我說来，咱家里出这号事，是最最后一回。”

秀蓮撅着嘴不肯去。她媽哄着說：“好乖娃哩，你去。入組拉牛是你爸来，上一回是我来，这一回輪你啦。”

我們听了，又气又笑。

在往回走的路上，保京對我們說：“今后，要把社巩固好，既要把生产搞好，又要多做思想工作，尤其是对存財这号人，要靠大家經常好好教育哩，那不是一两次能教育好的。”

王 中 崇 口述

李应庚 趙啓敬 賀貴德 整理

## 前进路上

一九五四年六月初，正是夏播紧火的时节。

一天早晨，社主任王保京和我們几个社干部，在办公室里商量繼續搞玉米丰产試驗的事。保京一看大家的劲头大得很，高兴地說：“如今合作化了，家大人手多，搞丰产更能踢开場子了。今年虽说楊建武同志調走了，沒有技术員引进咱，但咱們只要听党的話，多多向老农学习做庄稼的經驗，一步一个脚印地实干，沒有上不了的高山……”

保京正說着，忽然，他爸书田老汉气呼呼地走进来，冲着保京嚷道：“你是不到黄河心不死，再給你說一声，趁早把咧洋种子拿着喂猪去。犟嘴！”說毕，白了保京一眼，走了。

是啥事叫书田老汉生这么大的气？

原来去冬保京到咸阳农业展覽館參觀时，发现整屋有一种玉米，名字叫“紅心白馬牙”，棒棒粗壮粗壮，顆顆真的跟馬牙一样。參觀的人，誰走到跟前，都要看个飽，連声称“好！”保京就一下迷上了这个品种。他一回来，和技术員楊建武商量，从整屋买回来三十多斤“紅心白馬牙”玉米，准备搞丰产試驗。

村里人沒見過这号玉米，听到风声，都抢着跑来看稀奇。当他們把这玉米抓到手里，拨来拨去一看，有些人笑呲了牙：

“哈駢牙馬牙？把这号玉米都當宝贝啦！”

“呀呀！哪里弄来这‘洋种种’？”

“母壯儿肥嘛，这‘母壯’的像‘干瓜子’！”

“.....”

书田老汉，听到这些风言浪語，心想：娃过去在互助組搞丰产，担的是几家人的风险；今日搞丰产，担的是一个社的风险，娃能担当起？因此，老汉一見保京面，就叨叨不歇：“你耳朵把人家咧杂八話听听，咧‘洋种种’能成啥精？”保京一时也难解开老汉的思想疙瘩，老汉說一次，保京只是“嗯”一声。书田老汉只知娃收了心，不料，眼前要种玉米了，才知道娃一口咬定說：“非种不可！”因此今天生了这么大的气。

这时，村子里还有不少人和我們社里的社員都說倒換种子，是先人輩做庄稼已往常有的事，都贊成这个品种。再說保京这小伙子，就是有这么个倔劲。干啥事情，不干就罢了，要說个干，八个牛也拉不弯，非干出个样样不可。他想：整屋是河川地，咱白灵宮也是河川地；他人家是水田，咱这里不缺水……比来比去，条件不差上下，为啥不能大胆地試种試种。

玉米要下种了，底肥还不足。凑巧的很，王改过有三間烂房要拆换。我們开了个社管会，大家一合計：帮王改过拆旧盖新，剩下的陈墙、烂炕土归社。保京把这话給王改过一提，他高兴地说：“燎！我这单膀人，正愁沒个帮手，要在解放前，

怕拿紅貼還請不到個人哩。”

社員一聽說要拆房換肥，都扑着扑着地干。那陣，我們是十八戶的個社，除兩戶富裕中農外，都是貧雇農。社把大伙扭成了一股勁，心貼心，背靠背，做活凶得很。我們抱定一個主意：要給黨爭氣，要叫人看咱貧雇農的笑聲。當天，我們七八個人，拆的拆，挖的挖，打的打，鬧騰得半個村子，烟山霧罩的。不到後半晌，我們就弄了三十多大車土肥。這時，村裡的一些單戶，看到我們做活的勁頭後，“啧啧”地夸獎開了：

“社里的人，都像扎了鋼，做活蠻勢得很！”

“誰做活能比過社里，才怪？”

“黃土真的要變成金了！”

“.....”

就在我們要種“紅心白馬牙”玉米的同時，社里的馬書秀，却唱開独角戲啦。

馬書秀是個富裕中農，日子過的响噠噠。一九五四年春，村里建社時，馬書秀被大流卷進了社。這個人在莊稼行里，也够得上一個“提耧撒籽遞麥秸，揚場使的左右鍬”的把式。那陣，他就是對新技術不信，別人給他把唾沫說干，他還是個不信。保京過去和大家搞玉米豐產試驗，用新技術作務，在他看來是：“打不下糧食急瘋了，胡出神弄鬼哩。”可事實像咱北山“唐王陵”一樣的矗立着，誰也看得見。大家用新技術作務的玉米丰收了，人們拍手叫絕：“新技術就是好！”但是，馬書秀認為那不是新技術好，不過是土的糞多，澆的水足……一句

話，他馬書秀要能做到這些，也能打那麼多的糧食。

這時，他知道保京和大伙兒又要搞玉米豐產試驗，也就揀了自己一亩最肥壯的自留地，決心用老辦法作務，和社里用的新技術較量較量。

這邊——社員們，用鐵鋤深翻地，歌聲朗朗，熱氣騰騰。

那邊——馬書秀，吆着獨牛犁地，冷冷清清，可勁氣不小。

玉米種下了。不幾天，苗苗齊爭爭地出了土。保京和我們幾個人，從地這頭看到地那頭，從地那頭又看到地這頭。我們高興地說：“這一亩零九厘玉米，是一塊試驗田，也是一塊練人田，一定得好好夯育。”

在這當兒，馬書秀的那塊玉米，也長得胖綠胖綠的。兩塊地里的玉米，一時還分不出個高低，你看馬書秀那個興勁兒，出出進進，唱唱呱呱，逢人就說：“咱咧‘上種子’還長得怪燒火，秋后再看壓台戲。”

一天早上，保京正在家裡吃飯，姚生枝老漢跌跌絆絆地闖進來：“保京，咱豐產地里的玉米，叫龜孫子——蚰蚰咬啦！”

“啊？”保京一聽，撂下飯碗就跑到了地里。他看着被蚰蚰咬烂的玉米苗，象咬着自己的心尖樣疼痛。保京沉思了一會兒，回去就拿了些“六六六”粉，一股風朝地跑去。

第二天，保京、生枝和我跑到地里，看看蚰蚰毒死了沒有。這時，不知啥風把王俊英吹來了，他嘻嘻哈哈地說：“保京，保京，給你看個把戲，不要錢。”說着，從怀里掏出個紙包包，打開來問：“你看這是啥？”保京那有功夫跟他开玩笑。

笑，没好气地说：“六六六！”俊英把药粉一撒，说了声“变”，“突，突”几个蛐蛐从药粉里跳了出来……

保京又把我们叫在一块，商量怎样才能治死蛐蛐。生枝说：“我看是咱喇治法上怕有毛病？”“嗯”，保京也这样想。他忽地往起一站说：“怕是蛐蛐没有把药吃到肚子里，你们说？”

“在理在理！”生枝、正海和我眉梢也开了，心里也乐了。当下，我们研究出了个方子：把药粉拌在玉米皮皮里，撒在地里哄蛐蛐吃。

结果，又是白搭。蛐蛐在地里仍然东跳西蹦，“瞿瞿瞿”地唱乱弹，简直是故意叫给我们听的，跳给我们看的，我们的心啊，真急炸了。

这时，马书秀听说保京和我们治蛐蛐，只是暗地里发笑。

有人问马书秀：“保京人家都治蛐蛐哩，你咋还稳坐钓鱼台呢？”马书秀嘿嘿一笑说：“咱过去没治过蛐蛐，玉米一样满囤满囤。”

夜深了，村子里家家户户的人，都睡得香甜香甜，只有保京的房子里的灯还亮着。蛐蛐还在咬着他的心，他咋能睡得着。他把摆在柜盖上、窗台上、枕头底下的农业技术书籍和报纸，全部揽在怀里，一份一份地挨着翻，想找出个治蛐蛐的方法。

书本翻遍了，没有。

报纸翻烂了，没有。

蛐蛐的“瞿瞿”声，在耳边唱得更欢了。

保京没心思在翻腾了，双手抱住头，靠着墙沉思起来。他想啊，想啊……心里慢慢地一阵迷糊，两张眼皮沾到了一

起。

保京一覺醒來，發現燈里的油早熬干了，捻子把媳婦的白鐵“長命燈”燒壞了，不禁“啊呀”了一聲。媳婦被驚醒了，一骨碌坐起來，盯了半晌，才知道是咋一回事了。當下，媳婦又哭又叫地跟保京吵起來了。

咱這地方有個風俗，姑娘出嫁，不論娘家窮富，“長命燈”是斷斷不能少的。說是有了這盞燈：兒孫滿堂，長命富貴。這一燒壞，咋能不惹出一場風波。

第二天中午，保京在社辦公室里，急得直打轉轉。這時，王金壽老漢走來說：“京娃，真難過。蚰蜒治不死，怪咱治法不到。照四叔的老方子說：蚰蜒愛吃麸皮，把‘六六六’藥粉拌在麸皮裏面，再攪些香油，誘着叫它吃。”保京和我們照辦了。前後晌撒了藥餌，到第二天早晨，保京、金壽、生枝、正海和我就跑去看。嘿！這一回靈驗啦：蚰蜒一個個肚皮朝天，死了一攤攤。保京高興地抓住金壽老漢的手，搖着說：“四叔，你真知心啊！”正海樂得拍着手說：“這一下，蚰蜒的亂彈殺場了，現在該咱的唱亂彈啦！”

太陽快擔山了，人們都三三兩兩地朝回走，這時，從村里出來了一个人，細高個兒，草帽戴得齊眉低，慌忙地往玉米地里走去。大伙都以好奇的眼光，盯着這人的背影。原來，這人就是馬書秀。他得知我們治死了蚰蜒，先是一驚：“真的嗎？”接着聳了聳肩膀，跑到我們玉米地里去。當他看到蚰蜒橫七順八地躺了一攤攤，還不相信似的用柴棍棍撥了撥，死了，真的死了！

馬書秀思想亂了。

种的“洋种种”，尽出“洋”事情。我們的那块丰产玉米，一月出头，长得又高拔又粗壮，跟当地玉米一比，好家伙，高出镢把长一截子。社員們連声称贊。

后来，別的玉米都吐出纓花了，我們的丰产玉米还是长呀，长呀，就是不見棒棒的影子。这下有的人又向我們搗風了：

“保京种的不是玉米，是橡，国家缺乏木材嘛！”

“不长棒棒也好，娃娃可以当甜秆秆吃嘛！”

有些好心的人，跑来劝保京：“快砍的喂了猪吧，玉米瞎了不說，耽擱了种小麦，那就連一料也撈不上啦！”

书田老汉更是滿肚子气，吃饭、睡觉都叨叨：“京娃，你看，我說咧‘洋种子’不保险，你偏偏不听！”

保京这一年刚入党。他心里想：“玉米要是瞎了，咋能对得起党的培养？对得起十八戶社員？咋能把馬書秀教育过来？”一天夜里，保京跑到玉米地里，恨不得用手把棒棒拔出来。他对着玉米說：“玉米呀，玉米，我为你起早睡晚，挨罵受气，如今算把你务大啦，人家的棒棒都出来了，你咋还不出来嘛……”

保京还有一股怪性子，他心里再有天大的事，面上却撑得很硬。有人当面挖苦他，他还不让人：“棒棒不出，那是时候沒到，莫非熬屋的棒棒是从天上掉下来的？”

真有意思！过了不几天，我們的丰产玉米的纓花吐出来了。保京一兴奋，嘴角动了几下，眼里滴出了泪珠。正海高兴

得在地里楞跳，見地头还站了一堆子人，就抓住个玉米缨花，故意把声提得老高，說：“唉，你出来干啥？有本事，你就不出来嘛，你出来是想和誰競賽嗎？”

这时候，馬书秀也夹在人堆里。他覺得正海的話不是往他耳朵里吹，是往他心上戳哩！馬书秀的脸一下紅到耳根底下，沒說啥，长出了一口气，趔趄趄地溜走了。

玉米出天花子了。保京給生枝、正海我們几个說：“咱过去嘴上說給玉米人工授粉，可一直沒搞过，为了增产，今年試驗搞一下。”正海是个火性子，一开腔，就說道：“說試就試嘛！”

我們要給玉米人工授粉了。不知哪个多嘴的，又把这件事一陣风傳出去。有的人說：“稀奇！稀奇！世上有個駝柱（配种站），牛柱，沒見過人給玉米开柱！”有天，复吉老汉在菜地里割韭菜，見了保京說：“玉米和人一样，人把头割了还能活？我看你能的給蛇蛋挽籠头哩！”保京一看他割韭菜，正對了題，說：“那韭菜咋越割越旺呢？”老汉閉嘴了，“嘆嘆”了几声，吐不出来一个詞儿。

人在事中炼，刀在石上磨。我們压根儿沒有把人們的瞎說放在心上。我們組織了一帮青年男女，沒出三天，就給玉米進行了人工授粉。保京高兴地說：“有了合作社，又有咱这一帮人馬，啥事都干得响！”

真是一浪未落，一浪起。一天晚上，保京正睡得香甜，忽然，一声炸雷，从房頂滾过。保京一惊醒，听见外面雨嘩嘩地下，透过闪电的光花，只見房檐水象串綫一样往下灌。保京一

想：坏啦！这样大的雨，南塬几个沟里的洪水下来，不是把玉米拉完了。他猛地跳下炕，顺手戴了个烂草帽，拿了把鋤，冲出了门。他路过馬书秀的那块玉米地，見洪水已淌进了地。他想：比賽归比賽，粮食要緊。不管三七二十一，赶紧把水堵住，截到大渠里去了。这时，他的鞋早不知道陷到哪里，不是被啥戳疼了脚，还不知道哩。

保京赶到我們的玉米丰产地里时，水已淌满了。等他把水截到大渠里，天也亮了。这时，他看着丰产玉米一棵棵被风雨打得順地爬下了，心里像团烈火在燃烧着……

保京刚走进家門，他媽“啊呀”了一声說：“怕怕死咧，看把你咋弄成这个样子？”保京說：“媽，只要玉米給咱增了产，我还能給你唱个戏听！”他媽被逗得哭笑不得。

保京、生枝、正海和我們一伙社員，拿着鋤和繩子，在地里一面給玉米培土，一面把玉米一棵一棵地扶起来綁住。正海笑着說：“玉米也合作化了！”这样狠心地做庄稼，誰見过？村里几家单干戶异口同声地称赞：“社里的人，真是些咬金嚼鐵的人喫！”

就在我們綁玉米的时候，馬书秀从河里捞柴回来，也拿上鐵鋤到自己那块玉米地里去了。他看見自己的玉米还挺秆秆地在风中搖曳，心里吃了一惊，是誰帮他扶起倒了的玉米。等他走到地头一看，“啊！”是誰給他早把心操到了，把洪水截走了。有誰？又一定是保京和社員們啊！他心里剧烈地跳动了一下，打了个趔趄，差点沒有跌倒，象有人在背后拉了他一把。他感动地自語道：“保京，二叔算誠服你了！”他想着想

着，握紧拳头狠劲地在自己的光头上砸：“书秀啊，书秀，我把你这个榆木疙瘩脑瓜，砸烂！”

真是心没白操，功没枉费。几年来，我們在玉米作務上，还采取了深耕、施足底肥、分期追肥、合理密植、灌足底墒水、提早灌头水等技术，丰产玉米丰收了。

玉米刚从棒棒上剥下，大家都急得等不到干，就吵嚷着要过秤，看个水落石出。

过秤的那天，場上的人圍得水泄不通，大伙都要亲眼看看这个“洋种子”到底能打多少？县长和乡党支部书记，也从塬上下来，亲自验收。

数字出来了，社会計王万杰，把算盘“唰啦”往上一举，跳上桌子，放开嗓子唱道：丰产玉米平均亩产一千——五百斤——零十三两！”

“打的美！打的美！”人們一片欢呼声。

这当儿，馬书秀从人群中冲出来，一把拉住保京的手，說道：“我实服了，社好，新技术好！这‘一千五’和社里的庄稼，就算把我这榆木脑瓜敲开了。我原先怕大伙的穷捻子，把我的油蘸干了，今天我明白了：不是大伙蘸我的油，我倒蘸了大伙的油。保京，二叔今天紅口白牙地給你說：今后，你說朝哪搭走，我扑上走，沒二話！”

保京却大声說：“不，二叔，我沒啥能耐。咱們都应听党的话，实心跟党走。你的思想跟上大伙了，就好嘛。但要爬上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的高山，还要上一坡再上一坡，爬一山再爬一山！”

旁边，生枝老汉，手里拿了两个大玉米棒棒，放到书田老汉的鼻尖上問：“老伙計，你这回对‘洋种子’該沒意見了吧？”一句話，問得书田老汉不好意思起来，只是“嘿嘿嘿”地笑。

王 石 鈞 口述  
李語詞 董俊祥 陳策賢 整理

## 第一次見到毛主席

一九五五年，我們社里的庄稼长得可美。九月里，涇河两岸的玉米，一片金黃，社員們一队队走出村庄，就淹沒到金色的海洋里去了。只听得歌声笑声，不見人影。看着这一片丰收景象，社員們一个个高兴得合不上嘴，都認為：“听毛主席的話一點沒錯，合作化这条幸福路是走对了。”

姚生枝老汉那股高兴劲儿比谁都大，成天提着担籃，披着他那新刷刷的夾袄，腰里別着旱烟袋，鑽在地里不出来。一天我們正在玉米地里株选良种，生枝老汉笑开了腔：“嗬！你看这包谷长得多么高，多好，稍稍都扫着云了。去年丰收了，保京給咱进西安，今年丰收了，咱叫保京进北京見毛主席！”

正說着，忽听有人喊：“保京——保京——”

我透过包谷秆的縫隙向外一望，只見正海远远跑来，就豁开包谷叶子鑽了出来，向他招手：“什么事？这儿来。”

正海大步流星地跑到我跟前，呼哧呼哧地喘着粗气，說：“县委來電話啦！有緊急事情，要你亲自去接。”

我想：大概是布置秋收准备工作吧。就向社管会跑去，一把抓过電話听筒，一个鼻音很重的陝北口音傳来：“是保京

嗎？”

我一听声音，就知道是县委孙书记，连忙答道：“是我，是我。”

“保京，告诉你一个好消息！”

“什么好消息？”

“到北京去开会！”

“什么？到北京！”我简直不敢相信自己的耳朵了。

“是啊！北京召开全国青年社会主义建設积极分子大会，团省委通知你，明天到西安集中……”

我一听，不由得心里咚咚咚地直跳。只觉全身暖烘烘的。我想：这真是天大的喜事啊！說不定这一去真的还能見到毛主席呢！

我正想得出神，忽然有人在我肩上拍了一巴掌，回头一看，是正海。他着急地問：“啥事？快給咱傳達傳達！”

我高兴得扑过去，扳着他的肩膀說：“好消息！好消息！”

正海是个急性子，一听說是好消息越发急了。就捶着我的肩膀問：“到底怎么一回事？快說呀！”

“要上北京啦！”

“真的？”

“一点不假！”我看他有些不信就認真地說：“明天就要到西安去，然后再上北京！”

“哈！那不是要見毛主席了吗？”正海一蹦三尺高，說罢轉过身去，边跑边喊：“保京要上北京了！要見毛主席了！”

消息象春风一样，立刻吹遍了全村，人們向社管会涌来。

老年人高兴得流出了眼泪；年轻人扭在一起打着闹着。大家都說：“这是咱烽火社的光榮！”

姚生枝老汉从人群中挤出来，拍着我的肩膀大声說：“保京！二哥的話沒說錯吧！見了毛主席把二哥也提一句，就說咱貧雇农絕不給他老人家丟臉，咱就是踏破鐵鞋，也要走社会主义！”

保学拉着我的手，千叮嚀万叮嚀：“毛主席有啥指示，一个字都不要記漏了。”

正海的声音比誰都高：“見了毛主席，替我多喊几声‘毛主席万岁’！要是你能和毛主席握手，回来时先打个電話，我在塬上等你，叫我第一个握你的手，我这手保险以后干活劲头更大！”

晚上，我們开了个社員大会，大家爭着发言，都保証要以实际行动报答党和毛主席的关怀。我們又給毛主席写了一封感謝信。最后，我說把咱丰产田試驗的玉米，选上几株最好的带上，獻給毛主席，他老人家一定高兴。大家热烈地鼓掌，齐声說道：“对！对！就这礼物詔！”

我回到家里，媽和媳妇桂貞正在給我收拾行李，父亲坐在灯下抽烟。看着两位老人那股高兴勁儿，比給我娶媳妇时还要高兴得多哩！

媽笑吟吟地看着我，說：“京娃！咱們穷人的好光景都是毛主席給的。想起你小时遭年饉那陣，把你用担子挑到北山，那光景和現在比起来，真是一在天一在地呀！到北京要好好听毛主席的話，毛主席是咱穷人的救星！……”

这一夜，我躺在炕上翻来复去睡不着。心里想：像我这样

一个穷孩子，在旧社会还不是給地主当牛作馬，要不是共产党毛主席，哪有今天。想着，我好像长上了翅膀，飞到了北京……

天刚麻麻亮，社員們都赶来送行。一个个再三叮嚀：“千万要替我們多多問候毛主席！”

这时，正海和生枝扛着从丰产試驗田里挖来的六棵大玉米闖了进来，說：“看！这玉米长得美！”

正海和生枝把我送上塬頂，火紅的太阳已經从东方升起，我回过头来远远望着白灵宮的村头上，乡亲們还在向我招手。

“回来見！乡亲們，我一定把你們的問候帶到北京，帶給毛主席！”

九月十五日，我到了北京。二十日大会开幕了。我被选为主席团成員。我，一个普通的庄稼人，第一次来到北京，第一次参加这样的大会，打心眼里感到高兴。

會議上，各地代表都紛紛地向党中央和毛主席汇报自己的成績和經驗。真是要啥經有啥經，要啥寶有啥寶。不登高山，不顯平地，我听了每个代表的发言，感到我們的成績很渺小。开会时，我就用心地听，細心地記。会后，我就忙着向代表們個別訪問學習。我決心要把代表們的寶貴經驗都帶回來，使它在白灵宮的土地上生根、开花、結果，爭取更大的成績。

二十七日晚，好消息傳來：明天下午两点半在怀仁堂开会，有首長接見。听到这个消息，大家乐得活蹦活跳。我想：莫非毛主席要接見我們了？这一晚，夜好像特別長，只等等不到天明。我心里上下翻騰着，無論怎样也合不上眼。想到明天要見毛主席，我心里有多少話要向他老人家說啊！

第二天，下午两点鐘，我們一千五百多名代表，乘着汽車來到懷仁堂，两点二十分的時候，代表們的歡騰聲都靜下來了。每一個個人的日光都緊緊盯着主席台，每一顆心都渴望着見到毛主席。

十分鐘，在平時一悠忽就過了。可是這時候，一分鐘就像一年！我不停地抬頭看看牆上的大挂鐘，二十五分、二十八分……人們的心隨着也緊張起來，會場里靜的一絲聲音也沒有，只聽得鐘擺在滴答滴答地响。忽然，時鐘“啞”敲了一響，我的耳旁響起了暴風雨一般的掌聲。“毛主席萬歲！”“毛主席萬歲！”聲浪響徹了雲霄。我睜大了眼睛急切地向前望去，只見從主席台的左邊走出幾位首長，為首的一位，身體魁梧，滿面紅光，穿着一身灰色的制服，邁着穩健的步子，微笑着向大家招手。啊！那不是毛主席嗎？是毛主席！是我日夜思念的毛主席！他揮手向我們招呼，向我們微笑！

這時候，人們的歡樂是語言無法形容的。大家一個個踮起腳尖，伸長脖子，幾千道目光集中在毛主席的身上，每一個人都想多看看毛主席！每個人都嫌自己的個子低，我前面恰好站着一個大個子，擋住了我的視線，這可把我急壞了。我雙手扳着他的肩膀向下一壓，可是他還嫌自己長得不夠高，又跳了起來。我恨不得馬上長得丈二高，生出八只眼，把毛主席看個够。

這時候，人們所有的力量都用在眼睛和手上，熱烈地歡呼、鼓掌。

全場靜了下來，鄧小平同志代表党中央講話，我知道這是党中央和毛主席的指示，就一個字一個字地記在心里。

会后，我們來到怀仁堂后的大草坪上和領袖照像。每个代表神采煥发，歌声朗朗，那种高兴劲儿，真叫人没法說出来。

我跟大家一块唱着歌，眼睛一刻也没有离开毛主席。像照完了，我們高呼着：“毛主席万岁！”涌上去和毛主席握手。

毛主席慈祥地微笑着，伸出他那巨大的手掌，我用双手握着。立刻，毛主席手上的溫暖傳遍了我的全身，覺得心里格外暖烘烘的。这时，我仔細地看着毛主席，他老人家是那样健康，全然不像六十多岁的老人，这真是全国人民的幸福啊！我握着毛主席的手，忘記了一切，只知道笑，不覺眼里涌出了热泪，早已准备好了的一大堆話，不知說啥好，就先說了一声“毛主席！你好！我們全体社員問候你。”

毛主席微笑着說：“社員們好！你是那个社的？”

我大声回答：“陝西省烽火农业社的。”

毛主席看了看我头上挽的豹子头羊肚手巾，又問：“你叫什么名字？”

“我叫王保京。”

毛主席亲切的問話使我那紧张的神情一下子全消失了。

这时，我又想起了生枝、正海，想起了白灵宮的乡亲們。他們要是知道我会見了毛主席，哪該是多么高兴啊！想到这里，我只觉得渾身充滿了力量，决心要用这一双和毛主席握过的手，生产更多的粮食，支援国家工业化，建設社会主义的新农村，来报答毛主席的关怀。

王保京 口述  
張天恩 整理

## 更上一层楼

一九五五年秋收秋播时，我的心比救火还急。那当儿，我是生产队队长，看到社里的几百亩棉田一片银白，几百亩玉米一片金黄，心里急成一团火。社员们心情和我一样，都恨不得一个晚上就把庄稼全收回来。大家干得可紧张啦！强壮劳力，赶早摸黑地干；就是王连他婆，这位八十来岁的贫农老婆婆，也拐着一双小脚，整天价在地里、场里忙着。可是，有几家富裕中农呢，却悠悠闲闲，小算盘打得叮当响。

我們队里的王富貴，就是这样一户。入社以后，他凭着地多，每逢天冷、天热或遇到了重活、远地的活，都不肯下地去。日子久了，人们都叫他“四不做”，他还得意地对人說：“做那么多干啥，地股分的够吃算咧。”地少的人一听，肚子气得鼓鼓的，可你还能和人家打一場捶嗎？

那一向，大家对王富貴的意見越来越大了，贫雇农更是憋不住火。我想这样下去，要影响生产，而且要妨害团结。虽然，以前为了教育王富貴，不知进行了多少次教育，可眼前还得再动员他一番。

一天，全队出动拔棉秆，一些老年人都来了，就是王富貴

沒到。我赶忙去叫他，他一个人坐在門口的青石墩墩上，旁边放着个小茶壺，手里端着个白銅水烟袋，燃着长长的煤头子，正呼噜噜地吸烟哩。

我不等他打招呼，就开了口：“富貴，咱队里拔棉秆，你也去吧。”

“什么地方？”

“塬上。”

富貴停下手中的烟袋，思謀了半天才說：“另派个人吧，我今个身子不美。”

我想，你上午在自留地挖玉米秆，镢头掄的怪有劲，現在却来这一套，就說：“那你給咱整整棉柴，做点輕活吧。”

富貴一听，把脸一吊，滿不高兴地說：“我不去，我不想掙那几个便宜工分。”

我听了非常生气，但还是耐着性子对他說：“你說身子不美，叫你干点輕活，并不是我們怕你掙工分嘛。”

王富貴冷笑了一声說：“哼，我就沒指望那几个烂烂工分；我是凭我那地吃哩。”

我一看他抬起杠来，知道一时辯不出个黑白，就气呼呼地走开了。

我来到地头，把刚才的情况一説，可把大家气坏了。

貧农王保利把手中的抬杆往地上一摔，气冲冲地說：“这不行！咱黑明連夜地干，他王富貴倒吃起清閑飯来了。”

王保信脖子上的青筋蹦得老高，說：“地股多的人，仓库囤流了，哪里还想做活，这样下去，我看‘四不做’都要变成

‘八不做’了。”

这时，只有上中农郑守业，这时却心平气和地说：“要急么，他谁不做活，他要分红。”

保利一听，生气地说：“你说的倒比唱的好听，人人要都学富贵的样子，地里咋个打粮食呢？”

“保利说的对！”姚生枝老汉也开了口：“不做活要分红，可王富贵比谁也分的多，光夏粮就是三千多斤呀！”

郑守业不言传了，大家嚷嚷得更凶了。

保利说：“咱们劳动下的粮食，近乎一半叫地股吃了，要不，地股多的人，腰杆子就那样粗。”

“要是取消了地股分红，他王富贵不做活才怪哩。”王金寿老汉也早憋不住了。

于是，大家的话，立即集中到地股分红上来。这个说：“土地分红不合理。”那个说：“少劳多得不公道。”这时，王保利一步跨上前来，对着我说：“队长，我看咱干脆把土地分红这一条去掉。”

“对，还是取消土地分红好。”大家异口同声地说。

我想起了保京给我们谈过在外地参观高级社的事，就说：“听说西安灞桥有个红旗高级社，就完全是按劳分配……”

没等我说完，保利把大腿一拍，说：“嗨！有这话咋不说！他们能办，咱也能办么。”

姚生枝老汉一下举起了拳头：“办高级社，我第一个赞成。”

王金寿老汉也撸起了两只胳膊：“我双手欢迎。”

“贊成！”“同意！”“馬上办！”地头一下热火啦。

好久沒有張声的郑守业，这时忍不住气了，說：“不会走哩，就想跑哩。”

王保信狠狠地頂了他一句：“我們不但要跑，还要飞哩。”

“是呀，往社会主义去，誰还不願意馬快一点，我看，咱們干脆来它个全队行动，集体要求轉高級社。”

“好主意，好主意。”姚生枝老汉的話，贏得了一片喝采。这一下郑守业可着了急，忙跑到我面前說：“队长，只要大家同意，咱还能坐下不走？實話。”

大家都高兴得劳动的劲头更欢了。

說真的，那会儿我們心里甜絲絲、热烘烘的，真恨不得馬上把高級社办起来。我像着了迷似的，明知保京到县上开会去了，可一天还是三番五次地往他家跑。其实，保利、生枝、金寿他們比我的脚还勤哩。別队的社員，听说我們醞釀轉高級社，也都在底下嚷嚷开了。

这天晚上，我刚躺下，忽听街上有人喊：“社主任回来了——”“社主任回来了——”我一骨碌爬起来，就往外跑，娃他媽喊我把衣裳披上，我也沒顧得答理，就往保京家里跑。

这时，保京家里已拥满了人，吵吵鬧鬧地把保京团团围住。这个問：“开的啥会？”那个問：“县上有啥指示？”我急着要把我們队的情况告訴他，但怎么也插不上嘴。

保京高兴地說道：“毛主席說农村社会主义高潮就要到来……”

大家一听，高兴得叫了起来。都說：“毛主席的話，真說到咱心坎坎上了！”

保京又說：“別忙，还有件喜事哩。县里已批准我們新庄和老戶建立一个高級社。”

我高兴得不得了，一把拉住保京的手，激动地說：“这一下，可就按心上来了！”

合作化的高潮來到了我們白灵宮。

第二天，整个村子像当年土改一样，一下子热火起来了。巷道里，正往地里送糞的小伙子，粪筐裝得更滿了，两腿跑得飞快；場上，剥棉花的妇女，郿鄠清唱，一起一落，手指头更灵活了。那陣儿，只有“四不做”王富貴，悶悠悠地呆在家里，心里凉了半截子。他为土地归社所有，难受得連覺也睡不着了。

不几天，县里又派来了建社工作組。

一天，王金寿老汉从地里回来，听说要开会报名入社，他连家也没回，拔腿就往会場跑。这时，报名的人已經把大槐树下那张桌子围得严严实实。“这事可不能让人！”金寿老汉嘀咕着，側着身子往人窝里挤。他一把拉住工作組老赵同志的手說：“赵同志，我老汉报第一名！”

“老伙計，这次你可先不了啦，会沒开我就在这儿等上了。”王书言老汉笑着說。

“我入初級社的时候，就把土地証交了。”金寿老汉睜眉活眼地分辯着，硬要老赵第一个写上他的名字。

老赵見他这个样子，就問：“老大爷，你‘通’了沒有？”

“通了！通了！从口里一直通到心里了！”金寿老汉连声地回答。

“家里其他人都愿意吗？”老赵故意地问道。

金寿老汉爽朗地笑了，大声说：“同志，我老汉是单口独身，一通到底！”老汉一句话，惹得周围的人笑得前仰后合。

老赵打心眼里喜欢这位直爽而乐观的贫农老汉，就第一个写上了他的名字。

这一下，可急坏了王书言老汉，大声地说：“人家‘三通’（嘴里通、心里通、全家通），我老汉‘八通’都有了！咱庄稼人的心，啥时候都跟毛主席是相通的。”众人都自动地让出道来，让书言老汉第二个报了名。老汉这时胡子眉毛上都带着笑。

“我家通了！”“我家也通了！”人们都争先恐后地拥上前去。

正富貴蹲在会场的一个角落里，噙着旱烟锅直发愣。站在女社員中間的富貴女人，不时地用眼睛瞟着作难的丈夫，富貴头也不抬，又是挖烟锅，又是搔头。他越来越没主意了。

眼看就要宣读名字了。富貴女人就更着急了，她悄悄溜了出去，凑到丈夫的耳根上，说：“东西两村都报了名，咱不报，孤零零地一家，往后这日子咋过呀！”富貴也是个聪明人，不等老婆说完，牙一咬，旱烟袋往腰带上一插，对着报名的桌子，喊道：“老赵同志，把咱也写上。”会场响起了一阵掌声。

一九五五年九月二十六日，我們烽火高级社成立的那天，可热闹啦。村当中，搭起个大台子，密密层层的松柏枝儿，五

顏六色的錦旗，把台子周围打扮得可好看啦！台子的橫額上貼着九個斗大的字：“烽火高級社成立大會”。兩邊是紅底金字的對聯，上聯是：“毛主席指出幸福路”，下聯是：“高級社更上一層樓”。台子上，坐着遠道而來的客人。縣委孫書記也趕來啦。台下，人滿滿地坐了一廣場。姑娘們穿着花衣裳，個個喜笑顏開；小孩子笑着，叫着，在人群里穿來穿去。過去不太參加會的老婆、老漢，今天也來了。有個老太婆摸着她懷里的孫孫的兩只小腿和小腳，嘴里喃喃地說：“福蹄蹄、福腿腿，我娃生到好時辰！”這時，小伙子把鑼鼓敲打得震天响；金壽老漢也夾在裏面，抱着個家伙狠勁地敲。保利手執一雙鼓棰，揮起兩個松椽樣的胳膊，彷彿要用他的鼓聲，壓倒世界上的一切聲音。在一陣噼哩叭啦的爆竹聲中，社主任王保京宣布了社的成立，接着，縣委孫書記在會上講了話。他号召社員們再接再勵，掀起一個更大的生產高潮，迎接高級社的第一個大丰收。

第二天，東方剛泛起魚肚白，我們就唱着：“東方紅，太陽升……”向自古以來無人過問的蚯蚓溝要肥去了。

“看，‘四不做’也來了！”我一回頭，見富貴扛着鐵頭，走在隊伍的尾巴上。一個新的勞動日開始了。我們向美好的生活，又跨進了一步。

王 万 鈞 口述  
段維沛 王 壅 整理

## 此路不通

一九五六年七月，一天夜里，我一觉睡醒来，忽然听见谁敲门，一声连一声地喊：“主任，主任！”

我一骨碌爬起来，开了门，一看，原来是村西头的王老二。我看他那紧张的样子，忙问：“老二，啥事？”

“富农转移粮食哩！”

“你说啥？”

“王利吉转移粮食哩！”老二向前走了一步，又说：“我睡着，猛乍听见外头有响动，轻轻开了门，只見一挂子車朝西南吆走了。我出門猫腰一看，裝子压裝子，是满满一車粮食！”

“是王利吉？”

“没错，是王利吉！我还瞅见了他脑后的那个小辮。”王老二肯定地说。

“对，是富农王利吉。咱村里再有誰脑后留那东西。”我想着，便对王老二说：“咱们撵。”

“对，截住他，問他半夜三更拉粮去干啥？”老二說着，拉脚跑出去了。

富农王利吉，是个狡猾的人。那年統購工作一开始，头一天，他就一口报出，卖石五光荣粮。那两天，他在街上走来走去，动员这个，说服那个，叫卖余粮，看起来怪“积极”的。他那圆墩墩的脸，老鼠眼，鹰嘴鼻子，额头上刻着几道深深的抬头纹，稀稀拉拉的几根黄胡子，一笑，眼睛、鼻子、嘴就挤成了一个肉疙瘩，再加上他脑后的那根小辫，活像个由蔓上才摘下来的带蒂老南瓜。他再狡猾，众人的眼睛亮堂着哩，他家的粮食，谁都摸的一清二楚。他家至少有两万斤粮食，統購工作一开始，我們就猜到他要转移粮食，就布置社員監視他的活动，果然不出所料，今晚出了事……

我跟老二跑出村，只見富农吆着車往西南走。我們剛要拉腿撵，我又覺着不对火：你截住他，他要是說他給仓库拉的卖了的余粮，白天嫌热，黑天拉，你可怎么說？况且，这样做，不是打草惊蛇么？于是，我拦住老二說：“老二，咱先不撵，看他往哪里走。”

王利吉向西南走了一截，又轉向东南，朝阡东鎮方向去了。你看富农多狡猾，不直接往阡东鎮走，还要拐个弯，想遮掩人的耳目。

我想了一下，富农他妹子在阡东鎮，他經常串通他妹子在那里放賬，卖黑市。他准是把粮食拉到他妹子家里去了。于是，我轉过身对老二說：“是这样，你把這事告訴工作組老秋去，我打发个人到阡东鎮叫那边的同志帮助咱们搞清這事。”老二一听，

狠狠地說了聲：“便宜不了这个老狐狸！”

这时，天还早哩，鷄才叫过二遍，月亮明晃晃的。我轉過身刚要走，忽然看見从村南杏园走出来个人。我擦了下眼睛一看，原来是芳芳。

芳芳是我們村有名的多嘴婆娘。她父亲在国民党时当保长，她也借着老子的威风耍歪。解放前，她父亲跟富农老汉是老朋友，亲的跟一家子人一样。解放后，斗争了她父亲，她把咱政府一下恨到了骨头里头。在咱新社会里，不劳动是不行的，社里要她劳动，她更不滿了，經常和富农在一起造謠生事。

一九五五年合作化高潮到来，大伙爭着报名，芳芳瞪着眼，不知道自己該咋办，正在这时候，富农王利吉由咸阳走亲戚回来了。一回家，王利吉就把她叫到家里，低声說：“主意拿定，咧社，咱杀了头都不入。咸阳那里，社才建起，就散了。入了社，叫人楞做活哩，把人能整死。”芳芳听了这话，加盐加醋地向別人搆风，結果使一些入社的人动摇了。王利吉見謠言在群众中傳开了，用手摸着他的小辮，抿住嘴直笑。他知道当时不要地、富入社，却故意跑到工作組那里要求入社。芳芳知道了这事，气呼呼地跑去尋王利吉。一見面，就罵：“你連我都日弄哩。你积极，你不叫我入社，你入……”還沒等她说完，王利吉笑了：“妇道人家倒懂得个啥嘛。我是富农，知道他們不要我，才故意去……”后来，謠言傳到我們干部耳朵里，我們一个接一个地追，追到芳芳身上，她一口咬定，說是一个不認得的过路客給她說的……

我想，芳芳又在替富农打埋伏，不然，半夜三更她起来干

啥？我正要問她，她却先开了口：

“主任呀，你沒黑沒明地替人民服务，你真积极，起的这么早。”

我一听，真呕死人，没等她说完，我就气狠地问：“你起这早干啥？”

“我娃他爸今个要上河东去，弄些菜，烙个菜锅饼。”说着，她把手里的菜举得高高的。

“你娃他爸上河东干啥？”

“他，啊，没啥事……”她支支吾吾地说：“我……我还忙着哩。”说罢，转身匆匆地走了。

我跑到办公室，老二和工作组老秋就来了。我把前前后后的事给老秋一说，老秋说：“对，就这么办。”我们三个出了办公室，抬头看看天，月亮已西沉了，天快亮了。

## 二

半早晨，富农王利吉拉了一车土回来了。到十字街口，他见了我，故意大声吆喝着牲口，还对我说，他已经拉了两回了。我心里暗暗发笑：老滑头，你要的鬼把戏，我们早都掌握了。他把土卸在门口，叫他娃吆车走了，他倒装的大模大样回家去了。

听人说，王利吉回到他的四合院旁边的大空院子里，他的碎脚老婆正在碾子上拉豌豆瓣瓣。她一看老汉回来，就噔噔地跑上来，问饥问渴。

王利吉一边抽水烟、喝茶，一边看着牛碾碾子转，脸上堆满了轻蔑的笑意。停了好长时间，才问老婆：“今早拉了多少

了？”老婆回答：“三斗。”富农狡猾极了，他想，你政府里叫卖的是余粮，不是饲料，我把豌豆拉成瓣瓣，看你要不？自从卖余粮以来，他把四五十石豌豆都拉了。这时，他想着想着，呵呵地笑了，用手摸着脑后的小辫，觉得世上只有自己的本事大。

老婆用簸箕一边往碾子上倒豌豆，一边悄声问：“把粮食拉到阡东镇，你不害怕么？”

“怕啥？”王利吉坐在椅子上说：“半夜三更的，谁见来？况且，你没听见有人还把咱叫模范富农么？嘿，真是……”

老婆看着老汉得意的样子，笑了。

原来，早在一九五三年统购统销运动中，王利吉在村里煽动破坏，散布谣言，群众愤恨极了，因而斗争了他。他怀恨在心，恨不得用刀子戳死几个干部。可是，他把小辫一摸，又想：“老蒋那么大的气候，都被人家赶到台湾去了，咱算个老几。”从此以后，他就把凶恶面目伪装起来了。他装得很穷，穿着补丁压补丁的衣服，拿块敷子圪塔，故意立在街门上吃。在各项运动中，假装积极，买公债，他第一个报名，义务活，他楞干楞干，每隔上三五天，还向干部汇报一次思想，叫群众给他提意见。但是，在背后，他却象狼一样的狠，破坏生产，造谣生事，他想把全社的干部都拉下台，叫他的知心人当上，把持政权。有个别人，不知道内情，被他的表面现象蒙住了，竟然还说他是个“老好人”，是个“模范富农”。

这时候，王利吉正在和他老婆有说有笑品麻的时候，芳芳进来了。一见面，她就由王利吉手里夺过水烟袋，慌张地说：

“我的爷呀！屁下咧，往阡东鎮轉移糧食的事，干部知道了！”

“啥？”富农和他老婆都吃了一惊，围上来問。

芳芳朝門外看了一下，見沒人，就把她夜里碰見我的事一五一十地告訴了王利吉。富农老汉一听，摸了摸小辮，思摸了一会，冷冷地笑了。

“你——”芳芳和碎脚老婆都莫名其妙，不知他笑啥。

“沒啥。一來，他沒攆，黑天半夜的他知道是我？二來，我走的是西南……”停了一会，突然，他脸又吊下来：“咱們先打听一下，看干部里头咋說。”

“在誰跟前打听？”芳芳問。

“給金輝幾個。金輝冒失，興許從他口里能得些消息。”

“这样能成么？”碎脚老婆害怕地問。

“哼哼！”富农恶狠狠地一笑，“我把他當第二个王三待哩。”

他說的王三，家貧，土改以後，日子還艰难，富农看中了王三這個勞力。平常富农給他點甜頭，名義上說周濟他，日子長了，老三就上了賊船。面上他是和富农鬧互助哩，實際上是富农在雇長工哩……

三個人商量了一陣，芳芳和碎脚老婆繼續在空院子里拉豌豆瓣辮，富农拿了錢，匆匆走出門，找金輝去了。

### 三

我們正在辦公室里，研究阡東鎮寄米富农的材料。金輝氣咻

咻地跑进来，說：“他媽的，瞎眼了，拉攏老子來了！”我們都吃惊地抬起头：“什么事？”金輝拉了一把椅子坐下，把富农給他送錢的事說了一遍。最后还气狠地說：“真是狗咬呂洞賓——有眼不認神神！”

原来，这天早晨，金輝上地去了，沒在家。王利吉进了他門，嘻皮笑脸地对金輝媳妇說：“你孩子有病，怕要用几个錢，咱舍鄰亲己的，咋能硬着腸子不管……”說着，就把錢掏出来，金輝媳妇莫名其妙，推的不要。正在这会儿，金輝回來了。金輝問明情况，一下就氣躁了。他把錢朝富农脸上拋去，拉着要去見工作組。富农一看事色不好，拾起錢，夾着尾巴跑了。

金輝馬上要和我們去尋富农。我說：“你先要急，这不是么？”我拿起阡东鎮寄来富农的材料讓他看。

金輝看完材料，氣得大声直喊：“斗，斗他个狗日的！”

“对！你別看那个小辯辯有点封建，他呀，門道可闊，心可毒哩。”正在算賬的登杰，拳头把桌子捶的咚咚响。

工作組老秋看着大家憤怒的样子，思量了一陣，覺得現在還不到斗的時候，便說：“你們要急。斗，还不是時候。現在看來，富农不只是轉移糧食、轉移農具、拉攏干部、倒賣黑市糧食、破坏生产，还想把咱們的村變成他富农的村，一手遮天。現在，咱們先把材料弄實再說。”

我考慮了一陣，說：“我同意老秋的意見，先搞實材料。”

當下，我們幾個分了一下工，都分头走了。

第二天晌午，社員把我們圍在十字街口，都爭着報賣余糧。正当大家你一石，他八斗，報的熱鬧的時候，王利吉過來

了。他先沒到大家跟前来，老远站着看了一会。猛然，匆匆跑到老秋跟前，右手竖起两个指头，裝着很激动地样子說：“秋先生，为了支援国家建設，我再报五斗，和以前报的，一共是两石光荣粮。”

我抬起头，看了他一眼。他避过我的眼光，对登杰說：“会计，給我写上两石。”

“你再考慮一下，我都卖了一石余粮，看你二三十石压得住碼子？”一个貧农老汉对富农气狠地說。

王利吉黃眼珠子一轉，看看我，又看看老秋，見大家沒理他，想了一陣，猛地一轉身，用手拍着額头：“秋先生，我再加五斗光荣粮。”

老秋冷笑着說：“老实些，不要象挤牙膏一样。粮食卖給国家是光荣的，卖黑市可是犯法的。”

一听“犯法”二字，富农脸色唰地一下变了，变得象猪血一样，黑紅黑紅。他对老秋求饒似的說：“好秋先生哩……”

“不准这样称呼！”我生气地說。

王利吉又是弯腰，又是点头，馬上改口道：“啊，对，秋同志……你沒想我这瞎瞎成分，还敢卖黑市？我知法，我守法。对，对，看在秋同志面上，我把腰带再勒一下，为了建設‘社会’再报二斗光荣粮。”

“王利吉，你这倒准是弄啥哩？”金輝看着富农的那个样子，恨不得上去打他两个耳光。

富农用手抓住他的小辮，蹴在地上。半晌，他猛地站起来，拿拳头在自己的头上楞打、楞罵：“你落后，你頑固，你

……秋先……秋同志，我再报上二斗，这下子，劲弩圆了，一颗也没有了。”

我看出了富农的门道了，他还想变戏法。我没有对他说话别的話，只是說：“你先回去裝粮食，明天就送。”富农一听，一下楞住了，不知道該走还是不該走？看了我一会，猛地把眉毛眼睛又拧成了一个疙瘩，点了点头，扭身走了。

富农走远了，老秋把大家叫到一块，說：“富农的心不会死，回家准要藏粮食，咱们要发动群众，提高警惕。”

#### 四

果然不出我們所料，富农回家后，就是藏粮食了。

那天，富农由十字街口回去，牙咬的咯咯响，眼珠子都成了紅的，馬上命令家里人藏粮食。偏不偏，就在这时，富农的二儿媳妇要走娘家去。富农正在火头上，沒管三七二十一，开口就罵：“你眼瞎着哩。人家要日塌我哩，你看笑声？啊！”

儿媳妇不管王利吉干說万說，还是一口咬定要回娘家。富农气的小辮竖了起来，他咬紧牙，狠狠地打了儿媳妇两个耳光。

“嗚嗚……”儿媳妇哭了，边哭边嘟囔“你就把我沒当人……”

“要哭，要哭。”富农老汉見媳妇哭了，害怕外边人听见了，又哄势地说：“我倒为誰来？还不是为了你們，我死了，棺材里能裝一颗粮食？都不是三岁小孩子了，懂事的人嘛！”

媳妇强不过阿公，沒走娘家去，和他們藏了一中午粮食。

媳妇受了一肚子冤屈，吃罢晌午饭，跑到隔壁她二姨家里，诉苦去了。

二老婆在村里，为人正直、善良，人们都欢喜她，一些妇女还常到她家里去谈心。

“二姨呀，唉嘿嘿……”二媳妇见了二老婆的面，没说话，先哭了。

“好娃哩，你哭啥？”二老婆关心地问。

“人家打……打我……唉嘿嘿……”

“谁打你来？”

“再有谁？歪人么。”她摔了一把鼻涕，压声低气地把富农老汉打她的情况，对二老婆说了个根打梢。说毕，她看着二老婆吃惊的样子，知道把富农藏粮的事说失了口，又害怕地对二老婆说：“二姨，我知道你口紧，这话只要你给旁人不露风，我给你老人家做双寿鞋。”

二老婆是个贫农，瞧着她人老了，平常工作积极得很。这天，富农二儿媳妇从她家里回去以后，她马上就跑到办公室里来，把这事告诉了我们。

我们听了二老婆说了富农藏粮的事，又生气，又好笑。当时，好多人要求到富农屋里去搜查，我挡住了。忽然，一个社员跑来说：“我刚才路过富农门口时，听见富农在家里摔碟拌碗，口口声声骂着‘胡涂虫！’二儿媳妇只是‘呜呜’地哭着。还有芳芳尖声吵着：‘好我的爷哩，人家知道了，你还能把事骂成没事，快想个法子呀！’最后，富农狠气地说：‘……只有这一条路了……人心都是肉长的……不怕他娃不上钩……’”

当天，我把富农捣鬼的情况向乡上汇报了。我由乡上回来，刚走进东巷，就碰见了王利吉。

王利吉一见我，皮笑肉不笑地说：“三爷正想找你……”看样子他想说什么，嘴唇动了几下，没有个词儿。停了下，他才对我说：“三爷回去把粮食统统盘了一下，还有点，再报一石。”

“好么。”我冷冷一笑。我想，看你还要什么花招？停了一会儿，他开口问起我的过活来了，开口一个“咱们爷孙俩”，闭口一个“有困难言传”。我气急了，说：“我的过活，与你有啥相干？”

富农碰了钉子。他忽然眼珠子一转，恶狠狠地说：“我知道你是共产党的干部，大公无私，不受贿。三爷我的日子也难混，你把我那二斤肉钱给我。”

“二斤肉？”我愣住了，“啥二斤肉？”

“一九五四年过年那二斤肉。”

“那二斤肉是你的？哼……”我想起来了。一九五四年春节，富农杀了一头肥猪，在村里卖。腊月二十六日那天，我回到家里，看见灶房里挂了一吊子肉。我问娃他妈，她说这是她娘家送的，我也没有在意。谁知道才是富农送的。我气得浑身颤，从腰里掏了一块四毛钱扔给他，扭身走了。

我回到屋里，把娃他妈骂了一顿：“你呀，富农不是给你吃肉哩，是给你吃毒药哩。以后立场要站稳，拿出咱贫农的骨气来……”

## 五

王利吉的材料都調查實了，還把阡東鎮他妹子、外甥也叫來了。我們要開會鬥爭這個狡猾的違法富農。

在鬥爭會上，社員紛紛揭發王利吉倒賣糧食、破壞生產、拉攏干部、造謠生事等等非法活動。王利吉站在台子上，垂着手、彎着腰、低着頭，看不見臉，只見他那小辮，朝前豎着，他戰兢兢地說：“都是事實，我知錯，我伏罪……”

一個女社員說：“你才是個假積極，假模範！今天才把你認清了……”

“咱過去警惕性不高，以後要好好學習。”一個青年說。

我說：“往後，咱再不能麻痺大意了，這就是階級鬥爭。咱們一心一意建設社會主義，可富農是黑心腸，還一定要搗亂社會主義，要走資本主義的老路。王利吉，老實告訴你，此路是萬萬行不通的，你走的是一條死路，只有乖乖接受改造才行……”

這天會上，經過揭發鬥爭，根據王利吉的非法活動，決定交群眾管制了。會後，我們對芳芳進行了教育。

王潤福 口述  
段學貴 整理

## 一場斗争

为了整顿和巩固农业社，掀起农业生产高潮，一九五七年秋后，咱农村开展了轰轰烈烈的整风运动。

十月的一天，整风动员会一开毕，社员们便争先恐后地鸣放开了。会写字的人就自己写大字报，不识字的人，找别人替他写。吃一顿饭的工夫，街道两旁的墙壁上，就贴满了大字报，社干部跑来跑去，忙着抄录大字报上的意见。我才贴出一张，袁书记走了过来，细细地看了一遍，说：“提得好，提得好，像个主人公的样子。”领导上这么一鼓励，鸣放就更热火起来了。

社员们鸣放，是真心为了社好。但是，那些地主、富农和坏分子，却长着另个心眼儿，藉党整风，挂起羊头卖起狗肉来了，攻击咱党的领导，攻击咱社会主义。这时候，村子里有一个人，疯张了，腰干挺的老起，“噔噔”一忽儿村东，“噔噔”一忽儿村西；张家进，李家出，成了全村最忙的人了。

这人叫王彪，在国民党陆军学校受过训，胡宗南炮兵营当过排长。解放前，这家伙一回村，在街头一跺脚，满村的房子都动弹哩。谁见了都怯火。解放后，刀把子攥到咱穷人手里

了。經過土地改革，鎮壓反革命分子，他娃子不敢胡拧刺了，但嘴心还是白的。他故意把国民党那肩章子、領章子和青天白日的軍帽，一直藏下来。常常暗地里兴风作浪，得空就想挖咱新社会的墙角。

那天上午，我正在門口看大字报。王彪搖头晃脑地走到我跟前說道：“保真，你鳴放得美。”他用大拇指在我眼前晃了晃，趁勢在我身边坐下来。接着，他从腰里掏出一根香烟，鼻子朝天，假裝亲热地說：“尝尝这个吧。”

“咱沒咧口福。”我順手掏出自己的旱烟鍋。

“嘿嘿！”王彪冷笑了两声，鬼头鬼脑地向四面一看，悄悄对我說：“保真，你咋不鳴放大的哩？”

“咋个才算大的？”

我这一問，王彪的話布袋張开了，他屁股又往我身边一挪，拍了拍我的肩膀，揮舞着两只手說：“这多得很嘛！比如咱社搞什么科学的研究，什么丰产田，都不是胡整嗎？还有什么合作化，明明沒有单干好呀！还有什么統購統銷政策，把农民的粮食一家伙都哄騙去了……”

我一听，覺得王彪口里出来的气，味道不正，就說：“你有你就鳴放嘛，你的嘴还能长到我头上。”

“怕啥？咱一块放……”

我沒理他，扭身向家里走去。王彪紧跟几步，見我头也没回，嗤地一笑，罵了声：“沒彩！”又轉身鑽进郑守业的家里去了。

事后我們才知道，那天，郑守业正在院子里拾掇家具，見

王彪进来，打了个招呼，又低头忙着自己的活。王彪不在乎这个冷场，掏出两根纸烟，给郑守业怀里扔了一根：“给你吃根顺气烟。”接着，就盘腿坐到郑守业跟前，压低声音说：“守业，你最近都沒听到外边的风声：北京、西安許多不滿新社会的大人头，都向共产党开了刀，我看这天快要变向了……”

郑守业的手哆嗦了一下，但还是繼續做着手里的活，一点表情也沒有。

王彪聳了聳肩膀，沉思了一忽儿，又狞笑地说：“守业，哥給你通个风：社里这几天追查你偷麦那件事哩。”

“啊！真的？”郑守业猛地抬起头，瞪大两眼望着王彪，手里的釘錘早落到地上了。

郑守业是个自私自利的人，常常偷社里的东西。这年忙天，他看到社里丰收了，麦堆像座小山似的，就起了瞎心。半夜里把几袋麦子，偷偷地埋到自己后院的柴堆里。这件事，除王彪知道外，他認定別人是不会知道的。人常說：麻雀飞过都有个踪影。他做贼心虛，听到要整风了，早一連几夜都沒有合眼。現在，他听王彪又翻騰这事，屁股底下像放了一把火，更坐不住了。

王彪見郑守业喪魂落魄的样子，又狡猾地说：“不怕，咱哥儿俩是心換心，你不說，我不講，給他來个死不認账。”他显得很有主意，郑守业这才松了口气。两个又唧唧咕咕了半晌午。王彪临走时，还叮嚀郑守业：“就照說下的办。今个晚上开会，咱往他共产党疼处挖，这是共产党叫咱鳴放呀。”

晚上，开群众鳴放大会。王彪可不像以前开会不叫不来的那

个疲沓劲，老早就抢着上場了。他坐在郑守业的眼前，嘴角吊根紙烟，从口里噴出一串串烟圈，然后又吸进去，那副国民党的臭架势又摆出来了。

會議一开始，袁書記向大家又反复講了农村整风的意义，号召群众大鳴大放。袁書記的話刚一落点，会場就热火了，有人说，小队的粮食保管制度不严，給瞎人造成鑽空子的机会；有人批評有些干部安排活路不和社員商量；也有的人說，有些干部說話給社員蛮要态度……

那陣儿，王彪眉开眼笑，暗暗用肘子戳了一下身边的郑守业。于是，郑守业站了起来，吞呞吐吐地說：“統購統銷把农民的粮食弄完了，把我娃餓得成天价哭。社里还搞什么科学硏究，真是胡整。哼，又是啥密植、丰产……”

王彪嫌郑守业說得沒劲，烟头一摔，往起一跳，大声吼道：“郑守业說的都是实情，我連稀飯都快喝不上了。合作化前誰家是这个穷样子？还搞什么丰产，全是拿社員的錢合泥……”說着，他左手叉腰，右手指着墙上的各种錦旗和奖状，質問社主任王保京：“你不顧社員的死活，光图个人名譽。我問你，这些东西能吃还是能喝？”

看着王彪那股瘋狂样子，当时把人的腸子都气断了，我恨不得当场給他几个耳光。可是回头一看，袁書記和保京，安然不动声色，我又把噴到口边的火咽下去。姚生枝老汉，拳头握得咯嘣响，脖子上青筋暴的一筷子高，看样子也憋不住了。正海、王連一些年輕人，气的两只脚把地跺得通通响。

一散会，大伙涌进了袁書記的房子。姚生枝老汉气呼呼地

說：“袁書記，有他王彪放的屁，沒我們說的話？這惡火我是嚥不下去了。”

“鳴放歸鳴放，誰要說黨的壞話，就撕爛他的嘴。”劉桂梅幾個老婆也直嚷嚷……

袁書記把筆記本子一合，很鎮靜地說：“急啥嘛，叫他放。放出來，咱們可以辯理。烏雲遮不了太陽。怕啥。”保京也說：“大家要沉住氣，咱人民的江山是鐵桶江山，幾條小魚翻不了大船。”

大家這才穩實了，有底了。

一天早上，我一出門，看見村城門的大牆下，圍了一堆人，吵吵嚷嚷。我跑過去一看，是幾張寫得密密麻麻的黑頭大字報，把黨在農村里的各項政策，齊齊攻擊了一番。好個毒火虫！從字體上，我一眼就認出是王彪寫的。我氣的正想伸手撕掉它，卻被保京擋住了：“要撕！要撕！撕了便宜了他。貼到這兒叫大家看看，也知道誰在說鬼話。”劉桂梅老婆不識字，忙叫旁邊的一個小學生給她念。她聽了兩句，就把腳一跺，罵道：“作孽死了，比瘋狗還惡。尋他個嚼爛舌頭的去。”

“對！和他王彪擺理走。”

社員一股風似的向王彪家里涌去。

這時，王彪正在家里吃早飯，他手里端着白米米湯，盤里擺着黃腊腊的油餅子。他見我們進來，連忙放下碗，點頭哈腰，又是倒茶又是遞煙。

姚生枝老漢，把旱煙袋往後梁一插，一步跨上前去，說：“你別費心了，我們不是窮的來吃煙喝茶的，是來和你辯理

的。”

王彪的脸色唰地变了。

正海指着王彪正吃的饭，斥问道：“你骂政府不给你吃，你现在吃的啥？白米汤、烙油饼都吃不下，莫非给你吃人参不成？”

社员们这个质问一句，那个质问一句，王彪把嘴张了几张，却吐不出一个字来。

正在这时候，保京来了，说：“大家先回去吃饭，有问题咱们摆在群众大会上谈，叫每个社员都辩论辩论。”

大家出了王彪的门，也顾不上先吃饭，都写起大字报来。

霎时，反击的大字报，把王彪的大门里外的墙，一下子贴严了。

这天晚上，刚喝过汤，会场上坐满了人。白晃晃的汽灯，照得满场通明。王彪不声不响地坐在一个角落里，嘴里噙着旱烟袋，装着一副满不在乎的神气。然而，他的一双黄眼珠子，溜来溜去，却掩饰不住内心的惊慌。

辩论会开始了。王彪就站起来说：“我给大家检讨，我说错了话。这都怪我那糊涂的婆娘，总嫌自己娃手里的馍小，整天嚷嚷，把我头闹昏了……”

“你哄那个傻娃子！”火性子王振英，没等王彪说完，就开了炮：“王彪！你要想一手遮天。我问你统购统销那阵，死不卖余粮，到处乱喊叫，把余粮都弄了啥？你想反对共产党，破坏我们的美生活，瞎了你的眼睛，一万个不行！”

姚生枝老汉从人缝里挤到王彪跟前，指着王彪的鼻子说：“你这国民党的鬼魂，心长在脊梁上啦，你说现在不如解放前，

我問你。旧社会里，白灵宫的受苦人，日头东山背到西山，脊梁压弯，一年到头，誰吃过个飽肚子？誰穿过一件新衣服？解放后，誰家烟筒一天不冒三次烟，誰过年过节，不是換旧穿新？你說說？”

一提解放前，王彪他婆哭了。老婆把拐棍在地上敲的“通通”响，說：“要不是共产党和毛主席，我一家的骨头都不知道散伙到哪儿去了。你‘王排长’說解放前好，那时你抖威风、講排場，吃的我們穷人的肉呀。你娃要推倒党和社会主义，我就豁出老命和你拼。”

这时，我再也压不住心头的怒火了：“我們共产党和毛主席的政策，哪一样你滿意？你說說……你处处和我們是两个心眼……”

我的話還沒說完，一个紅領巾学生走上前說：“他的心瞎透了。我見他在塬上給棉花上扳油条，把棉花都齐腰折啦。”

“我检举他！”冷不丁的一个声音，从后边墙角角傳来。大家扭头一看，是郑守业。郑守业上前一步，說：“我上了王彪的贼船啦。多亏大家救了我。我現在明白了，上次整风会上說党和新社会的坏話，就怪我这瞎瞎思想，沒改造好，跟他王彪跑了。从今后，我要实心跟党走，朝合作化的正路走。有不节不到的地方，大家美美批评我。”接着，他把王彪如何向他搆风点火的底細，一五一十地倒了出来。

群众更激怒了。技术股长馬书秀，手指着王彪的鼻尖，說：“王彪，你家也是做过大庄稼活的，我問你，白灵宫玉米打到三百、四百，丰产田打到八百、一千五，你爷手里見过？你

爸手里經過？……”

“叫他王彪再睜开眼看看……”馬書秀還沒說完，王万英提着一捆半扎长的麦穗子，正海抱着一捆尺把长的玉米棒棒，刘桂梅老婆拿着两株小树一样的棉花，黃燦燦，白閃閃地摆了一方桌。

王彪低着头，不敢看这些东西。

“打垮王彪的威风！”

“坚决保卫党，保卫社会主义！”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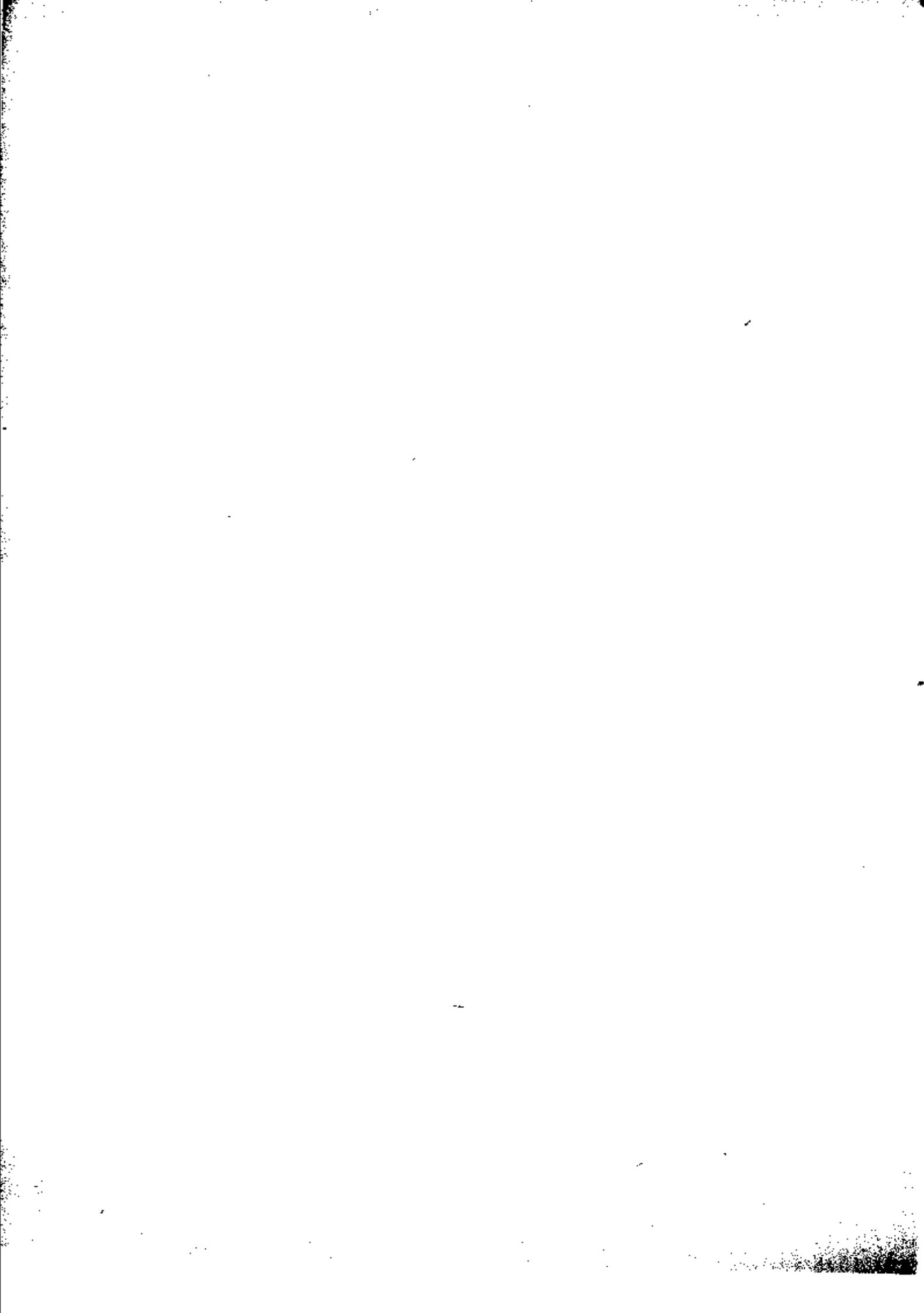
“毛主席万岁！”

这时，王彪的脸色变得蒼白，渾身顫抖着，在鐵的事实面前，头低下去了。

打垮了坏分子的进攻，社員們眼明了，心亮了，生产更熱火了！

王保真 口述  
段學貴 段維沛 整理

第三輯



## 荒 滩 巨 变

农历八月，正是秋庄稼盛长的季节。

涇河灘上綠油油、齐臻臻的一片，远远望去，就好象无边无际的青竹林。社員們一跃进村，就淹没在这綠色的海洋里，看不見人影，只听到愉快的歌声此起彼伏。从这里路过的人，沒有不住住脚步，惊叹几声：“好家伙，以前的野草荒滩，竟变成一片良田。”

望着这片大丰收的景象，不由得叫人想起一九五八年大跃进中的一些事情来。

还在一九五七年冬天，我們全体社員就提出了“荒滩变良田，低产变高产”的战斗口号。接着，一个轟轟烈烈的兴修水利，平整土地，积肥施肥的生产高潮掀起来了。十冬腊月，天寒地冻，涇河两岸到处是劳动的人群，到处是欢乐的歌声。那年冬天，在涇河灘上修了一百多亩水地，还把涇河塬邊的坡地改造成了梯田。

一九五八年春节一过，为了增产粮食，扩大耕地面积，我們又向涇河荒滩要粮了。

那天，天气格外晴和。早饭后，集合的鐘声响起来了。社

員們男男女女，老老少少，連剛過門的新媳婦也都扛着鋤頭跑來了。街道上擁擁擠擠，熙熙攘攘，比趕廟會還熱鬧得多。

社主任王保京，像往常一樣，格外有精神，头上扎着條白羊肚子手巾，黑布小褂上緊着條白布腰帶，扛把明晃晃的鋤頭，笑容可掬地站在人堆中間。他見大家都到齊了，一個箭步跨上碾盤，高喉嚨大嗓子地說：“鄉親們！今天，咱們又要向東河灘升火，把野草斬絕除盡，讓頑石搬家，叫千年的荒灘乖乖地給咱們生產出糧食、棉花，支援國家工業化。大家說行不行？”“行！”几百人高舉着鋤頭、鋤，喊出了同一個聲音。

這時，站在保京身旁的王正海跳上碾子，把手中的紅旗一展，上面寫着：“大戰東河灘”五個大字，紅旗在陽光下迎風招展，更加紅得耀眼。

出发了，社員們渡過涇河，涌向了東河灘。七十多歲的王高修老漢，也提着糞籠，高高兴興地走在人群中。這個老漢，多年來已不常下地，大躍進的鼓點，却敲得他在家裡坐不住了，整天找活干，你若勸他休息，他才不答應哩。保京深知老漢有股子倔勁，便故意說：“三叔，今天大戰東河灘是重活，我看上了年紀的人就廢去了吧。”

老漢一聽，白花花的胡子翹得老高，眼睛一瞪說：“咋？只准你們青年人跃進，就不許我們老漢跃進？”

走在旁边的王保元老漢，笑眯眯地插了一句：“保京，大哥也要騎上千里駒呢！”

東河灘上熱鬧起來了。保京大聲喊道：“干！小伙子

們。”說着便把黑棉祆一脫，穿一件白布小衫，掄着鐵頭，首先干起來了。接着，小伙子們的鐵頭雨點般地落在地上，姑娘們抬着石头穿梭似地跑來跑去。

廣播筒里傳出了保京的聲音：“社員們，紅旗競賽開始了！咱們任務包干，那一隊完成得最早最好，紅旗就屬於那一隊。”話音剛落，涇河灘的最高處，果然豎起了一面鮮艳的紅旗，在微風里呼拉拉地飄揚。社員們一見紅旗，鐵頭掄的更快了，跑得也更欢了。

青年隊長王正海，右胳膊用力一揮，喊了聲：“加油！”青年隊隊員們就像一群出山的猛虎，很快跑到各隊前面去了。王正盈對正在扛石头的保正說：“紅旗是咱們青年隊的，決不能放過手。”保正把額上的汗一擦，笑着說：“哪還用說，你都沒看啥火色！”說着，他嘴向旁边的婦女隊撇了撇。

嗬！婦女隊也干得真爭勁。新過門的媳婦張淑琴和張花芳，干得起了性子，干脆把棉祆一脫，袖子一挽，用手帕把兩條長辮子扎到頭頂上，鐵頭在石頭上碰得火星子亂濺。你再看看婦女隊長杜秀蓮吧，她真稱得上“穆桂英”，雖說年近四十，可掮上石頭，臉不紅，氣不喘，跑起來一溜風。正在這時，有人刨出了一塊大石頭，王竹琴就和她开玩笑地說：“二婆，這一下恐怕搬不動了吧？”她沒吭氣，往下一蹲，忽地把石頭抱在怀里；往肩上一扛，三腳兩步就扔到河里去了。她擦了擦臉上的汗水，放开嗓門喊道：

青年隊，干得欢，

婦女勇猛冲上前。

保質保量保安全，  
夺走紅旗有何难。

杜秀蓮喊声刚落，王正海領的青年队也喊了起来：

妇女队，莫夸口，  
紅旗永远夺不走。  
力使到，鐵掄欢，  
千年荒滩变良田。

这时，河岸上一前一后走来了两个老汉。前边担担子的是保京他爸王书田，后边提碗的是村里年紀最大的五保戶王大成老汉。原来两个老人見大家都劳动去了，便悄悄地商量了一下，坐在灶房里燒起水来。两个老汉老远就喊：“娃孙們！水来了。”

来到河滩一看，王大成老汉高兴极了，拍着书田老汉的肩膀說：

“老伙計，咱烽火社的人，干劲就是大呀。”

“干劲不大还能跃进？”

休息了。有的喝水，有的唱戏，有的打扑克……妇女队长杜秀蓮被大家围在中間，大家让她表演一个节目。她把王竹琴的花棉袄往身上一披，扭起秧歌来。这可把大家笑坏了，又鼓掌，又呐喊。她一边扭一边唱：

跃进年来跃进月，  
跃进月里喜事多。  
男女社員放声唱，  
越唱心里越快活。

一人唱歌万人和，  
跃进歌声震山河。  
来年若从这里过，  
荒滩变成米粮仓。

杜秀莲唱完后，大家齐声喝采。不知是谁喊道：“让咱主任来一个好不好？”“好！”正盈把保京从人群中推到中间，保京笑着說：“好好好，我来一个。”他提高嗓門，大声唱道：

跃进红旗迎风展，  
奋力大战涇河滩。  
今日洒下英雄汗，  
来年粮食装滿仓。

保京唱完，忽然，王正海又領着青年队，朝着妇女队喊道：

妇女队，老牛車，  
曳断繩索難上坡。  
东河滩上比战果，  
红旗一定屬于我。

妇女队也不是好惹的，一听这话，队长杜秀莲高声喊道：“干！給这些小伙子些利害看看。”哄的一声，各队又干起来了。

这两个队，真是棋逢对手，将遇良才，干起活来不相上下。最后，青年队費了好大力气，才算把红旗爭到手。这样大干了两天，三百多亩荒地在社員們的歌声和欢笑声中，平平展

展地躺在了人們的面前。

春耕开始了。

一天早晨，天刚麻麻亮，我們就过了河，在新开的滩地上种棉花。王保正問：“队长，这边又增加了这么多新地，社員又滿村子嚷嚷开了：非要在这边建村不可。今年是否有向？”還沒等我开口，王正海高兴地从河西跑过來說：“中榮，党支部和社管会根据社員的意見研究确定，要給河这边建村了。”

一听这话，我和王保正高兴得一跳三尺高。回家吃饭时，刚一进村子，保正便把鞭子一撂，就往社管会跑，嘴里还不住地喊道：“我报第一名！我报第一名！”

我很快地把牛拴在树上，也跟着保正飞快地跑去。一进社管会，我的天！来的人可真不少。放羊老汉王金柱在人群中吵吵嚷嚷，贫农王作云连拥带挤。大家缠住袁書記，爭着报名。袁書記顧了这个，顧不了那个，笑着說：“好好好，大家先別急，一个一个来。”

为啥大家都爭着往涇河东搬呢？

原来，全社总共有两千多亩土地。涇河从中間流过，把三百多亩地隔在了河东，人在河西，地在河东，給作务上带来了許多麻烦。人常說：“隔山不算远，隔河不算近。”涇河平常看起来，平平靜靜，可是涨起水来，像一头发怒的野牛一样，橫冲直撞。每年一到五、六月，金黃金黃的麦子快要收割了；八、九月的时节，白花花的棉花也該拾了。就在这两个节骨眼儿上，涇河偏就发了洪水，一涨就是好几天。人們只能眼睜睜地

望着对岸的麦子一天天焦干落粒，棉花一天天脱壳掉地，心里真像油煎一样难受。谁不是日日想，月月盼，给河东建个村呢。可是，在互助组、初级社时，咱们力量不够啊！高级社人强马壮，又逢大跃进年月，新开出了四百多亩荒地，河东的地就更多了。因此，社员便纷纷建议社管会給河东建村。眼前就要建村了，你想，谁不兴高采烈呢？

不久，经党支部和社管会研究后，让我们十一户先搬过去，社里帮助社员到外地购买木料、砖瓦。同时，还抽了十六名青年组成基建队，打墙、盖房。

这天，我三步并两步地跑回家，高兴地大声喊：“媽，批准啦。”

我媽还不知道是啥事，笑着問道：“看把你高兴的，批准啥啦？”

我兴致勃勃地说：“社里批准咱搬到河东去住。这几天就要动手准备呢。”

“你说啥？搬到河东去？”媽吃了一惊，好半天没有开腔，他看看房顶，又看了看屋里的盆盆罐罐，过了好一会儿，才问我：“中榮，叫谁叫咱搬的？”

我看着媽那迟疑的神色，不由得笑着說：“媽，是咱志愿报名的。”

媽才慢腾腾地说：“在这边安安稳稳地住了几辈子了，到你手里就住不成了。搬到荒滩那边，亲没亲，鄰没鄰的，咋行？”媽见我沒吭声，又說：“咱在这边不缺庄子不缺房，搬过去到底图了个啥？”

我抓住这个机会，問她：“媽，你說咱这庄子和房是哪里來的？”

這一問，我媽不做声了，又陷入了沉思。我知道：每逢提起这事，她就想起解放前的苦难日月。我說：“現在大家都在大跃进，千年的荒滩，几天就变成了良田。咱們新建的村子，很快也会接上电灯、電話、广播的。过去后，和咱这边的村子是一样的。在那边建村，就是为了把河东的庄稼务好，多打粮食，支援国家工业建設，讓大家把日子过好。”

这么一說，媽低下了头，半天，才叹了口气說：“中榮，你媽也不是那号子不通情理的人，媽只覺得猛地要离开这个家，心里总象有个啥牽着一样。搬就搬吧，哪搭都归咱毛主席領導。”

一个崭新的村庄建成了。我們刚搬到河东去，房子还没顧得收拾，“算黃算割”就叫开了。常言說：“麦熟一晌，蚕老一时。”轉眼，全滩的麦子一下子都黃了。根据社管会的布置，立即进行抢收。大家一致說：“今年是大跃进的头一年，也是咱新立家的头一年，咱一定做到細收細打。”这年麦收就是快当，不到三天的功夫，就把一百四十多亩麦子割完了。

恰好在这时，涇河又发了大水，把我們与河西隔絕了。沒有車，我們全村人一齐出动，抬的抬，担的担，背的背，拉的拉。別看劳动这样紧张，可是看到这丰收的麦子，看到这新蓋的房子，哪个人不是干劲倍增呢？

麦收后，我們緊接着进行紧张的秋播。这时，袁書記和保

京陪同县委孙书记来了。我们把建村、抢收麦的事向孙书记作了汇报。孙书记满意地笑着说：“你们的干劲可真大啊！”我们都愉快地笑了。孙书记又问：“你们村子叫啥名字？”

我们回答说：“还没顾得起呢。”

保京说：“孙书记，你给咱起个名字吧。”

孙书记想了一想，笑嘻嘻地说：“今年是大跃进的第一年，你们这村子是在大跃进中诞生的，我看就叫个‘跃进村’吧。”

我们一听，都高兴地说：“好啊！这个名字起得太好了！”

孙书记看着大家的高兴劲，接着又说：“村子叫个跃进村，可你们得在生产上更要好好跃进哩。”

自从有了跃进村，荒滩一天一个样。现在修了水渠，并且在泾河拐弯的地方安上了抽水机，荒滩地全部变成了肥沃的水地。村子周围也出现了果园、苹果园、瓜园、菜园。村里又安上了电灯、电话、广播，现出一片兴隆景象。你要站在塬头上往下一望，我们村子跟一张画一样，好看极了。

王中荣 口述

王尚均 整理

## 探    索

### —

那是一九五五年春天，一个中午，保京从县上开罢会，往回一边走着，一边想着：党号召咱们农民要多打粮食，哪就非得从各方面寻找增产办法不行。他走在村南的塬头上，看着弯弯曲曲的涇河，从北山流来，又向东流去，河两岸的土地，东西一眼望不到边儿。休闲的棉田，耙耱得平平整整，夹在綠色的麦浪中間，一块一块的，像幅画儿一样。这时候，他忽然想到：这些休闲的棉田，白白躺上半年，一点啥也不种，太可惜了。为啥不利用它多生产些粮食呢？早听老人說过，这里过去有人在麦收后还种过棉花，如果可以的話，这不是一个增产粮食的好窍門嗎？

保京一想到这里，心里非常高兴，回到村子，連家門都沒进，就去找技术股长馬书秀商量去了。书秀虽说是个做庄稼活的老把式，可是也不知道麦棉两熟怎么个两熟法，只說：“光听人这么說，可咱还没见过呢。”保京說：“没見人种过，咱不能試的种种嗎？”

当天晚上，保京喝过湯，又去找王元亨老汉請教。碰巧元亨老汉抱着孩子迎面走来。老汉听保京一說，便坐在大槐树底下，把烟袋鍋的灰彈了彈，捋着胡子談了起来：“这可是个大好事呀！大概是民国二十一、二年吧，那时你还小呢，那一年呀，天爷大旱，二、三月都沒下过透雨，麦都收到場了，才落了一犁雨。种花太迟了，有人把花籽撒到地里，說收不收，碰碰运气。可那一年的产量还不低，我在渠北种了几亩花，一亩还拾了二十多斤皮棉呢。后来，拔了棉秆，还跟上种麦。”老汉見蹲在旁边的保京听得入迷的神气，笑了笑，鼓励保京說：“你們青年人，懂得咧新技术，脑筋灵活，試的种种，許行哩。”

听了元亨老汉的話，保京的信心更强了。为了吸取更多的經驗，他把村里几位老人都問遍了。还專意召开了老农座談会。风声一傳出，有些人撇起凉腔来了：“‘王疯子’又逞能了，玉米丰产了，县上省上一奖励，就不知东西南北了，又搞啥麦棉两熟啦。”別人撇凉腔，保京早听慣了，他担心的倒是时间短，花开不了。后来，他听说涇阳棉花研究所用营养鉢育苗，就給书秀、建元說：“人家棉花研究所能試用营养鉢，咱农民为啥不能試用呢？不会咱們学嘛。”后来，他們在农业技术站赵启文同志的帮助下，不只使用了营养鉢，而且，还能动手制造营养鉢压制器。他們用自己制造的营养鉢，在咱們这里試种了几年，一亩地拾过四十斤皮棉。村中年紀最大的王大成老汉，背上籠子走过地头时，看着这些移栽的棉花，不由得翹起大拇指笑着說：“如今这世道光出奇事，連皇上咒过的栽

不活的棉花也栽活了。”

用营养鉢复种的棉花虽然不錯，还能解决棉粮爭地的問題，可是要大力推广还是有困难的。你想，把育好的苗苗一棵一棵往大田移栽，多費事呀。尤其在夏收正忙的时节，哪里来的那么多劳力呢？再說这样复种的棉花，霜后花比較多。保京为这事，把脑筋伤扎咧，吃饭、走路眉头都皺的緊紧的。有一天早晨，保京和书秀、凤祥、万英一些人正在作营养鉢的时节，王元亨老汉挑着拾粪籠子过来了。他把籠子放下，用手捋着胡子，笑眯眯地说：“如今你們青年人就是行，連科学家用的营养鉢都学来了。不过，这家伙霜后花还是多，也太費人了，你們咋样子再改进改进就好了。”保京正在拿着鐵鍬配料。他满脸汗水，說：“你說的对着哩，要多打粮食，光靠营养鉢育苗是不行的，咱們还要想更好的增产窍門呢。”

可不是，那几天，我們一块商量，又在寻找更好的增产窍門了。

## 二

一九五八年三月下旬，保京去西安参加陝西省工农业先进生产者代表会。有一天，代表們參觀了西安郊区五一蔬菜合作社。晚上，夜已經很深了，保京怎么也睡不着。他想：五一蔬菜合作社，人家一块菜地套十来样子菜，粮食为啥不能套种呢？老农不是有句俗話說：“要得富，地里庄稼开个杂貨鋪”嗎？他愈想愈觉得套种是增产粮食的一个更好的門道。想着想着，他翻起身，开了灯，又翻看會議上的文件。和他一起来参加会议

的全国林业模范王德生老汉，就睡在对面的床上。老汉被保京惊动醒了，抬头看看窗外深蓝色天上的月亮說：

“你咋还不睡呢？二十二、三，月落正南，天都快亮了。”

“大爷，你說人家五一蔬菜合作社的畣菜，产量咋那样高？”

“人家搞套种，当然比单种产量高。”

“我想粮食作物要是套上几样子，高的是玉米，低的是豆子，下边再套上紅芋，那一亩地的产量該有多大呀。”

一看保京那入迷的神气，王德生老汉不由得哈哈大笑起来。“行呀，人常說‘一层楼上七朵花，不收这家收那家。’可咱过去沒有套种的习惯，有人給棉花地边种行豆子，或者給中間套些芝麻，全当捎带活儿。你既有一股鑽劲儿，那就試試吧。”

王德生老汉在庄稼行里也是个能手。保京把他的想法一五一十地說了出来，要老汉指导。两个人一边討論，一边画图，一直合計到吃早飯的時候，連脸都忘了洗……

开完会后，保京又特意跑到西北农学院，向教授們請教。赵洪璋、牛联星、苏献忠几位教授，看着保京的套种設計，一方面鼓励，一方面提出了修改补充意見。为了能早一天开始搞試驗，当天，保京赶着回到社里，首先向社干和社員們傳达了省上會議精神后，接着便把套种設計的图样拿出来，和大家商量：“咱们要增产粮食，非在耕作方法上找門路不可。咱们今年在玉米地里，試驗套上紅芋，后期再套上豆子，提高土地的

利用率。这样地里的庄稼有高有低，也便于进行管理，还能充分利用阳光。大家看这个种法行不行？”

大家討論得很热烈。王金寿老汉高兴地把烟鍋一揚一揚地说：“敢这么試驗，就是好样的，四叔务菜，也要赶他五一社哩！”

过了不几天，保京和我們选了一块地，就开始深耕了。忽然，从村南来了一伙人，等走近才看清是赵洪璋、苏献忠几位老师来了。原来，他們为了帮助我們搞試驗，特意从西农赶来，这对我们鼓舞可大啦。老师們和大家一起劳动，一起研究，直到把地整好，按計劃把玉米、紅芋种好以后才走了。

此后，保京和我們就像經營自己的小孩一样，經營着这一块庄稼。还在地头插了一个木牌，上面写着：“玉米、紅芋、豇豆套种試驗田。”

一天早晨，太阳刚冒花，保京、袁書記和我們几个人，一起去套种試驗田里追肥。保京一面追着肥，一面看着四周将要成熟的麦田和长得綠茵茵的棉田，又在想心思了。这几天来，他又在考慮粮棉套种的問題了。他想：粮食和粮食可以套种，为啥粮食和棉花不能套种呢？咱们不能只顧增产粮食，不要棉花，社会主义建設离了棉花还行？休息的时候，他便把这个想法告訴大家：

“我看收了小麦以后，把地一翻种成玉米，留成寬窄行，秋后在寬行中种成小麦。玉米一收罢，留成明年的棉花地。明春，不就成麦棉套种了吗？”

袁書記考慮了一会，說：“这样种法可以解决棉粮爭地的

問題。咱們設計一下，再拔出一块地，大膽試驗吧！”

任鳳祥一邊在地下畫圖，一邊說：“這個種法還詔。我再出個點子：在玉米寬行中種成毛苕子，八月一壓青，再種小麥，比上次糞都美。”

王建元老漢說：“嫽嫽嫽！還能解決活路緊張，勞力不足的困難。我看把這塊試驗田叫個‘萬能田’吧。”

保京說：“大家多出些點子，回去咱們再好好研究一下。”

當天，我們又找西北生物研究所的下放鍛煉的楊彭年、任尚學同志商量。他倆一聽要搞新試驗，就熱心地參加進來，和我們一起設計鑑定，一起翻地施肥。我們在地頭上，插起了一個大木牌，上面寫着：“萬能試驗田。”

這兩塊套種試驗田，莊稼長的就是美。一天來這里的人不斷頭，看過的人沒有不稱贊的。這年秋里，玉米收了以後，我們都到“玉米、紅芋、豇豆套種試驗田”去挖紅芋。大伙喜氣洋洋地談論着，誰也沒有見過長得這樣好的紅芋蔓。

馬書秀歪着頭問任鳳祥：“老任，你估這一窩能挖多少斤？”

老任說：“我看至少也在十斤以上。這勝利百號紅芋，人家都叫瞎八斤，瞎了也產八斤嘛。”

這時候，保京正在挖紅芋。可是，挖了半尺多深了，才挖了幾個小紅芋。保京一邊挖，一邊說：“咋搞的，一窩才結这几个？”

袁書記說：“繼續挖挖看？”

老任急得从保京手中夺过镢头，挖了起来：“这胜利百号良种大概結得深，大的还在下边。”

老任一镢，两镢，挖有一尺多深，沒見紅芋；二尺深，連个紅芋影子也沒有。唉呀！大伙面面相覷，目瞪口呆。

袁書記說：“不要急，瞎了咱們也要弄清原因。”

保京皺着眉头，看着挖出的几个小紅芋，說：“对，一定要弄清原因。”

原来，玉米植株高，对紅芋遮蔽严重，造成株間湿度，光合效率低，加之，氮肥多，水分足，造成了紅芋的瘋長，影响了紅芋的产量。弄清了原因，保京把袖子一挽，說：“干！跌一跤，长一智，坏事可以变好事嘛。”

村北那亩“万能試驗田”的庄稼长的可美扎了。这年收成很好，小麦、玉米和棉花都丰产了。后来，我們一总结，觉得“万能試驗田”的套种方法能解决农业生产中的不少問題。如：棉粮爭地、合理倒茬、劳力紧张、作物爭水肥、密植和管理不便等問題。大家都說：“不亏叫个‘万能試驗田’，这个种法还可以繼續試驗下去。”

为什么“万能田”能增产呢？我們进行了觀察、研究、总结出了一个主要原因是：在水肥条件好的情况下，边际效应好，大大有助于作物的通风透光。結合老农的經驗，我們深深感到，光在作物生长中的作用很大。我們認為光是一个值得注意研究的問題。为了对光做进一步的研究；为了找出适合于本地和便于进行大田推广的耕作方法，我們又在寻找更多的套种間作方法了。

### 三

一九五八年九月，咱們烽火人民公社成立後，社員們的生產勁頭越来越大了。群眾不但要求學新技術，並且要求搞科學試驗。你走出咱們白靈宮村子一看，試驗田一塊挨一塊的。明明是一片齊臻臻的棉花地，又稀稀落落長着玉米；明明是一片玉米地，下邊又套的是鵝爪綠豆呀，豇豆呀；明明是一片菜地，里邊却套着玉米呀，豆子呀。真像个雜貨鋪一樣。經過了大家試驗、研究，總結出了許多簡便易行、並且效果很好的套種方法。例如：點面結合、綫面結合、麥棉帶狀間作，等等。

興隆生產隊的郭亮升跑來說：“保京，聽說你們套種田里還有個點面結合，咧是咋搞的？”

“我們在棉花地梁上，隔五尺左右，種一窩玉米，這既不會影響棉花的通風透光，一亩還可收五十多斤玉米呢。”

郭亮升還到棉田里參觀了一趟，就是不錯。回去馬上在全大隊進行了推廣。

響應隊的張文信來了，一見保京就問：“王社長，咧綫面結合的窍門，請你教教吧。”

“好呀。”保京便一五一十地給文信講开了。

第二年，響應隊便按照我們介紹的方法，在麥收后的空茬地上，每隔一丈遠種一行玉米，這既不影響土壤的曝曬，每亩還收了五十多斤玉米，樂的人人都說：“咱這料玉米就和白拾來的一樣。”

周圍的群星隊、永久隊、齊心隊也專門派人來學習了，外

社的人也赶来参观了。

可不是吗，套种间作就是增产粮食的好办法嘛。光拿点面结合来说，去年在全公社都推广了，增产了不少的粮食。难怪很多人都唱起了“若要打的粮食多，抓紧套种与间作”的新农谚来。

但是，套种间作虽说好，我们在试验中还存在些问题，需要进一步解决，多多积累经验，不知道的方法还很多，我们还在继续揣摸哩，探索哩！我们一定要找出更多更好的方法，增产粮食、棉花。

馬書秀 任凤祥 口述  
田高保 李景毅 整理

## “一五〇六”的故事

一九五五年四月，我去县上开会，县委孙书记亲切地对我说：“社会在变，庄稼产量在变，人也得跟上变。小伙子，不能满足已有的成绩，今后，你打算怎样继续提高产量？”

我想了一想，说：“今后，除了继续改进耕作技术、改良土壤外，还得在种子上多下功夫。一九五三年，我们采用了红心白麦牙种子，试验结果使产量大大提高了。但这个品种的产量还不很理想，生长期长，影响麦子早播。我们打算除继续培育这个品种以外，还想从外地引进些品种试试。”

“从外地引品种，是解决问题的一个办法。但是，也应该自己动手，培育出适合本地条件的高产、优质、早熟的品种来。”

“自己动手培育新品种？”这个事我过去可没想过啊！我想了一下说：“对，我一定回去试试。”

从县上回来，妈给我端了碗又细又长的白面条，我无心去吃，只考虑着培育新品种的事情。妈看了看我，说：“京娃，这是碧蚂一号麦秆的面，你不是顶喜欢吃吗？”妈这一说，倒叫我联想起了一连串事情。碧蚂一号这个新品种，是西北农学

院赵洪璋教授培育出来的。去年在我們这里才开始推广，一推广，每亩地就增产了百分之二十多，群众高兴的没法說。一次，北屯有个老汉，捋着白胡子对我說：“这碧蚂一号麦是誰弄出来的？产最高，质量又好，咱們應該把他找来，好請他吃一頓酒席。”对，我为什么不去問問赵洪璋教授，这个品种是怎样培育出来的，玉米能不能也照这个法子搞出几种优良品种。我狼吞虎嚥地吃过飯，就去找书秀、万英几个人商量，大家叫我和书秀到西北农学院跑一趟。

我俩到了农学院，赵洪璋教授热情地接待了我們。詳細地向我們讲述培育新品种的方法，怕我們听不懂，还用手比划去。尽管这样，但許多名詞，像“简单遺傳性”呀，“复杂遺傳性”呀，“有性杂交”呀，等等，还是把我們搞得胡里胡涂。我看看书秀，他两眼瞪得老圆，額上直冒汗。我想，这样听下去不行呀。就要求赵教授帶我們到农場去看看。

赵教授把我們領到农場。这时，正是小麦揚花季节，地里站着許多穿花布衫的姑娘，手里拿着闪闪发光的鐮子和剪刀，在麦穗上拨来弄去。

“这是干啥哩？”我惊奇地問。

“有性杂交。”一个姑娘甩着小辮子，用圓溜溜的眼睛上下打量着我。

我和馬书秀皺起了眉头。赵教授看見我俩還沒听懂姑娘的話，便解釋說：“有性杂交，就是把一种麦子的雄花去掉，只留下雌芯，給它配上另一种麦子的雄花。这样长出来的麦子就成了一种新的品种了。”

“噢，有性杂交，农村姑娘怎么也能搞这个工作？”說的旁边的几个姑娘都喃喃地笑了起来。

“我們學院的工人同志，最近忙得很，这些姑娘是从农业社里請来帮忙的。”赵教授一边解釋，一边指着她们夸奖道：“瞧！技术多熟練呀！几天前，她们还是生手哩。”

我想，这玩艺怕也不难，这些普普通通的农村姑娘能干，难道我們就不能干？我用肘子把书秀碰了一下，叫他注意看。

赵教授捉着个麦穗，拿着一把明光閃閃的剪刀，边講邊表演。我俩聚精会神地听着，瞅着，漸漸地看出了門道。他剛一講完，我就着急地說：“来，叫我試試看。”不大一会，我和书秀都能依葫芦画瓢了。

赵教授同我們談得很投心，我就大胆地問道：“玉米能不能进行有性杂交？”他說：“咋不能，你們不是会实行人工授粉嗎？有性杂交和这个差不多……”我又提了一些有关玉米授粉的問題，他都一一作了回答。

第二天，我俩滿心欢喜地赶到家里。还没跨进门槛，正海、万英那伙青年就把我們围了起来。等我把情況介紹后，大家都說：現在正是小麦揚花授粉的时节，咱們先搞点小麦試驗，看能不能培育出个高产品种来；到玉米揚花时再搞玉米試驗。

第二天，姑娘們手执小剪，小伙子手拿小鏟子，馬书秀、王建元带着紙糊的隔离套，都跑到地里来了。我和书秀給大家表演了有性杂交的操作技术，接着大家就照样干开了。老太婆和小娃娃都跑来看稀奇。

杂交后的麦子，长得挺不错。可是，到将要收割的时候，我用手一捏——糟了！结粒不多，颗颗和原先的一样，没有多大变化。这下子，可把村里的几个“事后诸葛亮”乐坏了：“看，我早就說不行，自古以来，谁见过在麦穗上使刀刀弄剪剪呢。”在失败面前，在嘲讽之下，有几个青年有点灰心丧气了。我对他们說：“不要怕，搞试验还能怕失败！自古以来，发明创造哪有一搞就成功的呢？要是箭箭都射中老虎屁股，那山里就没有王了。失败了再搞，多搞几次，还怕不成功吗？”

有一次，我又去西北农学院请教，在武功下车后，碰见了西北生物研究所王副所长。他仍然穿着那件灰色打补丁的延安服。他过去当过我们县上的县委书记，是我的老上级。一見，就把我拉进所里問长問短。他告訴我，赵教授到西安开会去了，没在家。我把小麦试验的事告诉他。他握着我的手說：“保京，不要怕，只要肯干，多学习，就会搞成。”

他停了一下，又给我讲了吴运铎办兵工厂，制造枪弹的故事。我想：吴运铎同志在艰苦的战斗中都能克服那么多的困难，难道咱生长在和平环境中还不能克服困难吗？

王所长找了个青年技术干部来帮助我。那小伙长得浓眉大眼，宽肩高个，一见面就和我格外对劲。他仔细地詢問我搞杂交的经过，然后讲了一些失败的原因。我又高兴又不满足地問：“搞杂交是不是只有这一种方法？”他說：“除了有性杂交，还有个无性杂交。赵济民的‘五四’号小麦，就是用无性杂交培育出来的。”

沒几天，我到省上去开会，湊巧碰見了趙濟民同志。我趕緊向他請教。他非常耐心地給我教會了無性雜交的操作方法。

“小麥能搞無性雜交，玉米也能搞嗎？”我滿有兴趣地問。

“現在都還沒有定論，你回去試試看，不管它有沒有定論，咱們讓實踐來証明好了。”他這樣鼓勵着我。我想：現在正是玉米播種時期，是進行無性雜交的好機會，千萬別錯過時機了。

我從咸陽下了火車，一路上小跑着，還覺得太慢，恨不得一下飛到社里。尤其是看到地里有人已在播種玉米，心里更急得象火燎一樣。

進了村，我趕忙去找書秀、建元商量。他們都同意我的意見。我們三個人湊在一起，根據各種玉米的特性，取長補短，當晚就研究出了幾種雜交方法，我興奮得連覺都睡不着。

天剛亮，我就把那些小伙子和姑娘們喊來，把操作方法，注意事項，向他們詳詳細細地講了一遍。當天，就進行了各種雜交，緊跟着就下種了。

自下種起，我們每天差不多往地里要跑三、四趟，去看看玉米出土的情況。五、六天过后，一、二、三、四、五各號玉米都陸陸續續地鑽出了地面，只有那三十四顆六號玉米還睡在地里，沒有一點動靜，我急得沒法子。一天傍晚，我和正海几个人，用小棍棍把六號玉米上的土蓋蓋齊齊一拔，發現大部分都發了霉，只有四窩玉米，頂着被壓得彎彎曲曲的黃芽芽，我

高兴得跳了三尺高。正海边說邊笑，忙着給玉米澆水。建元老頭子把手往空里一揮，說：“快，快給咱這品種起個名字吧！”眾人都偏着腦袋在想，我想了好半天，說：“有了，咱這六種玉米都是在一千五百斤的基礎上搞起來的，我們就把一號叫‘一五〇一’，二號叫‘一五〇二’，……這是第六號，就叫它‘一五〇六’好不好？”大家異口同聲地說好。

我們就象待自己的儿女一樣，精心地培育着這些幼苗，給它們澆水、施肥，盼它們早日長大。誰知，就在這時候，比敵人還可惡的蛐蛐把那四苗“一五〇六”，咬得只孤零零地剩了一苗，這可把人急壞了。我們馬上用農藥洒，用手逮，用石塊砸，才把害人的蛐蛐治的個個見了閻王。

為了把這一場試驗搞好，我要去農技站學習技術。就在此時，我那大孩子病了，燒得不省人事。我媳婦催我到阡東鎮去給娃請醫生，我叫她自己去，媳婦抱着孩子，罵我把孩子看得還不如幾根玉米杆杆子。我想：娃有她照顧，我錯過了這個時機，耽誤了玉米試驗，就得再等一年。于是我給她安排了一下，跨出了門檻，到農技站學技術去了。

後來，雜交後的玉米長得個兒高，棒子大，籽粒飽滿。特別是那株早熟的“一五〇六”，結了三個胳膊粗的大棒子。參觀的人沒有不伸大姆指的。玉米熟透了，我們每個人都爭着要扳這三個玉米棒子。我們扳回來一數顆粒，僅一個大棒子就有近千的顆粒，頂兩個普通的棒子。金黃色的顆粒，像珍珠一般，可把人高興死了。

從第二年起，我們把這六種玉米一代一代地繁殖起來，并

把优良的品种逐渐在大田试验。经过几年来的培育和对比试验结果，“一五〇六”号玉米比本地品种好，生长期也短，受到了群众的欢迎。

一九五八年，西北农学院的老师来给我们的“一五〇六”号玉米作了一次鉴定，认为它是一个值得继续培育的品种。我们的信心就更大了。

王保京 口述

贺贵德 整理

## 不服老

一九五八年春天，我們社里學科學、搞豐產的熱勁可高啦！“書記試驗田”、“四女豐產田”、“四媳妇豐產田”……白蜡樹的豐產牌子，整整齐齊地插了一地。眼看人家都動開了，我們幾個老婆，哪裏閑得下，坐得住。

一天，我正要去找劉桂梅老婆商量，剛出門，就碰到她和王定兰、張振霞到我家里來了。劉桂梅手里拿着個木頭牌子，一見我就說：“四嫂呀！咱們咋辦？！”我看心里早明白了，可是還故意問：“喲，啥事？看把你們急的。”張振霞一跺腳，說：“四嫂，搞試驗田嘛！人家碟子碗都鬧紅了，咱們還冰鍋冷灶的。”我看她急的那樣子，禁不住哈哈笑了。我們一塊到大隊部去找袁書記。袁書記聽說我們要搞豐產田，二話沒說，就給我們拔了二亩地。當時，在場的幾個青年小伙子，聽到我們老婆也要搞豐產，便故意對我說：“四嫂，務棉花可是個技術活呀！澆水、上糞、防蟲、打尖、扳芽子……一點侍候不到，就要麻達，豐產可不容易哩。”我還沒開腔，劉桂梅就搶着說：“你娃要看我們老了，我們還要和你們比賽哩。”說着，她把手里的木牌牌一舉，扭過頭，對我說：“四

嫂，咱們提几句口号吧。”于是，我們四个老婆一人一句，就湊成了：

青年搞丰产，  
我們不服气。  
也来种二亩，  
秋后比高低。

大家听了我們的口号，都笑弯了腰。这时，袁書記說：“來，把这四句口号，給你們写到丰产牌子上。”說着，用紅漆笔，在牌子上面唰唰地写了起来。

棉花下种沒多久，苗苗就出了土。枝粗叶肥，一苗不缺。那陣，我們心里滋潤得像鷄毛翎在扫。成天价閑苗呀，施肥呀，中耕呀，把棉花看得比小孙孙还貴重，一天不到地里看两回，晚上睡覺都不安宁。

有一天，吃早飯的時候，我們四个老婆商量好，午飯后鋤草。吃罢午飯，王定兰和張振霞有事，不能去，我又去叫劉桂梅，可是，到处尋不見她，我急得滿头大汗。我想，这老婆喲，說的好好的，可跑到哪里去了？沒办法，我頂了个草帽，只好一个人上地去。

这时，沒一絲风，太阳火毒火毒的。我一个人在路上走着。還沒到地头，老远就看見棉花地里有一个人。走近一看，喲！劉桂梅。她手里拿着个鋤，弯着腰，象鷄啄食样地向前鋤着。

到了跟前，我就埋怨她說：“你呀，來也不把我叫一声。”她直起身子，笑盈盈地望着我說：“四嫂，这几天，你

白天和我們一块下地劳动，晚上还出外接生，忙得連合眼的功夫都沒有，我咋忍心叫你哩。”我一边拿手巾給她擦汗水，一边說：“你呀，只知道讓別人歇歇，总想不到自己……”刘桂梅老婆比我小一岁，五十四了，高高的个子，一双小脚，走路非常不便。为了这块丰产田，她倒像年輕了一截子，整天喜哈哈的。她還沒等我說完，就抢着說：“四嫂，看你說的，咱搞丰产，不下点苦工还成。”这时，我弯着身子，也鋤了起来。她繼續說：“往后，咱还要向別組挑战哩，你看咋样？”我听了嘿嘿直笑，說：“成！凭咱们这股干劲，也决不会落后的。”我俩就这样說說笑笑，越鋤越有劲。

六月中旬，棉花显蕾，正是需要水分的时候，天旱了。

有一天，我从外边接生回来，一路上，看見社員正給棉花打藥粉，我的心扑通扑通地直跳，丰产田的棉花咋样了？也生虫了么？渠里有水沒有？……想着想着，恨不得一下子飞回去。当我赶到地头时，立刻楞住了。棉花叶紅堂堂的，鈕扣大的圪塔，落了一地。怎么嫩格爭爭的棉花，离家几天，一下就变成这样子了？我的心里像刀搅一样，难受极了。正在这个时候，刘桂梅她们一下向我围了上来。

“不成了，四嫂呀，今年的丰产沒指望了……”刘桂梅老婆說着說着，眼泪便像断了綫的珍珠，一顆一顆地掉了下来。王定兰愁眉苦脸地望着我說：“不行了，干脆把丰产牌子拔掉算啦。”听王定兰这么一說，我心里象放了一把火，黃豆大的汗珠，直往下流。我不由得想起了种棉花时的情景：我們向青年队、媳妇組，挑战，应战，提保証……难道現在遇到了这么

一点困难就被吓倒了么？不，千个不能，万个不能！我想到这里，便笑着对王定兰說：“喲！看你说这话，叫人听见不笑掉门牙才怪哩。咱一个丰字没写完，先打退堂鼓，这算闹个啥丰产？”說到这里，我看了大家一眼，接着又說：“庄稼和人一样，誰还能保住不害一次病？无论啥事都沒有端端做成的。有问题咱们先找原因，可不能泄气呀。”我看她们几个脸上的愁容慢慢散了，就又紧跟着說：“来，都要难过啦，咱们先商量一下，看咋办？”

“老嫂子，你说咋办咱们就咋办。愁脸一抹，就是笑脸嘛。”刘桂梅老婆說。

这时，火热的太阳，依然在头顶上晒着，棉花有气无力地搖摆着。我們几个老婆，汗流满面地鑽进棉花地里細細地检查。原来，棉花发生了紅蜘蛛。我們摘了几个棉花叶叶，急急忙忙地跑回大队部。

正巧，袁书记和保京、馬书秀几个人，都在办公室。他們看我們拿着棉花叶子进来了，馬书秀笑嘻嘻地说：“四嫂，棉花生虫啦？快来坐下，我們也正在研究这事。”这天晚上，我們研究了半夜，准备給棉花先打药，后澆水。

第二天，日头刚冒花花，我們就来到了地里。我背上个噴霧器，給棉花打药水。那时候，天旱的很喲！渠里都干了，并又离的老远。一看这样，王定兰老婆有点作难地说：“这棉花真难侍候呀！又要打药，又要澆水……”我说：“咱要搞丰产，不出几身水还成。”刘桂梅老婆急头忙脑地来回走着，猛乍，她手往后边一指，說：“看——”那时，袁书记、馬书秀几个

正用桶担水澆哩。我們心里立時豁亮了，就咚咚地跑回家取担桶去了。

中午，棉花地里象蒸籠一样。正当我們澆得起勁的時候，劉桂梅的老伴，頂個草帽，引着小孫子來了。他站在地頭，大聲吼道：“老積極們！再不要爭了，都快回去歇歇吧。”劉桂梅老婆一看，沒好氣地說：“誰拿紅貼把你請到這兒來哩？你嫌熱，你自個回家歇去。”老伴沒聽她的話，繼續說：“這麼熱的天氣，指望你們幾個老婆子澆能頂個啥？”劉桂梅老婆把手里的水往地里一泼，說：“澆總比不澆強。一天澆不完，我們就兩天澆！”老伴看她那股倔勁，知道沒法子，就撇了撇嘴，一面把頭上的草帽摘下來，讓小孫孫送給他奶奶，一面還是不歇氣地嘮叨着：“老天爺和你作對，就是拼上你的老命，丰產也是搞不成的。”劉桂梅老婆一面戴草帽，一面給孫孫說：“去，快把你爷爷拉回去。”這會兒，惹得我們幾個哈哈地笑了。

棉花喝上水，不幾天，就變了樣，長得綠汪汪、肥騰騰、水靈靈的。過路的人，誰個不想饅饅地多看上几眼，摸上几把哩。

九月，正是拾棉花的时节。一天，劉桂梅老婆過河，把腿跌傷了。我聽到後，就急忙包了幾個鷄蛋，去看她。她躺在炕上，一見我進去，就咬着牙，硬往起坐，說：“四嫂，不要緊……三兩天就能好，趕上摘咱的棉花。”我看她難過的樣子，就趕忙按住她，不讓她起來，說：“你放心，好好的養傷吧。咱們的棉花，絕不會讓它壞一瓣……”

一天，我們几个正在地里拾棉花，看見一个人拉着架子車，車上坐着个人，向我們慢慢地走来。走近一看，哟！是刘桂梅的老伴拉着刘桂梅。我們几个人一溜风地围了上去。原来，那些日子，刘桂梅在家里躺不住，整天和老伴吵着要到地里来，老伴拗不过她，沒法，就把她用車子拉来了。

刘桂梅看着滿地白花花的棉花，高兴地说：“四嫂呀！棉花开得真爱人哟！我看見了咱白格生生的棉花，伤也像不疼了。”說着，从車子上往下溜，吓得我們几个人赶忙按住她：

“哟！怕人的，快躺下吧。”王定兰摘了几朵又絨又白的棉花递给她。她拿着，又是亲，又是闻，在手里揉过来揉过去，激动地说：“四嫂，就是让我爬、蹬，也要把咱们的棉花拾回来。”我说：“这点棉花，还不够我們几个人拾哩。等你腿好了，再来拾也不迟呀。”她听我那么一說，眼圈都快急紅了，拉着我的手說：“等腿好了，棉秆早拔完了呀。”說着，又硬要下車子。看着她那条包得直挺挺的腿；再看看她那清瘦的脸上流露着坚决的神色，我們几个身上更带了劲。每天摘一些棉桃，帶回家去让她剥……

真是功不枉費。秋后，我們的棉花生产了，每亩产籽棉四百多斤。这一下可轟动了全社，我們四个老婆高兴得嘴也合不攏了。

杜 元 賢 口述

李民安 段學貴 杭志福 整理

## 十五女

一九五八年七月，我和張玉玲、劉芝霞等幾個姑娘，參加了閉縣委召開的玉米豐產現場會議。會上知道了許多地方的青年，都在搞豐產試驗田，我們實在高興極了。那天，我在回來的路上，心裡划算來划算去：人家是青年人，咱也是青年人；人家能辦到的，咱為啥就辦不到？正想得入神，芝霞猛地把我一拉：“淑芳呀，依我看，咱們回去也搞豐產試驗，怎麼樣？”沒等我回答，玉玲便搶了一句：“搞！我不信就搞不成，咱也不比人家少長個啥。”我們越說越帶勁，恨不得一步便躥進村。

當時，我是村里團支部書記，連夜便召集全體團員和青年開會商量，大伙一聽要搞豐產，都高興得跳了起來。當晚，全村十七個姑娘便組成了一個“小麥豐產組”。

我們薄太后村，那時候只有男社員搞過“豐產田”。現在很多人聽說我們十七個姑娘搞試驗，鬧豐產，就當奇事傳开了。一些人拿着烟袋鍋跪蹴在門口，看見我們走過，就指着我們的脊背說：“這些毛女子，真是胡成精哩。”一些老婆東家串西家地說：“唉！這些女娃子越大越不像話啦，整天野地屁

股不挨炕。我看还是早些出嫁了，省得她們胡鬧騰。”人家說我們“胡成精”，誰能甘心呀！我們就暗暗下了狠心，非搞出來个样样来不可。他們越是譏笑，我們的決心就越大。

這天，我和玉玲正在研究翻地的事，淑霞和玉芳來了。我說：“你倆來的正好，咱們一块研究。”誰知道她們一進門就坐在炕沿上，一声不吭。我楞了一下，問：“你們怎麼啦？”玉芳紅着臉，吞吞吐吐地說：“淑芳，我家里叫我……”我感到事情有點不妙，便追問了一句：“玉芳姐，有啥你就直說吧。”她看了玉玲一眼，小聲小氣地說：“我婆家催着過門呢，東西都准备好了。我媽罵的凶得很，說眼看过門呀，還胡搞啥試驗，所以我想……”玉玲性子本来就急，一聽這話，騰的一下子從炕沿上跳了下來，說：“真是死腦筋，豐產歸豐產，結婚歸結婚，兩碼子事。”我一把拉玉玲坐下，又問淑霞：“你也是為這事嗎？”她點了點頭。這時，我心裏“扑通”一下，原來料想的事嘛，到底來了。唉，這兩家日子過得比較好，吃不了這樣的苦，婦女們思想還封建。平時玉芳、淑霞稍微參加個啥社會活動，兩個老人就絆腳絆手的還指着脊背說：“時興男女平等嘛！成啥話，也得有個規程呀。”當時我也不生氣，更不灰心。我給她們講了許多豐產試驗的道理和意義。再說，都是一塊長大的，还想她們能回過頭來。誰知道她們低着頭，一句話也不說。我只得說：“你們回去再給咱叔和媽好好講清道理。如果說不通，不來也成。”

第二天一大早，我便到玉芳家里去。老遠便聽見玉芳她媽在罵。我故意站在門外，冲屋裡問：“玉芳姐在家嗎？要下地

啦。”玉芳她媽從門里探出半截身子說：“淑芳，嬸子這兩天身子不美氣，玉芳在家幫嬸做點活。”我走進去，看見玉芳坐在廈子門檻上。她媽轉身就站在旁邊，她連頭也不敢抬，故意避開我的眼光。半天才說：“我有事兒，不去了。”我一看這陣勢知道不行了，順便說了一句：“啥事都自願嘛。”就轉身走了。

兩個人退了組，玉玲生氣地說：“沒出息。”芝霞撅起小嘴說：“沒有她倆，我們照样干。”可是，村上有些人硬是推下坡碌碡，風涼話像風車鋸一樣。鋸得幾個姑娘，心里七上八下。

怎么办呀？大早起，我就跑到乡上。見了孫書記，還沒開口，鼻子一酸，眼泪差点掉下來。孫書記叫我坐到椅子上，看了看問：“啥事情，大清早跑到這裡就想哭，快不要哭，有啥不得開交的事，你說吧。”我就把玉芳她們退組的事，原原本本地說了出來。孫書記聽了，說：“淑芳，遇到啥事，自己先要沉着，有黨有群眾，天大的困難都是可以克服的。把困難能哭沒，那倒省事。”最後，孫書記從椅子上站起來，把煙頭往地下一扔，說：“走，咱們開個組員會，大家談談。”

大家見了孫書記，一下子就圍住了。有的人心裏還是不扎实，嘴里叨叨着：“沒繡花，先斷針，往後可怎辦呢？”孫書記讓大家都坐下來，說：“怎麼，碰到這點困難就害怕啦？真金子不怕火煉，走了兩個，還有你們十五個，慌啥呢？”一句話說得大家臉上都燒呼呼的。孫書記接着說：“姑娘們！保京搞玉米丰产，开头不是也有人叫他‘王疯子’嗎？現在保京他

們搞出成績來了，那些人也就不說了，而且還有人跟着學呢。你們就要學習保京那種敢把困難頂住的精神。”大家聽了孫書記的話，心里當下就亮堂了，眉梢的疙瘩也解開了，勁頭也就來了。為了給大家鼓勁，巩固組織，孫書記提議給試驗田起個名字。這下可熱鬧起來了。一連起了十幾個名字，但意見總是不一致。最後孫書記說：“你們剛好十五個人，就叫個‘十五女試驗田’吧。”我們都覺得這個名字好，既響亮，又說明問題。所以孫書記的話剛一落點，芝霞便說：“這一下十五個人的名字都在上面了，誰也不准拉後腿，給黨團組織丟人，給大伙丟人。”我接着說：“我們一定要做出個樣子來，看誰再敢說毛頭女娃子不能搞豐產。”

經過這一場風波，十五個人就拧成了一股勁，整天價都把心操在試驗田里。村里人都說：“這些女子，把魂都掉在地里啦。”

這天，鄉上召開的棉花現場會議剛結束，天快黑時，忽然刮起大風來了。黑雲像野馬一樣，跑得飛快，眨眼功夫，頭頂被罩得嚴嚴的。“不好，有大雨！糞送不到地里，便要耽擱翻地。”我急忙向外走，一只腳剛走出大門，便和玉玲碰了个满怀，她一把拉住我：“淑芳呀！天色不對了，得趕緊想個辦法呀。”恰好，其他十三個姑娘也都跑來了。大家一商量，說：“今晚非夜戰一下不行，下了雨，明天再睡大覺。”

回到村里，弄了五輛架子車，三個人一輛，拉的拉，推的推；一趟又一趟，誰也不知道累。夜漸漸深了，四周一點聲音也沒有，天黑的像鍋墨抹了一樣。正拉得起勁，忽然听见龍王

庙后边有什么动响。仔细一看，见两个黑影子朝我们走来了。芝霞本来胆子就小，车子一丢就往后跑。后边的四辆车子也停住了，十五个人挤在一堆。都以为是狼。还是玉玲胆子大，她说：“管它是狼是鬼，我们这些人呢，怕啥。”我顺手从车上拔出一把铁锨，说：“走，到前面看看去。”大家都端着铁锨，一齐朝庙前走去。快走近时，黑影子却哈哈大笑起来了，我们一听是人，都长长地出了一口气。走近一看，原来是刘家二叔和四叔。平日，他们总爱和我们逗笑，所以大家又生气又好笑。我说：“看你，半夜三更吓唬人，耽搁人家干活。”二叔笑了，说：“好娃呢，你们的胆子真大！叔不是故意吓唬你呢。黑天半夜，地里野兽多，路又不平，万一有个差错咋办？”这一下大家都笑了。他们又问我们拉了多少车，我说才拉了几十车，还早着呢。他们一定要给我们拉，大家不肯，说：“胡子太长了，不要。”他们却说：“人老胳膊硬，一个顶俩用。”

果不然，第二天就美美下了一场雨，我们也美美睡了一天。天晴后，我们就紧接着翻地、整地、下种。

由于生产队在人力物力上给了我们很多帮助，加上我们的齐心实干，那年冬天，我们的麦苗长得黑油油的，整齐极了。又下了几场大雪，大家都说，雪兆丰年，来年麦子一定好收成。

春天，麦子刚刚拔节的时候，叶子越变越黄，根也开始霉烂了。大家都呆在地头，想不出个办法来，村里有些人又说了：“当韭菜吃味淡，当柴烧没焰。”当时，我们真是又生气，又着急。心里就像猫爪子抓一样，立坐不安。

芝霞這個調皮鬼，平常總愛打打鬧鬧，心里連麻錢大個事也不放，這時也着急地跟我說：“淑芳姐呀！得趕緊想個法子呀。”曉賢負氣地說：“干脆拔掉，種旱玉米。”我故意說：

“也好，拔了吧。”大家都瞪着吃驚的眼睛看起我來了。玉玲把袖子一挽，說：“拔？看誰敢拔？”大家哄的一聲笑了。我這才說：“看把你急的，人常說，‘事到着急處，總有个出奇處’，不信咱十五個腦子想不出一個辦法來。”這一下大家的情緒才稍微安靜下來。我們都坐在地頭，托着腮幫子想辦法。我忽然想起了王保京。“唉，真是人到事中迷，師傅不就在眼前嗎？”大家忙問：“是誰呀？”“連咱保京哥都忘了。”這下子，大家才從悶鼓里跳出來了，高興地互相拍拍打打：“有了，這下子有了。”

第二天，天還沒大亮，我和玉玲到烽火大队去找王保京。他听完我們的話，不慌不忙地說：“莫急，先看看咱烽火大队的麥子再說。”走進他們田里，麥子長得又壯實，又整齊，叫人越看越愛看。要不是救麥子要緊，我真想住兩天再回來。他把我們領到試驗田里，用手比劃着說：“你們的小麥主要是沒有解決通風透光問題。”還給我們教了好多作務辦法，聽得我們入了迷，非常感動。

我們回來後，勁頭更大了。經過幾次澆水、施肥和一連串的精心作務，麥子越長越喜愛，和周圍的一比，總是高出一頭，而且綠得發黑。我們一天總要看上兩三趟，這才放心。

四月中旬，天氣預報有霜凍。我們立刻在試驗田四周挖了幾個防霜坑，抱了許多柴草和馬糞，準備防霜，每晚派人輪流

放哨。

这晚，輪我和玉玲、芝霞三人值班。

半夜，四下死靜死靜的，只是干冷。芝霞直往我身上靠，只怕有狼，两眼不住地搜寻。突然，她把玉玲一拍：“咦，那不是好地方？”她指着一棵大槐树說。接着，身子一纵，便爬过去了。

三个人坐在树上，又舒服，又保险，站得高，看得远。芝霞爱唱郿鄠，唱了一段又一段，她那嗓子这时显得更清亮了。

唱的正热闹，老远看見两个人，朝我們試驗田走来。原来是孙書記和苟主任检查防霜工作来了。他們拿着手电筒，这里照照，那里看看，慢慢走到了树跟前，孙書記說：“怪！刚才还听着唱戏，一时三刻怎么不見人了？”苟主任說：“这伙姑娘准是躲起来了。”他們东瞧瞧，西望望。芝霞忍不住，“噗哧”一声笑了。从树上“嗞”地溜下来。孙書記赶紧把芝霞扶住，問我們道：“你們的防霜准备工作做得怎样？”

“我們不是在放哨嗎？”

“这些娃怕誰把麦苗偷去啦。”苟主任取笑地說。

“是呀，就是怕黑霜把麦苗偷去了。”这一說，大家都笑了。

孙書記問我們冷不冷，我們回答說：“不，只要麦子不受冻，我們就不冷。”

孙書記和苟主任这时还没有睡觉，天气又是这样冷，我們心里实在过意不去。我順手从柴堆上拿了两条单子，一定要給他們披上。孙書記說：“我們来回跑，身上都出汗咧，不冷。”

臨走時，孫書記却一再叮嚀我們：“你們派個人回家拿些衣裳來，千萬不敢凍着了。”他們又往八隊麥田檢查去了。走了很遠，苟主任還向我們喊：“不敢打盹，小心從樹上掉下來！”

五月，麥子長的齊肩高，穗子沉甸甸的，過路的行人，總要蹲在地頭吸袋煙，量一量麥穗的長短，數一數麥粒的多少，然後帶着滿口的贊叹走開了。

一天，村里十個多老漢，到我們試驗田里來看小麥。劉行敬老漢，蹲下來扳着麥穗，比划來比划去，嘴裡不住地數着：

“一十，二十……”最後說：“唉，人常說，麥六十，豆八顆，扁豆好了只兩顆，誰見過這伙女子的麥穗有七、八十顆的！”我五伯一手捋着胡子，一手捉着一個麥穗，不住地說：“就是好，誰見過這麼長的麥穗！”

麥子堆在場上，我們又高興又擔心。從早晨攤开，直到中午碾打，我們都守在場里。後晌驗收時，場上圍滿了人。孫書記親自掌秤。旁邊一個人拉着長長的腔調：“二百咧——三百咧——”我們心裏扑通扑通直跳，扳着指頭往上加，越扳心裏越緊張。當會計報到“亩產八百零十七斤十三兩”時，日夜壓在心裏的那塊石頭才算落了地。高興得不知咋樣好。場上的人都鼓起掌來了。孫書記和苟主任走來和我們握手，連聲說：“干的好，干的好！”我們太激動了，一句話都說不出來。這會兒，我實在憋不住了，說：“感謝黨的培養和关怀，感謝大家的帮助……”玉玲也說：“要不是黨，就沒有這回豐產。我們向黨保證，明年還要干，不光搞小麥，還要搞棉花、玉米、谷子的豐產試驗。”

大家正高兴着，从人堆中鑽出一个人来。“啊，玉芳回娘家来了！”我們一齐向她問好。她一把搂住我的脖子，不好意思地向大家說：“你們到底打响啦！”

这年秋天，我們的棉花丰产試驗田亩产籽棉达到三百多斤。自此以后，村里便流行了这样一个快板：

总路綫，是灯塔，  
照的遍地开紅花。  
十五女，务庄稼；  
麦棉增产人人夸。

刘淑芳口述  
楊瑞蓮 巨俊峯 高云光 整理

## 嫁出去的姑娘

一九五八年春天，王玉爱嫁到了北屯农业社。这个烽火队的姑娘，一开始便和一般新媳妇不同。新春闹月里，别家新媳妇都打扮得花花绿绿，走亲戚熬娘家，而玉爱却和一些姑娘小伙子们，整天忙着给麦田里送粪。

新媳妇刚到婆家，人地两生，常常爱想娘家的事。玉爱也一样，成天想着我们的“四女丰产试验田”；想着保京和高书秀教给我们的新技术。尤其当她听到婆家那里，棉花一亩才产二百斤籽棉，心里便开始划算着，如何把在咱村里学的新技术，在那里推广，提高庄稼的产量。

过门不多时，社员把玉爱选成妇女主任。玉爱想，大伙这样看得起自己，自己一定要好好工作。她打算搞一块棉花丰产试验田，就和她们村里的彩霞等几个年轻姑娘，把这种想法告诉给党支部。高书秀亲切地鼓励她们说：“这好啊！烽火队的丰产棉花亩产四百多斤籽棉，咱们这儿虽说是有旱地，也不能老落后呀！你们好好搞，把咱社的生产带起来，有啥困难，就来找党支部。”

玉爱想，要丰产，首先需要好种子，回到家里，她给婆婆

說：“媽，我想到烽火隊給咱這里要些棉花種子，也順便看看我媽。”婆婆覺得媳婦剛過門就下地，這一向又整天向地里送糞，也該歇息幾天了。一聽這話，就說：“你去吧，大正月里，早該串串亲戚了。”

玉愛回來還沒有進村，老遠看見馬書秀在場上收拾棉籽，便高興地往場上跑去。

“玉愛，你急着跑啥，還不快回家來呀。”

玉愛轉過頭一看，見是她媽，就邊跑邊說：“媽，我找二爺有點事，等會再回家。”

跑到場里，玉愛叫了聲“二爺”，沒等馬書秀應聲，早把手伸到棉籽堆里了。玉愛一下子就認准了，這正是她要來取的“四二號”棉籽。她沒問青紅皂白，抓着就往口袋里裝。這時，馬書秀已經看出了玉愛的意思，故意裝作很嚴肅的樣子說：“這是社里的棉籽，可不能隨便亂拿呀。”玉愛把頭一扭，毫不示弱地說：“我也是給社里拿呀！”惹得馬書秀笑了。他站起來，伸了伸腰，指着玉愛的鼻子說：“養下你們這伙姑娘，可苦了娘家喲。”

“怎麼，掀出門就不管啦？”玉愛倒將了馬書秀一軍。

“唉呀呀——誰敢說不管的話。這些日子社里的門檻都被你們這伙嫁出去的姑娘踢斷了。前几天，你玉芳妹子來了，說她當了隊長，要領導大伙搞豐產，死賴硬纏地把從西農換來的一些新品種要去了。玉芳剛走，竹琴又來了。這才把竹琴打發走，你又來了。二爺這個技術股長，成了你們的保管員啦。”

“快不要啰嗦了！二爷，我們社里要是培育出了新品种，你要多少，就給多少；今年借你五十，明年还你一百，咋样？”玉爱一席話，說得馬书秀只是笑。

当下，爷孙俩又研究起旱地植棉的技术措施来了。一直研究到快吃晌午飯，玉爱說：“我还沒看我媽去。”說着，便一溜风似的跑了。

棉花种下了。

玉爱成了大家談論的中心。

有的說：“玉爱是个好媳妇，一个好人品，一手好技术。”

有的說：“烽火队的姑娘，走到那里，紅到那里。”

就在那时候，一些人的风凉話也出来了。有一次，玉爱和一些妇女給試驗田里送糞，站在村口的几个老婆，就喃喃咕咕：

“啧啧！史家新媳妇，黑明送啥呀？該不是黑金子吧。”

“刚一过門，我就看出了，这娃是个不懂規矩的猴媳妇。来了沒三天，就东村喊西村，叫人下地……唉，咱那会儿都讲究新媳妇三年不出門呢。”

玉爱婆婆本来就有點封建，听到这些話，心里很不是味，两道眉毛蹙得紧紧的。玉爱回家吃饭时她沉着个脸，一句話也不說。玉爱想：老人家嘛，对新事情开始总是看不慣。为了打消婆婆的顧慮，她更勤快、孝順，家里事儿，也尽量經心着做。有一次，玉爱要領妇女給棉花扳芽子，临走时，特意去給婆婆

招呼。可是，婆婆坐在织布机上，只顾织布。玉爱叫了好几声“媽”，她声也不答，头也不回。

一些人的风言风语，婆婆的冷眉冷眼，玉爱是听够了，看够了。她想：算了吧，刚过门，就惹得婆嫌公不爱，往后怎样过日子呀。但她又想到高支书的话：“咱们不能老落后呀。”想到出嫁时保京一再叮咛的话：“玉爱呀，烽火队这个娘家，给你最好的嫁妆，就是那套务庄稼的新技术，千万不能把它半路里丢了。”她也向保京说过：“放心吧，咱烽火队的新嫁妆，一定要摆设在北屯的土地上。”

玉爱平常就有一股子倔劲，这时，她把心一横，暗暗下定了决心：“在家里孝顺老人，这是应该的，要阻挡我搞丰产试验，可是一千个不行，我不能给新社会的妇女丢人。”她正要扭身出門，恰巧，彩霞和菠菜叫她下地去。婆婆还是不答声，玉爱没办法，只好来了个“自我批准”。她一只脚跨出門檻說：“我走了，媽。”

六月天的中午，棉花地里闷热得象蒸笼一样。玉爱和几个妇女，还鑽在棉花丛里整枝。忽然地头有人喊：“玉爱，玉爱！”一听是高支书的声，她们誰也沒答声，以为又是高支书来催她们回去休息哩。玉爱从棉叶縫里偷偷看了一眼，不对呀，怎么是两个人？那个生人还用赞叹的口气說：“这棉花长的不错呀！”高支书爽朗地笑了：“你们烽火队培养出来的将才还有错么？”“噢，馬书秀来了。”玉爱虎地从棉花丛中鑽了出来，高声地說：“二爷，真没想到，啥风把你吹来了。”

“嘿嘿，你嫌弃二爷来？”

“还嫌乔？盼你来盼得眼都烂了。”

高支书和玉爱，领着马书秀，说说笑笑，参观了试验田。马书秀详细地问了她们的技术措施后，说：“玉爱，你们还有什么困难？”玉爱把嘴朝下一撇：“困难要等你来解决，早把我们难死了。”其实，马书秀也有自己的难处呀。咱烽火队先后出嫁了十五个姑娘，有十二个当了队长或技术员，都领导社员搞着试验。一人去看一天，也得半个月。

“好娃呢，二爷实在抽不出空来呀。今个，刚从玉芳那儿回来，就赶紧往这儿跑，你还嫌来迟了？”

“只要把我们没忘就成了。”玉爱笑了。

玉爱她们作务的棉花，长的特别好，秆高叶茂，旱地从不发生的遮光问题发生了。玉爱问马书秀，这怎么办？马书秀告诉她：“现在只有先把老叶打掉，多施些磷肥，促使它早熟。至于治本的办法，还得从播种方式上解决，现在连不上了。”

过了几天，玉爱和彩霞、菠菜几个妇女，又来咱这里参观棉花。

她们来时，人们大都回村里吃午饭去了，她们就在棉花地里看，正当看得出神时，忽然，背后一个女人喊道：“玉爱，刚回娘家，手也不闲就偷我们的啥呢？”玉爱抬头一看，原来是马书秀的老婆杜秀莲。玉爱笑了：“二婆，偷你们的新技术哩。”

菠菜这女子，本来就不认生，见杜秀莲又这样热情，有风趣，就显得更亲热。她拉着杜秀莲的手，羡慕地说：“你们的

棉花长的太好了。”

杜秀蓮拍着菠菜的肩膀說：“快了，你們北屯要水利化了，棉花怕还要超过我們呢。”

玉愛說：“二婆，今年我們旱地也要赶上你們水地的，明年抽水站建起后，保險要超过你們呢。”

杜秀蓮笑了：“好么，明年我一定去看你們的庄稼。”

參觀完了，杜秀蓮留他們玩一晌再走。玉愛說：“二婆，家里的活还多着呢，不停了。”

玉愛她們那塊試驗田，採用了咱烽火社的新技術，正象人們常說的，辦法巧、功夫到，庄稼自然長得好。一亩棉花收了三百一十二斤籽棉，大大超過當地棉花的產量。

這一下，群眾對玉愛她們的看法就不同了。很多過去指着玉愛脊背說怪話的人，現在也贊嘆地說：“史家真有福氣，不光取了个好媳婦，還給咱社娶了个技術員！”“怪道人人都要娶烽火隊的姑娘，人人都願意把姑娘嫁到烽火隊！”玉愛她婆聽到這些話，又高興又慚愧地說：“如今的媳婦就是好，和男人一樣，也能成大氣候哩。我原先還絆玉愛的手腳，都怪咱這旧腦筋沒跟上大家跃进。”

這年腊月，玉愛去參加縣上召開的豐產評比大會。到那裡，玉愛第一眼便看見了保京。她多么高興啊！在這裡見了娘家人，感到更是親切。忽然，有人從背後蒙住了她的眼睛。保京站在旁邊只是笑，讓玉愛猜。玉愛咋能猜着呢？她第一次進縣開會，誰會認識她呢？玉愛兩手在背後亂摸，蒙她眼的人實在憋不住，“噗哧”一声笑了。玉愛回头一看，原來是玉芳和竹

琴。三个烽火队的姑娘遇到一块，高兴地拍拍跳跳。玉爱問竹琴：“你們的玉米实产多少？”“一千一。还赶不上保京哥的。”玉爱說：“不少嘛。”……她們互相打問着其他姊妹的情况。那股亲热劲，引得四周的人都轉过身子看来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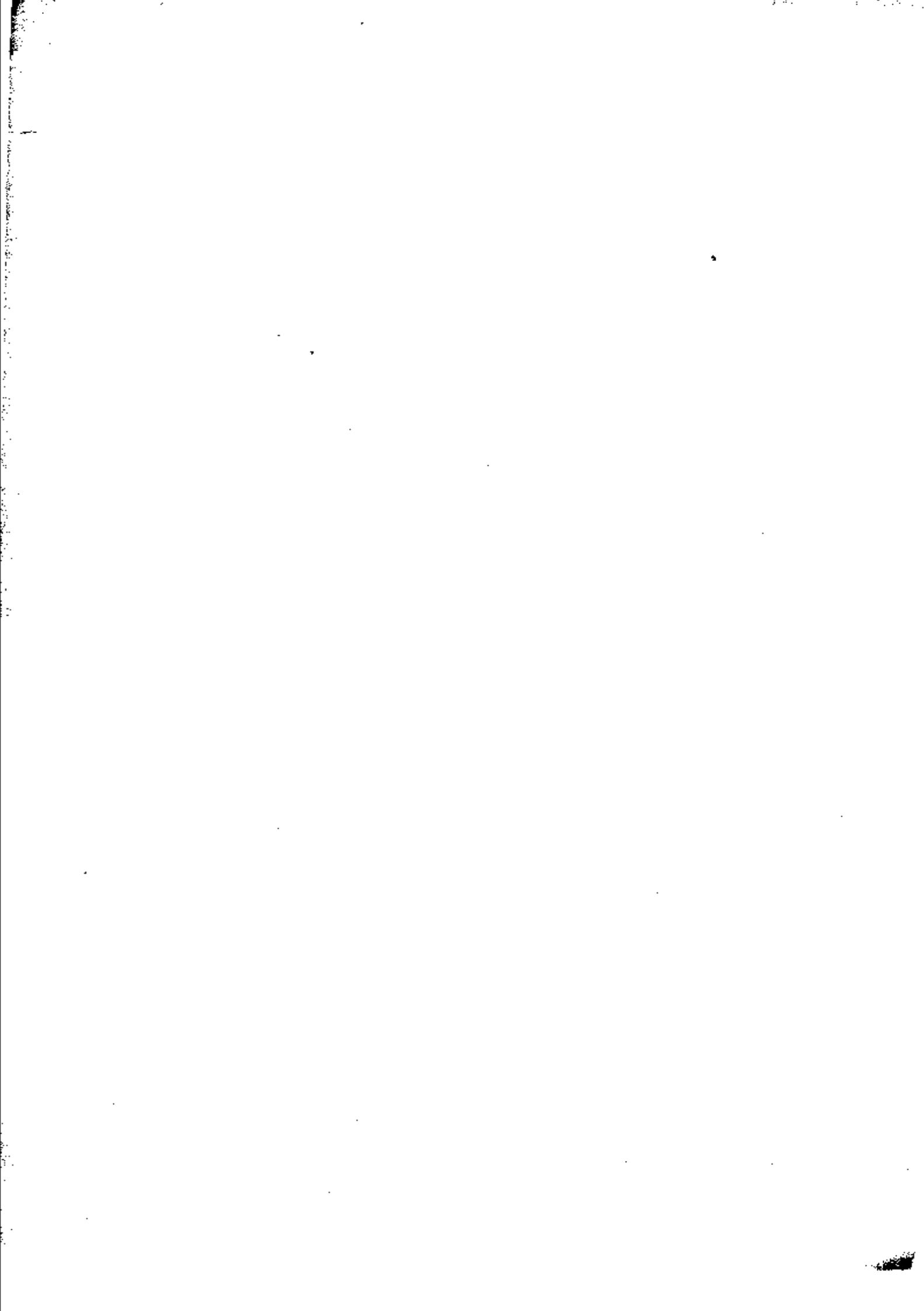
县委孙書記見保京和几个姑娘在一块說笑，就知道是怎么回事了。他走过来，和玉爱她們三个一一握手，笑着說：“无怪大家都夸烽火队的姑娘能干，你們看，今日会上就来了多少嘛！”玉爱她們受了县委副书记的表扬，在那稠人广众中，不好意思地只是对着孙書記笑。还是娘家人知道自己姑娘的心，保京代表她們向县委副书记保証：“往后，我們烽火队的姑娘，嫁到那里，就要把新技术带到那里，那里有我們的姑娘，那里就有朵紅花。”

王 水 云 口述

馮彥貞 楊瑞蓮 整理  
袁涼 馮濤 高云光



第 四 輯



## 紅日東升

一九五八年，大跃进的磅礴气势，一浪高过一浪，把农村社会主义建設又推向了一个新的高峰。

八月，你站在高塬上，极目四望，雄渾的嵒山，連綿起伏，橫亘东西，巍峨的頂天寺，更是峰巒齐天；涇河像一条銀蛇，从山根底下蜿蜒东流。白灵宮村就位于这負山帶水之滨，显得格外妖嬈。河川两岸，庄稼茂生，綠浪滾滾，玉米长得又高又大，粗壯的棒子在阳光下含笑。塬上又另是一番天地，一望无际的金黃色的谷子，弯着腰，噴着香，迎风摆来摆去；耀眼的棉花，齐肩高，像白云起伏奔騰……真是一片丰收景象。

但，这只是外表，一个更深刻、更重大的变化，却是人們意气风发，斗志昂揚。在这不平凡的年头里，人們吹着跃进的号角，擂着胜利的战鼓。你看，当兴隆农业社战鼓刚刚擂响，七百多名男女社員，沒有一月，就把涇河畔四百多亩的荒石滩，修了十九条水渠，变成了水澆地。好大的气魄！一些鬚发霜白的老人，連声說：“毛主席的好領導！好領導！”

在这波浪拍天的跃进声中，又融汇着千百人的談論声：  
“我們这里要搞多种經營，但沒有条件，咋办呀？”

“搞水利，要摊大本钱，不协作咋行哪？”

“像我們这个小社，你就是送来一台拖拉机，我們也不敢要，沒条件使喚嘛。”

“.....”

无数的共产党员、农村干部都为这些問題在焦急，在日思夜想.....

新城乡有个胜火农业社，南面靠塬，北面临河，是个依山傍水的地方。清清的泔惠渠水，从西流来，围村子打个轉，又从村东哗啦地流走了。可是，东西約八百多亩台地，因澆不上水，常年旱着。多少年来，人們惋惜地說：“有水难灌塬上地。”是呀，渠水自己不会流到塬上来嘛。

一九五六年，社員們便醞釀修建抽水站，引泔惠渠水上台地。这年，胜火农业社抽調了四十多名青壯年，組成一支水利基建队，开始修建抽水站。眼看机房快要修起了，秋收秋播一开始，劳力顧不过来，只得停下来。麦子刚种毕，就是一場連阴雨，結果河里发大水，連那半截机房也被水冲塌了。到了第二年冬，才重新把机房抢修起来。再說，水泵、水管、变压器、电动机等一套設備，就是七、八千元。唉呀，咱的勉强买了个水泵，回来后又搁下了。到了第三年，社里用公积金又买了几根管子。就这样，苦苦搞了三年，抽水站还是沒有修起来。党支部杜玉民、社主任高万銳，急得左右为难：扩大公积金吧，影响社員收入；不修抽水站吧，旱地咋能保得了丰收？思来想去沒个办法。一天，杜玉民在地头上被一伙人圍住了。一个青年小伙子从人群里挤出来，一把拉住他：“支书，咱們

就再不能朝前走一步了嗎？”當杜支書問他是什么意思的時候，小伙子激動地說：“我是說，咱建議鄉上，把咱這社和鄰近的社聯合起來，合伙修抽水站，合伙使用，你看這有多美。”小伙子的話剛落點，周圍的人便你一句，他一句地說：“這個主意好呀！”

再看看烽火農業社。這個社，從一九五二年起就開始搞生產試驗，進行農業科學技術研究工作。高級社那陣，試驗項目只限于灌溉、施肥和麥棉兩熟的單項、小塊；到了一九五八年，隨着農業生產的大躍進，原來的單項、小塊試驗研究，就不能適應了。加上“農業八字宪法”的貫徹，要搞套種間作試驗，要從單項到多項，觀察、記載、化驗和總結，都需要比較固定的人力和土地。可是，勞力、土地因社小不能固定，只好臨時湊合。另一方面，烽火社的成就，也吸引着周圍許多農業社，人們羨慕地說：“咱們要是和烽火農業社並成一個社，就能多學些農業科學知識，取長補短，那才嫽得很呢。”就這樣，形勢逼人，烽火農業社主任王保京，多次跑到鄉黨委要求，建議把小社聯合起來，開展協作，促進生產大躍進。

社員們心里想着，嘴上說着，呼聲愈來愈高了。這是大躍進帶來的普遍要求，是廣大農民的渴望。這陣，無論在生產隊，或在社管會，干部、群眾一個個坐立不安，他們常常因一些農業社無法解決的問題，爭得面紅耳赤。這些人，哪裏是在爭吵，他們是在尋找一條更寬更廣的幸福道路啊！

就在这時候，春雷响了。毛主席英明地指出“人民公社

好”。这一下，人民群众簡直如龙得水，欢呼着！农村沸腾了！

人民公社象雨后春笋，普遍成立起来了。农民个个喜笑顏开，誰不从心腹感謝共产党、感謝毛主席啊！兴隆农业社贫农李生云老汉，听到要成立人民公社，連夜跑到党支部，紧紧地握住支书的手，激动地说：“支书，毛主席算是看透了咱的心，給咱們想的多周到呀！”这个老汉，在旧社会地沒一亩，房沒一間，今天住在这个庙里，明天住在那个庙里，过着流浪生活。为一家人活命，含着眼泪，把自己的孩子卖给了別人。現在，他听说要成立人民公社，他哪能不激动呢？

那几天，家家戶戶，村村社社，都像办喜事一样高兴。地头上，人們在热烈地談論着人民公社这个新事物。到处傳頌着人民公社的佳話。群星农业社党支书段建蒼同志，几夜都沒合眼了，支部办公室哪有白天和黑夜，一个晚上就接到許多写着自己的心情、要求，画着自己的希望和理想的保証書、申請書。段家农业社社主任张尚武領着社、队干部，带着全社群众的心愿，几次跑到乡党委，要求立即轉入人民公社。

这些日子，乡党委的委员們，更是忙得不可开交，申請成立公社的大字报象雪片一样飞了进来，電話鈴响个不停。乡党委孙书记，一天沒离开办公室一步，社主任、生产队长和群众，你来他往，熙熙攘攘，应接不暇。一会儿永久、炬火农业社来报喜，一会儿又是烽火、胜火、兴隆农业社来申請。孙书记那样忙，然而从他的笑貌、声音和举动里看得出，那陣，他比誰都激动，都高兴。

一九五八年九月四日，是我們烽火人民公社成立的日子。这天，当东方刚刚发白的时候，穿着漂亮花衣服的姑娘，系着紅領巾的学生，敲锣打鼓的小伙子，人們一行行，一串串，扛着喜报，抬着各种各样的模型、巨匾，从四面八方向薄太后村涌来。

紅日东升，霞光万丈，整个渭北高塬披霞挂彩。用幕布和松柏搭成的主席台，朝东背西，台中央悬挂着毛主席巨幅画像和国旗。台前横額写着：“醴泉县烽火人民公社成立大会”，斗大的金字在阳光下闪闪发光。紅領巾的歌声蕩漾全場；男女青年們在相互拉唱。有的人在看那各种各样的模型，这是他們丰收的标志、宏伟的理想；有的人在大声朗誦着四周五彩繽紛的标语，更多的人在兴奋地交談着公社成立后的美丽前景。六十一岁的老太婆卢青貞，这天没等天亮，她就把全家大小叫起来，准备去参加公社成立大会。青年担心她年老体弱，劝她不要去了，她却倔强地说：“这样的大喜日子，我还能不去？”她反倒向青年人講了一大堆道理：說什么这是“革命会”啦，“幸福会”啦，說得大家只好扶着她来了。

时代在变，事物在变，人也在变。有时候，一个人的变化，使你感到吃惊，甚至到不会相信的程度。七十七岁的刘守中老汉，在初级社轉高级社的时候，不知为啥，別人劝他入社，說到底他还是一口咬定：“要我入社，等六〇年再看。”打那以后，人們开玩笑給他起了个外号叫“六〇年”。可是，时间仅隔一年，今天，“六〇年”也兴高采烈，神采奕奕地打着标语，卷入这时代的洪流中来了。当社員們对池逗趣地說“你的

名字可改成‘五八年’”时，他嘿嘿直笑說：“藝拿旧眼光看人，我老汉还要比你們跃进哩。”

十二点鐘，大会在锣鼓、鞭炮声中开始了，当县委折书记宣布：“烽火人民公社成立了”的时候，锣鼓齐鳴，呼声震天。霎时，薄太后村沸腾了。接着，公社党委孙书记、王保京和参加大会的来宾都先后講了話。这天，大会直开到下午五点钟。

人民公社象早晨才升起来的太阳，霞光万丈，金光燦烂，照亮了大地，映紅了涇河的流水。它給人們带来了幸福，它給人們增添了无穷的力量。公社一成立，社員們就把对党、毛主席和对人民公社的爱，拧成了一股冲天的干劲，乘着大跃进的东风，掀起了一个波瀾壯闊的生产高潮。

袁伯福 范靖华 口述  
張运慈 整理

## 我們的农技校

大跃进的一九五八年，咱公社的各生产队，差不多都搞丰产試驗的新事儿。好多生产队都派人到烽火大队来学习經驗和技术。但是，因为时间短，一些复杂的技术問題，一下子也摸不透，甚至还鬧出笑話来。响应大队派张文信来学习玉米溫湯浸种，就因为时间短沒学好，回去后把种子全燙死了。弄得他哭笑不得，逢人就說：“咳！咱啥时候能在烽火队住上半年，把他們的經驗、技术全裝到肚子里，你看有多美！”兴隆大队的支书郭亮升，几次見了保京就說：“保京，我看干脆派几个小伙子住到你这，給你們当徒弟。”

后浪趕前浪，形势逼人嘛！我們思謀來思謀去，都贊成办个农业技术学校，可以抽农閑空隙，給各队訓練訓練农业技术人材，还可以交流各队的生产經驗，这不是一件大好事情嗎。

一天晚上，我們召集社干部正式討論这件事。大家非常高兴，你一句我一句，就像鍋溢了似的，王金寿老汉又是揮手又是拍巴掌，兴奋地說：“誇！这主意出得誇！咱的方方窍窍能教給別人，別人的方方窍窍咱也能学到。”王正海高兴地說：“咱这个学校，是蒸饃、开水待客哩——省筹办，学员来

了，就边劳动，边学习，边上課，边試驗，学用一致，誰能說不美气？”最后，保京說：“好，說办就办，只要有党的領導，遇事多和群众商量，保险可以办起来。”会后，我們就給公社党委写了办校申請书。

为了办农技校的事，保京跑到公社去了。一天中午，我和书秀正在地里觀察玉米授粉情况。忽然，保京一声連一声地叫：“老任！书秀！”我們一听保京兴奋的声調，一定带着好消息回來了。我們从玉米地里鑽出来，保京兴冲冲地大声說：“成啦！成啦！……”

還沒等他說完，我俩就扳着保京的肩膀楞搖，恨不得把他肚子里的話一下子掏出来。保京比我們还急，像放連珠炮似地說：“公社党委研究了一后晌，給咱們把啥都想到了，首一条就是要勤俭办校，不講鋪排。現在正式决定：你当支部書記，我是校长，书秀是副校长。”我高兴地說：“兵还没到，帅先挂上了。”

經過几天的积极筹备，开办农技校的事，就料理的差不多了。一天上午，我們在大队办公室里，研究下一步棋該咋走。忽然王振英急呼呼地跑进办公室來說：“你們的学员来啦。还不赶紧接去。”我們便高高兴兴地接学员去了。

我們一出村，只見大槐树底下坐着三十多个虎彪彪的年轻小伙子，他們帶着鋪盖卷，还都拿着镢头、鋤。有几个老人湊过来問保京：“保京，他們是去修水利的嗎？”

“哪里，是来上学的。”

老人偏着头，半张着嘴，又疑疑惑惑地問：“上学，上哪个学？”

“上咱农民办的技术学校嘛。”

老人惊喜地说：“咱农民也能办学堂呀！”

我們笑嘻嘻地朝學員走过去。那些學員，一見我們，哄地一下围了上来，多亲热呀！嗨！这个黑黑瘦瘦的小伙子不是張文信么？我高兴地说：“文信！你也来了。”小伙子张着大嘴說：“不来还成？要不，又要把玉米种燙死了。”說得大家都哈哈地笑了。小伙子又快活地说：“昨天下午，听我們队长說，咱公社在这里办学校，我就纏住他，非要派我来不可。”另一个青年抢了几句：“他呀！为来上学差点急疯了。一路上嘴就沒停点子地说：‘这回来非学个样样行行不可。’看！他带的这鐵头、鋸多利火。”

張文信有点不好意思地说：“我来的时候，拿着鋸和鐵头，有人問：‘上学扛这东西弄啥？’我說：‘学农的不拿鐵头、鋸还行？’”

这个小伙子，真叫人喜欢。我說：“对呀！咱们这学校，專門研究怎样做好庄稼，怎样才能多打粮食，哪就不能光講道理，还得在地里实际干哩。再說，咱们学校吃的用的从哪里来呢？还能叫公社給嗎？”

大伙一个个听得笑容滿面。一个女學員兴奋地说：“这样的学校，才真正能培养出技术人材。”保京見她那圓圓的脸上，显出一副認真的样子，就問：“你叫个啥？”

“梁紅英。”那姑娘泼泼辣辣地回答。

“噢！梁紅英，梁家生产队那个搞棉花丰产的姑娘就是你？”

“对着哩。”旁边另一个姑娘說。

保京笑着說：“那好么，以后开課的时候，先請你当老师，給大家把你的經驗講一講。”

梁紅英說：“還不會走就飛呀！這些人里邊，誰個不是搞丰产試驗的能手。我呀！还差得远哩。”

“那好办，大家都當老师，都當学生，互教互學嘛。”

这时有个学员問保京：“我們把行李往哪里搬呀？”

保京說：“咱們學校才成立，房子早就准备下了，但人多了怕不够住，正在想办法哩。”接着他又鼓励学员說：“房子不够，开学后咱們自己动手蓋。这双手就是咱的本钱。”

我們正說得熱火，忽然村東大路上有几个人，拉着架子車赶来了。車上放滿了行李、农具，为首那个人，个子不高，行动利落，我一眼就認出來，是兴隆大队的郭書記。他老远就喊：“保京！老任！給你們送学生来了。”他走到眼前，发现有几个学员的行李还没有处放的时候，就笑了，帶勁地說：“房子不够住，就叫我們这几个小伙子，馬上搭个草棚子，也作为給学校的献礼吧。”然后他对他們那几个小伙說：“不要怕困难，啥不是人创造出来的？”

他的話鼓励了所有的学员。这时，王振英跑來說：“要急啦！房子找下了。”

我和保京、郭書記領着学员去收拾房子。正在这时，有一个青年人，穿着白綢衬衫、藍制服褲子和新球鞋，渾身上下整整齐齐，背着行李来了。他左右看了一陣，問：“这儿不是有个农技校么？”

“有。”一个学员回答。

“在哪里？”

“就在这里。”

他眼睛一挤，鼻子一哼，牙一咬，支吾着：“我只当是个正式的学校，原来才是这个样子。”他一边嘟囔，一边就走了。

学员们纷纷地说：“我认得，他是完小毕业了；初中没考上，不愿参加农业生产，总想往外跑，真没出息。”

开学了。我们确定给学员开小麦、玉米、棉花、蔬菜等四门课。大家让保京打头一炮，先讲深翻、播种这一节。

第二天，天麻麻亮，学员们排成队伍，扛着铁锨，到了村北头一块地里，围了个半圆圈坐了下来。

保京开始上课了。他用手比划着，浑身带劲地说：“学员们，咱们祖祖辈辈起鸡叫，睡半夜，风里来雨里去地做庄稼，有多少人累弯了腰，可一亩地才打多少粮食呢？二百斤、三百斤到了顶。现在在我手里，要改变这号景象了。我们要叫每亩地多打粮食，三百、四百、六百斤……从现在起，咱们就边干、边学、边试验。”

保京一席话，说得学员们心花怒放，一个个向前倾着身子，嘻嘻地笑着。旁边一个老汉，也听得嘴嘴地笑了，手里的旱烟袋，不知啥时就掉到地上了。

保京接着就讲起了深翻和播种问题：“人常说：‘种成的麦子，务成的棉花。’可見，对小麦来说，种，这一关很重要。咋样才能种好？第一步，就是深翻。‘种地不翻土，等于白受苦。’但翻多么深才合适呢？三寸、四寸，还是六寸、八寸？大家可以讨论……”

學員開始爭辯了。張文信固執地說：“麥子的根，本來要扎到一丈深哩，地翻得深，根就扎得更深了。這樣，保險不怕天旱。”張懷明搖了搖頭，不同意地說：“那也不能太深啊！翻得過火了，就把地的筋翻斷了。”

大家都爭論得下不了台。

保京又開腔了。他說：“對，這樣爭論很好，理越爭越明。現在，咱們就开始作些試驗。”他說着，一邊拿起鐵頭，在地里划界線；一邊又叮嚀着：“這一块，翻六寸；那一塊，翻八寸……”

接着，學員們就在地里按照劃好的界線，開始各種不同的深翻試驗。

這天晚上，我們又开了個會議，討論上課的情況和布置下一課。大家提議，讓馬書秀講小麥丰產經驗。書秀搖了搖頭，苦笑着說：“這真是趕着鴨子上架哩。我這打了二、三十年牛屁股的人，咋能當老師呢？一立在學員面前，就跟不會演戲的人上了舞台一樣，連咋樣走也不知道。”

听说那天晚上，書秀為了備課，直熬到夜深人靜。他老婆杜秀蓮半夜問他：“鷄都快叫了，你還爬在桌子上做啥？”

“不要管，我沒睡……”

“不睡，你是鐵打的？”

書秀不言語了，只顧在紙上画着各式各样的麥穗，有長的、短的、粗的、細的，圓的、扁的……還給旁邊寫上字，作說明。

杜秀蓮見他不動，就跳下炕來一看，笑着說：“啊呀！你才真的沒事干了。这么大的人，還画画呢？”她說着就用手去抓那幾張紙，好像要撕樣子。書秀慌了，連忙用手護住，才說了實話。杜秀蓮放聲笑了，說：“嗬！怪道那麼用心，要給人當老師呀！”

就这样，我們的課一天天開下去了。

袁書記和其他干部，還抽空給我們講政治課。西北農學院劳动鍛煉的師生和生產能手，也抽空給我們當專業教員。外地的朋友，有的送儀器，有的送新品种。

這年，經過試驗，我們初步總結出：深翻六寸到一尺為宜，下種量十八斤到二十斤左右。我們除了學習外，還親自打牆合泥、垒磚、蓋房，為自己修建了教室、宿舍和灶房。

咱們學校又學習又生產，邊學習邊試驗。不論小麥、玉米、棉花都丰收了。從一九五八年冬到現在我們學校已畢業了兩期學員。這些學員回到生產隊，有的被選當了技術組長，有的當了生產隊長，他們把新技術和豐產經驗帶到實際生產中去，在群眾中扎根、開花、結果。群眾非常熱愛他們，尊重他們。

從我們農技校畢業的學員，還經常和學校往來。一年春種呀，秋播呀，冬翻呀，各個緊要時節，他們都來研究生產中碰到的各種新問題。保京、書秀和我也常到各個隊去，每到那裡，人們都問：“你們還招收學員不？”

“當然招收嘛，只要可能，咱們就多訓練一些能夠掌握科

学知識和丰产經驗的新式农民。”

任 风 祥 口述

姜繼業 魏志勤 整理

## 抗旱線上

一九五九年。百日大旱威胁着八百里秦川！

七月，天气毒热毒热的，沒有一絲风，也沒有絲云，太阳像一盤火龙，向地面噴着火。土地烤焦了，泔河斷流了，連那滾滾东流的涇河，如今也只剩下一股細流，庞大的渡船躺在岸边，裂开一指寬的縫子。田野里，玉米叶子卷成了筒筒，棉花不斷地脫蕾落叶，庄稼一天天发黃枯焦。人心像油煎火燎。

一天中午，社員們下地了。保京出外开会不在家。我扛着鋤头，又焦慮地去找袁書記。

袁書記的門上，仍挂着一把鉄鎖。我急急地走进大队办公室，抓起電話听筒，一連叫了几个地方，也沒有找到袁書記。他到哪儿去了呢？

袁書記，三十多岁，中等个儿，从一九五六年冬天來咱们队上，一直和社員們生活在一起。平时，那里有困难，他就出现在那里，帮我們出主意，想办法。他是公社党委副书记，又兼大队书记，工作很忙。前几天，塬上旱象告急，他安頓了一下工作，上塬去了，他只說去三天，現在已是第五天了，还不見他回来。

我扛起鋤頭向地里走去。为了增强庄稼的抗旱能力，队委会号召社員，抓紧時間把所有秋田再鋤一遍。可是，土干得像炒过一样，挖一鋤头，冒一股烟，地里沒一点墒啊！

我一到地里，大伙紛紛圍上来。我說：“袁書記還沒有回來，咱們开个諸葛亮会，研究研究怎么和天斗呀！”

大家就在地头上围了一圈，你一言，我一語地議論开了。

技术員王振英愛說愛笑，那里有他，那里就特別熱鬧。這陣，他揮舞着手里的旱烟鍋說：“常言說：‘兵來將擋，水來土掩’，如今天旱了，你們說用啥东西才能解救？”

他這一問，把大伙逗的又氣又笑，都說：“哪还用問，水嘛。”

这时，有人冲着振英說：“再喪呿閑了，說正經話吧。”

振英把两手一摊說：“咋个不是正經話？你們看！河道里那嘩啦啦明晃晃的是什么？”

众人順着他指的方向望去，只見涇河里一股細細的流水，閃着白光，弯弯曲曲向东流去。

振英見河水吸引住了大家，就进一步說：“能把这条老龙牽上来，就把問題解決了。”

二队队长王亨吉，是庄稼行里的老把式，听了这话，白了振英一眼，說：“尽說些廢話，咱这里是沿患渠灌溉区，沿河干了，涇河水再大也是白搭。”

“白搭？”振英不服气地說：“咱們这么多人，把它一担一担担上来，总比現在瞪着两眼强。”

振英这一提，大家兴奋起来了，都說：“好办法，干吧。”

这时，王亨吉往起一站，一声不响地举着锄头在地上挖起来。大家都莫名其妙。只見他一锄一锄挖到半尺多深时，弯下腰从坑里抓起一大把干土，拿到大家面前說：“看吧！看吧！干得像炒面一样，一两担水能頂什么？前头澆，后头晒，全队那么多玉米、棉花，靠人担水能澆多少？”他說着一屁股蹲在地上，抽起烟来。

大家都不吭声了，田野里靜悄悄的，只有树上的蝉在“吱——吱——”地叫着，刺耳的声音听得人越发心煩。

“看，那边誰来了？”团支部書記王彩霞指着西边的大路，喊道。

大家扭头望去，大路上揚起一股尘土，一个人騎着自行車飞一般地向这边奔来。

袁書記回來了。他头戴一頂大草帽，褲管挽得老高，全身上下濺滿了泥漿；他敞开衣襟，用草帽搣着风，沉着地說：“我一路把咱們的庄稼都看过了，只要馬上澆水还赶得上。”他笑着向大家扫了一眼，問：“你們都吃飯了沒有？”

袁書記这一問，提醒了大家。我們抬头一看，太阳已經晌午偏西了。

袁書記笑着說：“难怪一个个沒精打采的，原來沒有吃飯呀！”

振英朝坐在他身旁边的亨吉看了一眼，笑着說：“被老天爷吓住了。”

袁書記笑着，把拳头一揮，說：“有咱們这么多人在，天塌下來也不怕。”他走到亨吉面前問：“亨吉，你怕不怕？”

亨吉把烟鍋往腰里一插，說：“怕啥！說干就干吧。”

“對！就要拿出這股硬漢子勁：不能靠天，要靠人；天不是鐘表，不會到時候就下雨的。”袁書記把手一揚說：“好了，人是鐵，飯是鋼，吃飽飯再和天斗。”

袁書記轉身對副大隊長王萬鈞說：“回去通知一聲，讓社員吃飽、吃好，然後到城門外大槐樹下集合。”

萬鈞跑回村去了。

“振英！”

“到！”振英象個戰士一樣來了個立正姿勢。

“你趕一輛大車，到公社拉兩個水泵來。”

“是！”振英撒腿跑了。

袁書記轉過身來，又拍着亨吉的肩膀說：“亨吉，你擔任老農參謀團長，專門給咱們出主意想辦法。”

“我？”亨吉睜大兩眼望着袁書記。

“是啊！就是你。我們要相信自己的力量。”

亨吉把腰板挺了挺，說：“袁書記，你放心。”

我們向村里走去，遠遠望見城門上已經掛起一幅巨大的標語“人定勝天，公社勝天”八個大字，在陽光下閃閃發亮。巷道里人來人往，忙成一片。小伙子，姑娘們，有的挑着水桶，有的掮着鋤和鋤，向大槐樹下走來，後邊，跟着一大群老人、婦女和小孩……

老槐樹底下，人群擁擠，熙熙攘攘。袁書記跳上土台，大聲說道：“社員們，公社化後的第一年，咱們就遇到了百日大旱，老天爺想把咱們的六百畝玉米，八百畝棉花，一口吞掉。

大家說，我們能讓它這樣吞掉嗎？”

“不能！”众人齐声喊道。

“对！”袁书记說：“我們烽火公社的人，向來是天不怕，地不怕的。我們要人人獻計，个个出力，拧成一股劲跟老天爷斗。”

这时，王亨吉手里提着旱烟鍋，正和几个老农在一块大声咕噥，袁书记的話一落音，亨吉把烟鍋向空中一举，說：“大伙擒住了涇河老龍王，我們老农參謀團，捉来了几条小龙駒。”

大家齐声嚷道：“好，在哪里？”

“彙忙，跑不了。”亨吉三脚两步跑到台前說道：“从前，咱们村好多人家都有井，以后用不了那么多，有些人就把井填了。現在，咱们把它再掏起来！……”

“好呀！”一阵热烈的掌声打断了亨吉的話。

这时，忽然远处又傳来了一陣喧鬧声。大家扭头一看，大路上尘土飞揚，一队人馬向村里奔来。队前面的旗上面写着“星火农业中学抗旱大队。”大家一見援軍赶到了，一声呐喊拥上前去迎接。

不一陣，振英赶着大車回來了。人們又是一陣呐喊，上去七手八脚把水泵卸了下来。

一霎时，涇河岸上沸騰起来了。人們有的担水，有的掏井，有的裝水泵。村里村外，歌声遍野，喊声震天。一股清水，从涇河引了上来，流向田間，滋潤着大地，哺育着庄稼。

人們看着庄稼的枝叶漸漸舒展了，打心里笑了。

几个老年人，来到了涇河边上。这些在旧社会受尽苦难的人，看着这种声势浩大的抗旱场面，一个个感叹不已：“好大的气魄！真个人定胜天！”

王书田老汉两眼闪着泪花，说：“袁书记，我们人老了，干不了重活啦，就让我们给大家烧开水吧。”

袁书记笑着说：“开水有人烧，你们还是歇着，给咱们多出些主意就行咧。”

书田老汉说：“袁书记，这话不对了，把能干的人腾出来，不是更好吗？”说罢，就跑回村去了。

事实教育了大家。人们越干劲越大。王亨吉领的老农队，向妇女队提出了挑战。王彩霞，急得满头大汗。原来她们的蓄水壕挖得太深，汲水不便，尽管人强马壮，速度却赶不上老农队。袁书记走来一看说：“来！我当你们的供销部长。”说罢，甩掉衣服，“扑通”一声跳下齐膝的蓄水壕，提起水桶干开了。

日以继夜，抗旱斗争紧张地进行着。袁书记因为劳累过度，眼窝陷了下去。可是，他仍然象平常一样，说说笑笑，和社员们战斗在一起。这天，他又来到了河岸上，我看他的脸色，心痛极了。我想：今天说什么也不能让他担水了。就向他跟前跑，想夺他的扁担，还没跑到他跟前，他倒先将了我一军：“保学，你帮书田老汉抬开水去。”

我说：“袁书记，你的身体……”

袁书记笑着说：“别管我，去吧。”他说着又轻松地换了个肩膀，担着水走了几步，又回过头对我笑笑，好像说：“你

看，我还能照样担上跑哩。”

七月中旬，一天下午，刮来一阵西风，碧蓝的天空，一霎时，阴云四合，雷电交加。一场大雨马上就要来临了。

袁书记在溝河岸上，手里拿着一根扁担，望着天空，笑了笑说：“就要下雨了，社员们回去休息吧。”

袁书记和我们离开溝河岸，一道向村里走去。一边走着，一边又和大伙研究着，他说：“下了大雨，溝河马上就会涨了，灌渠渠也很快就能灌溉了。”他看着亨吉，问：“是吗？”

亨吉点点头。

“咱们得马上做好准备，以免临时手忙脚乱。”袁书记接着说：“天要是下了，明天一大早，振英到供销社去拉化肥；各队趁雨不能下地，早些抓紧修理农具，准备施肥灌水。多做些思想工作，不能让大伙有丝毫松劲情绪……”

我们正说着，猛然，大雨唰唰地下开了。我们赶紧往回跑。一走进大队部，袁书记拧着被雨打湿的衣裳，喜得说：

“好雨，好雨！”他转面又对大伙说：“现在再交给大伙一项任务：吃过晚饭，每一个人都不准工作，好好休息一夜，准备明天投入新的战斗。”

我看看袁书记那消瘦的面孔说：“你忙了这一向，也该好好休息一晚了。”

袁书记说：“当然，当然。”

吃过晚饭，天已经黑严了，雨还在唰唰地下着。这几天袁书记又休息的少，今天再淋了一场雨，我真怕他病了，就向他

的住处走去。到了他的屋子跟前，見窗子黑黑的，我心里已有三分高兴；就踮起脚尖，輕輕地替他关好窗子，放下門帘。听见里面傳来呼噜呼噜的鼾声，我就更放心了。

风刮着，大雨下着，四周黑洞洞，伸手不見五指。我摸出村来，想去检查一下渠道。忽然，我发现水渠边上有一盞灯光，缓慢地向前移动。显然，有人已經在那里检查渠道了。这是誰呢？我一溜一滑地向着灯光走去。这时，灯光停住了，对面傳来一声問話：“誰？”

在雨声中，我听不清是誰的声音，就反問了一句：“你是誰？”

那人听了我的声音，說：“保学，你不休息，跑到这儿干什么來了？”

“啊，袁書記。”我急忙跑过去，不料一个趔趄几乎跌倒，幸亏袁書記眼明手快，一把扶住了我，借着灯光，我看見袁書記光着脚站在泥水里，头上戴个大草帽，身上的衣服全打湿了，雨水順着褲管直往下滴。

袁書記拍了拍我的肩膀，說：“保学，你快回去問問万鈞，看指揮部答應放水沒有？”

这时，我一把夺过他手里的馬灯，說：“現在應該要你回去了。”

袁書記笑了起来，“快去吧，電話接通了來告訴我一声。”

有什么办法呢？他就是这样一个脾气，我只好把馬灯又还給他，他迎着风雨一搖一晃地走去了。

我跑回袁書記的房子，点着煤油灯一看。原来是万鈞守着

電話机在打呼嚕哩。我又好气又好笑。

鷄叫二遍的时候，我和万鈞才接通了電話。我急忙挂上電話，跑出房門，不料和一个人迎面撞了个满怀。站定一看，又是袁書記。他焦急地問：

“電話來了嗎？”

“來了。明天中午放水。”

“太好了，太好了。”袁書記走进房里，連濕衣裳也沒顧得換，就在一张椅子上坐了下来，取出溼惠渠灌溉圖鋪在桌上，說：“來，咱們赶快研究一下灌水計劃吧。”

鷄叫三遍的时候，我們把計劃安排好了。袁書記伸了个懶腰，打了个呵欠，然后又振作了一下精神，說：“保學，現在就看你們的了。”

袁書記說畢，又从墙上卸下自己的帆布背包，往身上一垮說：“好了，我也該上路了。”

“半夜三更的，你還到哪里去？”我和万鈞問。

“到壠上去看看。”袁書記說着已走出房門，踏着泥泞的路，一搖一晃地向壠上走去了。

这时候，东方已經发白。

王 保 學 口述

鄧振旅 張天恩 整理

## 留 学 取 經

### 一

一九五九年春天，正是棉花播种的季节，我和保京到渭南“留学”去了。我們是專門去參觀全國勞模張秋香的棉花播种前准备工作的。路上，保京一次又一次地跟我說：“秀秀，我們得好好學習秋香經驗，那怕芝麻大点經驗，我們也不能放过。”

走到离张秋香的村子——八里店还有二里多路的地方，远远就看見一个高大的牌坊，上面嘩啦啦地飘着彩旗。我們估計，那一定是张秋香的丰产田。走到跟前，果然不錯。当时县上正在这里召开棉花播前准备工作現場會議。前来參觀的人很多，有各个公社的社員代表、干部，也有学生……

我們和张秋香早就見过面，这次一見，一点也不拘束。保京笑着对秋香說：“我們給你当学生来了。”秋香也笑着說：“恐怕还要当老师哩。”接着，她喜洋洋地向人們介紹說：“認得嗎？这就是咱們的王保京。”她的口气那么亲切，就像說自己家里的人一样。經秋香这么一說，周围的人都朝保京围过来，和保京打招呼。保京笑着說：“我跟大家一样，也是来

学习的。”

在人群里，有渭南城关公社双王管区著名的丰产能手刘述贤。不久以前，省上在他的小麦地里，召开了小麦返青关現場會議。那次，我們赶来參觀过，还向他提出了競賽。这次，刘述贤一見我們，就兴冲冲地說：“这一次，是下棉花挑战书来的吧。”保京說：“哪里的话，是学习来了……”可是，刘述贤大笑着說：“哈，你的心啊，我早摸透了——搬梯子为了上梯子嘛。”他又看看張秋香，說：“咋办呀？人家上門挑战来了，应不应？”張秋香笑着回答：“那好么，赶的人越多，咱们越要加劲跑。像保京这样的干家子，迟早会超过咱们的。咱们互相学习，共同进步，咋不敢应战。”

旁边的人，也都听得高兴，一个个瞅着保京，看他咋样回答。保京本来就想学秋香、超秋香，今天在这个場面里，他更是情緒高涨，滿口应承，說：“好好好，咱就来竞赛吧。騎上跃进馬，插上竞赛翅，生产就搞得更热火。”他的話刚一落点，旁边的人都笑着說：“两个英雄搞竞赛，这才真是棋逢对手哩。”保京接着說：“以后，我們要經常到这里来学习。現在，这才是上第一堂課呢。”張秋香听了保京的話，笑吟吟地说：“咱这經不卖錢，要貨換貨，經換經呀。”

我們顧不得休息，就參觀秋香的棉田。提起秋香的棉田，嘿，那真是名不虛傳。墒保得那么好，肥施得那么足，看起来又松軟，又油潤。參觀的人都贊叹地說：“哎呀，我見了这地，都想躺下去睡一睡，抓一把尝一尝呢。”

我們把秋香的棉田作务技术，仔細觀察、了解了一番。并

且画上图样，記下尺度，作下注解。为了再深入地学习秋香澆水、施肥和耙耱保墒的办法，我們还逗留了两天。在这两天里，秋香每次下地，我們都跟着她。一边和她一块操作，一边虛心向她請教。每当我们从村道或地畔上走过去，就听见有人贊叹着說：“人家这样下功夫学习，保险能赶得上咱们。”

我們回来以后，不光保京和我們几个人搞棉花生产，还发动群众“学秋香、赶秋香、超秋香。”像早就搞过丰产的杜秀蓮、刘桂梅老婆，保京的媳妇刘桂貞，十四、五岁的小姑娘王千金，都是搞棉花生产的积极分子。

那年，我們所有丰产田里的棉花，都长得格外好。交上六月，就有二尺多高了。大家都高兴地说：“今年保险能赶上张秋香。”

## 二

六月，正当棉花抱蕾开花的时节，我們又到秋香那里去学习了一次。

这一次，去的六个人，都是些搞棉花生产的女将，由我带领着。这些日日夜夜要学秋香、赶秋香的人，这次能亲自去見张秋香，心里是多么地高兴啊！她们一个个都穿上走亲戚的新衣服；王千金还拿了个新本子，要把张秋香的經驗都記上。

我們到张秋香的棉花田里，馬上就被它吸引住了。这块地里的棉花，和周围的比較起来，格外显眼，看着綠汪汪，明閃閃，真真逗人喜爱。这块棉田恰巧在大路旁边，过路的人，一走到这里，都要停下来，看一会，称赞几句。

我們的小姑娘王千金，平日最爱要鬧，那会儿更活泼了。她几步跳进棉花行子里，把棉树和自己身子一比，又把舌头一吐，說：“呀，再过几天，就把我埋住了。”我說：“嘿，哪还用說。我去年秋天來的时候，有几个記者想叫張秋香站在棉花地里照个像。可是，她一逃地，人就看不見了；后来把棉花拨开，才把像照了……”

这时，正是晌午。太阳像炭火一样。可是，总有許多人在这里參觀。他們有的打着伞，有的戴着草帽，还有的光着头，被太阳晒得汗直淌，好像一点也不覺得热似的，只是看呀，記呀，忙个不停。

我們正說得熱鬧，忽然，看見許多人向地头围了过去。我們赶过去一看，原来是秋香到地里来了。我帶領的那几个妇女和小姑娘，沒等我介紹，就認出来了，互相撞着胳膊說：“張秋香，張秋香！”她們压制不住兴奋的心情，哄的一下跑上去，和張秋香握手、問好。張秋香正要問她們是从哪里來的，忽然看見了我，一下子明白了，笑哈哈地說：“啊，烽火公社的，咱們是老亲戚了。”他又亲切地問：“你們的棉花长得咋样？”王千金快嘴利舌地說：“秋香姨，我們的棉花和你們的差不多。”秋香笑着說：“恐怕比我們的好吧。”王千金又說：“我們正要向你學習，准备赶上你哩。”秋香見她還戴着紅領巾，說話却这样有志氣，就稱贊地說：“噢，难怪人說烽火公社是个英雄窝窝，到底名不虛傳，連这么小的姑娘，也展开翅膀飞起来了。”我接着介紹：“她叫王千金。”秋香一听“千金”两个字，就笑着說：“哈！千金姑娘闢丰产，将来保险上千斤。”

我又把同来的几个妇女，一个个向秋香作了介紹。当介紹到刘桂貞时，我說：“她是王保京的媳妇，是我們一个棉花丰产組的組長。”张秋香听了，又惊又喜地說：“啊，你家里真是滿門英才！杜媽媽是个学文化的模范，我在北京和西安开会时，見过几次。王保京更不用說了。今天，又見到你啦！”刘桂貞往常一見生人，还有些拘束。可是，这时她在张秋香面前，却是那么自然，那么开朗，笑着說：“我才学习哩……”

秋香讓我們进村去休息。可是，我們都被棉花吸引住了，舍不得走开；脚疼和口渴，早已忘得干干淨淨。我們只顧在那里看着，贊叹着。杜秀蓮把秋香的棉花，爱得就象自己的娃一样。这里摸摸，那里揣揣。就连地上的土，也要抓一抓。大家笑她：“看你，把人家的地还想背回去不成。”她說：“地背不回去，經可要背回去哩。”

大家看看棉花，看看秋香，对她又尊敬，又热爱。

晚上趁着月亮，我們坐在院子里，又听秋香講她搞棉花丰产的曲折道路，非常动人。她說：“我在棉花上作出一点成績，这全是靠党的領導和支持啊。搞棉花丰产，这不是个人的事情。这是为国家增产，为党爭光。我喜欢許多人和我一起搞，大家互相学习，共同进步。”

当談到棉花落蕾落鈴問題的时候，她說：“有人認為这沒有办法，我看不对。也有人認為这是施肥多，澆水多，我看也不对。我的棉花現在很少落蕾落鈴。为啥哩？棉花和人一样嘛，要吃給吃，要喝給喝，沒病勤防，有病就治，它自然就长得好了。对棉花來說，需要四样宝贝：风、光、水、肥。”接着，她就詳

細地講她“保蓄保鈴”和“三增三保”的經驗。她講得生動、深刻極了。我們都恨不得把她的每一句，每一字都刻在心里。

最後，秋香還說：“提起務棉技術，薛俊秀也有一套哩。今年，她們的棉花和我們的不分上下。去年，還超過我了。她離這兒很近，你們明天還可以去看看她。”

正說着，只聽見一陣脚步聲，緊接着進來一個人，向屋裡叫：“大姐！”我們還沒弄清是誰，只見秋香高興地迎上去，說：“唉呀，真湊巧，正在說你，你就來了。”這下，我們都明白了：這就是薛俊秀！我們連忙上去打招呼，秋香也把我們作了介紹。薛俊秀喜洋洋地說：“我好幾天沒來看我大姐啦，一來就碰上了這些新朋友，太好啦！”說着，大家又圍了一圈坐下來。

在月光下面，可以看出來，薛俊秀比秋香小十來歲，有四十左右，剪發頭，是個精干利落的人。她一談起自己務棉的事，首先就說：“我取得的這點成績，和秋香姐幫助是分不開的。”接着，就說秋香怎樣扶着她的手，給她教技術；又怎樣連病了的娃也顧不得管，來幫她給棉花治病……而秋香却說，俊秀怎樣幫她整地、播種，又幫她納鞋底……

她倆這種親如姊妹的共產主義風格，使我們很受感動。我們不但學習了她們的技術，也學習了她們的風格。

### 三

這次回來後，我們搞棉花豐產的熱情，更象火里潑了油一樣。象杜秀蓮、劉桂貞、王千金她們，稍微有个空兒，就鑽到豐產田里。早晨露水多，把鞋和袜子都弄成泥蛋子了，她們也

顧不得管；她們越干越高兴，歌声直傳到村里來。在棉田里，她們怕袖子和褲腿撞落了花蕾花鈴，就干脆挽起了袖子和褲腿，小心地作務着棉花。

有一次，王千金走亲戚去了，她丰产田里的棉花尖還沒打完，杜秀蓮就給她打了。劉桂梅的技术不熟，王千金就給她耐心地教。象張秋香和薛俊秀那种助人为乐的风格，也已成了我們烽火社的一種风尚了。

八月，是庄稼成熟的季节，我們所有丰产田里的棉花，长得几乎能埋住人。每个树上，都有六七十个棉桃，真招人喜爱，四面八方的人都到我們这里来參觀。每当王保京社长向客人講說我們取得的成績的原因时，总少不了要說：“我們經常向別人学习先进經驗。拿棉花作務技术來說，我們就在秋香那里取了不少經哩。”

是呀，不只棉花这一样，回想起我們的玉米、小麦和其他农作物，能够連年增产，这都与不断向外地外社学习，有很大的关系。为了学习育种技术，我和保京一次又一次去西北农学院；为了研究“乌克兰小麦”品种的問題，我們三番五次地給山西农业科学院写信。那里先进，我們就往那里跑。为了取回渭南刘述賢防止小麦倒伏的經驗，我們顧不得吃飯，顧不得睡覺，連夜赶路……

我們愛“留学取經”。为了增产粮食，不断跃进，我們往后还要經常向兄弟社学习，經常“留学取經”哩。

馬書秀口述  
姜繼業 徐銀昌 整理

## 亲如兄弟

### —

一九五五年三月，春风吹醒了大地，涇河岸上又喧鬧起來了。社員們有的趕車送糞，有的吆牛犁地，村里村外一片歡樂景象。

那天中午，我們幾個社干部正在保京家里開會，忽聽門外傳來“嘟嘟嘟”的汽車聲。跑出去一看，只見一群大人、小孩，簇擁着三位客人，說說笑笑迎面走來。走在最前面的兩位，老遠就向我打招呼：“你好，馬股長！”

這是誰呢？我急忙跑上前去，仔細一看，哈！認出來了，是西北農學院的趙洪璋、吳煥斌教授和孫敬文老師嘛。他們是我去年在寶鶴開會認識的。我把他們介紹給大伙。鄉親們一听说來了大學教授，又驚又喜，和他們一一握手問好。這時，吳煥斌教授指着那位穿着藍布制服的瘦高個兒，說：“這位是趙洪璋同志。”

趙洪璋教授是“碧蠅一號”小麥優良品種的培育者，在咱關中影響可大啦。他的到來越發使人高興。保京拉着趙教授的手，

高兴得直搖：“趙教授，你來得正好，請多多指導啊！”

趙教授笑了笑說：“你們的莊稼做得很好啊，我們是來向你們學習的。”

我們忙說：“哪里，哪里，還要你們多提意見，多幫助呢。”

我們把客人領到保京家里。一時，屋裡屋外擠滿了大人、小孩，熱鬧極了。保京媽高興得合不攏嘴，又是燒茶，又是遞烟。一會兒，又端來了熱氣騰騰的鷄蛋長面——這是我們這兒專門招待貴客的。

客人們參觀了社里的莊稼，又對這裡的土壤和氣候情況作了了解，接着就召集社干部和老農开了個座談會。在會上，我們初步總結了玉米丰產經驗。趙教授他們聽後高興地說：“你們的經驗太寶貴了，許多東西是書本上學不到的。今后，咱們就是朋友了，希望多多聯繫。”

几千年来，咱貧苦農民只有受壓迫受剝削的份兒，哪有學科學知識的机会。如今解放翻身了，巴不得多學些技術，多打些糧食支援國家建設。听了趙教授這番話，大家一個聲地叫好：“歡迎！歡迎你們常到我們社里來！”

趙教授說：“也歡迎大家到我們學校里來！”

“五一”節那天，西農黨委邀請保京和我到他們學校去。我們一下車，就被歡迎的人群包圍了。康副院長笑容滿面地迎了上來，握着我們的手親切地招呼着。我心裡想：在舊社會，咱農民誰知道大學的門朝哪邊开着；如今，大學的院長、教授都這樣看得起咱，真是翻身了。

第二天，康副院长陪着我們，參觀了学校的农場、林場、养畜場、实验室……这样那样的試驗，各种各样的仪器，以前不要說見過，就連听都沒听过呢。保京高兴地对我說：“二叔，这做庄稼的學問还深着呢，光鋤、鋤、犁不行。回去以后，咱們也好好干它一場。”

晚上，康副院长又来看我們。他問我們住得慣嗎？我們說：“住得慣，就和在自己家里一样。”

康副院长笑着說：“咱們都是搞农业的，本来就是一家人嘛。旧社会把咱們分开了，現在咱們又合成一家了。”

保京一听，高兴得連眉毛都笑了，說：“好啊，你說咱怎么个合法？”

康副院长不慌不忙地說：“你們的丰产經驗很宝贵，現在还需要通过試驗进一步总结。我們准备派人到你們社里长期住下来，和你們共同种試驗田，帮助你們总结提高。对咱們說来，可以互相学习，取长补短，改进你們的作务技术，丰富我們的教学內容。你們看怎样？”

天哪，哪里有比这更好的事啊！我俩高兴得几乎跳了起来。保京把大腿一拍，說：“好！就这么办。”

当下，我們就商量妥了，西农决定派苏献忠副教授住到我們社里来帮助搞試驗，和总结丰产經驗。

回家后，我們赶紧把这个好消息告訴給社員。大伙听了，沒有一个不喜欢的。老年人捋着胡子說：“如今这世事真好，大学教授都来帮助咱們做庄稼，毛主席对咱农民太关心了。”

年輕人高兴得眉喜眼笑，一个个挽胳膊抹袖子：“这下有

專家指導咱學技術，搞豐產還成啥問題。”

## 二

六月，田野里黃燦燦的象鋪滿了金子。搭饅那天，我正領着社員在塬上割麥，一听说蘇教授來了，就扔下饅跑回村。到保京家里一看，空蕩蕩的連個人影也沒有。我正在發楞，忽聽廚房有人在切菜，就走了過去。一看，保京媽正揭鍋打飯，嘴里自言自語地說：“這下可回來了。”

我問：“誰回來了？”

她抬頭一看，笑着說：“喲，是你呀！我还當是蘇教授回來了。”

“蘇教授到哪裏去了？”我急忙問。

保京媽放下鐵勺，長叹一声：“唉！蘇教授這人真是，一落腳，連飯也沒顧上吃，就拉着保京到地里去了。你快給我叫去吧，飯都煮糊了。”

我撇開兩腿，從崖底跑到河灘，又從上堰尋到斗渠岸，最後在下堰才找到了他們。

蘇教授高高的身個，穿着白布襯衣，那條藍布褲子已經褪了色。他彎着腰一手扶着棉苗，一手拿着放大鏡，正在聚精會神地進行檢查呢。停了一會，蘇教授直起腰來，認真地說：“棉花有了紅蜘蛛，得趕快治。”

我們心里都挺着急，又考慮到夏收任務緊張，就說：“人手不夠，停兩天……”

“不行，遲了要影響產量。”蘇教授搔着后腦勺想了想。

說：“这样办吧，你們还是領着社員抢收麦子，治虫的任务交給我。”

保京搖搖头說：“这怎么能行？你……”

苏教授拍着保京的肩膀，笑着說：“不要紧，一家人嘛。我到这里来的任务，就是帮助咱社把庄稼做好。”

第二天，太阳火毒火毒，地皮晒得发烫。苏教授背着一架噴霧器，領着十几个女社員下地去了。苏教授四十多岁的人了，太阳一晒皮肤通紅，豆大的汗珠从額角滾下来。社員們怕他累坏了身子，都劝他休息一会儿。他风趣地說：“关云长出五关，我还没出第一关——劳动关，你們就拦馬。”

到了休息的时候，苏教授不休息，他把大家召集到一块，教怎样防虫，怎样整枝。社員們很受感动，說：“苏教授对社里的事这样关心，咱们更要好好干呢。”于是大家干起活来，劲头更足了。

一九五五年那陣，大学教授下乡的还不多，乡下生活条件也差些。头一天吃饭时，我女人給他多炒了两个菜，他笑着說：“书秀呀，以后再这样，我就不在你家里住了。都是一家人么，何必这样客气。”以后，他就和我們一家大小坐在一张桌上吃饭，真象一家人一样。

夏收一毕，我們和苏教授种了一块玉米試驗田。播种的时候，苏教授把繪好的圖紙往地头树上一挂，和社員們一块干起来。社員們不会用藥剂拌种，他耐心地給大家讲解。就这样，趁早摸黑地干了几天，把玉米种下了。

有一天，我刚起床，苏教授从地里跑回来，沒进门就喊：

“书秀，书秀！”

“啥事？”我看苏教授的神色，忙问。

“什么东西把玉米刨了？”

我一听，心里不由一惊，试验田里的玉米种子都是一颗一颗选出来的，经过专门采用药剂处理的。损害一颗，试验的准确性就差了。我俩赶紧跑去找保京，还是保京脑子的渠渠多，他说：“不要紧，一定是獾。这东西顶可恶，咱们想办法收拾它。”

当天，保京就召集了十来个小伙子，组成“护田打獵队”。在试验田周围点起火堆，大伙轮班守夜。苏教授也和青年人一起守夜。保京见这么多人聚集在一起，正是学习的好机会，就让苏教授给大伙讲起科学知识来。

那些日子，我们这地头可热闹啦！大家一会儿谈科学技术，一会儿扯古今中外。连一些老头儿，晚上没事也要到这儿来和苏教授拉拉话。

苏教授在我社里住了半年，帮助我们总结丰产经验，要回校了。走的那天，好多人家预备了酒菜欢送他，不少社员舍不得让他走。大家送到村外，都说：“希望苏教授以后常来。”

苏教授热情地说：“烽火社是我的政治课堂，也是我的第二家乡，我以后是会常回来的。”

### 三

在大跃进的年月里，我们烽火社和西农的关系更加亲密

了。西农党委先后派来各方面的技术人員，帮助我們搞丰产試驗、科学的研究，建立了林場、飼养場、蔬菜園；我們也把培育出来的品种和生产經驗，介紹給西农，供他們做科学的研究的参考。

这年三月，在省工农业先进生产者代表會議上，保京提出了玉米、紅芋、豆子套种間作的方案。会一完，保京第一个念头就是先到西农去，請專家对自己的方案进行科学鑑定。

保京下了火車，一口气跑上张家岗。西农傳達室的老赵，一見保京，就笑容滿面地迎上来，問：“你来找誰呀？”

“康副院长。”

老赵为难地搔了搔头。

“怎么，康副院长沒在？那就找赵教授和苏教授好了。”

老赵搖搖头說：“不，不，你來得不巧，現在是休息時間，他們正在午睡。”老赵停了停又說：“如果你有緊急事，我就給你打个電話問一声。”

保京考慮到康副院长和老师們的健康，就連忙阻止說：“不用啦，我在这儿等一会吧。”

老赵想：保京这时到西农来，一定有緊急事情，就一再追問。保京見他問的紧，就把來由告訴了他。

老赵一听，赶紧就往電話机跟前走，說：“哎呀呀！你怎么不早說，险些耽誤了你的大事情。”

康副院长接到電話，立即通知教授們前来开会，他們一听说保京要搞套种間作，都很兴奋，認為這是一件新鮮事儿，一定全力支持。一时，这个找仪器，那个翻資料，大家一边討

論，一邊画圖，對保京的方案作了補充和修正。保京拿着設計好的圖表，連夜趕回家來。

過了不幾天，太陽剛升起一竿子高，我們真沒有料到，康副院長和趙洪璋教授又趕到我們社里來了。我們還以為原先設計的方案出了毛病，一問，才知道，保京走後，西農黨委又專門研究了這一問題，認為這是一件新事情，困難一定不少，就決定趙洪璋教授前來幫助。

西農對我們的關心和幫助，深深地感動了全體社員，大家都說：“康副院長，你們對我們的事情，比自己的還看得重啊！”

康副院長笑着說：“咱們都是一家人嘛。你們的事情，也就是我們的事情。今后，你們有什么困難，我們一定全力相助。”

我們說：“別的倒沒有什麼，就是離咱西農太遠了，要搞個化驗什麼的，很不方便。”康副院長听了，想了想，說：“那在咱們這兒成立一個科學研究室好不好？”

我們一聽，都一个聲地說：“好！”

不久，農業科學院陝西分院和西北農學院等科學研究機關，幫助我們農業社成立了科學研究室。

#### 四

自西農黨委決定把我們這裡，作為他們干部勞動鍛煉的基地以後，我們兩家的關係就更緊密得不能說了。

下放干部來的那天，社員們高興地到塬上去迎接。大家見

了像亲人一样，一哄上去把行李抢过来，背在自己身上，爭着叫住到自己家里。这些同志到了社里，也和到了自己家里一样，見啥做啥。沒几天和社員打得很火热。

有个女同志，叫張振華，低低胖胖的个子，見人一說二笑。到社里的头一天，她一放下行李，見社員們打炕积肥，就挑起担子干起来了。她不嫌髒不怕累，直到烟灰尘土沾了滿手满脸，像从烟筒里爬出来的一样，她也不肯讓別人換。

張振華同志不光劳动好，对人可关心啦。下地时，她常常带着紅汞、碘酒和其他常用药品。誰要有个小毛病，她就随时治疗。在村里，她一有功夫就到社員家里去串門，看見誰家子女多，就帮誰洗衣、做飯、料理家务。社員王福吉，女人死了，丢下一男一女，两个孩子沒人照管。張振華象对待自己的子女一样，抽空給娃們洗衣、梳头。过年的时候，还給每个孩子縫了一身新衣服。王福吉感动得流下了眼泪。

这时，村里又出現了一件奇迹。过去爱淘气的孩子，現在一个个都象归了群的羊一样，每天下午都跑到城門上咿咿呀呀地又唱歌又跳舞；見了大人还叔叔姨姨地叫个不停。咱村南有个豆腐坡，陡的很：一下雨就滑的上不去下不来。大人忙着生产顧不得修，沒想到我們的下一代却动了工。每天下午，孩子們扛着小鋤小鏟，一排排一队队走出了村庄，过了几天，坡上就出現了一級一級的台阶。原来，这是張振華教的。你看，她每次从地里回来，還沒进村，娃們就一个个口里喊着“張姨！張姨！”像蜜蜂采花一样围了上去，真像是見了自己的亲娘。

人們都惊奇張振華同志，怎么会有这么大的本事，后来才

知道人家是西农幼儿园的主任呢。

社委会根据张振华同志的提議成立了幼儿园。妇女們听到了这个消息，一个个乐得心里开了花，都主动把孩子送来，說：“有張同志帮咱們办幼儿园，咱一百个放心了。”

## 五

一九六〇年的春节，在鞭炮声中来到了。吃罢了过年饺子，我抬腿出了大门，只見保京穿着一件新衣裳，笑容滿面地跑来：“二叔，有个事。”

“啥事？”

“明天康副院长要来給咱社員們拜年。”

嗬，真的喜上加喜，我心里甜滋滋的。八十高齡的王大成老汉，在一旁听了，捋着白胡子說：“喲！我經了三个朝代，大学院长給农民拜年还是头一回听说。”

第二天，太阳暖烘烘的，一大早，城門口就聚集了一大堆人。男的、女的、老的、少的，一个个穿着新衣，等候着亲人到来。早饭时分，馬路上傳来了“嘟嘟”的汽車声。

“来啦！康副院长来啦！”

人們呼喊着向大路上涌去。

汽車在半路上停住了。康副院长跳下車子，一边和社員們握手，一边說：“乡亲們，过年好！”

“康院长，过年好！”

和康副院长同来的还有赵洪璋、苏献忠等十多位專家和教授。社員們拉着亲人，爭着請到自己家里去作客。

這天，會議室里布置得格外好，門上貼着一幅大紅對聯，上聯寫着“慶新年亲上加亲”，下聯寫着“賀新春共同跃进”。橫額是“情長誼深。”房子里挂着毛主席的彩色畫象，桌上擺着社員們送來的干果食品。

春節茶話會開始了。康副院長第一句就說：“我們是走亲戚來了。”

是啊，是走亲戚來啦，世界上哪裏還有比這更親的亲戚呢。

接着，康副院長又說：“告訴鄉親們一個好消息，保京同志要到咱們西農去上學……”

還沒等康副院長說完，大家就狠勁地鼓起掌來。立時，會場上喧鬧起來了，你一言，我一語，這個說：“這真是亲上加亲呀！”那個說：“農民上大學，這可是開天闢地頭一回！”

康副院長說：“保京上大學，這是烽火社的光榮，也是西農的光榮。”

保京更是高興，他說：“這都是黨和毛主席對咱農民的关怀！”

是呀！要是沒有黨和毛主席，一個窮孩子怎能上大學？要是沒有黨和毛主席，西農和烽火公社怎能建立起這親如兄弟的關係？

康副院長臨別時，把一箱蘋果送給我們，說：“這是咱西農給大伙的春節禮物。”

“千里送鵝毛，禮輕人意重。”這箱蘋果，代表著親人們多少深情厚意啊！

我們和西农的关系，真是亲如兄弟。几年来，我們社在生产上所取得的一点一滴的成績，都渗透着西农和其他兄弟单位的心血啊！

馬書秀 口述

張天恩 整理

## 上 大 学

### —

一九六〇年二月七日，我和搞丰产试验的张文信、王行兴等伙伴，穿着新衣服，扛起行李，高高兴兴地到西北农学院上学去。

我們这些穷孩子，做梦也想不到今天还能上大学。我十岁的时候，家里因把納过粮的单据丢了，被反动派逼着納了二次粮。我父亲裝了满肚子委屈，一回家就打我出气，鬧得全家大哭。穷得糊不住嘴，还上什么学？从此我就失学了。念了一年半小学，今天我只記得和穷娃娃給《百家姓》編的几句順口溜：“赵錢孙李，沒錢籴米；周吳鄭王，沒錢納糧；馮陳褚魏，狗坐公堂；蔣沈韓楊，到处是狼……”解放以后，穷人翻身了，从一九五二年起，我就和伙伴們搞玉米丰产，搞科学試驗。八年来，我們突过了重重困难，胜过，敗过，苦脑过，也高兴过，終於赢得了連年丰产，也摸索出了一些丰产經驗。为了更进一步提高产量，对丰产試驗做出科学总结，我迫切地要求学习科学知識。我常这样想：“有了机会，非得好好学习一

下不可。”后来，领导上决定我和几个伙伴到西北农学院去学习，我心里怎能不兴奋，不感激呢？我高兴得好几夜没有睡着哩。

可是，农民能不能上大学呢？我們吃得消大学的功课么？我只念过一年半小学，和我同去的其他伙伴，也都和我一样，有的只念过几天初小，程度最高的王行兴，也不过完小毕业，上了两天初中。难怪有人不敢相信，指着我們脊背說：“生就的黑脊背，翻两下地还可以，上大学看把腰闪了。”“科学那是个迷宫，只有能人才进得去，泥腿巴子成不了神。”“哼，就是学成了也是个酱包子。”他們憑怎么說，隨他們說去，上大学虽说难是难，但我并不那样想，我还是我以往的老話：只要听党的話，世界上沒有办不到的事。我們敢在生产上鬧革新，为啥不敢在文化上也闖一闖呢？

这天，我們从武功下火車，一爬上张家岗，就受到了西北农学院师生們的热烈欢迎。西农和我們烽火社，从一九五五年开始，就在开展农业技术革新的活动里，互相协作，常来常往，象亲戚一样了。康迪副院长，赵洪璋教授和苏献忠副教授等人，都不止一次地来过我們社，和我們一起搞丰产研究，交流經驗。康副院长每次来我們社里，都关怀地对我說：“北京，你一年遇到农闲，到我們学校来一两次，把經驗总结一下。你要使自己成为一个既有生产实践經驗，又有科学理論的农民呀。”我曾經也不止一次地去过西农。可是，这时，我面对着欢迎的人群，仿佛第一次来农学院似的，却拘束起来了。同学们拉着我們的手到教务处报到、註冊、填写学生登记簿，领取

学生証。大家圍着我亲切地說：“保京，你到西农來當學生，也是給我們來當先生呀。”

我激动地說：“不，老師們，同學們，我上大學是黨交給我的一項政治任務。我是來當學生的，你們該管就管，該教就教，不要偏愛我，把我耽誤了。”

## 二

入学了。

我們胸膛上，別上了西农大学生佩帶的白底紅字校徽。這枚校徽，體現着黨對我們的关怀、信任和期望。還在沒有來學校以前，我們都存在着兩種心情：又高興又害怕。高興的是咱們這些舊社會被人稱窮根扎到東海底的泥腿子、黑脊背，在黨的培养下，今天上大學了，怎能叫人不高興？害怕的是，大學到底都上些什麼課程，聽人說什麼數、理、化，神仙見了都害怕，像我們這些連小學都不到的農民，怎能不害怕呢？

其實，在我們來校以前，西农党委對我們的學習已做了研究，連教室、宿舍和吃飯都安排好了。在一年多的時間內，要給我們這些還不到完小程度的農民，補中學課，上大學課，講基礎課，還要講專業基礎課和專業課，而且要在一些主要課程上，達到大學水平，這可真不容易呀！在我們入學的第二天，西农党委領導同志，就親自召集教師和我們开会，商量教學課目、內容，決心給我們教好。

第三天，上課鈴响了。我們走上大樓，坐在一間房子里。這是專給我們的教室，室內清靜，空氣清爽。我們一走進去，

坐得端端的，互相望望，都沒有言語。这时，我想起临走时，母亲含泪对我说的话：“京娃，你今天上大学了，你儿子今年也念书了，回想你跟你儿子这么大的时候，为啥失学了？再想想你是怎么长大成人的，你要不下功夫学，看你怎能对得起党，对得起毛主席。”我想着，眼睛不由地发酸了。望望窗外，耳边又响起了公社党委书记和县委书记的话：“你是代表咱公社上大学的，是代表咱县全体农民上大学的呀。”社里年纪最大的王大成老汉还说：“我老汉从光緒年間起，就沒听过农民能上啥大学。你可不能为党丢人，为咱农民丢脸。”想到这里，我转过头，看了伙伴們一眼，他們好像也都在想着什么。我说：“咱们能上大学，这是党交给咱们的光荣任务，咱们把吃奶的劲使出来，一定要像攻碉堡一样，把大学知識裝到肚子里。我們要为几千年被关在文化門外的农民爭气呀。”

第一堂，上的是植物課。一位中年女老师笑眯眯地走进教室来了。我看，不由得裂嘴笑了。这不是曾經在我們社里下放劳动鍛炼的张智敏同志么？是我最熟识的伙伴。她沒一点老师架子，講課就像在劳动之后，和我們談天一样，是那么轻松愉快。她講的內容，由于联系了我們所熟悉的东西，听起来很入耳。这一堂課，我們上的很愉快。下了課，她还專意拉着我們到她家里去吃細面条。

第二堂，上拉丁文，可把我們难住了。学校为了我們以后学数、理、化等課方便起見，还安排了学习拉丁文字母的時間。外語老师很热情，上課前就为我们准备了一套字母卡片。可是我們从来沒见过这些歪歪扭扭的字，費了很大的劲，也画

不出个样子来；读起来，舌头不听使唤，音发不准，急得头上直出汗。越急越念不好，恨不得把那些字母吞的吃了。下课以后，我突然灵机一动，向张文信说：“你说T象个啥？”文信说：“钉子。”“对呀！咱们给难记的字母，都记上外号，不就很好记了么？”于是，你一句，我一句，都给许多字母起上外号：a——带背椅子；Q——带把鸡蛋；r——双股铁釵；v——锅没盖盖……这么一来，就好学多了。晚上，外语老师特意考了我们一次，从发音，大写，大草到小草，我们都学会了。老师满意地笑了，我们不用说心里更高兴，晚上做梦也叽哩哇啦地念字母哩。

### 三

接着，我们又学数学、物理和化学课了。一步接一步，课程越来越多，内容越来越复杂了，我们也越学越困难，越学越有些啃不动了。

真是难啊！老师在课堂上，明明说的是中国话，我们听起来比学拉丁文还难；黑板上明明写的是中国字，我们认得却不知道是啥意思；有时候，老师讲这，我们听成了那，加之有些老师是南方人，为口音对不上茬口，还经常闹笑话。一次，化学老师说“氢气也有分子”，我听成了“亲戚也有分枝”，心想，对着哩，比如他外爷下边有他大舅二舅……给老师一说，惹的大家都笑了。

两周过去了，五周过去了。我们日日夜夜，埋头学着。可是，学习情绪不象刚来那两堂那样高了，劲头也没有那样大了。

死記教條，硬背書本，嘗到了從來未嘗過的苦味，漸漸地“五怕”出來了：怕聽不懂，怕記不下，怕不會用，怕考不好，怕人笑話。心發慌了，坐在教室，真不如跟在牛屁股後邊唱亂彈舒坦哩。翻開講義，盡是些密密麻麻的數字，彎弯曲曲的拉丁字母，一看頭就痛了。一節課上下來，腦子里稀里胡塗的。聽見火車叫，心就回到社里去了。西農最高的辦公和教學大樓，我們稱它為“望娘樓”，每天，上樓听课的時候，我們不由得要站到樓窗口向東了望，那面就是我們的社，我們的家呀！

張文信在社里是一個非常精干的小伙子，青年突擊隊隊長。他能很快地掌握農業技術，還能創造性地加以推廣，被大家稱為生產能手。可是，來西農半個月，他頭疼起來了。一次，化學老師講原子結構，他不明白，問道：“原子是什麼東西？能不能拿來叫我們看看？”老師笑了，說：“原子只有在超電子顯微鏡里照出相來才能看見，肉眼看不見，也摸不着，只能憑想像。”於是，他想像開了，可這越想像越像鑽進大霧里一樣。他又問：“原子是不是原子彈？”老師說：“不是，原子是組成分子的最小單位。”“那分子是什麼呢？”“分子是組成物質的最小單位……”新名詞越來越多了，他再不敢問了。可是，不懂又怎能不問呢？問來問去，老師又講到什麼電子、質子、中子……他越來越胡塗了。他懷疑起自己來了，覺得農民上大學就是不行嘛！他貪黑沒明地突擊，鬧得飯不吃，覺不睡，幾天後頭疼病發了，失眠了，人也瘦多了。

一天，張文信含著淚對我說：“保京，我學不好，科學怕真的一座迷宮，我進不去了。一動不如一靜，還是叫我回社

里和大伙搞丰产去吧。我学好学坏不要紧，把大家拖累了怎行呢？”

这些天，我也被功课捆得紧紧的，一点也不松活。不过，我可没想到退学。这些日子，我考虑科学理论到底有啥格格把咱农民隔着哩，有啥块块把咱农民挡着哩，从老师和我們两方面想，觉得两方面都有問題，到底是啥問題，还没有弄清楚。这时，我一听张文信說他要退学，心里难受极了。叫文信繼續学呢，还是叫他回去？我想，这不是学不学的問題，而是对待困难的态度問題。我說：“文信，你、我都是共产党员，想退坡怎么行？这是給党丢脸哩。現在，摆在咱面前的有两条路，一条是雄心壮志的路，一条是懒汉懦夫的路，你是走哪一条路呢？上呢，下呢？进呢，退呢？数、理、化再难，也是人创造出来的，我們是人，总能把它学会。科学，它身上长刺，我們也要碰它；理論，它是刀山，我們也要鑽，要上。”

这时候，西农党委陈书记到宿舍看我們来了。他和我們談心，了解我們的心情。他說：“学习不太順利吧？农民上大学是个新事情，是个苦事情，也是个喜事情。我們要做新事情必然要碰到好多苦事情，克服了苦事情就变成喜事情了。”

康副院长对我们的学习非常关心，他亲自抓我们的学习，他几乎每星期都来看我們，和我們一块談天。他常鼓励我們說：“不要怕，不要自卑，你們應該相信自己，別人能学会的，你們为什么学不会呢？你們要像在社里搞丰产那样，多找窍门嘛。”

陈书记和康副院长的話，对我们启发很大，給我們增加了

信心和力量。接着，我們就連住开了几次会。首先从我們身上下手，提出了克服“五怕”，攻破“五关”：名詞关、筆記关、計算关、實驗关、理論关。还提出了五抓：抓大头、抓实际、抓对比、抓关系、抓应用。九个人分成了三个学习小組，互相帮助，提出“一入学好不算好，大家学好才算好”的口号。特別是对張文信的帮助，下課以后，我們專門派两个人帮助他。我們不断寻找窍門，刻苦鑽研，漸漸地开始擺脫了困难，学习来得順当些了。張文信得到了五抓学习方法，特別是抓大头、抓重点以后，思想解放了，头也不疼了。在以后的功課里，他学得很起劲。他說：“学习就象抓蒜瓣子一样，你要一骨朵一骨朵抓，得抓五十多回才行；可是你要抓住蒜瓣，一下子就提起来了。”

科学，它是实实在在的东西，农民学科学，不像砍包谷秆那样容易，正像我們那里农民說的：“娃，要好好出几身水哩。”但是，只要肯鑽研，有决心，刻苦学习，也不是学不会的。

一天，我做化合物分子式反应复习，一早晨过去了，还没演算出个名堂来，心里发毛，渾身发火。可是当我想到这些分子式与农业生产有密切关系的时候，就下了狠心，一吃罢早饭，坐下来又演算开了。分子式用中文写，又用拉丁文写，还要配出各种分子式来，真是难啊！一个下午又过去了，我头都要愁破了，还是算不出来。我摔下笔，抱住头，苦恼极了。这时，突然一个姑娘念外文的声音，从窗子傳了进来。我走到窗前，只見那个姑娘一面在林蔭道上慢慢走着，一面叽哩哇啦地

念着，念得是那样的流畅，就象涇河里的流水一样。我想，她不过才二十多岁，論年紀我比她大；論个子我比她高，可是，人家怎么学得那样好，自己就怎么这样不行呢？我望着桌子，桌上放着一叠农民朋友的来信，这些信里，充满着同志們的鼓励和期望。我无意识地从桌上拿起一个紅皮日記本。这是守卫在海防前线的一位同志送給我的。我一打开，那闪闪发光的两行工整有力的毛笔字，又呈现在了我的眼前：“这个日記本，是我打蒋介石立了功，领导奖給我的。現在，我把它贈給你，希望你也能以打蒋介石的猛劲，攻下大学課程。”这时，我狠劲地拍了一下桌子，坐下去埋头又复习了……夜深了，天很冷，我也觉得累了，但立刻想到“怎么能下火綫？”于是，把两只鞋踢掉，光脚板踏在水泥地上，好让脑子清醒些，繼續复习。我演算了一个又一个分子式……这天夜里，我终于把分子式演算成功了。

#### 四

学习上，我們突破了难关，一步步取得了胜利。对学习科学理論，我們不但再不害怕，而且越学越感觉有兴趣了。在学习过程中，我們理論联系实际，学一点用一点。在化学課堂上，我們学会了糠醛的制作，知道了它在农业上的用途，我們就立即写信把制作方法告訴家里，叫他們試制。

平常，我們都很尊敬老师，我們和老师的关系，就像兄弟朋友一样。在課堂上，我們細心听老师講課，老师講毕以后，我們听懂了，就說听懂了；不懂，就提出来問老师，老师給我

們再講。我們還幫助老師挑水、種菜，做一些家務雜活。家里和社里送來的東西，我們也要留一份給老師送去。老師無論在學習上，生活上，對我們都很關心。為了聯繫實際，講課使我們听起来容易懂，有的老師天下大雨，跑六七十里路，到我們社里去看我們搞的實驗；也有的老師，晚上在宿舍里給我們輔導的夜深了，不回家，就和我們睡在一起。有一次，王行興病了，夜已經很深了，天還下着大雨，教化學的黃老師把大夫請來了，他還給王行興帶來了一包紅糖。

我們和老師的關係非常親密，沒有一點隔閡，有啥話說啥話，對課程上有意見，馬上就給老師提出來了。在學化學課的時候，老師從抽象的概念出發，給我們講了許多物質運動規律，學習了兩周，我們還不知道物質是什麼，我們把這種感覺，就及時地給老師談了。這一下，老師白天黑夜想，看怎樣講，才能使我們听起来容易懂。後來，在課堂上，老師就改變了方式，每次都是先做實驗，後講理論，這樣一來，我們听起来，就容易懂了。

學校黨委對我們的學習非常關心，定期進行研究，怎麼能使我們學得懂，又學得快。平常，黨委除了派專人和我們連系，給我們解決實際問題以外，黨委領導同志，還親自聽我們的課，几乎每半個月都要召集一次會，專門研究我們的學習。黨委對我們的教學還提出了先實踐後理論、先具體後抽象、先簡單後複雜的原則。根據我們的情況，教材內容也進行了重新編寫，刪掉了一些和農業生產關係很少的東西，增加了和生產實際相聯繫的內容。同時，在教學方法上，還提出了四邊：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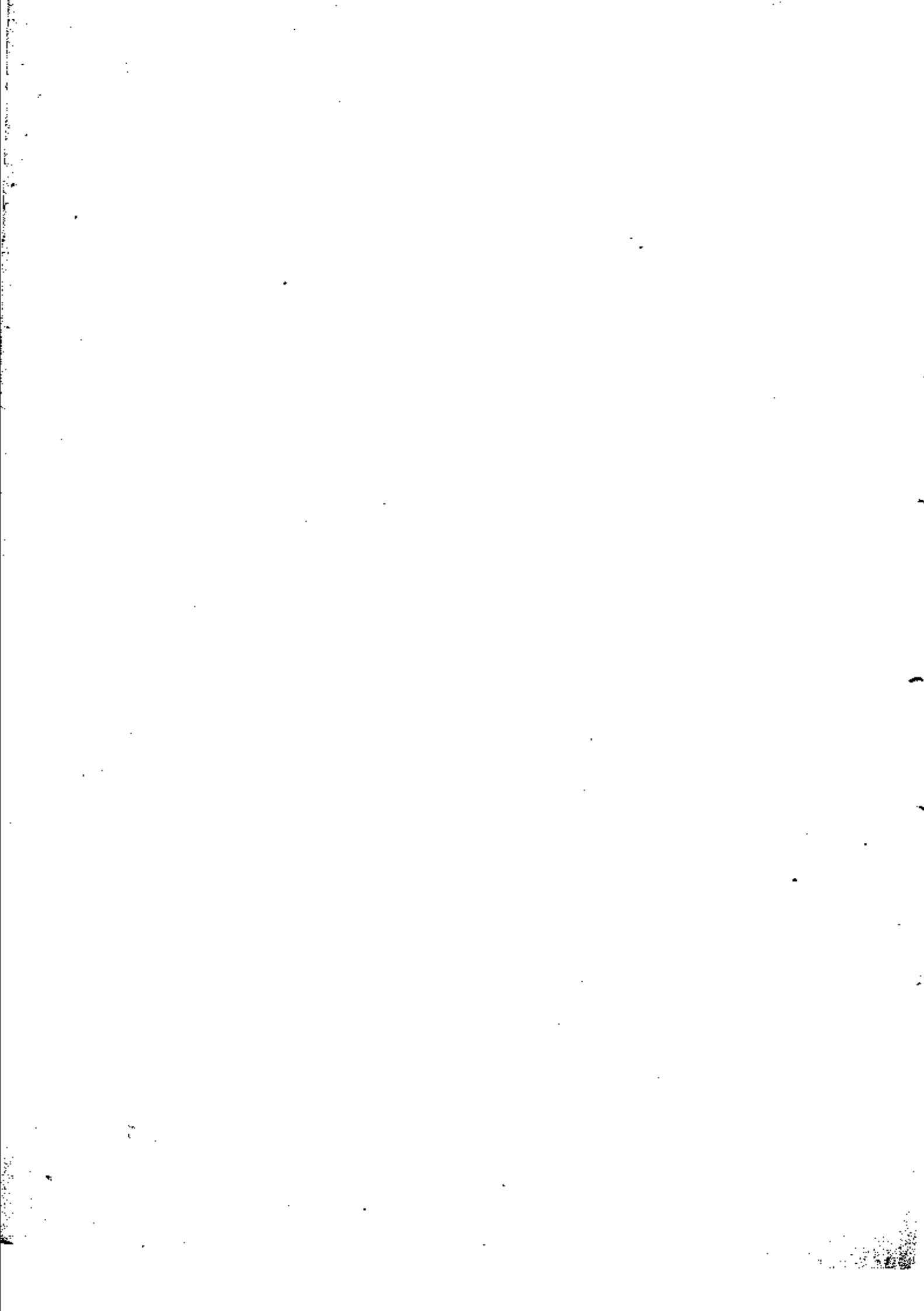
“邊講授、邊討論、邊實驗、邊自學”，和“以土解洋、以洋解土”等方法。這樣一來，老師教課摸到了方法，我們學起來，也比以前更順當了。

經過一年的緊張學習，我們已經學完了農學專業的十三門主要課程，使我們把以往的生產實踐知識和學的理論知識初步結合起來了，對過去搞的試驗，從理論上也有了更進一步的認識。比如，在套種間作試驗上，過去認識還不够全面，現在加強了綜合研究，尤其是在光的利用上，還提出了如何增加光照面積和時間，如何使植物立體用光和以光補肥，如何改變地形，增加光照強度和選育馴化喜光的品種，都進行了一些改革和嘗試。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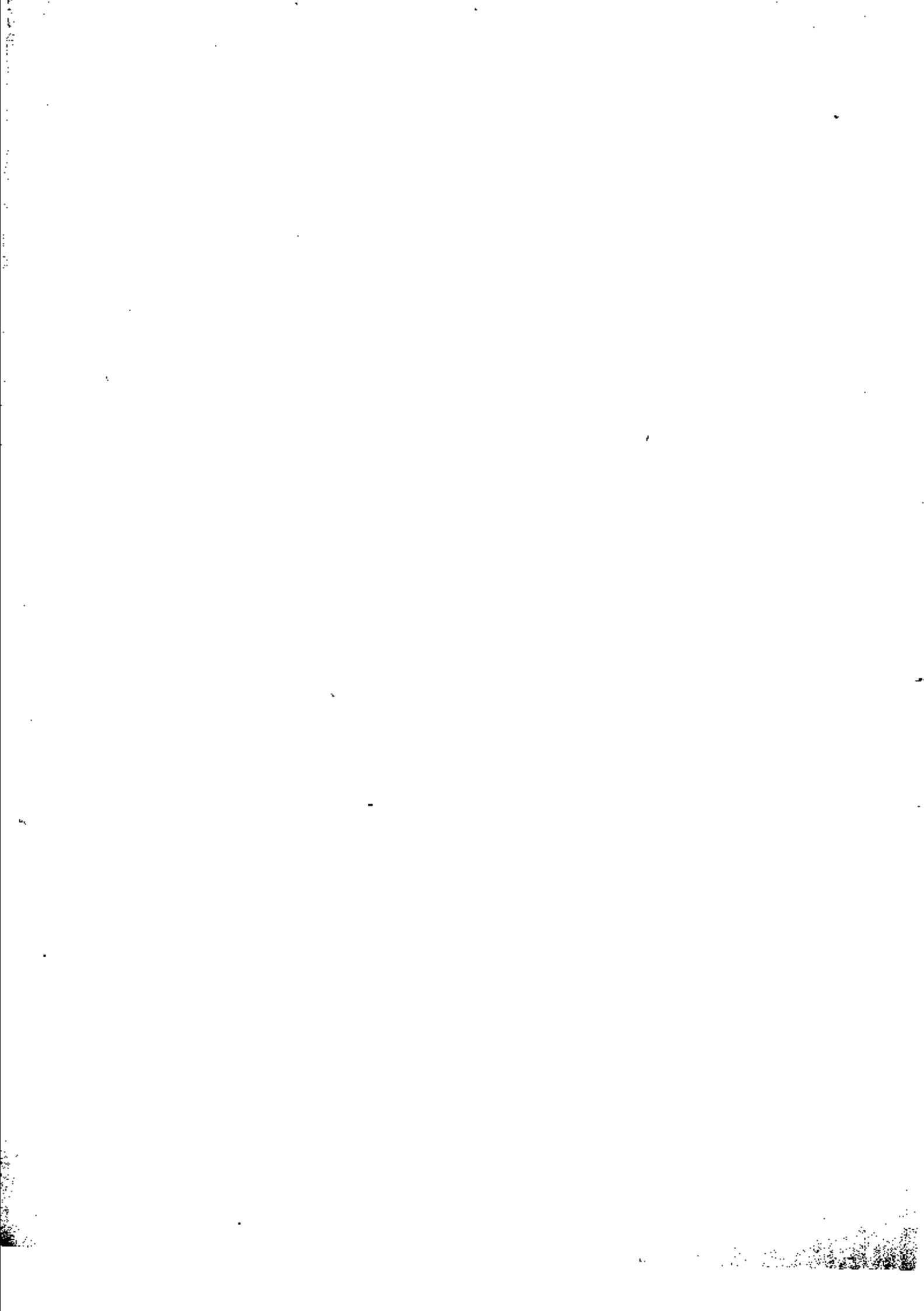
科學知識是無窮無盡的。一年來，我覺得自己才踏上了科學大門的邊緣，離黨的要求，還差的很遠哩。以後，要戒驕戒躁，虛心向老農學習，把在學校里學到的科學知識，創造性地運用到農業生產上去，和廣大社員一起，努力發展農業生產，為國家生產出更多的糧食。

王保京 口述

胡仰光 整理



第 五 輯



## 別人叫我土專家

一九五六年秋收后，社里决定我負責轧花專業組工作。安裝了十二个人力轧花車，抽調了五十多名精壯劳力，沒日沒夜地輪班突击轧棉花。但是，人力轧花車效率低，堆积如山的籽花轧不出来，不能及时卖给国家，领导上和群众都非常着急。当时，有些人和我开玩笑說：“你們把那‘风火輪’蹬快一些嘛。”人力轧花車蹬起来很費劲，不要說力气小的人，就是力气大的人，一天下来脸也蜡黃蜡黃，咻咻直喘气，因此有些人把它叫“好汉桩”。这时，我就产生了一个念头，生产大发展，工具不改革哪还行嗎？

一天，我从地里回来，看見一架烂水車，死死地放在路边，当时，我心里一动，就坐在一旁揣摸起来：用畜力能带动水車，为什么不可以利用畜力带动轧花車呢？于是我下了个决心，試制一辆畜力轧花机。我馬上就动手了。不几天，果然試制成功了。用畜力带动轧花机出的棉花又快又好，比人力轧花效率高出两倍以上。这时，社的领导和群众都鼓励我說：“尧通，你給咱社里办了一件好事。”又說：“有了这个机器，如今人力算解放出来了；如果能想办法把畜力再解放出来，那就

更好了。”我也想：“只要我們肯努力，用机器生产的美日子，是不会太远了。”

一九五七年秋天，县委折书记来我們这里检查秋播时，提出在社里办一个小型粮、棉、油料綜合加工厂。社員們听到这个消息，都积极拥护。女社員說：“只要不跟磨子轉，再困难的事情也愿意办。”男社員說：“只要不踏‘好汉柱’，出錢出工都情愿。”那时，說办就办。用全社投資的錢，买了一台二十匹馬力的柴油机。机器有了，可是，技术力量成問題，我們社里沒有一個人会开机器。

晚上，郭書記来到我家，說：“机器有了，还不全，技术力量最困难。現在，支部决定你負責建厂工作，你必須千方百計地把厂办好。”当时，我考慮了一下，党既然把这个任务交给自己了，那就應該克服一切困难去完成它，就滿碟子滿碗地接受了这一任务。

郭書記走后，我睡在炕上，翻来复去，怎么也睡不着。我想：“办工厂总要懂些技术，咱不懂技术咋能行呢？”想来想去，忽然想起抽水站老张同志。老张是个技术干部，他可以帮助我的忙。想到这里，高兴得“通”地捶了下炕。媳妇被我惊醒了，不高兴地說：“三更半夜，砰砰嘭嘭地成啥神？”我把我的心思向她說了以后，她說：“你一天尽想些啥呀。”天麻麻亮，我赶紧爬起身往抽水站走。見了老张，就把办厂的事跟他談了。沒料想，老张听了以后，冷冷地瞟了我一眼，說：“机器那玩艺儿复杂得很，沒有高中程度学不会。你不識字，学个三天兩天，根本開不成。”一盆冷水泼得我心凉了半截。为了

請教人家，我忍了一口气，小声說：“張師傅，麻煩你去我們那裏指点指点。”老張帶理不理地冷笑了一聲說：“可以么，就是這幾天不得閑。”我看沒希望，轉身就往回走。在回來的路上，我想：“誰從娘肚子里生出來就會弄機器？你們能學會，難道我郭堯通就不能學會嗎？人家一把菜刀都能鬧革命，難道我們有機器還愁不會開。在共產黨員面前，這點困難算個啥。干！”

第二天，我又去涇陽周家道軋花廠，參觀學習安裝軋花機。走時，我順便提了一籠子大紅枣，準備送給工人同志。工人兄弟對我非常熱情。車間主任老薛接过我的籠子說：“你提這個干啥？”我笑着說：“自家的，讓大家嘗嘗。”薛主任打趣地說：“你不拿枣，怕我們不給你教技術。”惹得大家哄哄地笑了起來。笑畢，一個工人笑着說：“支援農業，是我們份內的事呀。”大家吃着吃着，實在親熱極了。

薛主任引我去機房參觀學習。他把軋花機的安裝法，詳詳細細地教給我。我不会筆記，只好凭腦子記；不懂英尺公分，就用繩子量，手指比。我在他們廠里，住了兩天，蹲在機器旁邊真不想離開。

以後，薛主任又把我介紹到三原一個鐵工廠。一月之內，我到這個廠子跑了十幾回，學會了磨面機和榨油機安裝技術。

過了一個月，凭着自己學習來的那一點技術，安裝機器了。我邊安裝邊摸索，整整十四天，沒離開機器。不會洋的就用土辦法，手指量、繩子拉、心里想、口里算，忙得滿身大汗。有時，孩子跑到我身邊喊：“爸爸，爸爸，吃飯了！”我也聽不

見。每次，我回到家里，媳妇总是牽心地說：“看你把衣服弄得髒成了个啥样子。”拿出干淨衣服叫我換。这时，我的心还在机器上挂着哩，誰还理她那一套。有时吃饭时想起了什么，就用筷子在地上比划；饭碗一放，就又回到了机器旁边，和大家繼續摸索。当时，沒有鐵翻沙輪，我們采用土办法，用木輪代替。不管怎样，这个机器最后总算安装起来了。

开始生产的那一天，厂里可热闹了，人們都看来了，个个喜眉笑脸，千百个眼睛都盯到机器身上。柴油机的馬达轟隆隆地响了，約摸一分鐘时间，突然“卡嚓”一声，一根鐵鷄腿从机器上摔了出来，摔得有一丈多高。把參觀的人都吓坏了，紛紛往外跑。有的人，还一边跑，一边說：

“这玩艺害怕的很，干脆算了吧。”

“这是白花钱，不頂用，快收拾了吧。”

当时，我急得满头大汗，爬在机器上，心就像跳出来似的，還說不出是啥原因。我拾起摔斷的兩半截鐵鷄腿，拿在手里对呀，看呀，发了呆。我蹲在机器旁边，难受得几乎掉下眼泪。

正在焦急的时候，郭書記从人群中走出来，把手一揮說：“这有什么惊奇的，一次試不成，再試一次；試它个十来八次，不成再想别的办法。人是活的，机器是死的，活人还怕摆弄不了死的东西？”

第二天清早，天还麻呼呼的，我就爬起来，騎着自行車往三原鐵工厂跑。到了那里，厂門还没开，我急得在门外打轉轉，恨不得一下推門进去問个明白。停了一会儿，嘩啦一声，

厂門开了，我一步跨进去，找見了王师傅。他正在忙着繪圖。我把鐵鷄腿飞了的事給他說了一遍，他听完，站了起来，恳切地說：“可能是轉速配得高了。这很危险，弄不好把你們那座工房都会打倒。”王师傅轉身写了个紙单单，递給我說：“就按这个标准配轉速，你回去量一量就会明白。”他这一指点，我心里才有了眉目。臨走时，他还亲切地叮嚀說：“千万要把轉速算好，不明白时再来或用信問問。”

在回来的路上，天忽然下起大雨来了，我全身衣服都湿透了。我沒回家就到党支部去汇报。郭書記見了我，拉着手說：“你太辛苦了，先喝点水，換換衣服再談吧。”

“不要緊。”我喝了一口，說：“郭書記，这次发生事故，完全怪我太大意，轉速沒配精确。”

郭書記鼓励我說：“不要灰心喪氣，要大胆闖，細心鑽研，在失敗里摸索經驗。”

这天晚上，天还下着大雨，我一个人悄悄地鑽在机器旁边，按照王师傅的話，用繩子量量地槓軸，又量量机器軸和鐵鷄腿，詳細計算了轉速。一直摸到半夜，才把道理弄明白了。

天明了，思聰、玉芳和仓金几个人来了。我們重新安裝机器。

当机器一响开，白圪塔棉花一团团吐出来的时候，我的心才踏实了。

这机器轧花就是快，一天能轧千二、三，等于人力轧花十个强劳力的工效；質量由过去的五、六級提高到三、四級。单榨油、轧花这两項收入，比建厂投資的款，高出了三千八百多

元。这时，群众个个拍手叫好：“机器就是美，一个能顶好几十人。”

一次，我看到小钢磨常发生毛病，浪费劳力。一个磨子要缠九个人，还忙得马不停蹄。当时我就想：“把它改成自动化就好了。于是我就和木匠王思聪、玉芳，铁匠振华，还有五金几个人，一起研究，找寻改革机器的门道。白天想，黑夜想，又讨论又研究，终于制造出了个自动筛麦机。把它连在电动机上，就和脚踏车一样，筛起又快又净，还节省了三个劳力。

可是，给改用的石磨上安装自动升降器的事情，我和思聪研究了好多次，还没有搞成功。不会制图，就用高粱秆扎成一个模型，反复和大家研究。不多天，我们创制的自动升降器试验也成功了，磨面全部变成自动化。这个自动升降器把两个磨子联结在一起，一个人操作就行啦。参观的群众都兴奋地说：“真个能行，越弄越美啦。用人少，磨面多。尧通简直成了发明家啦。”

一九五八年夏天，各地都纷纷办起了综合厂。许多生产队叫我去帮忙安装机器。我们办了个技术训练班，外队外社都派人来学习。党派我当教员，专门讲授机器安装、使用法。我第一次上课的时候，心里又喜又怕，喜的是我今天在党的培养下，学得了技术；怕的是自己学的不精，教不好，完不成党交给我的任务。可是又一想：这些人初学还不是和我一样。俗话讲：“将心比，都一理。”于是，我就鼓起了勇气，拿起笔在本子上写了三个字：“鑽、看、土。”不会就鑽，不懂就看，不会干的就用土的。我在讲课的时候，也是这样：不会干的就

講土的，不會理論就講實際，沒有教材就看機器。我常把學員們領到機器旁邊，一件一件拆着講，一遍不行講兩遍，兩遍不行講三遍，教不會不放手。

就这样，不知從啥時候起，群眾把我叫開“土專家”了。你想，我能算是啥專家嗎？是鼓勵我哩。我心裏明白：我的一点点成績，还不是黨培養的結果嗎。

一九五九年秋季，公社黨委又調我籌建社辦綜合廠，還叫我當了廠長，我知道，這是黨對我的信任，我更要埋頭苦幹，虛心學下去，鑽下去，決不辜負黨的期望。

郭 堯 通 口述  
趙仁杰 尚高樂 整理

## 鐵水紅心

### 一

煉鐵的消息，我們是一九五八年九月在渭惠渠工地上聽到的。那时候，喜事遇到一堆啦。公社成立了，渭惠渠放水了，現在又要煉鐵，真是好事情一宗連一宗。大伙都高興地說：“好嘛，煉出鋼鐵，多造些拖拉机，把咱咧糧食產量多提高一下。”

渭惠渠的水，嘩嘩嘩地向東流去。我們完成了興修水利的任務，高高兴興地往家里走。路上，我和楊維康商量定：“要是隊長不讓咱去煉鐵，咱就和他鬧。”

真巧，我倆剛一進村，就和隊長撞了个滿懷。他拉着我倆的手，笑嘻嘻地說：“回來得正好，隊上決定讓你們再去煉鐵，你們……”他的話還沒落點，我和維康就嘻嘻地笑了。維康是個急性子人，把拳頭一掄，很干脆地說：“馬上走。”隊長說：“急啥？休息一下，明早走。公社楊書記領的人馬才走了幾天，你們到那裏找他就行……”

一聽楊書記走了，我倆連吸袋烟的功夫都不想呆了。我倆

跑回家，吃了頓飯，就又背上从水利工地背回来的行李，赶路了。路上，我俩大步流星地跑着，恨不得插上翅膀，一下子飞到炼铁基地——赵镇。到了渭河岸上，天已经黑得伸手不見五指，我俩拉着手从水里扑通扑通地趟了过去，褲腿湿透了，冷得人直打哆嗦。可我们的心里却像火团一样热烘烘的，因为马上就要炼铁了。

到了赵镇，我俩找见队长高义方，他高兴地说：“好，又添了两个彪小伙……明天你们先给咱背矿。”“背矿？”不是炼铁嘛，怎么又叫人背矿？队长好像一下看到我们心里了，笑着说：“没有矿石咋炼铁？”我俩一想，对呀，可这矿石是啥玩艺呢？我们猜想：矿石大概是叫生铁圪塔子吧？对，山里边一定埋着好些生铁圪塔子，炼铁准炼的是这些。

第二天，天还没有亮，我们蘸了个湿手巾，把脸一擦，就向山顶上爬。到了张家嘴，嘿！背矿石的人，山上、山下，坡上、沟底，到处都是。铁锤声、歌声、喊声，响成一片。维康喜得眉开眼笑，拉着我的手拔腿就跑，谁料却被一个揮着小旗的人拦住了。一问，才知道马上就要点炮啦。大伙都退到保护区，山上立时静下来。

“轰隆！”“轰隆！”一阵炮声像打雷一样，把整个褒山都震得动弹哩。看到飞满天空的黑块块，我们想，那就是被炸出来的铁圪塔吧。这时大家呼喊着一拥而下，我俩也挤着跑下去了。到沟底一看，哟，怎么都是些红红的石头，掂了掂，沉沉的，又不像一般的石头。

“这是鐵石嗎？”我問旁邊一個頂花頭巾的姑娘。她咯咯地只是笑，說：“咧是矿石，鐵在里头藏著哩。”維康歪着頭說：“那把石头一砸，鐵蛋子不就蹦出來了？”一句話說得那姑娘又咯咯地笑了起來，笑得人心里怪不是滋味。我想：你才多來了幾天，就背着一斗笑八升。“走！”我們又跑到人多的地方找鐵去了。可是找来找去還都是些紅石头。維康盯着石头，眼珠子打着轉兒：“我看這裡頭沒有鐵。”我說：“我也看沒鐵。”說着兩人都嘆噓地笑了。可人家咋一溜一串地往上背呢？我倆划算了一陣，覺得那姑娘也許說的對着哩，就一人拣了一塊大的，和大伙一齊往上背。剛背到坡頂，一個戴着“西安地質學校”校徽的學生說：“你們背的不是鐵矿，是紅油餅石。”我倆一听，氣得把肩上的石头一撂，呼哧呼哧地直喘氣，哭也不是，笑也不是。

後來，我們找到了采礦隊隊長劉漢忠，跟上他在野虎嶺、鷹凹崖、虎狼弯和頂天寺一帶，跑了幾天，什麼赤鐵矿啦，錳鐵矿啦……才都知道了。這對咱這些跟着老牛轉騰的農民來說，可是个大進步哩。

運礦開始了，車拉人背，不管刮風下雨，隊伍總不斷頭。大伙編着歌兒唱：“一條口袋一條繩，要把巒山背個平。”這是多麼豪邁的口氣呀！古老的巒山，沉睡了幾千年，誰這樣想過？但今天，在黨的領導下，我們却這樣作了。想到這些，渾身是勁。我和維康夾在隊伍里，越背越高兴。可是，背着背着，又謀計着煉鐵的事，總覺得心里痒痒的：“咋还不叫人煉鐵呀。”

有一次，我們歇脚，鋼鐵指揮所生产股長董明义迎面走來，我上前挡着他就問：“董股長，咋还不开炉子呀？”他說：“就要开了。”我問：“咧石头咋个炼鐵呢？”他說：“就放在炉里燒哩。”我又問：“那炉子怎个盘呢？”他笑着說：“用磚头一层一层地往上盤嘛。”看到他心不在焉，維康拉了我一把，說：“別問了。咧炉子和咱家灶火爐一样，把矿石放到炉齿上，炼就是了。”我不相信：“不哪么簡單吧。”他又問我：“哪你說咋个炼？”我說不上来。心想：大概和鐵匠打鐵差不多，把燒紅了的矿石用鉗子夾出来，掄起大鐵錘，一錘一錘地砸着炼哩吧。

从这以后，我就整天划算着掄鐵錘的事……

## 二

一天清晨，村外傳来了哨子声，我問維康：“吹哨子干啥？”他湊到我的耳边，悄悄地說：“快排队，今儿个挑掄錘的呢。”我一听拔腿就跑，到了炉場，队伍早就排了一长串。我俩一下挤到排头，心想：就凭咱这高个子，粗胳膊，准能挑得上。果然，一挑就把我俩挑上了。

我正高兴得跳哩，王志进拿个本本跑來問我：“你十几岁啦？”我說：“十七啦。”屬啥的？”我說：“屬羊的。”他用笔把我的名字一勾，說：“不行呀，过十八岁才收哩。”看着他用笔勾掉我的名字，就象用刀在我脸上刮了一下，我狠狠地瞪了他一眼。他却說：“眼別瞪，这是規定。”

我跑去找冶炼处处长魏福利。他端个碗正吃饭哩，見我气

呼呼地跑来，就問：“有啥事？”我說：“炼鐵的事。”他也照王志进那样問了一遍，最后，他搖了搖头說：“不行，年齡太小。”我咬着牙說：“人小勁可大，保險能掄起鐵錘。”他仍然搖着头。我急得差点哭出声來說：“怎么不成？三十六丈深的井水，我能一口气綫上来，这掄錘咋个就不成？”他要起身舀飯去，我拉住衣角和他死纏，維康这时也跑来帮腔。他看着实在扭不过我們，也就答应了。我高兴得一蹦老高，逢人便講：“我要炼鐵啦！”人家說：“你看咧娃瘋了。”我想，只要能讓我炼鐵，你們說啥都成。說實話，那时候我真喜得心都要蹦出来了。一点鐵屑還沒見呢，我就好像看見拖拉机已經滿地里嘟嘟嘟地跑哩。

我和維康把写好了的入团申請书，交给团干部張志惠，要組織在炼鐵中考驗我們。就在这时候，指揮部楊書記調我俩到技术訓練班去学习。开始，我們覺得这有啥可学？但一去，我俩都吐舌头了：“媽呀，这學問还深着哩。”

有一次，董股長給我們講“跃进式”炉炼鐵法。講到炉型：把炉喉、炉胸、炉腹、进风口和出鐵口都講过了，就是沒講“炉齿”；講到工具，鼓风机、气管、鐵鉤和鐵鉗都講了，就是沒講“鐵錘”。“怎么，是董股長講忘了？”我俩咬着耳朵，話几次到了嘴边，我沒敢問。沒想到，維康这冒失鬼通的一下站起来：“董股長，怎么沒講炉齿和鐵錘呀？”他这一問，惹得哄堂大笑，笑得維康怪不好意思，我也觉得脸上热呼呼的……

炼鐵，对咱这些撂下鋤头掄镢耙的庄稼人來說，可真是一

步一个关口。这都得闖过去。建炉就是第一个关口。

我們用麻石砸好了炉基，就照猫画虎地砌磚了。維康敢說敢做，有股子干劲，他喊声要泥，我們就提泥；他喊声要磚，我們就运磚。他挽起袖子，拿个匠刀，这儿瞅瞅，那儿敲敲，倒活像个砌炉的好把式。只是砌着砌着便走样了：圓炉子砌成了鷄蛋形。这一下，連他这向来好强的人，也不滿意了：

“天爺啊！咋成了灶火炉了。”大伙儿看着只是笑。后来，我們商量的与老匠人合作，才把一座“跃进式”炉子建成了。

由于发动了群众，大家出主意想办法，我們除过“跃进式”炉以外，还创造出其它几种炉子，样式多得很。但不管那号式样的炉子，里边都得抹一圈四、五寸厚的耐火泥。喲，这又是个难题。这时候，领导上派我和范养正四个人，到銅川学习了几天炼鐵。这样，我才知道了什么叫耐火土。

### 三

这是一个深夜，天上漆黑一片，微微滴着雨星，冷飕飕的。可是，炉場上烈火熊熊，浓烟滾滾。呼啦呼啦的风箱声，叮当叮当的砸矿声，和大伙的談笑声混在一起，比唱几十台大戏还热闹哩。

我們“跃进炉”前更是活跃，因为它是重点試驗炉。除我們几个主要操作外，各炉都派来了人协作。楊書記亲自領導我們。还在烘炉的时候，他就召集我們开会，他說：“这个試驗炉能不能出鐵，影响很大，你們要想法炼成。”他用炯炯的目光，把大家通通地扫了一下，接着問道：“能成嗎？”大伙异

口同声地说：“能！”楊書記笑着点了点头。以后，他又把我叫到一边说：“你是組長，可得多操心罗。”我有信心地说：“我們一定要炼出鐵。”

这阵，大伙眼巴巴地盼着出鐵。我和維康光着胳膊，一会儿检查通风口，一会儿看看火色，忙得满头大汗。真是心急水不开，四、五个鐘头过去了，炉里还是紅紅的，不見一絲白焰。

过了一会儿，大家看着差不多了，就叫我俩插炉門。我用鉗子使劲插了几下，一道紅得发亮的液体，从出炉口淌下来，

“鐵水！”大家都嚷起来了。綾鼓风机的魏尚芳，一听是鐵水，急得直喊：“老邹，换一下，叫咱看一下嘛。”邹子文两手挂在膝盖上，就像看不够似的，嘴里不住地说：“好鐵！好鐵！”周围的人也都吵吵不休，这个說：“先打个鐵鍬深翻地。”那个說：“再造个脫粒机剥玉米。”大伙那股子高兴劲儿，真沒法形容。可是，过了一会儿，那液体越变越黑啦。我疑惑了，忙拿鉗子一截，一下成了两半截。“唉，是渣呀！”大伙看着都发了愣。

維康把鉗子往地上一截，說：“这有啥，有渣就有鐵嘛。再炼。”

大伙并没有泄气，又繼續炼起来。可是还是只出炉渣，不出鐵，最后连炉渣也不出了。我們卸掉气管，往进风口一看，呀，炉子結了底。我脑子嗡的一声，心里难受极了。維康掄起鐵鉗狠劲把炉子砸了又砸，嘴里不停地罵：“鬼炉子……”就这样，眼看着活活的炉子断了气。大伙你看看我，我看看你，誰也想不出个方子。

就在这时候，楊書記來檢查工作。他一見大家的神氣，就笑着說：“怎麼，泄氣啦？可要經得住考驗哪。一次失敗了，再來他個二次、三次……”我們聽了，對呀，這還是第一次嘛。麥子剛下耧，就想吃到白蒸饃，心也太急咧。大伙說：

“好，再烘個爐子，煉！”楊書記笑着說：“光凭闖勁是不行的，你們應當好好檢查一下不出鐵的原因，對症下藥。”

我們覺得很對，下來就開了个“諸葛亮”會。會上，大家你一言，我一語，這個說，礦石太大，把爐子憋死了；那個說，風力太小，爐子消化不良。大伙都提了好多改進操作技術的辦法。

#### 四

過了幾天，一個新的爐子又烘干了。我們接受了上次的教訓，按規格把爐子裝好。

火點着了，魏尚芳把鼓風機綾得飛快，不一会儿，煙火就衝出爐頂，一切都很順利。大伙高興得喊了起來，一個個勁頭十足。魏尚芳笑着說：“這一回就是把筋掙斷了，也要綾出鐵水來。”高紅賢說：“我要死守進風口，不讓爐子結底。”楊維康摸着鉗子說：“這回拼上命也要煉出個鐵頭鉗。”看到大伙這股冷娃勁，我暗暗地想：這一回有希望。

約摸該出鐵了，維康趕緊插開爐門。火舌伸的有三尺長，直往外衝，叫人難近身。維康啥也不顧，提起鉗子直往火里插。楊書記、董股長也趕來了，大伙眼巴巴地望着爐門，都盼着從那兒能流出一股鐵水來。那時，我心都快提到喉嚨門上

了，心里說，流出一点点吧，那怕是綉花針那么一点点，只要是鐵就行。

可是，事情常常不按你想的来。炼了一来回，流出来的还是粘糊糊的炉渣。董股長接过鉗子戳了戳說：“不成，还得炼。”他赶紧用沙子堵住了炉門。楊書記弯下腰在火里看了看，觉得风力还小，就脫掉棉衣呼啦呼啦地絞起鼓风机来。

过了半个鐘头，楊書記、董股長和我們几个，跪在炉前看火色。真有意思，那火焰由橙紅变成淡紅，又由淡紅变成黃色，最后变得像个亮晶晶的水銀珠子在滚动。該出鐵了。楊書記挽起袖子提起鋼鉗就插炉子。

“絞！”楊書記使劲地喊。鼓风机越絞越欢，火舌越噴越远，火星子四处飞溅。楊書記和我扑向前去，用劲把鉗子往前进一戳，往后一拉，一股細細的又明又亮、微微冒着火星的液体，从出炉口“嗖”的一下冲出来。

“鐵！鐵！鐵！……”大伙高兴得喊叫起来。維康拉着我的手激动地说：“这回可当真的是鐵呀！”不知道是高兴还是盯得时间太长，我的眼睛有些发酸了。我回过头一瞅，人們已經满满围了一圈，爭着看呀！我的房东老大娘，叫人挤的东倒西歪，挂个拐杖，笑得合不攏嘴：“哟，这世道尽出能人呢，咧当真的是鐵嘛！”还有个姑娘搀扶着一位老大爷，老大爷兴奋地流下了眼泪，說：“穷山出了宝贝啦！”

人們都为“跃进炉”的出鐵而欢呼。

时间不长，变化很大，当年土炉炼鐵的地方，現在已經聳起了三座八立方米的小洋炉。維康成了一級炉前工，当了红旗

冶炼班班长；我被調到厂部工作，我俩都成为光荣的共青团員啦。

每当我们看到一輛輛汽車滿載着鐵錠，开出我們趙鎮鐵厂时，心里就乐得开了花。不知又有多少个收割机、脱粒机运出了工厂！

李根印口述

雷省吾 張耀成 整理

# 水 来 了

## —

我們公社大部分生產隊，都在渭河北塬和泔河、涇河南的旱塬上。

塬上，井深三十几丈，打水特別艰难。一臉盆水，一家子洗了，捨不得倒，放下還要飲牲口。過去，鄉間流傳着這樣一個故事：一個老头，給兒子娶了个媳婦，是平川里的姑娘。結婚后第二天，媳婦打了一盆水，一個人洗華臉，就把水倒了。這下，可氣惱了老头，罵媳婦不愛惜水，不會過日子，第三天，就把媳婦送回了娘家。

真是這樣，在我們塬上，把水看得比油還貴。天一旱，澗池干梆梆，井底朝天，沒有水，娃娃哭，牲口叫，揭开鍋，沒水添。吃水，要用轆轤在二、三十丈的井里綫；要跑到很遠的路以外的塬下涇河里去挑。

“五日不雨成小旱，十日不雨成大旱。”舊社會，種莊稼像押寶，全凭老天爺睜眼。一九三二年，二三月里，當麥子拔節的時候，碰上了大旱，忙罷顆粒沒收。五六月，太陽還是火

辣辣的。天上降火，地下冒烟，老百姓白天看太阳，晚上瞅月亮，把眼睛都瞅斜了，庄稼还种不到地里。

这年，是大荒年，人死的死，逃的逃，我們東桃堡村，二百多人，剩下了沒一半。我們村有一家，全家七口，病死、餓死，大小沒剩下一個。穷人有什么法子？把一張張地契，噙泪送上了地主的門；衣物桌柜，用小車推到南北山，都換了糧食。那年頭，賣兒賣女是常事，西桃堡村五十戶人家，一次就賣了八個。天下哪有父母不疼子女的。为了全家人生活，为了孩子逃活命，再有什么办法。卖了，或許还能活條命，留在家里，只有死路一條。

国民党反动派、地主，哪管人民的死活，天这样旱，人这样死，他們睡在炕上抽大烟，不但不抬头看一眼，还打发狗腿子，成天价討租逼債。

天旱，老百姓沒得法子，只有求老天爺，打谷場上，人們天天朝南跪下一大片，閉住眼睛，嘴里不停地念叨：“龍王爺，睜睜眼，下点雨，留條命。”跪了七天七夜，天空还是紅紅的，一絲雲也沒有。往后，人們給老天爺許願，念叨的話就更多了：“龍王爺，抬抬手，洒点水，救條命，給你唱大戲。”跪破了膝蓋，叨裂了嘴唇，雨還是沒下一点。

解放后，党把咱農民組織起来，在村外打涝池，路旁地邊挖水窖，从各方面想法來抗旱防旱。

合作化道路，一天比一天寬敞，咱農民心里，又多么急切地盼望着降伏旱魔呀。

## 二

一九五八年九月，我們的公社成立了。

十一月一日，我們大队干部正在办公室开会，研究办綜合加工厂的事，公社打来了電話，說渭北高塬抽水灌溉总渠修建指挥部，批准了我們修建第三支渠，叫我到公社研究开工問題。

听到这个喜訊，大家喜得跳了起来，人人心里像开了朵花。我赶紧安排了一下工作，便飞也似的向公社跑去。

到公社，其他同志早到了。办公室里，七个一摊，八个一堆，談的正热火，一見我进来，都停住了，問我：“王支书，怎么迟到了？”

“你們坐火箭来的。”

大家哈哈笑了。

开会了，公社郭书记从椅子上站起来說：“今天开啥会，我不說大家早知道了吧？”

他笑着，朝会場扫了一眼，接着又說：“第三支渠，工程很大，在我們社境內，东西长十五里。渠寬丈五，深丈二，要挖十七万土方，要筑二十几座桥、跌水和斗門。”

他看看全会場的同志，最后，把眼光移到了我的脸上。当时，我一边听着，一边心想：“为了旱塬上水利化，为了我們后代子孙过幸福日子，工程再大、再艰巨，我們也要很快地把它修好。”

“旱地变水田，这是旱塬上群众千百年来的愿望、理想。

三支渠完工，可灌四万五千亩地，全公社百分之四十的旱地就变成了水田。”郭书记讲到这里，全场同志，高兴得一齐站了起来，使劲地鼓掌。静下来，郭书记继续讲道：

“修第三支渠的费用，全部投资、木料、石灰、青砖，都要靠我们自己解决。”郭书记讲到这里，顿了一下，看看大家。这时，我身旁的炬火队支书，转过头，低声对我说：“钱、劳力，都容易解决，就是木料困难……”

“木料全部包给我们！”塬下烽火、胜火、兴隆三个大队的支书，忽地同时站起来同声说。就像事先商量好了一样。

“啪啪啪。”又是一阵热烈的掌声。“好，塬上修渠，塬下支援。”郭书记再三叮咛：“用下各队的木料，不管是小队的，还是社员个人的，都要合理作价，不能糜子、谷子一把抓。”

郭书记讲完了话，大家进行了讨论。有的说：“修三支渠，先人连想都不敢想，我们今天要把水引上塬。”有的说：“有党的领导，有人民公社的巨大力量，再大的困难也能克服。”有的说：“这次，我们一定要作好宣传、动员、组织工作，争取当红旗队。”

最后，大家研究决定五号开工。

散了会，我回到村里。一进村，嗬！大队部门口，像开会一样，挤满了人。原来，我到公社开会去了以后，干部把修三支渠的消息给社员传开了，一传十，十传百，不一会，就传遍了全村。大家把我围到巷道里，这个问，渠在哪里修？那个问，什么时候动工？你拉手，他拍背，我有十张嘴，也难应付。

过来。

人人脸上挂笑容，个个心里开了花。巷头井边，到处紛紛議論开了：“斬除旱魔的日子到了。”

小伙子聶紀財，一蹦三尺高，說：“過去，給地主扛活，眼紅人家的水澆地；現在，我們也要水利化了。”

聶紀財，中等个子，黑黑胖胖的。解放前，从十一、二岁起，就給涇阳一个地主拉长工，解放后才回来。過去，他常埋怨地給人說，涇阳水地如何好，棉花产量多么高，只恨祖先把咱生到这旱塬上。一九五六年冬天，渭河灌溉工程总渠，在塬上勘測渠道，說要修渠灌溉了，他就成天跟着勘測人員跑。

聶紀財的熱狂勁，吸引住了我，我呆呆地看着他。

“咚。”誰在我的脊背捶了一下。我回過身一看，原来是于淑貞老太太。

“王支書。修渠，我全家報名。”

“叫志誠和媳妇參加，你年紀大了，還是干別的吧。”

“你又來這一套。”她瞪了我一眼，臉挺的平平的，十分認真。

于淑貞老太太，五十多岁了。你要看她年紀大了，可身體結實的和一棵青松一樣。在旧社会里，她当过童养媳，被人贩卖过，大半輩子过着沿門拉棗杆的苦日子。解放后，她从人間地獄的最底层翻了身，重見了太阳。新社會給了她新的生命和力量。搭一九四九年起，老婆干啥都蠻勢的很哩。她常給人說：“如今，我才真正活成了人，住有住的，吃有吃的，儿

子是团员，还操什么心。为了建設社会主义，我要曳斷繩地干活。”平时，有些活，干部不让她干，她却爭着要干。

她見我一会不言傳，又拉了一下我的胳膊，說：“我事先可通知你了，日后，可別說我老婆子難纏。”

大家見于淑貞老太太報了名，都搶着報名。不一會，就報了一百多人。

唉！無論什么事都有它的另一面。一些人總喜歡用旧眼光看新事物：

“祖先世世代代沒見過一分水地……你們比龍王爷還能。”

“說夢話哩。三十几丈高的塬，还能上来水，还不是勞民傷財。”

“就是抽点水上来，几十里远，流到咱們这儿，像股貓尿，还能澆地。”

这些人对修渠，自然是疲疲沓沓，除他們以外，家家戶戶，大大小小，都忙着修理鋤，收拾鋤，准备投入三支渠的战斗。

### 三

十一月五日，天刚麻麻亮，我們永久队，二百多人，排成长长的队伍，頂着西北风，出了村。队前头的人扛着镢头、鋤，后边的，是担担，挑筐，推車，个个仰头挺胸，像奔赴前线的战士一样。

到了工地，想不到郭書記比我們到得更早。他高高地站在

一个土坎上，对我们讲道：

“同志們！你们队的任务，主要是填方。工作要注意速度，更要注意质量和安全。土的干湿要掌握好，抓在手里，要能捏到一块，丢到地上，又能散开，里边不能夹一枝小柴，要不，以后柴烂了，就会出麻达。”

郭书记讲完话，把我们研究的定量、定质、定人、定时、定地点等五定办法，向他汇报了以后，工作就紧张地展开了。

这时，天大亮了。全公社十五个队，三、四千人，东西拉开，一眼看不到头。打夯声，挖土声，各种各样的呼喊声，响成一片；男女老少，挖的挖，推的推，扭的扭，抬的抬，真是热火朝天。在指挥部旁边，插着一面大红旗，上面写着：“优胜红旗”四个大字，迎风哗哗飘。

烽火队和我们紧挨着，他们真像一把火。为了超额完成任务，争夺红旗，我们互相挑战应战，开展了竞赛。

胡纪财，手里抡着一把又长又宽的新镢头。你看，小伙子可真棒呀！五斤重的镢头，拿在手里，像舞台上武生耍矛子，抡得飞快，看得人眼花。

妇女组长韩雪琴，人小胆量大，向胡纪财组，提出了挑战。

“好哇！你们说吧，拿几个顶我们一个？”胡纪财放下镢头，猛抡着右胳膊说。

“加油干，别言传，给这些毛小伙子们点颜色看看。”于淑贞老太太，低声说。

于淑貞挑着兩籃土，緊緊追着聶紀財。

這時，郭書記從渠上走過來，見她穿梭似的在人群里來回跑，贊賞地叫了聲“你真像個鐵老婆。”沒一天，“鐵老婆”這名字，就傳遍了整個三支渠工地。

小伙子們，可真有一股子虎勁。聶紀財脫了个精身子，脊梁上滾着豆大的汗珠，脚下像蹬着風火輪，推着土車，把泥土飛運上渠。

韓雪琴見小伙子來勢凶猛，堤升得很快，就想了个辦法。她叫兩個婦女回家套了一個碌碡，一張犁，挖的地方用犁代替鍤，堤上用碌碡代替了第一二遍夯，工效提高了三四倍，不一會，就趕上了小伙子們。

就这样，苦干巧干，你追我，我赶你，我們隊七天的任務，五天完成了。郭書記代表公社黨委，把紅旗發給了我們。

主渠修好了，公社又分配我們架橋。這天，塬下的烽火、勝火、興隆三個隊，套着大車，運來了一車車木料。拉木料的大車一到，渠上的人，高興得不知道說什麼好。

到十一月二十五，只花了二十天功夫，三支渠的全部工程完工了。

人們等着，等着，等候水早日流下來。

#### 四

一天中午，我們都正在吃飯，一群學生放學回來，一邊跑，一邊喊：“水來了！”“水來了！”

霎時間，村口擁滿了人，又是擠，又是喊。小伙子、姑娘跑

的快，跑在最前边。妇女怀里抱着小的，手里拖着大的，大大小小一长串，往渠上赶。老太太拄着拐棍，让孙子搀着，挪动着两只小脚，只恨自己走得慢。小孩子，蹦呀，跳呀，在人流里前后乱窜。

“水来了！”“水来了！”人们一边跑，一边情不自禁地喊。人们怎么能不高兴！这是旱塬上惊天动地的大喜事呀！

渠两岸，拥拥挤挤，站满了人，比赶会、过年、过节还热闹。

渠水，像脱了缰的马，掀起浑浊的浪花，向东奔驰。青年人，跟着水头跑，跑着，跑着，跑到了水的后边。人们看着水流，就像看着满渠的金豆豆向下滚一样，心里甜丝丝，乐活活。

一位白头发的老太太，孙子扶着她，颤抖地爬上渠，见了水，高兴地张开没牙的嘴，哈哈大笑，用拐棍指着水说：

“这是毛主席给咱们送来的水！”

西桃堡村有个老汉，双手掬起一掬水，凑到眼前，眼眶湿了，口里不停地说：“铁饭碗，铁饭碗，不是有了人民公社，哪有这铁饭碗呀！”

人们看着水流进了干涸了几千年的土地，就像流进了自己的心窝，谁不高兴！一些思想保守的人，除了高兴以外，还有另一种味道，当着众人的面，不好意思说，他们走到一块，就嘁嘁喳喳地说开了，像是开检讨会，又像是谈感想：“毛主席就是英明，共产党尽出能人，说啥有啥，不由你不信。”“自古只知‘水向低处流’，哪知今天水流到高塬上来啦！”

人心里快活，作詩的兴趣也就来了，你一唱，他一和，一首詩就成了：

千年盼，万年盼，  
铁树开花今日见。  
过去吃水比油贵，  
现在处处水浇田。  
水浇田呀，水浇田，  
鱼、莲、水稻上高粱。  
人民公社力量大，  
粮棉油料堆成山。  
衷心感谢共产党，  
幸福生活万万年。

王文孝 口述  
崔朔玉 胡仰光 朱直道 整理

## 在淮河工地上

一九五八年冬，党提出大跃进，可提到咱农民的心坎坎上了。不論男女老幼，干劲大得很。一天，我們队积肥竞赛正闹得热火朝天，忽然，“正海！”一个熟悉的叫声从背后冲来，我扭头一看，原来是公社党委楊書記。

“你們的干劲真不小啊！”楊書記笑哈哈地說：“冬积一車肥，来年一車糧。”我說：“我們的干劲还差着哩。楊書記，你有要紧事找我？”

“来，坐下說說。”楊書記在我肩膀上拍了一下說，“淮河拦水打坝工程，眼看就要动工了，这是项很艰巨的任务，为了改变咱們一穷二白的面貌，給子孙万代造福，这副担子就落到咱这一代人的肩膀上了，特別是咱們共产党员的肩膀上了。現时天气也冷了，你准备一下，帶上你們队的民工，到工地去，你有意見嗎？”

我看着楊書記，猛地往起一站說：“我保証：党要我到那里，我就到那里，要我做啥，決沒二話！”

“好啊！你在农业生产中，是一个敢想、敢干的關將，希望你把这股關劲也帶到淮河工地上去，做出更大的成績。”

第二天清早，我們二十多个精棒棒男女青年，扛鐵的，擔擔的，爬上白靈宮塬，向泔河工地出发了。

到泔河工地头天早晨，我就兴冲冲地爬到河道北岸一个高崗子上去。我揉了揉眼，往下一看：泔河像一条长蛇，弯弯拐拐地向东流去。这条河，从古到今，誰能算清它白流了多少年；两岸看不到头的土地，长年干旱着，有时颗粒不收。在过去的苦难的年月里，人們不敢想，也沒有力量把这条“孽龙”牽上塬来，只能瞪着白眼叹气，或咒罵几句。今日，在党的領導下，要在这里修筑水庫，要把这条“孽龙”真的牽上塬来，变害水为益水，叫人怎能不高兴呢？我想着想着，眼前泔河两岸，一呼儿像遍地都成了白晃晃的水，一呼儿都像閃灼着黃燦燦的香稻。我不禁地喊出声来：“泔河！泔河！你也要为社会主义立功了。”

工程开始了。我們烽火队来的二十多个男女青年，組織了一个突击队，說声挖土，大家像餓虎扑食，轟轟隆隆；說声推土，車子齐崢崢一溜串，响声震天。随着我們工效一天天地提高，傳来了人們的贊許声：

“突击队的干劲真大！”

“啧啧，烽火队尽来了些羅成、穆桂英！”

从此，我們突击队的名声傳遍了全工区。

一九五九年的春天来了。

一天，太阳暖烘烘地照到大地上，河里的結冰也撕裂开了，冰块在水面上打上几个旋轉，就忽上忽下地漂走了。这时，泔河工地全体民工，在河滩开誓师大会。工区党委书记，对大

家說：“為了爭取提前截流，早日修成水庫，從現在起，我們要開展一個勞動競賽運動。一人獻一計，百人有百計，大干巧干四月天，爭取提前完成工程任務。”

這時，各隊的民工，都一個個磨拳擦掌，情緒高昂，紛紛在會上提保證、表決心。整個會場，熱氣騰騰。

我坐在突擊隊的前面，心里早憋不住了，我回頭一看我們的小伙子、姑娘，他（她）們的眼光一齊朝我射來，異口同聲地說：“正海！往上走！”

“上就上！”我“呼”地站起來，渾身是勁地走上主席台，說道：“我們的決心是：巧攻難關，提高工效；說了不算，做出再看。”我的話剛一落點，會場里響起了不斷的掌聲。

競賽運動熱火朝天地開展起來了。那時，直接和我們隊搞對手賽的是駿馬隊。這個隊，也個個是能打起靠，背起旗的人，利活得很。他們把我們盯得緊緊的：我們上工，他們也上工；我們開“諸葛亮會”，他們也開“諸葛亮會”……兩個隊的進度一直不相上下，不分勝負。

我想：“光蠻干不行，得想出些巧干的辦法。”

那幾天，為改革工具，我心上像壓了塊大青石，吃飯、走路、睡覺都在思謀着。有一天中午，大家都回去吃飯了，我斜馬叉往崖根下一躺，兩手把頭一抱，想呀想……

不知過了多少時間。“唰啦”——一陣响聲，把我吓了一跳。我回頭一看，原來是一股土從崖上溜下來。說也怪，這股土偏不偏就溜到我身邊的架子車上。我心裏像叫啥東西拔了一

下，豁然亮堂了：好啊！能叫土自动往车子上溜，不就省人、省时了？我连忙翻身，高兴地说：“真是一窍不得，少挣几百。这下有办法啦！”

这时，大家都上工来了。我把刚才的情况，给大伙一说，个个乐坏了：“这办法好！”魏占虎一把拉住我的胳膊，急切地说：“正海，咋还不趁热打铁，试装它一家伙。”

其实，我的心比谁都急。我和大伙把车子往崖底靠紧了一下，一个人在崖上刨土往下溜。果然，装得又轻快又便当。计算下来，比一锹一锹刮土装车，效率提高了七、八倍。

这消息像一阵风，很快就传遍了工地。人们都说：“嘿！这突击队的小伙子有办法！”接着工区领导上，专门在我们队里开了现场会议，推广了我们的“快速装土法”。

装土“自动化”了，可土仍旧是一锹一锹地挖，车子一来一大堆，挖的土供不上装，又出现窝工现象。怎样才能提高挖土工效？最好是爆破，可工地上炸药供应量不足，怎么办？一连串的怎么办，像一条链子一样把我的心套得紧紧的。

一天，吃罢晚饭，有的人睡在铺里歇息，有的人去打球玩。我独个在河滩里转来转去，心里还是一连串怎么办？转着转着，也不知咋的转到团指挥部里去了。我进去一看，桌子上放了一张报纸，心不在焉地顺便翻了一下，猛地看到一个地方介绍用生石灰爆破取土的方法，我像得了啥宝贝，一下被吸住了。我把人家的方法，一个字一个字地念着想着。当我把方方窍窍捉摸透了，真比娶媳妇还高兴哩！

晚上，大伙都睡的“呼噜——呼噜”的香甜，我说啥也合

不上眼，“爆破試驗，爆破試驗！”一直在心里翻騰着。

我悄悄地把黨員魏占虎，團員張建邦和張真友叫醒。我心想：他們都是黨團員，一來定會支持我，二來即是試驗瞎了，他們不會泄氣，也不会打爛鏐。我把報上用生石灰爆破的方法給他們一說，張建邦迷迷糊糊地說：“咧怕不保險？”我說：“這是咱黨報上介紹的，不會有錯。”魏占虎斬釘截鐵地說：“干就干，一輩子不出嫁，是個老女子。”

我們四個人，擔了一擔生石灰，抬了一桶水，跑到我們對面一個土崖上。

這時，月亮像一只玉盤樣地高高挂在頭頂，我們打炮眼，裝石灰，倒水，喀里馬快一会儿就弄停當了。我們三個人誰也沒說話，只聽見各人的心在通通地跳着。有吃一袋烟的功夫，沒見醒動。張建邦、張真友猛地說了聲：“咋搞着哩！”我們跑去一檢查，原來是石灰少了。第二次，又擔了兩擔石灰，水倒進去後，不一会儿，“轟”地一声，白氣沖天，生石灰塊亂飛，把我和魏占虎的脖子、臉都打爛了，但誰也沒有叫一聲疼。我當時想起黃繼光、邱少云同志在朝鮮戰場上的英雄事迹，渾身更添了勁。我說：“占虎！石灰打爛了咱的臉，可沒有打爛咱的心。爆破試驗不成功，決不罷休。”占虎還笑咧咧地說：“頭打掉才是碗大的個疤疤，只要早日把水庫修成，河水上壠，水澆良田，身上帶點傷，才光榮哩。”我們又檢查了這次沒有爆破成功的原因：是石灰上面蓋的土少了，沒有把石灰鎮住。我說：“不挨一錘，不得一着。馬上擔石灰、抬水再試驗。”這樣鬧騰的天也亮了，有的隊已經上了工。興隆隊的民

工一看見我們，不知道我們又在成啥精，一窩蜂似的跑來。

我們第三次把石灰裝好後，占虎把胳膊一揚說：“这不是看新娘子，往遠點站。”

“轟！”一声巨响，土塊像正月十五放花筒樣，猛冲上天，又急驟落下，順着斜坡“咕咚咕咚”地滾到河灘。趕來看的人，都高興地歡笑着，跳躍着。有的人把炸下的土方一算，吐着舌头說：“好價！足頂十幾個人掄一天镢頭。”

這一炮成功了。我們全隊的挖土工效，從每人每天平均挖十方土，提高了好幾倍。

工地高工效運動，越來越熱鬧了，差不多一天都有一兩件大小的新鮮事儿。這時，生石灰爆破，原料一時供應不上了。用黃色炸藥吧，花費太大。工地上聽不到炮聲了，一天冷冷清清，好像少了一半人。民工又掄起了粗重的镢頭，汗水又披頭地流着。

這時，我們隊里每個年輕人的心上，又像壓上了一塊重石頭，我的心像一团火樣在燒着，立坐不安。有一天，我們召開了個黨團員會，我把在河南白龜山水庫參觀時，聽到的用硝酸銻和玉米芯制土炸藥的辦法，介紹了一下。大家研究了後，都說可以試試看。王佩霞幾個姑娘說：“正海，這回眼裏可不能沒有我們婦女了。”我說：“這陣，就輪你們穆桂英上陣吧。”占虎指着王佩霞的鼻尖說：“喲呀呀！誰敢小看你們這‘一半’人口。”說的大家哈哈大笑。

我把制土炸藥的辦法，向董書記作了匯報。

“好！只要能想出個點子來，就大膽地試。你看要啥？供

應科會支持你們。”

我听了董書記的話，說：“黨這樣支持我們，我們一定要試成。”

年輕人就是闖勁大。我和几个人弄硝酸銨，占虎領着王佩霞几个姑娘去碾玉米芯芯。少半晌就弄停當了。

這一回是錘打銅鑼，一撞就响。爆破的威力比生石灰還美。

後來，大家覺得玉米芯芯碾起來費人、費時。我們又召開了“諸葛亮會”，研究用另外的代用品。一开会，王佩霞就抢先开了腔：“我在家里帮媽煮飯時，燒谷草時，火星星子亂飛，‘嘩嘩剝剝’還有响聲，我看這東西許行。”

我一听她說的在理，這東西燒起來就是火性烈。

我們用谷草制炸藥試的結果，效能很好，和玉米芯芯制的炸藥差不多。

後來，我們又用牛糞、馬糞等作試驗，結果都成功了。

工地指揮部根據我們的試制和創造，專門辦了个“土炸藥廠”。從此，我們制的土炸藥，推廣到全工區。

淮河，平時溫溫順順，可也有發牛脾氣的時候。一到雨季，洪水下來，河水就浪濤滾滾，猛不可挡。到了夏季，防汛就成為工地的首要任務。工區領導上交給我們的任務：保護四座木橋，保證運輸。我們又變成了一支防汛突擊隊。

一天，天晴的朗朗的。我們的小伙子，從莊河村往工地拉沙子。快吃晌午飯，天空烏雲四起，狂風卷天鋪地吼叫着，天

空一时黃渾渾的，天地像连在一起。紧跟，大雨点子“噼噼叭叭”地从头上打下来。我撕破嗓子喊：“快——跑——呀！”

我正喊着，“叮叮当当”，枣大的冰雹，混杂在雨点中，直往下打。

我心里更急坏了。我想：这样的猛雷猛雨，山洪一定下来。四座桥被水冲走了，不仅使国家的财产受到损失，影响工期事大。冰雹把头打烂也得赶回去。

我和占虎、李文岐三个人赶到桥跟前，洪水快冒得桥齐。我們三个人，都沒顧得及脱衣裳，就扑哩扑咚跳下水。正在这时，其余的小伙子也赶来了。我把手一揚，身子打了个趔趄，高声喊道：“快，拆桥！”大伙下水拆的拆，在上面拉的拉，一齐动起来。不多时，就把四座桥拆了，木料全部拉到河岸上。

我从河里爬上来，一看右腿上一股血直流，把黃泥水冲了个紅道道，才觉得一阵刺心疼。我刚把伤口用手巾扎好，占虎惊叫了一声：“木料！木料！”

我轉身一看，十多根木椽，横七竖八地击撞着漂下来。这是上边駿馬队的木桥被水冲了。我想：不管誰家的椽，一根也不应当受到损失。不容多想，我一纵身又跳到河心。刚一跳下去，就被一个浪头打的头昏眼花，耳朵嗡嗡直响。我用尽吃奶的劲，抱了两根椽，往岸边推。沒走几步，又被脚底下一块大石头绊倒，头“轟”了一下，喝了几口泥水，一看椽漂了丈把远。“龟孙子，任你漂到东洋海，也要把你拉回来。”我双脚往起一跳，两手往前一扑，浮上水面用力划去……

当我把木椽拉回岸边时，眼前一黑，覺得天在轉，地在搖，

就直身摔倒在地上，啥也不知道了……

一年多来，我們突击队，在工区党委的领导下，由于大家的艰苦奋斗，革新创造，推动了整个工地的高工效运动，贏取了时间，給国家还节约了大批資金。工区党委授予我“特等水利标兵”的光荣称号，把突击队命名为“英雄突击队”，很多人还都叫我“标兵王”。我知道，这是党和群众对我的鼓励，也是对我的希望。

王 正 海 口述

陈成吉 李語詞 陈策賢 整理

## 諸葛山林場

### 一

同志，你要是到过咱这諸葛山林場的話，你就会知道，这儿实在是个好地方。林場的背面是渭北高塬，前面是涇河川。諸葛山林場就在这高塬和河川的交界上。九条沟道。諸葛山头过去光禿禿的，每年夏天，太阳一晒，簡直像座火焰山。現在已經栽滿了树。山頂上邊，長着四季長青的柏樹；山腰的梯田上，栽滿了桃樹、杏樹、梨樹、石榴樹、柿子樹。每年春暖花開的时节，各样花都開放了，一片香气，就像誰堆的花子山一樣。到了七八月的时节，樹上都結了繁繁的果子，一圪塔一串串的，那才真是座果子山呢！有人說：“沒有王德生老漢，就沒有諸葛山。德生老漢治山造林比愚公決心還大哩。”我說：

“這話沒說對。沒有黨和毛主席領導，沒有大伙兒植树造林，全靠我那几滴汗，还能澆活几棵树苗苗。这全是大家的力量呀！”不过，我着实愛樹，一見樹心里就高兴。正像社員說的，这老漢見了樹，像鬼把心迷了，愛的比他孫子還親。

水有源，樹有根。为了栽树，在旧社会我受尽了窝囊气，

吃尽了苦头。

解放以前，我家里穷得洞里连老鼠都没有了。民国十八年，咱们关中遭了大旱灾，三年六料，地里没收回一颗粮食。人们不是饿死，就是担儿拖女去逃荒。我挑了一担破破烂烂的零碎东西，怀孕的老婆拉着十一岁的小女儿，沿门乞讨，才逃到了陕南的镇安县。那里是个山区，沟沟岔岔，都长着遮天盖日的树木。受苦人在山里操着各种营生，混着饭吃。我想起：不怪老人常说：“走南闯北”，这南山真的能扎住脚。因此，我一下爱的入了迷。我想，这南山是石头山都能长树，咱北山是黄土山，为啥不能长树呢？就下定决心：回家后一定要栽树治山，扎住根……

在旧社会，人常说：“蒿子茅草各有边界，三尺茅蒿各有山主”。咱一没有歇脚的地，二没有山头，栽树治山，只能是场梦想。想买块地吧，手头穷的连一个麻麻钱也没有。便整天悶悶地给地主拉长工。可是，一想起南山的树木森林，就不由得两手发痒。一天，我从地里回来，路过村北那片荒坡，我想，这荒坡从来没人种过，是没主的荒地，把它开了栽树多好！于是，我每天晚上从地主家熬活出来，就披着星星，戴着月亮去开荒。天一亮，又得背上太阳到地主家去干活。

一天，我正在开荒，可恶的地主气冲冲地跑来，吼道：

“你咋到这里乱开荒哩？”

“这是荒沟，没人种，我开了想栽些树。”

“没人种就是官的？这荒沟在我的地头，不用说也是我的。”

“是你的你咋不开哩？”

“我的駒由我騎，你管不成。反正你不能开。”地主粗声粗气地吼着。

在那个社会里，理是人家有錢人的，嚷来嚷去，只好給人家把地撂下。以后，我又找了一块地，花了一个多月功夫，开了一大片。結果，又被人家白白抢走了。这还不算，一些有錢的人还风言风語地說：“王德生咧是穷急了，恨不得把人家地偷去。”我一听，气的两眼直冒火星，发誓說：“咱人穷志不穷，死也要弄块地，栽上树，叫你們这些有錢人看看。”可是，以后的光景越过越烂了，債越背越重，挖了东墙补西墙，年年老是还不清。最后，連自己的女儿也抵了債。可我买地栽树的心并沒有消。一九四八年，十四岁的儿子兆敏給地主拉了一年长工，掙来了一石五斗麦子，我勒紧腰带，一顆都沒舍得动用，后来还揭了些麦，才买下了这座五十多丈高的諸葛荒山。

說起这座諸葛山，那时节，富人看不上它，穷人不敢要它，滿山頑石夾紅土，不只不长庄稼，連一颗小树苗都沒有。两旁是五十多丈的深沟，一下大雨，水从山上冲下来，把个山头冲的全是窟窿眼睛。虽然这样，可这是咱自己的地；有了它，就再不受有錢人的窝囊气了。这时，一些錢多地广的富人，又哼鼻子說話了：

“嘿嘿！王德生咧人是截了袍子作褂子，图短哩，买个荒山圈砍哩。”

“穷光蛋，沒地种粮食，可买个山头栽树哩。咧还不是站

在溼河岸上撈月亮哩——白搭！”

风言风语，说的我老婆和孩子也埋怨起我来了。我安慰他们：“崂山中尽是宝，就看你会找不会找，满山的金子，就等咱双手刨哩。人常说：是地不是地，开荒都长三季哩。只要咱把力出下，不信崂荒山长不出树来。”

毕竟一个人的力量是有限的，再加上生活上的艰难，有时为了糊口，又只好放下镢头去干别的活。这样，一年多功夫，才开了三亩地，种了一百来苗树，大部分山还是荒着。

## 二

一九四九年，平地一声雷，咱们这里解放了。党派来了工作组，住到咱们村子上，帮助咱穷兄弟们斗地主、闹土改。土改时，我分得了土地、农具。从此，少吃没喝的苦日子，就永远过去了。工作组的老杨还经常到我家来，给我讲穷人翻身和将来的幸福生活。我听着听着，脑子越来越亮堂了，明白了許多道理。一九五一年春上，有一次，我从阡东镇回来，见巷中贴了许多红绿标语：

开展春季植树造林运动！

植树造林，绿化祖国！

.....

我一看，心里可乐和了。人民政府就是好，连植树造林都想到了。便没回家，就去找老杨。我说：“老杨，政府号召植树造林，绿化祖国，我要拿上镢头，把诸葛山绿化。”老杨一听高兴地说：“好呀！”他一有空，就和我到诸葛山去栽

树。你想，过去咱为栽树受了多少窝囊气，有谁支持咱呢？现在连咱工作组的同志，都帮助咱干呢。一想起这，我的劲便来了，起鸡叫，睡半夜，天天扛上把大镢去诸葛山上开荒。一见山上坚硬的顽石和红土，我就想：红土硬，还硬得过我这个牛脾气；顽石坚，还坚得过我这把镢头。如今有咱毛主席领导，我拿上这把镢头，叫你长不出树来才怪呢。没有树种子，我就叫老婆和女儿到野地去扫。我也到百里之外的永寿、邠县山里去买。有一年夏天，我从邠县买树种回来，走得口干舌燥，便到一个村边的树荫下歇凉，正巧，从北面的大路上，来了个卖桃的，担了一担子红艳艳的大甜桃。这样好的桃，咱这儿还没有。我便蹴到担子跟前，挑来挑去，拣熟烂了的桃子买。周围一些买桃的人都很奇怪，说：“这老汉，人家都挑好的买，你咋光拣烂的呢？”我说：“我不为吃桃，我是为要这大甜桃的核，回去种的。人常说母大子肥嘛，熟烂了的桃，核大，面气饱，种下后，出来的苗子保险长得美。”那些人听的都笑了。

诸葛山上的果树，一天一天地长大起来。有些栽的早的，都开始结果子了。看见这些绿葱葱的树，我心里真舒坦，好像这些树就是世界上最好的东西。一九五五年八月间，一天吃中午饭的时节，忽然刮来了一阵狂风，乌黑乌黑的云块子，一会儿功夫，就把天罩严了；接着，又是打雷，又是闪电，紧跟着大雨像瓢泼一样下起来了。我一想到诸葛山上一些新栽的树苗子，心里好像起了火一样，转身往外就跑。老婆一把拉住我：

“这么大的雨，你做啥去？”

“到山上去看看，要叫雨把树苗子冲坏了。”

“雨这样大，路这么滑，不是眼睜睜地往沟里送命嗎？啊？”老婆急得大声直喊，說什么也不讓我走。

好容易熬到雨停了。巷里、院里的水，积得像池子一样。我卷起褲腿，拿着镢头，淌着水往諸葛山就跑。到山上一看，可把我气坏拉。一排一排的梯田和魚鱗坑，叫水冲得全是窟窿眼睛；树苗冲得东倒西歪，有的都連根拔起了。茁壯的树苗苗，一棵一棵爬在地上好像喊人救命一样，叫人实在心痛！气的我直罵老天。我跪下，把树苗一根一根地扶起，把叶片都扳順。看着扶起来的树苗苗，我心里才稍微舒坦些了。天快黑的时节，眼前猛然一陣火星，便一下滾到半山的“胡圈”里。等到我醒来的时节，深藍色的天上，閃着滿天星星。远远地听见老婆子在喊叫：“兆敏爸！兆敏爸！”

这样一年又一年，一把镢头磨秃了，我就另換一把新的。八年的时间，磨秃了五把大鋼镢。諸葛山上长出了一万三千多棵树，真惹人爱，我每到山上，总要手摸着树，說：“誰說頑石紅土不长树呢？”

### 三

毛主席指出：要永远摆脱贫困，就要走合作化的道路。咱可得听毛主席的話呀！一九五五年冬季，咱們这里成立高級社时，我便第一个举手报了名，带上諸葛山入了社。

高級社一成立，大家选我当了林业股長。我想，高級社成立了，諸葛山两边的塬头都成了社里的地，也要把它綠化起来，这任务可不小。为了多干些活，刮风下雨不再往回跑，我便拿

上鐵，在荒山上挖了个小洞，鋪了些麥草，就成了遮風避雨的好地方了。累了还可以在里邊躺一會。有一天，黨支書王登杰對我說：“德生哥，造林的事，你給咱多操心，看咋樣子办好，就言傳，咱們共同商量。”我想，過去咱一個人幹，一天只開那麼一点点地，栽幾棵樹，這麼多的塬頭，靠一個人綠化還行？便對王支書說：“黨號召咱們要‘大搞植樹造林，防止水土流失’，非發動大家搞不可！”經過了黨支部研究，決定在春耕前來一次群眾性的植樹造林運動。

黨支部的決定一傳出，群眾的勁頭可大啦！一連幾天，滿山遍溝都是人。過去冷清清的荒山溝，一下子變的熱鬧起來。五十多歲的老婆郭秀云跑來跑去，給老婆們說：“坑挖大，樹栽端，腳踏實，保栽保活。”王有才老漢，過去老認為栽樹不頂啥，這回也拿了架勢，頭上包個白羊肚子手巾，身穿單衣，滿頭大汗，和小伙子一樣地掄着鐵頭，干的真凶。那時，我白天和大家一起掄鐵栽樹，晚上，藉大家休息的時節，我又要給第二天準備樹秧子。王支書對我說：“德生哥，你多歇歇，上了年紀的人，可不能和小伙子一樣干呀。”我眼看着一個個的山頭都栽上了樹，再過上七八年，不就都和諸葛山一樣了。一想到這些，我哪裏還感到累？渾身都是勁。

群眾的力量就是大，幾次突击運動，就綠化了四座山頭和四條溝道。我每次到諸葛山上，向四周一看，兩邊的山頭上都修出了一層一層的梯田，栽上了樹苗，就不由得說：“諸葛山呀！你也有了伙伴，再不孤孤单单的了。咱們兩個可都得感謝黨和毛主席呀！”

## 四

真是翻身农民喜事多。正在造林运动搞得一年比一年火热的时节，一九五八年九月，咱烽火人民公社成立了。

公社成立不久，一天，公社党委孙书记对我說：“王大伯，咱们公社党委和大队党支部計劃要以諸葛山为基础，成立个林場，好进一步綠化这里的荒山，发展林业。让你担任場长，看成不成？”我說：“只要是党的决定，咱就豁着命也要干，只是咱这个老粗，怕当不好場长。”孙书记說：“一切革命工作，就要靠咱们自己干。有党的領導，有你那把鐵头，还怕把林場搞不好？”孙书记看了看我，又說：“不仅要把农业搞好，还要把农村美起来，将来咱们这里就成了有山皆綠，无水不清的好地方了。另外，再从多种經營上想些門道，不仅要达到自給自足，还要做到自給有余。”

党把这个担子交給咱了，咱就要实实在在地干。从此，我就像把魂掉到山上了一样，一天不到山上去，吃饭不香，睡觉合不上眼皮。不久，生产队又派来了几个小伙子到林場来，一面生产，一面学习。人来了，沒有地方住，盖新房子吧，太費錢，我和小伙子們一商量，就在山上打窑洞。晴天栽树育苗，一遇上个雨天，就肩上鐵头干开了。一个个汗流浹背，却有說有笑的。鐵头挖着坚硬的紅土，叮叮咣咣的，听起来像唱歌儿一样。不久，諸葛山对面的半山腰上，一排窑洞打成了。外边裹上新黃泥，不只看去美观大方，住上还挺舒服呢。从来没有住过人的荒山沟沟，一下子热闹起来。

按照上級党委的指示，我們林場也发展了多种經營。現在，山坡草地上白白的一片，那是咱牧場的羊群；花叢間嗡嗡飛舞着的，那是咱蜂場的蜜蜂；每天天亮的时节，喔喔叫明的是咱鷄場的公鷄；哼哼叫着的声音，那是豬場的肥豬在給飼養員要食呢。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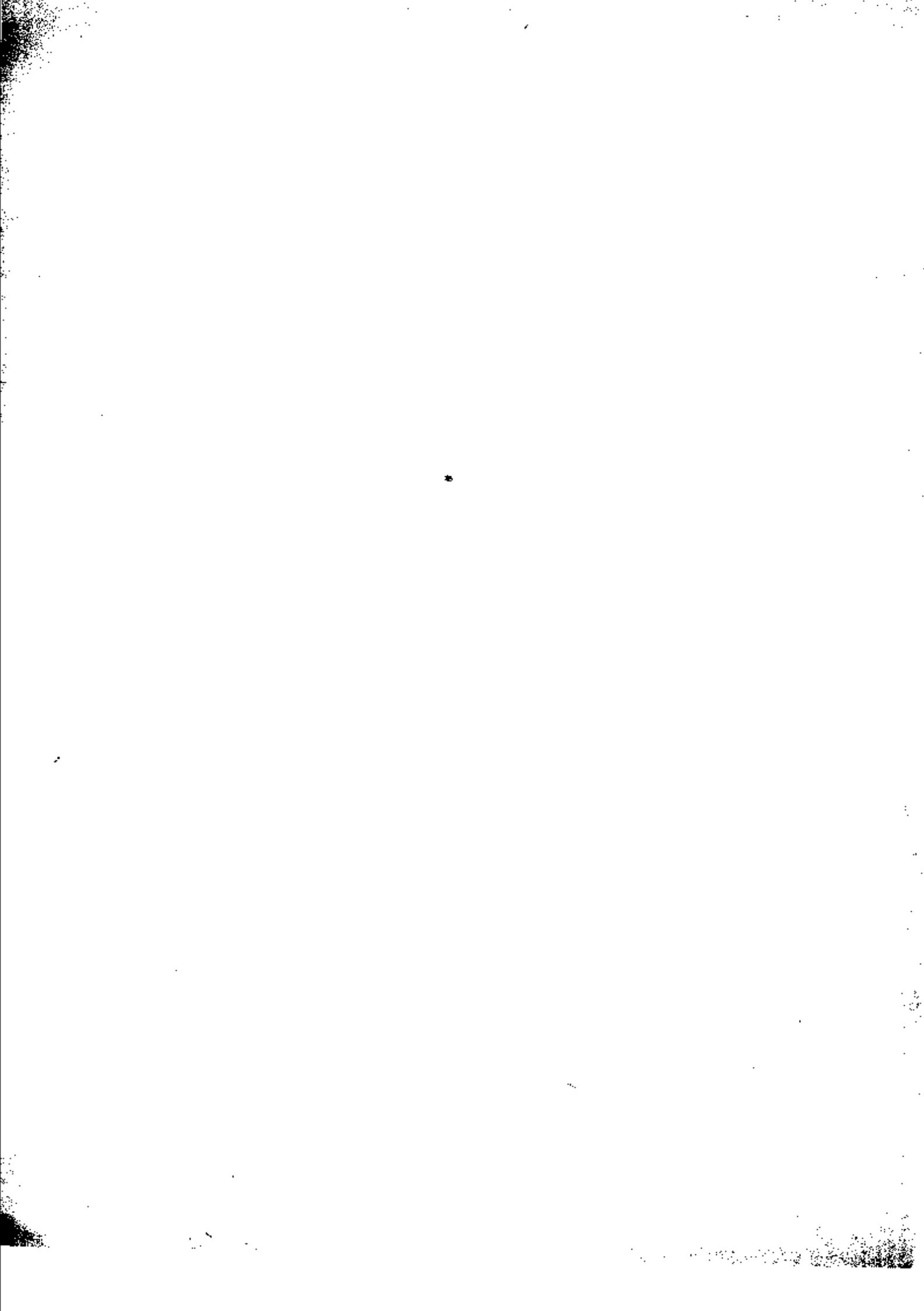
自从党中央提出“大办农业，大办粮食”的号召后，我們又拿上镢头，开墾了林間空地，大种粮食、瓜菜，实行了林粮間作。一籽落地，万籽归仓。地是个聚宝盆，你种啥，它就給你长啥，一点都不亏人呀！今年，光粮食就收入了一万七千多斤，各种菜蔬五万多斤。小麦、玉米、谷子、黃豆、南瓜、白菜、萝蔔……滿滿地裝了几窑洞。今后，我們打算繼續开墾林間閑地，除了自給自足，还要給国家卖出更多的余粮呢。

为了把咱农村打扮得好看，大家提出了要爭取早日把諸葛山周围的馬路两旁、荒塬、荒坡、河岸、渠边，凡能栽树的地方，全部綠化，到处有枣、梨和杏呀，有桑、桃和苹果呀，有柿子、核桃和葡萄园呀。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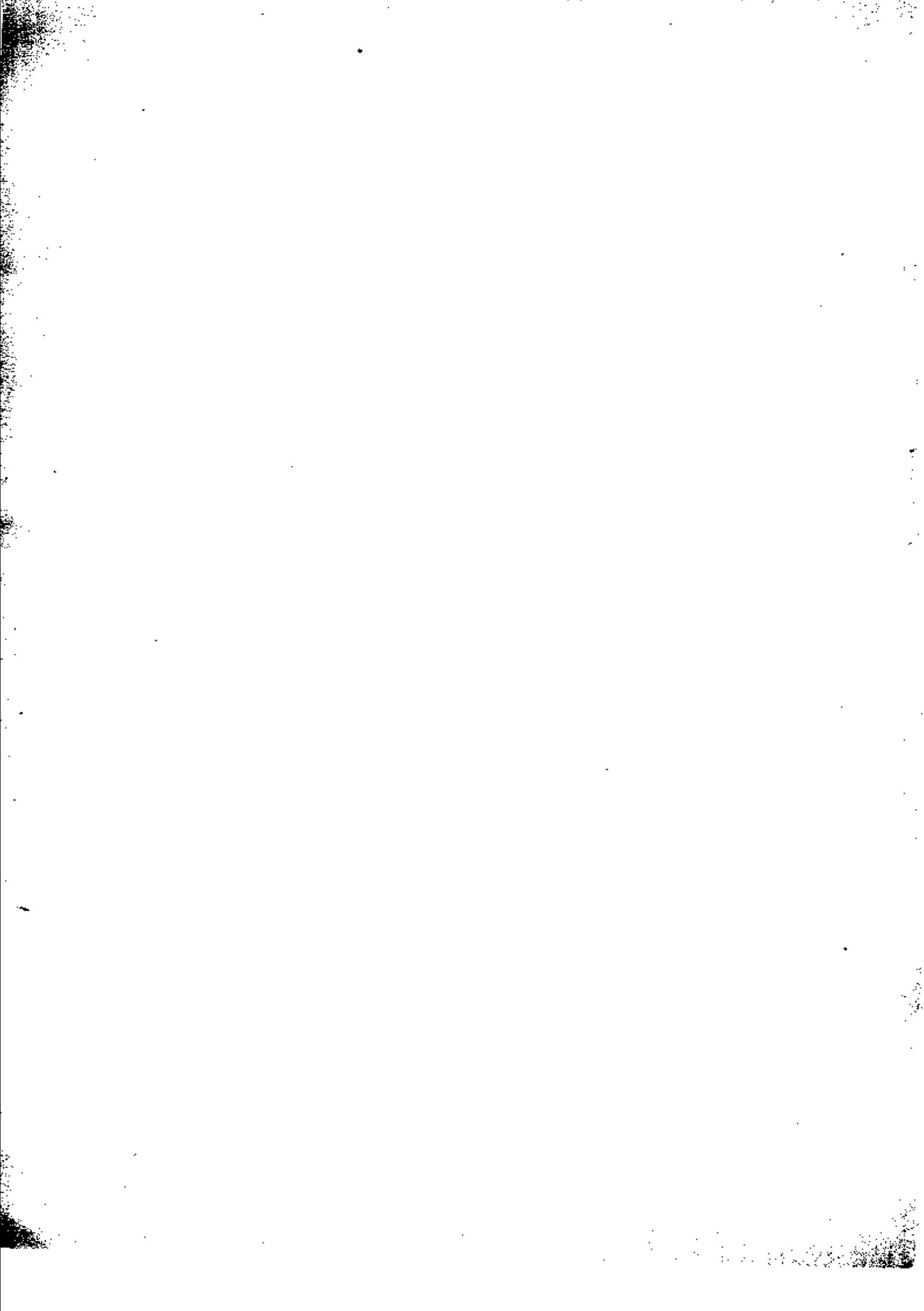
咱这諸葛山的塬头、沟沟岔岔，着实是一个手扳搖錢树、脚踏聚宝盆的好地方。我每每站在塬头上，朝四处一望，心里乐得开了花。我不論在干活、吃饭、睡觉时，都常常想：“只要实心实意听党和毛主席的話，走集体化的道路，保险日子越过越美哩！我人虽老了，但决心还要像涇河里的水浪一样，要和大伙儿一起永远朝前冲哩！”

王德生口述

田高保 王一民 整理



第六輯



## 庄稼的保健員

### —

一九五九年三月初，树枝已經发芽了，小麦已經挑旗拔节啦，涇河南塬，葱綠葱綠，像无边的深色的海洋。一天中午，太阳暖烘烘的，我背着被褥和仪器，在去烽火生产大队的路上走着。

一到烽火大队，只見一片望不到头的烏綠烏綠的小麦，更像抹了油一样，在太阳光下閃閃发光。我把行李往大队部一放，就往地里跑去了。地里各式各样的庄稼，一溜一行的，从涇河岸边，一直棋布到南塬根下。这样好的庄稼，和丰富多彩的試驗，像一块磁鐵石一样，吸引着我。一个下午，我就跑遍了整个大队的耕作区。

晚上，保京开会回來了。他紧紧地握着我的手，高兴地說：“省气象局派你来，这太好了！咱們这儿正需要搞农业气象的人。往后，你可要多多帮助我們哩。”保京的謙逊、热情，使我非常感动。我想，决不能辜負党的期望，一定要在白灵宮扎下根来，开花、結果。

第二天，刚蒙蒙亮，村外就传来了“啪啪”的响鞭声，和赶牛的吆喝声。我急忙穿了衣服，跑了出去。一出村，只见前面几个小伙子，头上包着白羊肚手巾，几个姑娘顶着花头巾，他们扛着犁，提着籠儿，说说笑笑地往地里走去。

我用刚学来的北方话问：

“你们做啥活？”

“种棉花。”

“种棉花？”我自小生长在广西，还没见过草本棉，所以觉得怪新奇，就跟着大伙去种棉花。

涇河畔上，那么多的人和牲口，一字儿排开。河对岸，跑着三台拖拉机，一个跟一个，嘟嘟嘟地响着。再加上涇河的流水声，和渠岸树枝间的鸟叫声，汇成了一曲自然的大合唱。

大家各人忙着各人的活。我想插手，可一样也不会，一个人端扎扎地閑着发慌。忽然，老远里一个穿花布衫的小姑娘喊道：“吼——同志——帮我拾一下棉种子吧！”

我一面拾着籠子，一面好奇地看着里面的棉籽。怎么？棉籽是铁青色，还有一股冲鼻的怪味，我便问那个小姑娘：

“这棉籽是不是发霉了？”

话刚一落点，惹得她“噗哧”一声笑了。我伸手抓了一把，闻了闻，就是有一股霉气呀！小姑娘看着我怀疑的神色，便解释道：“这是温湯浸过的，上面拌着賽力散药。”我的脸不由得一阵阵发热。

晚上，我独个儿坐在灯前，两手托着腮帮子想：要使气象工作为农业生产服务，不懂庄稼还行？正在这时候，保京进来

了。我把我当时心里想的告诉他，他亲切地说：“这没啥，不懂可以学嘛。我们开始搞科学研究、搞试验，也是一窍不通呀。”听了保京的话，我想，对呀，不参加实际劳动，就永远也学不会。从此，我就下决心从务庄稼学起。

保京他爸——书田大伯和几位老社员，成了我的老师。有一次，书田大伯领着我去给棉花扳芽子。当时，我非常奇怪，他为啥把有些带花蕾的枝条都扳掉了？我一问，惹的旁边几个人都笑了。这时，我再也不脸红了，就像小学生答错了问题，等待着老师纠正一样地看着书田大伯。

书田大伯顺手扳了一枝给我看看，说：“这叫油条，有时也结几个疙瘩，可抢水抢肥厉害得很，把它扳掉，可以让正枝好好长。”可是，当我鑽进半人高的棉花里扳时，又分不清哪是正枝，哪是油条了。书田大伯就耐心地指给我看。不知哪儿的毛病，我一动手扳，便连棉秆皮都撕下了。书田大伯又捉住我的手，一枝一枝地教着我扳。当他那饱经风霜的大手，捉住我的手的时候，我心里暖烘烘的，就像小时母亲捉住我的手学用筷子；像启蒙老师捉着我的手第一次学写自己的名字一样……

就这样，我开始跨进了庄稼行的大门。

## 二

三月初，天气渐渐暖和了，麦子由枯黄变成了绿色，返青了。

“春雨贵似油，麦子满囤流。”这时，正是小麦急需雨的时节，老天却偏偏与人作对来。夜间乌云遮天盖地，似乎雨

馬上就要下來；可是一到白天，却萬里晴空，一絲雲也沒有了。社員們把化學肥料背到麥地畔畔，作難起來了：把化肥撒到地里吧，沒雨，麥子吸收不了，說不上來場大風，肥料真的就成了“白料”；不給麥子把化肥撒上吧，能眼睜睜地叫麥子受餓？急的一伙毛小伙子直跺腳，沒有法子。

這時，大家都把眼光朝我身上射來，盼望我出來說話，到底會不會下雨？我急得立坐不安，一忽兒跑進屋內，看看土毛發溫度表，該死的五十度，像結凍了一樣，一動也不動；一忽兒跑出村，楊樹的枝葉，總是朝東嘩嘩地搖曳着，我恨不得把它扳個向，因為東風一來就會下雨了。

這天吃晚飯時，我一個人端着碗站在院子里，怎麼也吃不下去。仰頭一看，雲慢慢地向東退去，我心裏想，這一下沒雨了。可是，我忽然聽見正在刷鍋的趙大爺，給另一個炊事員說：“我看這兩天七、八成要下點雨啦。”

奇怪，趙大爺的話是憑啥說的？這天夜里，我又跑到院子里看，天空還是一絲雲不挂，月亮照得和白天一樣。

第二天大清早，我一爬起身，就急忙去找趙大爺，想問個究竟。趙大爺正給食堂里担水，我搶步上去接過他的擔子，一邊走，一邊問：

“大爺，你看天氣怎樣？”

“夜晴沒好天，恐怕老天爺要下點雨了。”趙大爺說罷，又笑着問我：“超影，你是給咱管天的嘛，你看咋樣？”

我臉頓時熱辣辣的，像被誰重重地打了一巴掌。我說：“我還說不來呀。”

“要下的。你看——”他指着天边說：“人常說，早霞不出門，晚霞行千里。东边不是又紅了。”

我心忽的亮了：对，朝霞形成的原因，是东方空气湿度大的結果，如果吹点东风，便可能有雨。这时，赵大爷又說：

“在咱这儿是，早看东南，晚看西北。老輩人都說：‘唐陵戴帽，长工睡觉’。”

果然，沒到晌午，西北方的唐王陵頂上，繞了一圈白云，真像戴上了一頂草帽。我急忙跑回房子，一看土毛发溫度表，溫度开始下降，湿度也頓時增大了。看起来，雨是下定了。我赶忙把这个情况向袁書記和保京講了，袁書記和保京高兴地給社員布置活路去了。中午，天空烏云四起，一霎間，就阴实了。社員見要下雨了，个个喜笑顏开。全队男女社員，滿河川拉开陣勢，給麦地里撒起化肥来了。涇河两岸，歌声四起，一片欢乐景象。

天傍黑，雨就大点子下开了。这时，有人見我走过来，都亲切地叫我：“‘龙王’来了！”他們哪里知道，真正的“龙王”，还是咱赵大爷呀。

从这以后，我就認真地向老农学习看天經驗，同时，把老农有参考价值的經驗，都作了科学分析，又回到群众中作宣傳解釋。現在，我已經收集了三百多条气象諺語。这些諺語，都是当地人民多年經驗的總結。以后，我們觀測气象，总是把仪表上的变化，和諺語相參照，所以每次气象預報基本准确。

### 三

時間過的真快，轉眼間就到了農曆八月。保京試驗的麥棉套種的第一料——小麥該下種了。可套種以後的遮光問題，還是沒有解決：早期，小麥遮棉花幼苗的光；夏種玉米後，又要影響棉花後期的光照。為這，保京急得整天鑽在試驗田里，琢磨着各種可能解決的方法。保京說：“麥棉套種能不能試驗出名堂來，還要看遮光問題能不能解決。”

我的心情也不比保京輕鬆。整天不是翻書，就是訪問老農。一天早晨，天稀哩叭啦地下起雨來了。我一個人在房子里研究有關資料，可是，每一頁給我的都是失望。協助保京搞試驗，解決光的問題，這是氣象員的責任呀。腦子一陣一陣發悶，心里像負了一筆重債一樣難受。

下午，雨停了，天也慢慢放晴。我想讓涼風吹一吹發脹的頭腦，就往地里走去了。這時，社員們也三三兩兩地往地里走。大家說說笑笑，預猜着來年的收成。有的說：“這場雨，正趕上種麥，可不敢耽擱了。”有的說：“明年麥子保險圓滿倉流。”東頭老漢走來，很關心地問：“超影，咱們套種田里的小麥啥時下種？”這讓我咋個回答？只好說：“大伯，我們還正在研究哩。”

我一個人在地頭轉來轉去，心里急的像貓抓一樣，就索性蹲在了地頭上。雲慢慢地飄散了，對面的北山看的更清楚了。這時，我滿腦子里都是“遮光”、“遮光”，頓時覺得北山也在遮棉花的光。我蹲的時間長了，怎麼覺得左半邊臉上熱烘烘

的，原来紅通通的太阳光从西天边云縫里散射出来。太阳这一照，倒把我的心照亮了。我想，太阳每天从东边升起，从西边落下，要是把播种的行間改变一下，不就……猛然，我脑子里闪出了个“东西行”来！

根据白灵宮的地形和作务习惯，过去套种都是南北行。这就和太阳的运行方向恰成交叉，所以比較高的小麦和玉米，总是遮棉花的光。要是改成东西行，阳光上午从棉行的东头照进去，下午又从西头照进来，棉花不就可以多得些光嗎？

我高兴地跑去找保京。当我把改成东西行播种的想法告訴他时，他高兴地说：“这是个办法呀！来来来，我們先試試。”他把我拉到院子里，拾了一把长短不同的柴棒棒，插在地上，試驗起来。

“噢——这一下通风条件也好了！”保京端詳了好半会，猛然高兴地拍着我说：“咱們这儿在涇河谷里，北有北山，南有南塬，四季常吹东西风呀！”

“东西行——东西风……”我恍然大悟，高兴得不知怎么好了。

第二天，朝霞从涇河泛起的时候，我們和社員一起，吆喝着牛，甩着响鞭，按照东西行間播种小麦去了。

秋收的时候，东西行間的棉花比南北行間的棉花，果然增产了。

#### 四

一九六〇年开春，小麦长的特別好。我摸着綠得发黑的小

麦时，真是笑在脸上，甜在心里。这天下午，我正在检查小麦拔节的情况，忽然喇叭里传来了省台发布霜冻警报。我急忙就往气象观测场上跑。

这时，青壮年正在抢墒种地哩。妇女和小孩们，连忙扛着镢头，背着背篓，往地里跑去。他们挖坑的挖坑，背柴的背柴，准备点烟火熏它一夜，全村老少顿时紧张起来了。几个白胡子老汉，东看看，西望望，他们根据自己的经验，估计着即将来临的霜冻情况。

袁书记和保京连饭也顾不得吃，忙着组织和指导社员作防霜准备。这可是件大事情，要是防不好，一夜黑霜，便会把摆在眼前的大丰收统统毁掉！人们的心像滚油煎一样。

到了下午五点，气温仍保持在六、七度之间，看不出来会有什么严重变化。我仔细地查了查这些天来的气象资料，又试了试风速。根据这里的气候、地形和过去的经验，今夜不会有霜冻。我又去问了几位老农，他们都說：“北山顶上有云，没事。”我又看看村里做饭冒上来的烟，不往上冲，直往下铺，这都说明空閒的湿度还大着哩，是不会降霜的。

这怎么办呢？给袁书记和保京谈吧，这几天正是降黑霜的时节，万一有了霜……这关系着几千亩小麦呀！还是有备无患的好。可是，我又一想，要是点起火来，没霜，一夜要烧掉多少斤柴呀！再说，社员们辛辛苦苦劳动了一天，又得白熬一夜，势必影响明天抢墒种地。墒不等人呀！这时，我立坐不安，省气象局领导同志的声音在我耳边又响了起来：“人民的气象员，他的职责，就是当好庄稼的眼睛，庄稼的保健员。”我是党派

来的，必須对社員和庄稼負責。我又去翻查过去的霜冻資料。  
就在这时候，袁書記把我叫去了。

“超影，你看今夜霜冻会到什么程度？怎样防好？”

这叫我怎么回答？袁書記像看出了我迟疑的神色，又問：  
“你有什么顧慮？”

“不，据我看，今夜不会降霜。”

“你說沒霜？”袁書記很重視我的意見。

“是，沒有霜。”接着，我就講出自己的根据，并提出了一个建議：先不要告訴社員沒霜，让大家不要松懈防霜的准备，但不必守夜。只我和王振英俩去守，如果有霜冻出現，再叫大家点火熏。

袁書記考慮了一会，說：“有道理。咱們这儿，正处在宝鸡地区和渭南地区的交界上。省台預報在那里还准确，可在咱这儿，有时就不太准。你千万可要細心觀測，不敢有差錯，这是一年的收成呀！”

保护上千亩小麦的責任，落到我的肩上了。我和振英守在觀測場，一边觀察，一边計算。到了夜里十二点，气温突然下降了。再去看北山的云彩，連个影子也不見了。我的心像拉开弓的弦，一陣緊似一陣。

这里，溫度到零度，便开始降霜。到了两点左右，水銀柱降到了三度。不到半小时，又急降至二度。二度的紅綫头，像一把利劍直扎到我的心上。振英急的火燒毛燎，直嚷着要去叫醒社員点火，我也沒有主意了，刚一轉身，袁書記就站在旁边。我指着溫度表上可怕的二度，想給袁書記汇报，沒等我开

口，袁書記便說：“不用急，我都看見了。”原來袁書記站在我們兩個人背後多時了。他轉身給振英說：“你先把情況向大隊部報告一聲，暫時還不要叫醒社員。”

看守在試驗田旁的農技校黨支書任鳳祥和副校長馬書秀也跑來了。我們誰也沒說句話，只聽見幾個人的心在“通通”地跳。溫度穩在二度不降了。過了三點半，溫度又緩緩上升。我們幾個人都長長地嘆了一口氣，說：“霜凍的危險过去了。”

早上五點鐘，我回到了宿舍，剛躺到床上，就打呼嚕了。忽然，我看到百葉箱的溫度降到了零度，地里白花花一片，吓的我出了一身冷汗，大叫了聲“防霜！”猛醒過來，才是一場夢。

後來，袁書記要把大隊的一架收音機，放在我的工作室。我說：“還是放在大隊辦公室好，可以收聽廣播。至于收聽天氣預報，我每天多跑幾趟就可以了。”袁書記不同意，懇切地說：“超影同志，保護莊稼要緊呀！”

這天晚上，我躺在床上，翻來覆去，說什麼也睡不着。我一骨碌翻下床，爬在桌子上，寫下了下面的一頁日記：

我來烽火大隊已經兩年多了，在這兩年多的勞動和鬥爭中，我深深地体会到毛主席教導我們青年人的話：“農村是一個廣闊的天地，在那裡是大有可為的。”我愛白靈宮這個地方，愛烽火大隊，更愛這裡的社員，我和他們已經建立了深厚的感情，一天也分離不開。今后，我更要密切地聯繫群眾，把根深深地扎在群眾的土壤裏，永遠做好莊稼的保健員，當好莊稼的眼睛。

張 超 影 口述

高雲光 陳策賢 整理

## 活到老，学到老

有句老話：“人过三十不学艺。”我看这完全不对。

五二年，我开始学文化，已是五十岁的人了。經過三、四年的勤学苦練，到一九五五年，民校考試結果：認字一千五百多个，达到了脫盲标准。現在，我不仅能看书看报，还能写报告。

提起过去不認字的苦处，真叫人又痛心，又好笑。記得，一九五〇年土改的时候，我在农协会当妇女組长，領導大家学习政策。那时候，我連个“王”字都认不得。拿上文件真是老虎吃天，沒处下爪，只好天天去找人讀。有时找不到認字的人，連妇女会都不敢召集了。有一回，农协会让我到外村去了解地主的材料，回来汇报时，重要材料都記不起了，又去了个第二次。在工作中遇到像这样的困难那就太多了。我常这样想：如果我年轻一半，不正是上学念书的时候么。唉！旧社会把我害成了睁眼瞎子，这辈子算完了，“人过三十不学艺”么，近五十岁的人啦，还能学个什么。要是到民校去認字，人家一定会笑話我活得连年紀都忘了。

我知道这辈子学文化沒指望了，心里总是羨慕認字的人。

一九五二年秋天，一个下午，保京从乡上开会回来，拿了一卷卷报纸，放在桌子上，我打开一看，里面有一张妇女画报，上面画了一个年轻妇女，披头散发地坐在地上，跟前站了一位中年妇女。我看不懂是怎么一回事，心里想：不识字真作难，连一张画都看不懂。晚上，互助组开会，读报员给妇女讲解了这张画，才知道是一个二流子打媳妇，女乡长杨菊梅正在处理这件事情。散会后，回到家里，保京对我说：“媽，你看人家杨菊梅，过去也不识字，可是，现在当乡长哩。你要向她学习，学文化，把工作做得更好。”

我说：“媽老啦，不能比了。”

“为啥不能比呢？”保京鼓励我说，“有决心，还愁学不好吗？”这天晚上，我半夜没有睡着，想着女乡长杨菊梅的事。杨菊梅过去没念过书，是个农村妇女，拉扯了四个娃娃，但是，在党的培养下，成为一个有文化的女乡长。我只比她大十来岁，没有小娃拖累，为什么不能学好文化，为党做更多的工作呢？解放前，我丈夫和儿子都给人家干活，自己只知道料理穷家务，把儿女们拉扯大，混混日月。解放后，穷人当家作主了。儿子保京在党的培养下，当了劳动模范，是个青年团员。愁吃愁穿的日子一去不复返了。现在，要搞好工作，就得有文化，保京说得对：“要不服老，向杨菊梅学习，学好文化，做好工作。”

这年冬季，我就上了民校识字班。

当我第一次去民校上课的时候，走进门一看，都是些青年妇女。她们一看见我，都抢着问：“四婶，你来找谁？”我

說：“來和你們一块學文化。”大家一听高兴极了，連忙讓我坐在前边。可是，有些人看到我去民校學文化，就諷刺开了。說什么：“老了还想考狀元？”“头发长，見識短，还想成龍变虎。”我听到这些話，心里有些难受。但一想起党的恩情，想起女乡長楊菊梅，就把那些閑言冷語不在心上放了，抱定一个主意：好好學文化。

开始时，老师教了几个字，还覺得差不多，學的快，記得牢，越學越有劲。时间长了，學的字多了，脑子就乱啦，前学后忘，有时連字的模样都分不清楚，把張三的帽子就給李四亂戴。有一天，女儿崇草把我考了一下，每十个字只能認下去两三个，多半都是猜出来的。这一考，把我學文化的心考得涼了半截子，我想：两个月啦，學了个沒眉眼，算了吧。再學，还是瞎子点灯白費油，不頂啥。崇草还鼓励我說：“媽，你好好學，我天天晚上給你教。”我勉强地答应了一句：“好嘛。”这件事情不知道怎么叫保京知道了。一天，吃晚飯时，他問我：“媽，你常抱着孙子，不影响你的学习嗎？”

“不影响。”我說，“唉！是媽老啦，脑子渾了，記不下了，不如早点收心，免得別人笑話。”

保京說：“學文化是为了做好工作，有啥不好。我开始搞玉米丰产試驗的时候，有人罵我是‘瘋子’。以后呢？群众又夸奖开了。你說这是什么原因？”

“丰产試驗搞的好嘛。”

“是呀！听党的話，坚持学习，一定能成功，用事实教育群众。”

保京的話說得完全对，我應該坚持学好文化，做好工作。

往后，我学习文化的劲头又大啦。一有空儿就念就写，为一个生字成半天在嘴里念叨着，写不会不放手，甚至連吃饭都忘了。一天深夜，崇草睡熟了，我还在灯下念书认字。有几个字实在认不下去了，便叫：“崇草，崇草，快起来。”娃哼了一声，翻身又睡去了。唉，淘气的女子，瞌睡这么多！我二次用手轻轻地在她身上摇了几下，喊她起来。娃一骨碌爬起来，两手揉着眼睛問：“到上学的时候啦？”我怕她睡得热热的起来感冒，连忙把衣裳给她披上，笑着說：“早得很，鷄还没叫呢。叫你起来給媽教个字。”她揉着眼睛笑了一下說：“哪个字又把你难住了？”把生字一个个认会后，娃又睡去了。鷄叫了，老伴也睡醒了，他看見灯亮晃晃的，便粗声恼气地說：“天天晚点灯熬油，学嘛有啥用处？”

我頂了他几句：“新社会的妇女，有权利学文化，你管不着。”

頂得老伴气呼呼地睡去了，嘴里还嘟噜着說：“老了，心里想的蛮大，还想当模范，上北京呀。”

我也生气地批评了他一句：“你不愿意学习，不要阻挡别人学习。”

老伴睡着了，我还是繼續学习，直到把那些字认会写会才睡觉。

一年的时间过去了，学习成绩不大，我想：人老了，記性差，光凭苦学不行呀！心里实在焦急。一天下午，天气十分炎热，我抱着孙孙坐在院子里乘凉，把孙孙哄睡着以后，又拿起

书来学习。太阳快要落山了，孙孙哭了一声，醒来了。我赶紧抱在怀里，用手轻轻地拍着摇着，嘴里念着：“孙儿乖，穿花鞋……”

这时，一个老母鸡领着一群小鸡，从后院里跑出来。我赶快给孙儿指着说：“看小鸡。”孙孙一见小鸡高兴极了，两只小手摇着，嘴里哇哇地叫着，可是，不会叫鸡。我用手指着给娃教：“小鸡。”孙儿跟着叫了一声“小鸡。”他看见小鸡乱跑，高兴得小手越摇越欢，嘴里不停地叫着：“小鸡，小鸡……”小孩子学叫小鸡的事情，使我想起：学习文化是否能和小孩学说话一样，指着东西学或把字写在上面学，可能学得快些，记得牢些，试试看。晚上，我就叫崇草给门、窗、墙、凳子、桌子、锄头……贴上字贴，碰到就学，时用时学，要忘了，撞见就会认得。学习了几天，这个办法很好。到民校里，老师问我为啥这几天的学习成绩很好，我把办法告诉了他，老师说：

“这就是见物识字法。”以后，我还买了两千多个看图识字卡片，抽空看图识字。当我第一次默写了门、窗、炕、凳子……等十六个字贴在墙上的时候，真是高兴极了，还编了两句快板：“困难就是头一关，打开困难就能上青天。”崇草放學回来，看見墙上的字，高兴地用手指着问：“媽，那是你写的字嗎？”我笑着說：“是媽默写的。”“来，还得考你一下。”崇草說着在柜盖上取来看图识字卡片，用手按着图画，只露着字叫我认，几十个字都认对了，她高兴得跳了起来，伸出五个指头在我眼前一摇，笑着說：“媽，这回給你得五分。”

我照着她的手拍了一下說：“看把你喜的那个样子。”娃

高兴，我也高兴。

崇草头一偏，又笑着說：“媽，去年考你的时候，你才得了二分。今年，我要向你学习，年終考試的时候，我也要爭取五分。”

一九五五年秋季，我向党支部汇报工作，支书对我說：“你已經脫盲了，今后，还要努力学习，不断提高文化水平。”他又說：“社会主义事业要大家动手，不但自己学好，还要动员更多的老婆学习文化，为社会主义貢献力量，哪該多好。”以后，我就向大家宣传学文化的好处，組織动员大家成立识字組。

这年十月間，我和刘桂梅、卢芙蓉、史金花等十多个老婆，在上堰那块棉田里拾棉花，閑談中我有意把話題扯到学文化上来。我編了一首詩，念給她們听：

文化好比万宝山，  
各样科学在上边。  
要想上山去取宝，  
首先要过文化关。

大家听了，都笑着說我文化学的好。

“咱这不识字的人，不能到社会主义，还是睜眼瞎子呀。”

“老了，学不成啦，沒用处了。”

“老了还要学文化，要不然給社会主义連个貢獻都沒有”的。”

我看大家都紛紛議論学文化的事儿，趁此机会，就动员大家。我說：“大家对社会主义事业都很积极，就是沒文化困难多，只要我們有决心，听党的話，老了也能把文化学好。”

卢芙蓉說：“有了文化就是好，人心里就亮晶得多了。”

“誰还能耐下煩，教咱这老年人呢？”刘桂梅在后面說了这么一句。

我見大家心动了，接着又說：“我也老了，学文化的时候，党支部非常关心，具体帮助解决困难，我不是脫了盲嗎？只要大家愿意認字，还愁沒人教，咱上了年紀的人，能合得来脾气，我早学了几天，咱们組織一个認字組，在一块学文化，互教互學，哪有多好啊。”

大家听了后，都高兴地說：“只要你給我們教，咱们就組織一个老婆認字組，好好学文化，每天晚上少睡一会儿，認上几个字，把咱这文盲帽子摘掉。”

就这样，我們十三个人的老婆認字組，在地里就組織起來了。大家选我当組长，每天晚上在我家里学习。

老婆認字組成立以后，党支部請西北农学院劳动鍛炼干部雷永梅同志給我們當輔導員，編教材讓我們学习。保京也常常鼓励大家好好学习。由于大家干劲足，不怕困难，学得快、記得牢、效果好，不到两年的时间，刘桂梅、卢芙蓉等十多个老婆都摘掉了文盲帽子，能够看懂县报和一般的通俗讀物。

有了文化，搞工作就方便多了。我和刘桂梅等搞了二亩棉花丰产試驗田，白天在田間劳动，晚上学习科学技术，特別对報紙上刊登的张秋香植棉先进經驗，边学边用，使生产获得了好成績。我还当了接生員，学会了新法接生和針灸技术，我还是托儿所的所長，媯姆們的工分都是我自己記的。

由于我学习了文化，做了一些應該做的工作，党和人民給

了我很大的荣誉。我曾多次出席过县、省和全国扫盲积极分子大会、文教群英会等，受到党和人民的表扬和奖励。记得在一九五八年十二月间，我从北京参加全国妇女建設社会主义积极分子大会回来以后，党支部要我给群众作传达。一天深夜，我正在房子整理发言提綱，保京开会回来，进房子一看，惊奇地问：“媽，你桌子上、炕上摆这么多文件干什么。”我笑着说：“明天要给群众传达北京开会的精神，我整理筆記，作传达提綱。”保京笑了一下说：“媽，你还記得嗎？在一九五〇年土改的时候，你从乡上开会回来，在妇女会上傳达时，說了一点就忘了。”

“那是过去啦。”我指着筆記本说，“明天有发言提綱，准不会忘。”

我入党以后，担任的工作更多了，任务更繁重了，但我觉得非常光荣，一点也不觉得累，越干越有劲。

娘亲只为我一人，党亲为全国六亿人，党还比亲娘亲！我这些成績和荣誉，都是党和毛主席給的，我的子子孙孙都忘不了党的恩情，我衷心感謝党、感謝毛主席。

我的学习和工作，距离党的要求还远，还要不断地努力学习。我要活到老，学到老，为共产主义事业干到老。

杜元賢 口述  
尚高乐 整理

## “老 来 紅”

近几年来，每到番茄紅艳艳的时节，方圆几十里路的人，推車的、挑担的、提籃的，楞朝咱白灵宮跑。买番茄的人，脚印都數不清。大家吃着鮮美的番茄，贊口不絕地說：“务的詔，务的詔，咬一口噴噴香！”

不論是来买番茄的人，或来參觀的人，都一股劲儿要我介紹务番茄的經驗。咱有啥好經驗給人介紹？咱就凭着真心听党的話，实干嘛。

一九五六年刚开春，我們社里的蔬菜組就忙迫起來了。整天在地里整地、上糞、刨梁子，沒出几天，把地收拾得平平展展，橫看是样样，順看是行行，和新媳妇釘的鞋底一样。一天，中医王保全路过菜地，問我們今年打算都种些啥菜？

我說：“还不是栽葱、种韭、埋蒜、点黃瓜。”

保全說：“咋不种些番茄？这东西可好，产量高，营养大，西安、咸阳一帶吃了多年啦，可在咱这儿还是个罕物。”

副业股长姚生枝老汉一听，烟鍋在鞋帮上磕了磕說：“那咱就种点，試試看。”

有的組員說：“咱白灵宮的地，怕种不成咧灵芝草。”

我謀思了一会，說：“噢噢，就是咧洋柿柿嗎？見過見過。種點就種點。咱不懂技術，想辦法學嘛。一镢頭還能挖個井？”

當天晚上，我和生枝老漢，把要務番茄的事，給社主任王保京一說，保京高興地拍着巴掌說：“四叔，今年能叫社員吃到番茄，可是一桩大喜事。咱現在轉成了高級社，地去界畔，人合心，要牛有牛，要車有車，你在務菜上有本事，就盡翅膀梢兒飛吧。”他說着，就把我與生枝老漢領到會計那里，給了五十塊錢，又說，“節氣不等人，你們趕緊去买苗子。”

第二天，太陽擔山的時候，生枝就把番茄苗子買回來了。一共五千株。生枝說他一路上提心吊胆，見苗子發軟了，就趕緊用草帽、衫子蓋上；走着走着，有些苗子頭搭拉下來，他的心也像往下墜。沒辦法，就楞往回跑，一路連干糧都沒顧得吃。一回來，生枝上氣不接下氣地給我說：“四哥，我臨走時，人家再三叮嚀：苗子一抱回去，就往冷床里移，三天內，不敢澆水、受凍、見陽光。”我說：“那咱就馬上弄，咱是小娃念書，先生昨教，咱昨學。”

月亮挂上了樹梢，星星閃着眼睛，我們照人家的指点，馬不停蹄地就把苗子一株一株地栽進冷床，在上面輕輕地蓋了箱子，又嚴嚴實實地蓋了一層玉米杆。料不到這天半夜，猛乍刮起了狂風，拔樹揭瓦的。我一骨碌從炕上爬起來，心里通通地直跳：糟了！糟了！那嬌嫩的苗苗，咋能經受住這陣妖風？我把腰帶吸勁一勒，頂着風跑了出去。一出村頭，影影忽忽瞅見冷床上的玉米杆，滿地紛飛着，翻滾着。我冲到冷床跟前一

看，西北角已揭开了个大缺口。怎么办？我急得出了一身冷汗。这时，生枝、正升也颠扑来了，大家赶紧把吹走的玉米秆挽住，又往冷床上直压。

风，一直雷吼到天亮。我们蹴在冷床跟前，两眼直楞楞的，心里象猫抓，谁也不说一句话。我们看护的不像是菜苗子，倒像是一个病情临危的亲人。我心里一横，上前一把拉开贴苗子盖着的芦草箔子，老天爷！五千株苗苗，平塌塌地全爬下了。

当时，我的头像挨了一棒棰，“嗡”的一响，浑身软瘫了，一个趔趄坐下，眼前发黑。

生枝难受的坐也不是，立也不是，围着冷床打转转，不停地唉嘘：“咋干下这活吗？”

正升抱住头，瓮声瓮气地说：“我说咱种这没准，这下把五十块钱扔到沟里，连响声都没听见。”

后来，经过大伙抢救，结果终是“死娃抱出南门——没救。”

这下事情大了，全村摇了串铃，没有一个人不知道五十块钱的苗子全死光了。

晚上，我回家喝汤，刚走进村口，就听见有人给咱亮耳朵：

“一个指头包饺子——能（楞）圆了，连番茄的样子都没见过，就骚情着务番茄呢？”

“不是自己腰包的票子，糟蹋了不心疼。”

那天晚上，我心像油煎刀刮似的难受，翻过来倒过去睡不

着。我用拳头砸着头，罵自己：“王金寿，王金寿！你咋这样老不中用，做下这活，对得起社？对得起众社員？能說得上愛社如家？……”可又一想：就这样收起摊子，岂不是把五十块錢白白糟蹋了？錢是社員用汗水換來的啊！不，非种不可，眼前社里錢有困难，我們几个人湊錢买苗子，沒有吹不响的笛子。

第二天，我和生枝、正升几个人，正合計湊錢，保京来了，他一听说我們要赔錢买苗子，连忙搖手說：“这可使不得，誰走路还能保住不跌一跤。失敗了，咱摸清原因，另来。社里再困难，买些苗子的錢，总能拿得出。”保京临走时，还笑着說：“四叔，不要灰心，把头抬起，翅膀梢放硬飞，风挡不住。”

这次，我們又买了两千多番茄苗子。因時間迟了，沒有往冷床栽，一家伙就栽进了大田。那几天，我們是人不离地，心不离苗，握着一把把冷汗。三天后，苗苗就挺秆了，地里一片青綠。这时，大家眉梢展了，心花放了，整天有說有笑地在地里澆水、施肥、鋤草、杀虫，一下鬧欢了。生枝高兴得整天咧着嘴笑，說：“四哥，我一看到咱畝苗子长得健旺，我也像年轻了一半，走路脚底都有劲。”

人心里乐了，手脚閑下来，倒觉得不自在，大小做点活儿就舒坦的多。一天，我趁大伙歇息的空空，就給菜梁子上栽了几窝菊花，还点了几行行指甲花。大家一看，都朝着我說：“闲的沒事了，拿块炭到涇河里洗去，泥腿巴子还能务个啥花？”

我这人，自幼就爱花，家里也常种点花。我就說：“咱们

有了毛主席的領導，日子一年比一年甜。人常說：紅花虽好，也要綠葉點綴。将来每家能在房子里，摆設几盆盆花，也清雅好看，日子不是越过越美了吗？美了，咱就摆出个美的样子来嘛！”

每天，我务毕菜，也务务花，花也給我增添了精神。

夏忙天，一亩多番茄树树，就像有人提着一样，一天冒一截子，不几天，第一层花的幼果就結得串鈴繁。我乐得心里像有个麻雀蹦，做梦都和番茄說話哩。

七月初，番茄开始紅了。社員像上庙会看大戏一样，一群一群楞往菜地跑。当他們头一次吃到自己双手务下的番茄，一片贊許声：

“比王母娘娘的蟠桃还好吃！”

“咱白灵宮的地长出宝贝啦！”

一个老婆拿着一个又大又紅的番茄，眼睛喜成一条縫，双手捧着，又是看，又是聞，嘴里不停点地說：“娘娘，咋这么惹人爱！他四叔就是能。”

唉呀，咱比別人能个啥？咱心里就是有个紅太阳！不是共产党，毛主席，咱跟老馬一样扶都扶不起来，还成啥龙呀！变啥虎呀！要說能，我看是咱这个新世道能。

一九五七年，鬧罢元宵节，我們蔬菜組就操恋着务番茄的事。在社管会上，干部都一股劲儿鼓励我們要把番茄务好，給社員增加收入。保京說：“四叔，为了把菜务好，該花的钱就花，不該花的钱，一分也壘順指头縫里漏了。”我說：“京娃，用錢你放心，四叔穷了多半輩子，还不知道一个麻錢有多

重。”

接着，我和正升俩到西安东郊紅光蔬菜社去參觀溫床育苗。嗬，人家那里的溫床呀，溫室呀，多的很；这样菜，那样瓜，天气那么冷，里面却像春天一样。我俩仔細地把溫床的长、短、寬窄、深浅，量了又量，都用繩繩記下来。我高兴地說：“只要有这，咱就有了师傅。”正升也笑嘻嘻地說：“种个菜，还有这么深的學問。”

一回来，我們就挖床育苗。按紅光社的同志說，下籽四五天就能出苗。可咱这歪嘴和尚不知把哪一經念瞎了，已經是第八天了，還沒見苗苗的影形。大家急得直打轉轉，都等我說話，我也实在耐心不住了，一把揭开玻璃架子，把土刨开一看，唉！出了芽的，烂了；沒破胎的，霉了。

我們真作难啊！直播吧，明知人家說产量低，成熟期晚；另育苗吧，失敗的盆盆還沒找着。我心里轉騰了好一陣，猛乍，想起咱乡下人泡豆芽的方法。我收拾了两个大瓦盆，刷洗得干干淨淨，也像搞溫床一样，把粪土裝好，下种、澆水……

从育苗到移栽，一共五十八天。每天吃罢早飯，我一盆一盆地把育下的苗，搬到太阳坡里；不等太阳落山，又一盆一盆地端到炕上。晚上，炕这头太热了，把盆挪到那头；那头凉了，又把盆拉得貼身。就这样，像撫养亲生的儿女一样，一直长到五、六个叶子时，才把它移到大田里。

那年番茄栽了不到半亩，可产量还突破了万斤。从那时起，溫床育苗，就在我心里扎了根。

一九五八年春。

一天，我从菜地里回来，屋里站着一个年岁四十开外的干部，一見我就先开腔：“我叫楊仲华，是西北农学院来的。”

“你就是保京常說的那个园艺專家？盼你来，盼的我們頸項都长了。”

“哪里哪里，我是来向你們学习的。”

老楊一来，可把我高兴坏了。我想：这两年，为了把番茄务好，东奔西跑，学技术，拜师傅，費了多少周折。今天，党派来了技术干部，住下来給咱指点技术，咱咋能不打心坎上高兴哩。

老楊一看見我屋前屋后，盆盆罐罐务了很多花，爱的連声称贊，問：

“你都种了些啥花？”

“木本类有：玫瑰花、牡丹花、薔薇花、绣球花……草本类有：芍药、落叶兰、六月霜、波斯菊……共二三十种。”

“你还是个‘花王’。”老楊打趣地說。

我笑着說：“咱这粗巴老，能算个啥‘花王’？我这个人就是爱花嘛。三天不在花跟前轉轉，心里就空蕩蕩的。也有时，有点啥不順心的事，只要看一看一品富貴的牡丹，柔中有鋼的菊花，心情也暢和了，再有天大的事，都能克化过去。我常想：这太平盛世，一不愁吃，二不愁穿，心里整天乐啊！种点花就显得格外好。”

老楊一个劲儿笑，說：“說的对，生活提高了，再务些花，这就是錦上添花。”

我心里越外乐滋滋的，不知說什么好。

老楊一來，就和我吃住在一起：白天一块下地劳动，晚上睡在一起，談务菜的事，有时还說古道今的，可亲热啦。

老楊在這裡住了八十多天，为了使我学好新技术，整天在菜地里，边劳动，边試驗，边讲解，我一下还理解不开的地方，他就翻来复去地講，直到我把疙瘩解开了，他才滿意地笑了。

那天，老楊和我搞溫床育苗。开始，我按老規程做，一次就要蓋足四寸厚的粪土。老楊却教我分两次蓋，每次两寸，并撒些石灰。我說：“一鋤也动土，兩鋤也动土，干脆一次蓋好，省事。再說撒石灰頂啥用，算了吧。”但老楊認真地說：“这个事省不得，也算不了。每次蓋两寸，容易吸光，儲溫快，出的早；石灰能消毒，苗苗旺。”嘿！老楊的方法就是燎，几天之后，果然苗苗出得早，长得齐臻臻，胖綠綠的。

移苗那天，我又长了一智。老楊要苗小就移，时间放在中午热的时候。我怕苗小，受不住晒，說再长几天，拣个阴天移。誰知，一經試驗，老楊移栽的苗，成活率最高。这时，我奇怪地問：“这是啥道理？”他笑着对我說：“苗小緩性大，晌午溫度高，苗子不会感到突然降溫而不适应。”

谷雨过后，老楊因事回學校去了。那几天，我发现番茄叶片上起了斑点，有些已經枯萎了。起初，我以为是澆水不得法，就換了澆水方法，可是，黑色的斑点更黑的刺眼。以后又想，或許是缺乏肥料，就又施了一次肥，还是麦秆頂門——沒頂住。这可把我急得头上直冒汗，一天昏三倒四，別人給我說东，我答西，弄了不少笑話。早上等，晚上盼，好不容易把老楊盼回来了。他一看就說：“这是一种白星病，严重了，就会少結

果实，还影响味道。”他一边剪病叶，洒“波尔多液”，一边讲解病的起因、病状和防治方法。没几天，白星病就停止了蔓延。我心上的一块石头也落了地。

我说：“老杨呀！没想到，务个菜菜，还有这么深的学问哩。我看，光凭勤快、硬干还不行呢。”老杨谦和地笑了笑，说：“不論啥事，学问都大着哩，你不学它，它就沒学问，你要学它，它就越学越学不尽。”

科学不哄人，人也哄不了科学。这年的番茄，每个节骨眼上，都采用了老杨教的新技术，番茄可长疯势啦，果繁得把架都压弯了。

番茄丰收了，特大地丰收了！这年亩产二万二千多斤！

一天，人们吃着番茄，看着这样花，那样花，都说：“金寿老汉越活越年轻，番茄一年比一年务得俏，真是个‘老来红’！”

说咱是“老来红”，咱就是“老来红”嘛！我老汉今年六十二岁了，一想到旧社会受的可怜，差点没见阎王爷；看看今天的好日子，可算跌到福窝窝。我老汉没儿没女，可不論是社干部或社员，四时八节，问冷问热，问饥问渴，我有了这样好的家，咱再不尽心劲做活，咋能对得起共产党？对得起社员？就连自个的良心也问不过啊！只要我还有一口气，我就要给社里多做点活，把菜务得好好的。人常说：姜越老越辣。我要越老越红，红的透透的！

王 金 寿 口述

刘金瑜 魏志勤 整理

徐银昌 陈策贤

## 在我們托儿所

提起我們办这个托儿所，真是彈棉花的娶了个媳妇，不是一弓来的。两年来，我們总是在和这样那样的困难作斗争中，一步一步地向前奔哩。

一九五八年公社化后，事事都在大跃进，我們队里为了解决妇女劳动时的拖累，叫妇女主任董德亮筹办托儿所。初办时，村的东西两头各成立了个抱娃組。

人常說，开头难。开头是我們东头成立了个抱娃組。有了抱娃組，沒有房子，娃送来沒有地方住，把我們急得团团轉。那时，正是热天，組長吳鳳英只好在大树底下扫了一块白地，鋪了几頁席，說：“来，娃就放到这上边。”以后，好长时间，我們就围着树，避着太阳轉，太阳东照，我們把娃挪到西边；太阳西照，我們又把娃挪到东边。今天在这棵树下，明天在那棵树下，遇到吹风下雨，我們就把娃抱到社員的門道里，車房里去。后来天冷了，凤英和我們早晨把娃抱到她炕上，中午暖和了又抱出来。

我們这样做，很多社員都說我們这些老婆子，干劲大，不怕麻烦，給妇女下地生产解决了困难。但是，也有人說些不

三不四的話。一次，我們正在樹下鋪席子，一個老漢在一旁就咄咄吶吶：“這些老婆真像貓翻亂兒子，今天東，明天西，淨在那裡混工分。過去沒喲托兒所，也沒見誰家把娃跌死。”我們听了這話，都氣得不得了，有的傷心地掉眼淚，有的提出不干了。這時，鳳英把我們找到一起，給我們比長比短地說：“咱組織抱娃組，是為婦女解決困難，讓她們安心生產，也是為培養好咱的後代，建設國家么；不管別人咋說，咱們這工作光榮得很哩。誰要不信，咱做出成績叫他們看看。只要聽黨的話，不怕困難，啥事都能办好。”鳳英這麼一勸說，我們肚里的悶氣也就消了。

說起鳳英老婆，她對組織抱娃組和辦托兒所，可熱心啦！她和孩子們在一起，一點不怕麻煩。她把這伙孩子，看成和自己親生的一樣。她每天除抱着孩子玩，給孩子洗臉、洗衣服、梳小辮外，還常常從自己家里拿點白面，給孩子做飯吃。鳳英怕影響婦女們勞動，孩子吃奶的時候，就把娃放到架子車上，拉到地里去。孩子也真聰明，他們一見鳳英拉架子車，就高興地拍手說：“走！到地里看媽媽去！”她常常給娃娃說快板，講故事。孩子的爸爸媽媽下地回來了，她就教孩子說：“爸爸媽媽加油干，我們長大把你換。”看見拖拉機嘟嘟地開過來了，就教孩子說：“拖拉機，象鐵牛，沒有尾巴沒有頭，不吃草，光喝油，庄稼有它不發愁。”鳳英真會帶孩子。別看她人老了，還有一股娃娃脾性呢，她一会儿攤開两只膀子學飛機，一会儿做老鷹捉小鷄遊戲，把娃們樂得拍手笑。孩子們一見她都親熱地喊“婆婆。”這個說：“我長大開飛機讓婆婆坐。”

那个說：“我将来种个大西瓜，送給婆婆吃。”把个抱娃組整天鬧得热热火火。

凤英天天迟睡早起，一心一意为大家管孩子，深深地感动了大家。原来对抱娃組不关心的人也关心了。社員吳西彥見抱娃組沒有房子，就把自己三間房子借了出来；一些社員主动送来了胡基和炕坯，盖起了一个寬寬敞敞的大炕。妇女們手巧，用紅紅綠綠的碎花布片，給娃娃們做了很多玩具：布象、布狗、布娃娃……掛了一房子。凤英又拿来一张毛主席像，恭恭敬敬地掛在牆中央，高兴地說：“叫毛主席看看咱們的抱娃組，看看咱們的幸福生活。”孩子們睜着一双双大眼睛，看着这，瞅瞅那，欢天喜地。从此以后，我們东头的抱娃組才算从露天搬进了房子。

一九五九年忙罢，大队領導上为了节省劳动力和管理方便，叫我們东西两头抱娃組合并起来，成立一个托儿所，并叫吳凤英担任所长。

合并后不到一个月，紧张的夏收就开始了。那时，娃娃多，媯姆少，大家本来就忙得不可开交了，可有的人还咄吶着不安心工作。当时，妇女主任董德亮刚生过孩子，还未出月，挣扎着要自己出来看娃，凤英跑过去赶忙把她挡住。劝慰地說：“你放心休息，說啥也不能叫托儿所散伙。”凤英一面千方百計地說服媯姆，一面想办法把娃娃帶好。別人一个看两三个娃，她一人就看八九个。看不过来，就組織大娃看小娃。就这样，順利地渡过了难关，保証了夏收。

夏去秋来，天气一天天的冷了，托儿所里还没有被子。凤

英想了想說：“咱們一面看娃，一面給人家織布、紡綫、做針綫活賺下錢，給托儿所里縫被子。”大家听了，都非常贊成。早上說好，下午就干起來。不到半月，就攢了七八塊錢。黨支部知道了這件事，說我們干勁大，會想辦法，除在社員大會上表揚了我們以外，還給我們添了錢，添了棉花。這樣，我們一下子就縫了四條被子。婦女們下地回來，見娃娃都蓋着新花被子，暖和和的，都高興地對我們說：“托儿所就是好，我們一定要好好劳动，要不，咋能對得起你們。”

我們托儿所有個孩子，名叫“爭氣”。“爭氣”是趙秀賢的孩子，生下沒半歲，就得重病，頭上長滿了爛瘡，瘦的像個柴棒棒。那時，她愛人又在水利工地，家里就剩她一個人。她整天抱着這個病娃，一天啥活也干不成。她又急又愁，沒一點辦法，背着人光掉眼淚。後來，成立了托儿所，婦女們把孩子都送去了，她思前想後：送去吧，病娃，怕托儿所不收；不送去吧，娃纏住她，不能下地干活。一天，她硬着头皮，把娃抱進了托儿所。鳳英看見她難受樣子，雙手把娃接過來說：“真難受，你的娃，也就是我的娃。手心手背都是肉嘛！”感動的秀賢哭了，說：“你真和娘一樣亲！”

自那天以後，鳳英一天到晚細心地經營着這個病娃，給娃請醫生看病、吃藥，洗頭上的爛瘡。這娃也真難撫育，整天屎尿不離屁股，哭上來，就沒個完，吵得托儿所里個個嬌姆頭有老寵大。當時，大家都寧願多看幾個娃，也不願意看他，都說這娃淘氣。以後，你過來個淘氣，他過來個淘氣，就把娃的名字真的叫成了“淘氣”。但鳳英真能受下麻煩，她抱着這個“淘

气”，用手拍着，用身子摇着，整天在院里轉来轉去。她給“淘气”定时定量喂飯，儿子从西安捎給她的糖，都給“淘气”吃了。一天忙到黑，晚上睡觉还想着“淘气”。一天夜里，“淘气”在托儿所炕上哭，她伸手抱起来，就跑出門去找秀賢給娃吃奶……一醒来，才是場梦。她睜开眼一看，不是在托儿所，而是睡在自己炕上；两手抱的不是“淘气”，而是自己的小女儿“紀令”。

就这样，过了一个月，“淘气”再不那么爱哭了，头上的烂疮脱了痂，长出了一层烏黑的头发。脸上有了血色，慢慢地胖了，开口会叫“媽”，伸手能拿“要貨”玩了。这时，村子里的人一見“淘气”就拍着他的头，笑嘻嘻地說：“‘淘气’現在才变成了‘爭气’。”

“淘气”变“爭气”的事情，就一傳百，百傳千，一下子在全公社傳开了。赵秀賢高兴地逢人就說托儿所好，干起活来很泼势。群众見秀賢劳动好，就給她編了个快板：

趙秀賢，真能干，  
劳动干劲真正大。  
犁地耙耱样样行，  
人人称她是模范。

秀賢听了这个快板，高兴得合不攏嘴，对吳凤英說：“凤英嫂，这全是你的功劳。”凤英說：“秀賢，話可不能这样講，这全都是共产党和毛主席給咱们妇女和孩子带来的幸福。”

以后，我們托儿所，像长了翅膀，越飞越高，越办越好。今年六一儿童节，我們托儿所受到了全国妇女联合会、全国总

工会、全国儿童保育工作委员会、共青团中央的奖励，被评为全国“儿童先进工作者集体单位。”我们几个保姆看了奖状以后，都高兴地说：“想不到咱抱娃娃这事，还闹得这样大，连北京都知道啦！”

趙玉蓮 口述

胡仰光 趙仁杰 整理

## 我这一家子

解放以来，咱这日子越过越甜，就跟吃甘蔗一样，一节更比一节甜。

解放前，咱家穷得地无一亩，房无半间，一年四季，糠菜糊口。記得我出嫁时，連件新衣也縫不起；媽把我穿了三冬的破棉袄刷洗了一遍給我穿上，就算是全部嫁妝了。唉，人穷了天也不湊勁。那天又下着鹅毛大雪，呼呼的西北风，吹得人連氣都喘不过来。我的女婿牽着毛驴，一步一滑地把我接过来，就算了結了終身大事。我进屋一看，炕上只鋪着兩片破麻袋，連張席也沒有。那床被子还是借的，过門两天，就还給了人家；夜里只好裹着麻袋打哆嗦。

家穷不說，人口还多。一家大小十三口人，每頓煮一大鍋野菜，只下把抓玉米糁子。你想，吃到一个人口里能有几颗嘛。就连这，到后来也吃不上了。民国十八年，天旱不雨，眼看野菜挖尽，树皮剥光，日子再也沒法混下去了，弟兄四个只好拖儿背女各自逃命。娃他爸一根扁担，一头挑起破鍋破碗，一头挑着女儿，我扛着紡車，一路沿門乞討，逃到了社树村。

为了逃条活命，娃他爸給地主姚大少看坟院；我給人家縫

衣、做饭，这才混得一口稀汤。后来添了男娃崇祿，我又喜又愁，喜的是得了个顶门立户的，愁的是又多了一张嘴。日子更艰难了，一家大小饿得面黄肌瘦，眼里直冒火星星子，没法子，我只好狠着心把女儿给了人。女儿哭着不肯去，我含着眼泪说：

“娃呀！不是媽心狠，日子逼的人要往絕路上走。咱一家还能眼睁睁活活饿死不成，你去了兴許还能逃出一条活命。”

女儿刚走，娃他爸又病倒了。又是吐，又是泻。身上一陣热，一陣冷，不几天就瘦的像一把干柴。咱穷人哪来的錢去抓药治病呢。我想，要是他爸有个三长两短，撇下我孤儿寡母該咋活呀。就托亲戚找朋友，求爷爷告奶奶，好話說了一河滩，才从姚大少門里借出一斗霉烂了的包谷。在那样的年月里，到处有土匪，好不容易弄得一点粮食，当晚就被抢去了。娃他爸气得昏了过去。我舀来一碗凉水把他灌醒。他哽咽了半天說：“这地方人活不下去了，咱……咱走哇。”

天，黑得伸手不見五指。我一手抱着孩子，一手扶着他爸，一路提心吊胆，又逃到了賀家崖。

在賀家崖，又生着二儿崇寿，日子更艰难了。幸喜崇祿长大了，能跟着他爸忙天打短工，闲天进山担柴。这才勉强地混住了日月。誰想，姚大少家跟兒子又來討債，鬧騰了半天，見我家这干骨头实在榨不出油来，就狠心地作下了絕子灭孙的事，拔走了我家的鍋。

唉！在那号吃人肉、喝人血的瞎世道里，能有咱穷人活的路嗎？

一九四九年，天上出了紅太阳。共产党来了。穷人翻身了。

我們才第一次有了自己的房和地。娃他爸走到地头，抓起一把黑油油的土，双手捧在眼前，高兴得泪花花地说：“有了，有了，这一辈子再也不愁吃穿了！”

有了自己的地，一家人干起活来就特别卖力。那年的庄稼长的可好啦。麦子长得案板高，齐头齐穗的，收下的麦子缸满满流的。娃他爸抓起一把金黄的麦子，笑咧咧地问我：“娃他妈，这是梦里见到过的金顆顆啊！你说这宝贝是从哪里来的？”

我说：“看你把我說的，连这都不知道了一共产黨、毛主席給的嘛！”

他捋着胡子，点点头說：“这就对了。咱要带头交公粮，可不能忘本呀。”

忙毕，村里人都抢着交爱国粮，你说，咱还能落后？我和娃他爸早就把公粮收拾得干干净净。

第二天，娃他爸起了个大早，扛着一口袋麦子去交公粮。仓库工作員老張一見，笑着說：“王大伯，你家是免征戶，我們仓库可不能收你的粮呀。”

娃他爸一听，不管三七二十一，解开口袋就往仓里倒粮，說：“吃米不忘种谷人。我可不管啥叫免征戶，这爱国粮不交，我睡下都合不上眼。”

毛主席号召咱农民組織起来，我家認定听毛主席的話沒錯，我家搭互助組起，一步也沒离开过合作化的道路。两个孩子也先后入了党，当了社干部。合作化給咱带来了好光景。大儿子成家结婚时，炕上铺的不是破麻袋了，是新崭崭的大紅被褥；屋里也摆上了紅箱大柜，大鏡、小鏡、热水壺，样样数数的全有

了。娃他爸喜得笑眯了双眼，說：“想不到咱家也有今日了！”

我說：“这都是毛主席的恩情。”

第二年，我就抱上了小孙孙，人們都說我老婆跌到福窖里了。

一九五八年，公社化了。一天晚上，两个儿子跑回家来，一进门就喊：“媽，喜事！喜事！”

我問：“啥喜事？”

崇祿說：“咱这旱塬馬上就要变成水澆田了。”

我說：“真的？”

崇壽見我不信，就搶着說：“一点不假。現在要在泔河上修水庫了，我哥當了民工队长，明天就要領着大伙做功去了。”

我一听，高兴地說：“这下再不怕天旱了，真好！”

崇壽說：“媽，好的还在后头呢。”

我說：“还有啥呢？”

崇祿說：“还要拉电灯，安广播哩。”

我还以为自己听錯了，又問：“你說啥？”

崇壽把嘴湊到我耳边一字一板地說：“拉电灯，安广播！”

我想世上哪有这么多的美事，只是搖头不信。过了几天，果然拉了电灯，安了广播。

娃他爸高兴地說：“这是毛主席給咱帶來的幸福！”

那天晚上，我翻来复去睡不着，心想：旧社会咱受的啥苦，今日享的啥福。这陣，人人都在大跃进，我老婆总不能空着两手享清福。第二天，我就去找支书，支书笑着說：“你年岁大了，还是在家里抱孙孙吧。”

我一听抱娃，心想：到托儿所里抱娃不更好么。我就到托儿所里当了“娃娃头”。我娃見我眼睛不好，还給我配了一副老光鏡；我这一双麻糊了多年的眼睛，一下子变得豁豁亮亮，不管是剥花摘豆，还是縫衣抱娃，啥都看得清清楚楚。村里人見我整天笑嘻嘻的，干起活来劲头蛮大，就叫我“老积极”。我笑着說：“积极就积极嘛，不积极，好日子咋得来呢。”

娃他爸不甘落后，七十多岁了，还有个气喘病；可是他仍然整天手脚不閑。每天，天不明就提着个粪筐出去了。一天，崇寿对我說：“媽，咱队里菜地里那堆糞怎么天天长呢？”

我一看，娃他爸正笑眯眯地低着头抽烟呢，就猜到八成是他干的。

今年春上，二儿崇寿結婚那天，亲戚朋友来了一滿院。支书一进门就冲着我喊：“恭喜，恭喜，四喜临門！”

我說：“哪来这么多喜哟！”

支书举着手里的紙卷笑着說：“崇祿在水利工地上当了标兵，这是一喜；崇寿被評为模范保管員，这是二喜；淑霞当了学习文化模范，这是三喜；再加上新媳妇过門，不是四喜么？”

大家都笑着說：“真是一个模范家庭，四喜临門哟！”

我說：“啥模范家庭，这全是共产党、毛主席領導的好，新社会好。要不然，我这老骨头早沒了，哪会有今天这个家呢。”

高        金        安 口述

賀貴德 馮彥貞 張天恩 整理

## 欢乐的晚年

公社成立后，我老汉咧心里，就像涝池里丢了個碌碡，越发不能平静了。一出门，到处听人家談說公社化后的新鮮事，什么托儿所啦，敬老院啦，綜合厂啦，发电站啦……真是越听越爱听。那当儿，說实在話，咱还有点儿旧脑筋哩，总觉得那些都是日后的事，像咱这年过七十的老骨头，恐怕只能听人家拍拍嘴罢了。

一天，吃过早饭，我和几个老汉正蹲在墙根下拉呱养猪的事，我們队上的耐娃子，夾着个大紅包袱，兴冲冲地跑到我跟前，拉住我的胳膊，笑眯眯地说：“张大爷，恭喜！恭喜！咱公社在解放村办起了敬老院，赵怀貞副社长让我帮着你准备起程哩。”說着，把怀里的那个包袱塞给我：“这是公社給你老人家的一身新棉衣。”我一听可楞住了，忙問：“啥，送我到敬老院去？”耐娃子一本正經地说：“张大爷，你說我啥时哄过你老人家？”旁边的几个老汉一听說我要住敬老院，就围着我高兴地说：“张大哥，咱这些在旧社会受尽了苦楚的人，現在算是跌到福窝里啦。”我摸着怀里那个軟乎乎的大紅包袱，不由得动情地说：“毛主席呀，毛主席！你老人家住在北京城，怎

給我成亮老汉想得这样周到啊！”

十月五日，是我們烽火公社敬老院成立的大喜日子。早晨紅艳艳的太阳从东边升上来，天空瓦藍瓦藍的，几只喜鵲拖着长长的尾巴，站在树梢上喳喳喳地朝着我老汉直叫。也好像恭喜我老汉哩。

赵社长、张支书和一伙青年人，都高兴得合不上嘴。他們有的扶着我的胳膊，有的帮我背行李，左一个“张大爷，享福去呀。”右一个“张大爷，慢些走，看绊着了。”闹哄哄地拥着我向敬老院走去。那当儿，我心里高兴得开了花，連咋样走进敬老院的，都不知道啦。只記得赵社长和张支书把我扶到一个房间，笑嘻嘻地说：“张大爷，这就是你的宿舍。”我擦了擦眼睛，一看，嗨！紅油漆桌子白門帘，紙糊頂棚地鋪磚，炕上放的羊毛氈，墙上刷得白閃閃。我觉得真像做梦一样。再听了赵社长、张支书那亲切的話語，我的眼泪，不由得像泉水一样淌了下来。

我活了七十七岁啦，这样的家还是头一次見到的呀！我五岁上被地主逼死了父亲，十三岁又死去母亲。这样我就一个人孤孤单单地离开了那个又破又烂的家，过着无依无靠的拉枣杆生活。拉长工，扛短工，整整干了五十多年。吃的是牛馬食，住的是破草房，到头穷得連个家也成不起。成年累月，有誰問过我一句飽暖？有誰称呼过我一句大姓大名？六十三岁那年，我干活折断了腰，便被狠心的地主赶出了大門。以后，就过着沿門乞討的生活，吃过野草，穿过树皮，住过狼窝。那当儿，我自己常常这样思量：像这样可可怜怜地活在世上，真不如閉

了眼睛，死了的好。

一九四九年，解放军来啦。我老汉才算从苦海里爬出来，分了地，也分了房。那几年人民政府给我把公粮免了，还发给我生活救济款。一九五六年高级社一成立，管我吃，管我穿……现在，人民公社刚成立，我又被接到敬老院里享福来了。说心底话，我老汉真是靠着共产党、毛主席活下来的。

想起这些，我咋能不感激得流泪啊！

我刚住进敬老院那天，猛然记起了一件事，赶忙拄上拐棍往外跑。几个青年人在后面忙拉住我说：“张大爷，你有啥事，让我们替你去办吧。”我说：“娃，这事你们可不能替哟。”我跑到合作社，买了一张毛主席像，双手捧着走回来。到了房里，就和苏发成老汉恭恭敬敬地挂在雪白的墙壁上，瞅着毛主席那微笑的面容，我心里说：“祝你老人家长生不老，永远安康。”

正在这个时候，炊事员王玉杰已经把热腾腾的饺子端出来啦。赵社长、张支书和一伙青年人就扶着我们这些老年人往椅子上坐。管理员张启全提着个酒壶说：“今天可是咱敬老院吃第一顿团圆饭呀！咱们每个人给老人敬一杯。”我说：“老张，先要急哩！这第一杯酒，第一碗饺子，可是毛主席他老人家的哟。”

大家笑嘻嘻地望着墙上挂的毛主席像，齐声说：“说得对。”七十多岁的王淑贞老婆，没等大家的话落点，就抢先端了一碗香喷喷的饺子，放在毛主席像前。

我们围着红油漆桌子，开始吃喝起来。我吃一个饺子，看

一眼毛主席那慈祥的面容，覺得餃子更香甜了。

从此以后，我們敬老院可成了个最熱鬧的地方啦。每天飯后，大家在一起讀個報呀，下個棋呀，談談天呀，惹得村子里的小伙子姑娘們也來了，小娃們就更愛來啦。“爷爷奶奶”，整天叫得怪疼人的。

一天，吃过晌午飯，我們談得正熱火，忽然，广播匣响起了县委王書記的聲音，他号召大家养猪积肥，积极支援國家建設。這話可真說到我們幾個老漢的心上了。

前几天，我和張启华老汉就找過管理員老張，要求喂兩頭小豬娃，可是，老張總叫我們多休息，保养身體，千說萬說，他就是一個不答應。這回，聽了王書記的广播講話，我和張启华、蘇发成等幾個老漢一商量，就一块去找老張。我說：“老張，你聽剛才县委王書記說啥來？”他一听，早就知道我們是干啥來的，嘿嘿一笑說：“聽見啦，大叔，你又是來說喂小豬的事吧？”我趁他先提起這事，就連忙擺出我們幾個老漢早已商議好的話：“老張，我們年紀雖大，可身子骨還硬梆，弄個豬娃喂喂，一來表表我們支援國家建設的心意，二來也免得閒得發慌嘛。”張启华、蘇发成老漢也你一句，他一句地幫着我說話。老張被我們咕噥得沒辦法，才算答應我們喂兩頭小豬。

一天，睡到半夜，突然聽見門外呼呼地刮起大風來，窗子紙被風吹得嘩嘩直響，這時，我忽然想起我們喂的那兩頭小豬娃，還在院子的棚棚底下躺着，就披上棉衣，急忙開門跑出去。西北風像刀子似的，夾着麻錢大的雪片，直往我脖子里鑽。我把兩個豬娃抱到房子里後，鼻子一陣發酸，一連打了幾個噴

噓，全身像澆了一盆涼水似的，发起抖来。

第二天我就病倒了。

这一下，可把管理員老張急壞啦，又是燒湯，又是搭火。院里的老漢老婆也都跑来看我；炊事員王玉杰給我端來了酸辣豆絲湯、合包鷄蛋；新城大队党支部書記張全科知道后，冒着鋪天蓋地的大雪，和卫生院的苗院長一起来啦，大家都立在炕底下，看苗院長給我檢查。

苗院長仔細檢查后，給我打了針，吃了藥，剛走，天就全黑啦。房子里只剩下張支書和管理員老張，還坐在桌子旁边小聲地商量着什么。我躺在熱炕上，不禁想起我六十三岁那年的伤心事来。

有一天早晨，天色阴沉沉的，眼看着就要下大雨啦，地主王炳山叫我去河灘放牛。我說：“天阴得很重，恐怕就要下雨啦。”他气势汹汹地說：“下刀子也得去！我用錢雇下你，不是請你来做客的。”在旧社会，咱有啥办法哩，我只得趕上牛到河灘去放。刚到那里，大雨便像瓢泼一样往下倒。我穿着一件破烂单衫，冻得渾身打顫，連忙把牛往回趕。风大雨急，三头牛你西它东，整得人沒办法。心急路滑，我一不小心，就失脚跌下崖去，疼得我叫天天不应，叫地地不答，我咬着牙，撐起身子好容易把牛吆了回来，一进牲口圈，便一头倒在地上，什么也不知道啦。

醒来睜眼一看，地主王炳山正吆喝着几个人給他的牛擦水烤火。他見我睜开了眼，便呲着大黃牙罵道：“干啥吃的，給我把牛淋成这样子啦，还躺在地上裝死狗。”

一听这话，我气得头上直冒火。难道我们穷人的命就这样不值钱？还不如一条牛？我刚挣扎着仰起头来想说：“我的腰都折断了，你……”还没开口，便觉得浑身发冷，腰疼得像刀扎一样，又昏了过去。

从此，一病就是半年。狗地主看我真的干不成活啦，那年年三十，把我叫到他跟前，冷冰冰地说：“我看你这病一时好不了，我家也不是你的歇马粮站，你还是自找生路去吧。”我在那冰天雪地里，爬出了地主家的黑漆大门……

一想到这儿，我顿时觉得口干舌燥，浑身发热，头上的汗水直往外冒。

张支书连忙给我端了一杯开水，用手摸摸我的额颤，亲切地说：“大叔，喝水吗？出了汗啦。”

夜已经很深啦，西北风还在呼呼呼地吹着。我拉住张支书的手，哽着嗓子，忍住眼泪说：“我已经不要紧啦，你们快回去歇歇吧。”

不几天，我的病全好啦。一起来，我就急急忙忙去看我喂的那头小黑猪。老张一见，硬把我挡回来，让我休息。整天这样，可把我急坏啦。后来，我便想了个法子，有空就提上个担籃偷偷地跑到村外，去给灶上拾些柴火。

有一天，刚出院门，就碰见了孙书记和赵社长。他们正看望我们来啦！孙书记看我提着篮，笑着说：“张大叔，听说你有病嘛，怎么不歇歇，可干啥去啊？”你看，我得了那么点小病，谁就给孙书记说啦，他公务事那么忙，叫他跑十几里路来看我。我心里实在过意不去，就连忙拉住孙书记的手，挺了挺

胸膛，說：“孫書記，你聽誰說的？你看，我不是挺硬朗嗎。”

我的話還沒落點，劉漢臣老漢便笑着說：“孫書記。這老漢我們真把他沒辦法，身子有病，可成天閑不下。你聽我們院長張金明老漢給他編的那段快板：

張老漢、七十八，  
愛社勝過愛自家。  
身體雖差精神好，  
挖菜拾柴閑不下。  
手拄拐棍白了发，  
人人見了人人夸。

.....

這劉漢臣老漢真把人急壞啦。在舊社會，咱給人當牛當馬，最後還被人趕出了大門；現在，新社會這樣照顧咱，咱才干了這點活，有啥值得夸獎的嘛。我連忙打斷劉漢臣老漢的話，說：“我干這點活算啥，比我強的人多着哩。就說侯春元老漢吧，每天下午在村外游玩，順便拾拾地里遺掉的棉花，從去年腊月到今年二月，一直沒停過。去年夏收時，張老婆一個人就拾了一百多斤麥子，交給社里。七十岁的王淑貞老婆，喂的一大群母鷄，下的卵蛋，自己一個沒舍得吃，都賣給國家支援工業建設啦……”我還沒說完，便把個孫書記樂得嘿嘿嘿直笑。

我們這些老漢、老婆喂豬、養鷄、種菜，撿柴……真是越搞越放不下啦。有的入看見我們，就說：“這伙老漢、老婆子，臉上紅堂光水的，真是越活越年輕了。”可不是，沒憂沒愁，

有吃有穿，咋能不变得年轻哩。

張成亮 口述  
李民安 巨俊峯 鄭振旅 整理

## 靠　　社

同志，你問我孙孙为啥叫个“靠社”？說起来話就长咧。这名字可不是随便給起上的。这名字是我王家一家人的心头話呀！每次，我叫一声“靠社”，就想起党和毛主席的恩情。每次，我一摸小“靠社”的紅脸蛋，就感激咱的新社会。这名字可有一段难忘的来历哩。

那是一九五六年九月三日的晚上，鶴刚叫过头遍，我娃振吉忽然惊叫起来：“唉呀！媽呀！我肚子疼的很……”我还当他是做了恶梦，赶紧过他房子里去看，一进房，簡直把我吓呆了：娃两手捂着肚子，从炕这头滚到炕那头，滿口滿口地吐黃水。到后来，痛的連动也不敢动了，直挺挺地躺在炕上翻白眼。

屋漏偏遭連阴雨。偏偏在我娃得病的那天晚上，刮大风下大雨，外边黑的伸手不見五指。这些，我也顧不得了，順手从門背后拿了根拐棍，就往外走。心急路滑，走一步跌一跤，好不容易摸到社主任王保京的家門口，忙抓住門环就敲。沒多久，保京披着衣服出来了。他一听我娃得了重病，二話沒說，就叫我快回去照护病人，他自己連衣服也沒来得及穿好，冒着大雨

就跑去請医生了。

我进家門沒多久，保京就領着中医王先生急呼呼地赶来了。王医生看过病势，不停地搔脑袋，看了看我，悄悄給保京說：“是腸子上的毛病，这病难纏得很。”我一听这话，像打了声悶雷，天啊！我娃咋得下这号子大病。王医生开了一副湯藥，吃了后痛是止住了。誰想时辰不大，药劲儿一散，娃又痛得在炕上滾蛋蛋。于是，保京就派人到塬上請西医。西医給打了止痛針、叫吃了消炎片，病还是只見加重不見減輕，到第三天，我娃就倒在炕上不省人事了。

那时候，我儿媳妇徐秀珍还怀着身子，一听我娃有病，就从她娘家赶回来，吓得爬在炕头上直哭。我心里也难受得跟刀剜一样。保京来了，还領着八个社員，見了我就說：“二姨，你要熬煎，你一家的事就是咱全社一百一十五家的事，天大的难处都有咱們社頂着。振吉的病，乡里看不好，咱馬上就往咸陽送。”保京一面安慰我，那八个小伙子就赶忙动手，把我娃用担架抬上。臨出門，他們還說：“嬸子，你放心。”

作娘的心咋能放下呢。娃由社里送走后，我心攥得紧紧的，成天守在電話机旁等音訊。第三天，送娃的人回来了。病情太严重，他們起先想瞞着我，后来还是說了。原来他們一进咸陽第一人民医院，就检查出振吉患的是“腸穿孔”，得馬上开刀。医生說了声：“需要輸血。”他們八个都爭着挽起了袖子說：“只要能救活振吉，要啥有啥，要血，我八个都血旺气刚，用多少就抽多少吧。”振英、正盈、福吉他們一个个都伸出自己的胳膊搶着喊：“抽我的！”“抽我的！”化驗后，他

們几个人的七八百西西的血輸進了我振吉的血管，我娃苏醒过来了。

听了这话以后，当下把我感动得淌下眼泪。我这样想，血是人身上的宝贝，有钱也难买到。要是放在解放前，谁肯把自己的血，白白地送给我娃？只有在共产党的领导下才有这事。我拉住他们的手，望着毛主席他老人家的像，不由得大哭起来：“毛主席啊！毛主席！你是我王家的救命恩人。我王家世世代代不忘你的恩情！我王家要永世永世地跟着你走。”

过了十多天，医院决定第二次开刀，又得输很多血。天呀！人都得靠着血活命么，社员已经给我娃输了很多血，这一次可再不能叫他们输了。谁想，社里一得到消息，连夜又有几个人去咸阳，又给我娃输了四五百西西血。

偏偏就在我娃住院的那些日子，他媳妇也坐月子了。月娃子落地哇哇一哭，接生员就说，“他婆，恭喜你！是个小子娃。”人常说：头首孙子，亲蛋蛋，按理说是大喜。但一想起在医院里的振吉，反伤心地哭了：“喜啥呢，他爸万一有个三长两短……”

我娃住院的那些日子，社里可操心扎咧。要钱给钱，要血给血，只要能救活我娃的命，一伸手社里什么都给。照顾了病人，又照顾了家里。腊月里，社里怕我家过年难过，又给送来了钱。上至社干部，下到社员，都把我振吉当成自己的亲娃。咸阳市离咱这儿七十多里，别说捎话带信，问长问短，就是专门跑去看他的也经常是来往不断。有的送去鸡蛋，有的送去黑白糖。见了我娃，就给说宽心话：“振吉，好好养病，家里

事，你不要操心……”我娃常感动地哭着說：“我治社里做了些事，可是比起社里对我的照顧來，太少了。等我病好了，我总要对得起社。”我呢？比娃更感动。

我家过去很穷，我娃跟我受的苦可不少。我娃十一二岁时，他爸劳累的得了病，就这还得下地受苦，沒多久，就吐起血咧。那陣，請医生是富人家的事，我一个穷家妇女除了給病人燒点白开水，喂点稀糊飯外，再沒有別的法子。就这样，眼睜睜地看着他爸离了人世。丢下孤儿寡妇，就靠我紡綫织布，飢一頓飽一頓地过日子。如今世道变了，共产党，毛主席来了，我娃得的病比他爸早年的病重得多，还得救了。我看看現在想想过去：振吉他爸呀！你沒福气，你的病要是放在現在也許還不要紧。

社里全力抢救，医院精心治疗，第二次开刀后，病情慢慢好轉。等到冬月二十八，我娃就出院回家咧。出院后不几天，刚逢上我孙孙过“满月”，全家人高兴的不知說啥是好，割肉、打酒、做席面、准备好好地招待招待大家，也給我孙孙过个“满月”。嗨，那天热闹的很。一大清早，亲戚、朋友、社員、社干都来給我贺喜。那些跟我平輩的一进门就冲着我，长长地作了个揖：

“老嫂子呀！恭喜，恭喜，恭喜你双喜临門。”

“承情，承情，都托咱毛主席的福，都亏社里和乡亲們的帮助。”

我老婆喜胡涂了，只顧應酬前面，沒防备后面一伙爱开玩笑的用青油拌了的鍋墨，只一时功夫，就把我老婆的脸抹得鍋

底一样黑。咱这儿就兴这号风俗，谁得了头一个孙孙，谁就非叫大家抹成“周仓脸”不可。他们一边抹一边还说：

“老嫂子！你儿童病痊癒，你又得了个胖孙孙，喜是双倍的喜，这锅墨也得给你加倍的抹呀！”我只管笑，也不躲他们：

“抹吧！抹吧！是双喜！是双喜！你越抹得多，我越高兴。”逗的大家笑的更厉害了。

闹活毕了，孙孙就被抱出来，这个逗一逗，那个抱一抱；这个夸娃长的亲，那个夸娃有福气。我出嫁了的姑娘玉琴，这当儿倒提醒了一件大事：

“妈，你咋给娃还没起个名字？”

是呀！按老规矩月娃子没出月就得起上名字。可那时候，振吉在医院里，死活不知，我跟我媳妇在屋里整天愁得连饭也吃不下去，哪里有闲心给孙孙起名字。孙孙生下来一二十天，家里连半件花衣裳都没给做。不是我沒规矩，实在是愁得顾不上。现在就该起个名了，我就叫大伙给我孙孙起个名字。大家有的说叫“双喜”；有的说叫“出院”；有的还说：“今年咱烽火高级社玉米又是大丰收，就叫个‘玉丰’吧！”都说自己起的名字好，到底哪个名字最好呢？我斟酌了半会才说：

“要不是社里给振吉看病，要不是社员给振吉输血，我一家子也就没有今天。我看起名‘靠社’顶合心！”

“‘靠社’！起得好，起得好，还是他婆有文才！”

哪是我老婆子有文才？这名字实在是我王家一家子的心底话呀！

如今，我这一家子算是跌到福窝里了。前年我们这儿成立

人民公社，我老婆子带上我振吉、儿媳妇、小“靠社”一起去报名。巧事好像都出在我家了，报名后不几天，我儿媳妇又坐了月子。第二个小孙孙一出世，我就给他把名字起上了，不叫别的，就叫“公社”。社员们时常打趣我：“你们王家的后代，都是‘社’字辈儿的！”对着呢，对得很很！党、毛主席、公社就是咱的靠山么，咱们翻身户的后代可都是“社”字辈儿的哟！

刘 貞 賢 口述

田盛靜 董俊祥 整理

## 編寫後記

《烽火春秋》——陝西省醴泉縣烽火人民公社社史和讀者見面了。這裡，讓我們簡略回敘一下這部社史誕生的經過。

許久以來，烽火人民公社廣大的干部和社員們，不止一次地有過書寫自己社史的願望。世世代代，生活在涇河岸上的農民們，飽嘗壓榨和貧困的農民們，在短短的十多年里，發生了怎樣驚天動地的變革啊。農民們在黨的領導下，怎樣搞土改，鬧翻身；怎麼沿着互助合作的大道前進；怎麼高舉着總路線的紅旗，邁着躍進的步伐，迎接了人民公社；又怎麼改變着一窮二白的面貌，把一個貧瘠的地方變成一個幸福的樂園，把一個落后的社隊變成一個以開展農業技術革新而聞名的公社。大自然在變化，人的精神面貌也在變化，生活一天比一天好起來，日月一節比一節甜，農民們心裏有多少話要說，有多少歌要唱呢！

農民們要求書寫自己社史的願望是可以理解的。中共醴泉縣委和烽火公社黨委支持了群眾這種願望。一九六〇年三月，東風文藝出版社的同志，特意走訪了縣委和公社黨委，具體研究了編寫方案，成立了編寫委員會，隨即，又發動和組織了一支編寫隊伍，開始了社史的編寫活動。參加這一活動的單位

有：中共醴泉县委、烽火公社党委、陝西师范大学、共青团陝西省委、陝西日报社、东风文艺出版社、中国作家协会西安分会、“延河”编辑部等七、八个单位。参加编写的人員先后約五十多人，有专业的文艺报刊、出版社编辑、記者，有大学中文系教师和学生們，还有許多具有农村工作經驗的公社書記、社長和基层干部們。

編寫社史是一項非常有意义的活動，也是我們不熟悉的需要付出艰苦探索的活動。然而，當代已經有了一些工廠史和公社史可以借鑒，因此，烽火社史的編寫工作一開始，我們就明確了一點：這不是知識分子單方面的工作，而是一種農民群眾自己书写自己歷史的活動。知識分子可以編這個史，寫那個史，但是，編寫公社史，知識分子不能包辦代替，必須和農民群眾相結合，首先由農民群眾自己來編，自己來寫。《烽火春秋》從選材到結構，從內容到形式，都是經過公社的干部和社員們反復討論制定的。沒有廣大社員們的熱情參加，出主意，想辦法，提供許多線索和丰富生动的材料，這部社史是編寫不出來的，任誰有天大的本事也不行。同時，編寫社史也是一種農民群眾進行自我教育的活動。社史里的每一篇稿子，參加口述的社員，不止七八個人，而是十個、二十幾個人以上。《烽火春秋》是在廣泛發動群眾的基礎上進行的。也可以說，這是烽火公社社員們自己編寫的一部公社史。

《烽火春秋》是在知識分子積極參加下進行的。沒有知識分子的參加，編寫工作也難以完成。對於一些不很熟悉和沒有亲身參加農村鬥爭生活的人，編寫好社史是有困難的。我們把深

入学习党在各个时期的政策和熟悉生活放在第一步，把编写放在了第二步。我們把编写过程，也看作是一个深入生活和改造思想的过程。近两年来，我們深深体会到，只有和群众思想感情相通的时候，才可能有共同語言，才可能编写好社史。值得一提的是，知识分子和农村基层干部合作，給我們编写活动带来了許多好处，书内有一些較好的稿子，就是这种合作的結果。为了能够更好地表达社員們思想、感情和意愿，社史里的每一篇稿子，我們不止修改两遍、三遍，而是八遍、十遍以上，甚至经过一年半載还在修改。《烽火春秋》是烽火公社社員們在知识分子积极帮助下編写的，是知识分子和农民群众相結合的产物。

两年多来，我們是在兴奋和激动的心情中渡过的。农村斗争生活是这样丰富多彩，历史画卷是这样宏伟壮闊，使我們感到任你怎么也是編不完、写不尽的。尤其是，烽火公社是个“英雄窝窝”，我們在“英雄窝窝”里遇到了許多新的事物，和英雄模范人物。这些新的人物，带着新的思想，新的感情和新的风姿，投身在建設社会主义农村的斗争中。他們那种敢想敢干和脚踏实地的精神，那种发愤图强和改造大自然的英雄气概，感动了我們，也教育了我們，同时，也自然而然地影响了我們的编写方向。《烽火春秋》沒有局限在历史的变迁上，而着重在人的精神的变迁上（社史里有大量的人物素描和特写，几乎占二分之一的地位），即是对历史的重大事件和群众运动的記述里，也以人物活动为中心。我們覺得，作为文艺性的公社史，这么作会好些。从人的精神和道德面貌的变迁

里，不是能更好地表現历史，更好地表現我們这个时代的风貌嗎！

最后，我們要特別提出的是，「烽火春秋」是在中共陝西省委和醴泉县委的直接关怀下进行的。省委宣傳部和农村工作部的一些负责同志，給了我們很重要的指示，而且审閱了社史的初稿、二稿，提出了許多宝贵意見。县委和公社党委还特意成立了工作組，审查稿件，訂正事实，具体参加和指导了这一工作。省农业厅、西北农学院、西北生物土壤研究所和省科协等有关单位的领导同志和專家們，也对社史提出了許多可貴的建議。尤其是陝西师范大学中文系，先后参加编写工作的师生达四十多人，从始到終，坚持到底，才使社史能以順利完稿。西安美院抽出教員，專为社史作了插画。还值得一提的是，东风文艺出版社是这部社史积极的发动者和組織者，从头到尾，进行了大量的浩繁的組織和編輯工作。这里，讓我們都一并表示衷心的感謝。

「烽火春秋」是编写公社史的一次嘗試，一种探索，缺点錯誤在所难免，并希望讀者多予批評指正。

烽火人民公社社史编写委员会

一九六二年九月

